

第二十一卷 吕洞宾飞剑斩黄龙

暮宿苍梧，朝游蓬岛，朗吟飞过洞庭边。岳阳楼酒醉，借玉山作枕，容我高眠。出入无踪，往来不定，半是风狂半是颠。随身用提篮背剑，货卖云烟。人间，飘荡多年，曾占东华第一筵。推倒玉楼，种吾奇树；黄河放浅，栽我金莲。摔碎珊瑚，翻身北海，稽首虚皇高座前。无难事，要功成八伯，行满三千。

这只词儿名曰《沁园春》，乃是一位陆地大罗神仙^大所作。那位神仙是谁？姓吕名岩，表字洞宾，道号纯阳子，自从黄粱梦^黄得悟，跟随师父锺离先生，每月在终南山学道。或一日，洞宾曰：“弟子蒙我师度脱，超离生死，长生妙诀，俺道门中轮回还有尽处么？”师父曰：“如何无尽！自从混沌初分以来，一小劫该十二万九千六百年，世上混一，圣贤皆尽。一大数二十五万九千二百年，儒教已尽。阿修劫三十八万八千八百年，俺道门已尽。襄劫六十六万七千七百年，释教已尽。此是劫数。”洞宾又问：“我师，阎浮^阎世上，高低阔远，南北东西，俱有尽处么？”师父曰：“如何无尽处！且说中原之地，东至日出，西至日没，南至南蛮，北至幽燕，两轮日月，一合乾坤，四百座军州，三千座县分，七百座巡检司，此是中原之地。”洞宾曰：“弟子欲游中原，从何而起？从何而止？”师曰：“九九之数属阳，先从山前九州，山后九州，两淮三九二十七军州，河北四九三十六军州，关西五九四十五军州，西川六九五十四军州，荆湖七九六十三军州，江南九九八十一军州，海外潮阳四州，共计四百座军州。”洞宾曰：“四百座军州，有多少人烟？”师曰：“世上三山、六水、一分人烟。”洞宾又问：“我师成道之日，到今该多寿数？”师父曰：“数着汉朝四百七年，晋朝一百五十六年，唐朝二百八十八年，宋朝三百一十六年，算来计该一千年一百岁有零。”洞宾曰：“师父计年一千一百岁有零，度得几人？”师父曰：“只度得你一人。”洞宾曰：“缘何只度得弟子一人？只是俺道门中不肯慈悲，度脱众生。师父若教弟子三年严限，只在中原之地，度三千余人，兴俺道家。”师父听得说，呵呵大笑：“吾弟住口！世上众生不忠者多，不孝者广。不仁不义众生，如何做得神仙？吾教汝去三年，但寻的一个来，也是汝之功。”洞宾曰：“只就今日拜辞吾师，弟子云游去了。”师父曰：“且住，且住！你去未得。吾有法宝，未曾传与汝。道童，与吾取过降魔太阿神光宝剑来。”道童取到。师父曰：“此剑是吾师父东华帝君传与吾，吾传与汝。”这洞宾双膝跪下：“领我师法旨。”师父曰：“此剑能飞取人头，言说住址姓名，念咒罢，此剑化为青龙，飞去斩首，口中衔头而来。有此灵显。有咒一道，飞去者如此如此。再有收口咒一道，如此如此。”言罢，洞宾纳头拜授。背了剑曰：“告吾师，弟子只今日拜辞下山去。”师曰：“且住，且住！你去未得。汝若要下山，依我三件事，方可去。”洞宾曰：“告我师，不知那三件事？”师曰：“第一件，到中原之地，休寻和尚闹，依得

^大 罗神仙——道教称最高的天为“大罗天”。“大罗神仙”，就是最高的天上的神仙。

^黄 粱梦——神仙故事：吕洞宾上京赶考，在旅店里憩息，等着旅店作黄粱饭吃，遇见仙人锺离极度化他。他在那儿睡着了，梦见自己荣华富贵，历尽各种境界；可是醒来，黄粱饭还没煮熟。他从此就跟着锺离权学道成仙去了。

^阎 浮——佛教认为佛、神仙、人、鬼各有他们自己的世界。“阎浮”，是指人的世界。

么？”洞宾曰：“依得。”师曰：“第二件，将吾宝剑去要回来，休失落了，依得么？”洞宾曰：“依得。”师曰：“第三件，与你三年限满，休违了。如违了限，即当斩首灭形，依得么？”洞宾曰：“依得。”师父大喜道：“好去，好去！”洞宾曰：“蒙我师传法与弟子，年代劫数，地理路途，宝剑法语，弟子都省悟了。今作诗一首，拜谢吾师。弟子下山度人去也！”诗曰：

二十四神清，三千功行成。
云烟笼地轴，星月遍空明。
玉子何须种，金丹岂用耕？
个中玄妙诀，谁道不长生！

作诗已罢，师父呵呵大笑：“吾弟，汝去三年，度得人也回来，度不得人也回来，休违限次。宝剑休失落了。休惹和尚闹，速去速回！”洞宾拜辞师父下山。却不知度得人也度不得？正是：

情知语是钩和线，从头钩出是非来。

这洞宾一就下山，按落云头，来到阎浮世上，寻取有缘得道士。整整行了一年，绝无踪迹，有诗为证：

自隐玄都不记春，几回沧海变成尘。
我今学得长生法，未肯轻传与世人。

洞宾行了一年，没寻人处，如之奈何。眉头一纵，计上心来。在山中曾听得师父说来，直上太虚顶上观看，但是紫气现处，五霸诸侯，黑气现处，山妖水怪；青气现处，得道神仙。去那无人烟处，喝声起，一道云头直到太虚顶上。东观西望，远远见一处青气冲天而起。洞宾道：“好！此处必有神仙。”云行一万，风行八千，料在千里路。云头一片，去心留不住。看看行到青气现处，不知何所。洞宾唤：“土地安在？”一阵风过处，土地现形，怎生模样？

衣裁五短，帽裹三山，手中梨杖老龙形，腰间束绦黑虎尾。

土地唱喏：“告上仙，呼唤小圣，不知有何法旨？”洞宾曰：“下界何处青气现者，谁家男子妇人？”土地道：“下界西京河南府在城铜驰巷口有个妇人殷氏，约年三十有余，不曾出嫁。累世奉道，积有阴果。此女唐朝殷开山的子孙，七世女身，因此青气现。”洞宾曰：“速退。”风过处，土地去了。却说洞宾坠下云端，化作腌臢道人，直入城来。到铜驰巷口，见牌一面，上写“殷家浇造细心耐点清油蜡烛。”铺中立着个女娘，鱼魇冠儿^①，道装打扮，眉间青气现。洞宾见了，叫声好，不知高低。正是：

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

洞宾叫声“稽首”。看那娘子，正与浇蜡烛待诏说话。回头道：“先生过一遭。”洞宾上前一看，见怒气太重，叫声“可惜”！去袖内拂下一张纸来。上有四句诗曰：

出山罚愿度三千，寻遗阎浮未结缘。
特地来时真有意，可怜殷氏骨难仙。

诗后写道：“口口仙作。”这个女娘见那道人袖中一幅纸拂将下来。交人拾起看时，二口为吕，知是吕祖师化身。便教人急忙赶去，寻这个先生。先生化阵清风不见了。殷氏心中懊悔。正是：无缘对面不相逢！只因这四句

^① 魇冠儿——女道士所戴的尖形的帽子。

诗，风魔了这女娘一十二年。后来坐化而亡。

只说洞宾不觉又早一年光景，无寻人处。且去太虚顶上观看，只见一匹马飞来。到面前下马离鞍，背上宣筒里取出请书来：“告上仙，东京开封府马行街居住，奉道信官王惟善，于今月十四日，请道一坛，就家庭开建奉真清醮三百六十分位斋。请往来道士二千员，恭为纯阳真人度诞之辰。特贵请状拜请。”洞宾听说：“吾忘其所以！来朝是吾生日。符官有劳心力远来！”符官曰：“小圣直到终南山，见老师父说，上仙在中原之地，特寻到此，得见上仙。”洞宾于荆筐篮内，取一个仙果，与符使吃了。拜谢上马而去。洞宾一道云头直到东京人不到处，坠下云头，立住了脚。若还这般模样，被人识破。把头一摆，喝声变，变作一个腌臢疥癩先生入城。行到马行街，只见扬旛挂榜做好事。上朝请圣邀真。洞宾却好到。人若有愿，天必从之，且看那斋主有缘度他？洞宾到坛上看，却是个中贵官太尉^甲，好善奉真修道。眉间微微有些青气。洞宾肚内思量：“此人时节未到。显些神通化他。初心不退，久后成其正果。”洞宾吃罢斋，支衬钱^乙五百文，白米五斗。洞宾言曰：“贫道善能水墨画，用水一碗，也不用笔，取将绢一正，画广幅山水相谢斋衬。”众人禀了太尉，取绢一幅与先生。先生磨那碗墨水，去绢上一泼，坏了那幅绢。太尉见道，“这厮无礼！捉弄下官！与我拿来。”先生见太尉焦躁，转身便去。众人赶来，只见先生化阵清风而去。但见有幅白纸吊将下来。众人拿白纸来见太尉。太尉打开看时，有四句言语道：

斋道欲求仙骨，及至我来不识。

要知贫道姓名，但看绢画端的。

太尉教取恰才坏了的绢，再展开来看。不看时万事全休，看了纳头便拜。见甚么来？正是：

神仙不肯分明说，误了阎浮世上人。

王太尉取污了绢来看时，全然一幅全身吕洞宾。才信来的先生是神仙，悔之不及！将这幅仙画送进入后宫，太后娘娘裱褙了，内府侍奉。王太尉奏过，将房屋宅子，纳还朝廷，伴当家人都散了，直到武当山出家。山中采药，遭遇纯阳真人，得度为仙。这是后话。且说洞宾吕先生三年将满限期，一人不曾度得，如之奈何？心中闷倦。只得再在太虚顶上观看青气现处。只见正南上有青气一股。急驾云头望着青气现处，约行两个时辰，见青气至近。喝声住，唤：“此问山神安在？”风过处，山神现形。金盔金甲锦袍，手执着开山斧，躬身唱喏：“告上仙，有何法旨？”洞宾道：“下方青气现处，是个甚么人家？”山神曰：“下界江西地面，黄州黄龙山，下有个公公，姓傅，法名永善，广行阴鹭，累世积善。因此有青气现。”洞宾曰：“速退。”聚则成形，散则力气。先生坠下云来，直到黄龙山下傅家庭前。正见傅大公家斋僧，直至草堂上，见傅太公。先生曰：“结缘增福，开发道心。”太公曰：“先生少怪！老汉家斋僧不斋道。”洞宾曰：“斋官，儒释道三教，从来总一家。”太公曰：“偏不敬你道门！你那道家说谎太多。”洞宾曰：“太公，那见俺道家说谎太多？”太公曰：“秦皇、汉武，尚且被你道家捉弄，何况我等！”先生曰：“从头至尾说，俺道家怎么是捉弄秦皇

^甲 贵官太尉——中贵官，贵幸的内臣，后指宦官，太尉，最高级的武官。

^乙 钱——即 钱；梵语谓施与为“ ”；所以布施给僧道的金银衣物等叫做“衬金”或“ 钱”。

汉武帝？”太公曰：“岂不闻白氏《讽谏》^白曰：

海漫漫，直下^下无底傍无边，云涛雪浪最深处，海岛^海中有三神山。山上多生不死药，服之羽化为神仙。秦皇汉武信此语，方士年年采药去。蓬莱今古但闻名，烟水茫茫无觅处。海漫漫，风浩浩，眼穿不见蓬莱岛。不见蓬莱不肯归，童男童女舟中老。徐福狂言多诞诞，上元太乙虚祈祷。君看骊山顶上茂陵^山头，毕竟悲风吹蔓草！何况玄元圣祖^玄五千言，不言药，不言仙，不言白日升青天。”

傅太公言毕，先生曰：“我道家说谎，你那佛门中有甚奇德处？”太公曰：“休言灵山活佛，且说他黄龙山黄龙寺黄龙长老慧南禅师，讲经说法，广开方便之门；普度群生，接引菩提之路。说法如云，度人如雨。法座下听经闻法者，每日何止数千，尽皆欢喜。几曾见你道门中阐扬道法，普度群生，只是独吃自痴。因此不敬道门。”吕先生不听，万事全体；听得时，怒气填胸。问太公：“这和尚今日说法么？”太公道：“一年四季不歇，何在乎今日。”吕先生不别太公，提了宝剑，径上黄龙山来，与慧南长老斗圣。谁胜谁赢？正是：

蜗角虚名，蝇头微利，算来直恁乾忙！事皆前定，谁弱与谁强？且趁闲身未老，须放我些子^些疏狂。百年里，浑教是醉，三万六千场。思量，能几许？忧愁风雨，一半相妨。又何须抵死^抵说短论长？幸对清明月，苔茵展云幕高张。江南好，千锺美酒，一曲《满庭芳》^满。

却才说不了，吕先生径望黄龙山上来，寻那慧南长老。话中且说黄龙禅师擂动法鼓，鸣钟击磬，集众上堂说法。正欲开口启齿，只见一阵风，有一道青气撞将入来，直冲到法座下。长老见了，用目一观，暗暗地叫声昔：“魔障到了！”便把手中界尺，去桌上按住大众道：“老僧今日不说法，不讲经，有一转话^转问你大众。其中有答得的么？”言未了，去那人丛里走出那先生来道：“和尚，你快道来。”长老曰：

老僧今年胆大，黄龙山下扎寨。
袖中扬起金锤，打破三千世界。

^白 氏《讽谏》——白氏，指唐代诗人白居易。他作有很多首讽谏诗，新乐府五十首中有《海漫漫》，就是本篇所引的这一首。

^下 下——正下边、正底下。

^海 岛等句——“海岛”，白诗原作“人传”。秦始皇时，齐人徐市（即徐福）等上书，说海中有三神山，仙人居之，请与童男童女往求之。于是派徐市等数千人入海求之。汉武帝也相信方士李少君栾大等人的谎言，派人到海上求仙和长生不死之药，但都无结果（事见《史记》）。

^山 山、茂陵——秦始皇葬在骊山；汉武帝葬在茂陵。这两句是说：他们求仙不成，终久还是死了，可见寻求仙人和长生药，都不可信。

^玄 元圣祖，即老子李耳，唐代皇帝认他为祖宗，追封他为大圣祖玄元皇帝。“五千言”，指老子所著《道德经》；书中并没有讲服长生药、求仙和白日升无的事。

^些 子——少许，一点。

^抵 死——犹如说“拼命地”、“拼死拼话地”；形容极甚之意。

^满 满庭芳——按：原本此词脱误颇多，据《东坡乐府》补改，此词为苏东坡所作。

^转 话——即“转语”，佛教参禅论道时，互相问答所用的一种机锋的话语；如常用的：“什么是乾矢橛”等等。

先生呵呵大笑道：“和尚！前年不胆大，去年不胆大，明年亦不胆大，只今年胆大！你再道来。”和尚言：“老僧今年胆大。”先生道：“住！贫道从来胆大，专会偷营劫寨。夺了袖中金锤，留下三千世界。”众人听得，发一声喊，好似一风撼折千竿竹，百万军中半夜潮。众人道：“好个先生答得好！”长老拿界方按定，众人肃静。先生道：“和尚，这四句只当引子，不算输赢，我有一转语，和你赌赛输赢，不赌金珠富贵。”去背上拔出那口宝剑来，插在砖缝里双手拍着。“众人听贫道说：和尚赢，斩了小道，小道赢，要斩黄龙。”先生说罢，唬得人人失色，个个吃惊。只见长老道：“你快道来！”先生言：

铁牛耕地种金钱，石刻儿童把线穿。
一粒粟中藏世界，半升铛内煮山川。
白头老子眉垂地，碧眼胡僧手指天。
休道此玄玄未尽，此玄玄内更无玄。

先生说罢，便问和尚：“答得么？”黄龙道：“你再道来。”先生道：“铁牛耕地种金钱。”黄龙道：“住！”和尚言：

自有红炉种玉钱，比先毫发不曾穿。
一粒能化三千界，大海须还纳百川。
六月炉头喷猛火，三冬水底纳凉天。
谁知此禅

先生道：“和尚输了，（一粒化不得三）千界[〔]。”黄龙说：“近前来，老僧耳聋！”先生赶上法座边，被黄龙一把摔住：“我问你：一粒化不得三千界，你一粒怎地藏世界？且论；此一句。我且问你：半升铛内煮山川，半升外在那里？”先生无言可答。和尚道：“我的禅大合小，你的禅小合大。本欲斩你，佛门戒杀。饶你这一次！”手起一界尺，打得先生头上一个疙瘩，通红了脸。众人一齐贺将起来。先生没出豁，看着黄龙长老，大笑三声，三摇头，三拍手，拿了宝剑，入了鞘子，望外便走。众人道：“输了呀！”黄龙禅师按下界方：“大众！老僧今日大难到了。不知明日如何？有一转语曰：

五五二十五，会打贺山鼓。黄龙山下看相扑，却来这里吃一赌。大地甜瓜彻底甜，生擦瓜儿连蒂苦。

大众，你道甚么三鼓掌，三摇头，三声大笑，作甚么生？咦！

本是醍醐[【]味，番成毒药仇。
今夜三更后，飞剑斩吾头。”

禅师道罢，众人皆散。和尚下座入方丈，集众道：“老僧今日对你们说，夜至三更，先生飞剑来斩老僧。老僧有神通，躲得过；神通小些，没了头。你众僧各自小心。”众僧合掌下跪：“长老慈悲，救度则个！”黄龙长老点头。伸两个指头，言不数句，话不一席，救了一寺僧众，正是：

劝君莫结冤，冤深难解结。
一日结成冤，千日解不彻。

^谁 知此禅 ， ——原本脱十个字，据上下文意，今代补十字，为：“谁知此禅玄已尽，此禅禅外更无玄。”

[〔] 一粒化不得三〕千界——原本脱“一粒化不得三”六字，据下文文意补。

[【] 醐——从乳酪中提炼出来的一种食品。

若将恩报冤，如汤去泼雪。

若将冤报冤，豺狼重见蝎。

我见结冤人，尽被冤磨折。

黄龙长老道：“众僧，牢关门户，休点灯烛，各人裹顶头巾，戴顶帽儿，躲此一夜，来日早见。”众僧出方丈，自言自语：“今日也说法，明日也说法，说出这个祸来！一寺三百余僧，有分^有切西瓜。一般，都被切了，切了！”胆大的在寺里，胆小的连夜走了。且说长老唤门公来，门公到面前唱个喏。长老道：“近前来。”耳边低低道了言语。门公领了法旨自去。天色已晚，闹了黄龙寺中，半夜不安迹。

话中却说吕先生坐在山岩里，自思：“限期已近，不曾度得一人。师父说道：体寻和尚斗！被他打了一界尺，就这般干休？和尚，不是你便是我！飞将剑去斩了黄龙，教人说俺有气度。若不斩他，回去见师父如何答应？”抬头观看，星移斗转，正是三更时分。取出剑来，吩咐道：“吾奉本师法旨，带将你做护身之宝，休误了我。你去黄龙山黄龙寺，见长老慧南禅师，不问他行住坐卧间，速取将头来。”念念有词，喝声道：“疾！”豁刺刺一声响亮，化作一条青龙，径奔黄龙寺去。吕先生喝声“着！”去了多时，约莫四更天气，却似石沉沧海：线断风筝，不见口来。急念收咒语，念到有三千余遍，不见些儿消息。吕先生慌了手脚。“倘或失了宝剑，斩首灭形！”连忙起身，驾起云头，直到黄龙寺前坠下云头。见山门佛殿大门一齐开着，却是长老吩咐门公，教他都不要关门。吕先生见了道：“可惜早知这和尚不准备，直入到方丈，一剑挥为两段。”径到方丈里面，两枝大红烛点得明晃地，焚着一炉好看，香烟缭绕，禅床上端坐着黄龙长老。长老高声大叫：“多口子^多！你要剑，在这里！进来取去。”吕先生揭起帘子，走将入方丈去，道：“和尚，还我剑来。”长老用手一指，那口剑一半插在泥里，吕先生肚里思量：“我去拔剑，被他暗算，如之奈何？”道：“和尚，罢，罢，罢！你还了我剑，两解手。”长老道：“多口子，老僧不与你一般见识。本欲斩了你。看你师父面。”洞宾听得：“宜恁利害！就拔剑在手，斩这厮！”大踏步向前，双手去拔剑，却便似万万斤生铁铸牢在地上，尽平生气力来拔；不动分毫。黄龙大笑。“多口子，自古道：人无害虎心，虎无伤人意。我要还了你剑，教你回去见师父去；你心中却要拔剑斩吾！吾不还你剑。有气力拔了去。”吕先生道：“他禁法禁住了，如何拔得去！”便念解法，越念越牢，永拔不起。吕先生道：“和尚，还了我剑罢休。”长老道：“我有四句颂，你若参得透，还了你剑。”先生道：“你道来。”和尚怀中取出一幅纸来。纸上画着一个圈，当中间有一点，下面有一首颂曰：

丹在剑尖头，剑在丹心里。

若人晓此因，必脱轮回死。

吕先生见了，不解其意。黄龙曰：“多口子，省得么？”洞宾顿口无言。黄龙禅师道声：“俺护法神安在？”风过处，护法神现形。怎生打扮？

头顶金盔，约红撒发朱缨，浑身金甲，妆成惯带，手中拿着降魔宝杵，貌若颜童。

护法神向前问讯：“不知我师呼召，有何法旨？”黄龙曰：“护法神，

^有分(fèn)——分同“份”；这里是说，被切之中，自己也有份，也会被切。

^多口子——“吕”字俗写是两个“口”字，所以称吕洞宾为“多口于”，即“吕·宁的隐语。”

与我将这多口子押入困魔岩，待他参透禅机，引来见吾。每日天厨与他一个馒头。”护法神曰：“领我师法旨。”护法神道：“先生快请行！”吕先生道：“那里去？”护法神曰：“走，走！如不走，交你认得三洲感应护法韦驮尊天手中宝杵！只重得一万四千斤！你若不走，直压你人泥里去！”吕先生自思量：“师父教我不要惹和尚！”只得跟着护法神入困魔岩参禅。不在话下。

却说黄龙寺僧众，五更都到方丈参见长老。长老道：“夜来惊恐你们。”众僧曰：“得蒙长老佛法浩大，无些动静。”长老道：“你们自好睡，却好闹了一夜。”众僧道：“没有甚执照^执？”长老用手一指，众人见了这口宝剑，却似：

分开八片顶阳骨，倾下半桶冰雪水。

众僧一齐礼拜，方见长老神通广大，法力高强。山前山后，城里城外，男子女人，僧尼道俗，都来方丈看剑的人，不知其数。闹了黄龙山，鼎沸了黄州府。

却说吕先生坐在困魔岩，耳畔听得闹嚷嚷地。便召山神。山神现形唱喏，问：“寺中为甚热闹？”山神曰：“告上仙：城里城外人都来看这口宝剑，人人拔不起，因此热闹。”洞宾道：“速退。”山神去了。先生自思：“闹了黄州，师父知道，怎地分说？自首免罪。”韦天不在，走出洞门，驾云而起，且说韦天到困魔岩，不见了吕先生，径来方丈报与黄龙禅师：“走了吕先生，不知吾师要赶他也不赶？”禅师道：“护法神，免劳生受。且回天官。”化阵清风而去。却说吕先生一道云头，直到终南山洞门口立着。见道童向前稽首，道童施礼。吕先生道：“道童，师父在么？”道童言：“老师父山中采药，不在洞中。”吕先生径上终南山寻见师父，双膝跪下，俯伏在地，锤离师父呵呵大笑，自己知道了。“吾弟子引将徒弟来了？不知度得几人？先将剑来还我。”吕先生告罪说：“不是处，望乞老师父将就解救弟子！”师父曰：“吾再三吩咐，休寻和尚们闹，头上的疙瘩，尚然未消，有何面目见吾？你神短浅，法又未精，如何与人斗胜？徒弟们不曾度得一个，收这房门收户的事！俺且饶你初犯一次，速去取剑来。”吕先生拜：“告吾师，免弟子之罪。此剑被他禁住了，不能得回。”师父言：“吾修书一封，将去与吾师兄辟支佛看，自然还你。不可轻易，休损坏了封皮。”去别筐篮里，取出这封书来，吕先生见了，纳头便拜：“吾师过去未来，俱已知道。”得了书，直到黄龙寺坠下云来。伽蓝^伽通报长老：“吕先生在方丈外听法旨。”黄龙道：“唤他进来。”伽蓝曰：“吾师，有封书在此。”到方丈里，合掌顶礼。“来时奉本师法旨，有封韦在此。”长老已知道：“教取书来。”吕先生双手奉上，长老拆开，上面一个圆圈，圈外有一点上，下有四句偈曰：

丹只是剑，剑只是丹。得剑知丹，得丹知剑。

黄龙曰：“观汝师父面皮，取了剑去。”忙走向前，轻轻将剑拔起，“拜谢吾师。吕岩请问：吾师法语，‘圈于里一点’；本师法语，‘圈子上一点’，不知是何意故？”黄龙曰：“你肯拜我为师，得道与你。”吕先生言：“情愿皈依我师。”前三拜，后三拜，礼佛三拜，三三九拜，合掌跪膝

^执 照——凭据，证据。

^伽 蓝——佛寺里的护卫神。

谛听。黄龙曰：“汝在座前言，一粒粟中藏世界，小合大圈子上一点，吾答一粒能化三千界，大合小圈子内一点。这是道！吾传与你。”吕先生听罢，大彻大悟，如漆桶底脱^漆。“拜谢吾师，弟子回终南山去拜谢师父。”黄龙曰：“吾传道与汝，久后休言自会，或词^或留为表记。你去取那文房四宝将来。”吕先生磨墨蘸笔，作诗一首。诗曰：

摔碎葫芦踏折琴，生来只念道门深。

今朝得悟黄龙术，方信从前枉用心。

作诗已毕，拜谢了黄龙禅师，径回终南山，见了本师，纳还了宝剑。从此定性，修真养道，数百年不下山去。功成行满，陆地神仙。正是：

朝骑白鹿升三界，暮跨青鸾上九霄。

后府人于凤翔府天庆观壁上，见诗一首，字如龙蛇之形，诗后大书回道入三字。详之，知为纯阳祖师也。诗曰：

得道年来八百秋，可曾飞剑取人头？

玉皇未有天符至，且货泥金混世流。第二十二卷 张淑儿巧智脱杨生

自昔财为伤命物，从来智乃护身符。

贼髡毒手谋文士，淑女双眸识俊儒。

已幸余生逃密网，谁知好事在穷途？

一朝获把封章奏，雪怨酬恩显丈夫。

话说正德年间，有个举人，姓杨名延和，表字元礼，原是四川成都府籍贯。祖上流寓南直隶扬州府地方做客。遂住扬州江都县。此人生得肌如雪晕，唇若朱涂，一个脸儿，恰象羊脂白玉碾成的，那里有什么裴楷^裴，那里有什么王衍^王，这个杨元礼，便真正是神清气清第一品的人物。更兼他文才天纵，学问夙成，开着古书簿叶，一双手不住的翻；吸力豁刺^吸，不够吃一杯茶时候，便看完一部。人只道他查点篇数，那晓得经他一展，逐行逐句，都稀烂的熟在肚子里头。一遇作文时节，铺着纸，研着墨，蘸着笔尖，飏飏声，簌簌声，直挥到底，好象猛雨般洒满一纸。句句是锦绣文章。真个是：

笔落惊风雨，书成泣鬼神。

终非他沼物，堪作庙堂珍。

七岁能书大字，八岁能作古诗，九岁精通时艺^时，十岁进了府庠，次年第一补廪^补。父母相继而亡。丁忧^丁六载，元礼因为少孤，亲事也都不曾定

^漆 桶底脱——漆桶里都是黑的，漆桶底脱了才漏出光亮来，比喻人一下子明白了，觉悟了的意思。

^或 词——“或”字疑误。

^裴 楷——晋代闻喜人。容仪俊爽，当时称为“玉人”。

^王 衍——晋代临沂人。丰姿高彻，当时的人说他象“瑶林琼树”。

^吸 力豁刺——形容翻书的声音。

^时 艺——一名“时文”，即入股文。明清时代科举考试对的一种以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命题，规定一定格式、体裁、语言、字数的，专门应考的文章。

^补 廪——明清时代，在“秀才”总称之下，按资格分为三种名目，即，附生、增生、廪生。初进学的为“附生”，循次经过岁科两考的成绩、和时间、名额等条件，才能补为增生和廪生。补了廪生，每月可从儒学中领得一石米的供给，称为“廪膳”。

^丁 忧——封建社会的丧制：遭遇父母的丧事，在三年内，官员例须停职守制，读书人不能参加考试，一般还要停止婚嫁筵宴，叫做“丁忧”。

得。喜得他昔志读书，十九岁使得中了乡场第二名。不得首荐，心中闷闷不乐。叹道：“世少识者，”不耐烦赴京会试。那些叔伯亲友们，那个不来劝他及早起程。又有同年兄弟六人，时常催促同行。那杨元礼虽说不愿会试，也是不曾中得解元，气忿的说话。功名心原是急的。一日，被这几个同年们催逼不过，发起兴来，整治行李。原来父母虽亡，他的老尊原是务实生理的人，却也有些田房遗下。元礼变卖一两处为上京盘缠。同了六个乡同年，一路上京。那六位同年是谁？一个姓焦名士济，字子舟；一个姓王名元晖，字景照；一个姓张名照，字弢伯；一个姓韩名善锡，字康侯；一个姓蒋名义，字礼生；一个姓刘名善，字取之，六人里头，只有刘蒋二人家事凉薄些儿。那四位却也一个个殷足。那姓王的家私百万，地方上叫做小王恺^王。说起来连这举人也是有些缘故来的。那时新得进身，这几个朋友，好不高兴。带了五六个家人上路。一个个人材表表，气势昂昂，十分济整。怎见得？但见：

轻眉俊眼，绣腿花拳，风笠飘飘，雨衣鲜灿；玉勒马一声嘶破柳堤烟：碧帷车数武碾残松岭雪。右悬雕矢，行色增雄；左插蛟函，威风倍壮。扬鞭喝跃，途人谁敢争先；结队驱驰，村市尽皆惊盼。正是：处处绿杨堪系马，人人有路透长安。

这班随从的人打扮出路光景，虽然悬弓佩剑，实落是一个也动不得手的。大凡出路的人，第一是老成二字最为紧要。一举一动，俱要留心。千不合，万不合，是贪了小便宜。在山东兖州府马头上，各家的管家打开了银包，兑了多少铜钱，放在皮箱里头，压得那马背郎当^郎，担夫疼软^疼；一路上见的，只认是银子在内，那里晓得是铜钱在里头。行到河南府蔡县地方相近，离城尚有七八十里。路上荒凉，远远的听得钟声清亮。抬头观看，望着一座大寺。

苍松虬结，古柏龙蟠。千寻峭壁，插汉芙蓉；百道鸣泉，洒空珠玉。嫡头高拱，上逼层霄；鸱吻分张，下临无地。颤巍巍恍是云中双阙，光灿灿犹如海外五城。

寺门上有金字牌扁，名曰宝华禅寺。这几个连日鞍马劳顿，见了这么大寺，心中欢喜。一齐下马停车，进去游玩，但见稠阴夹道，曲径纡回，旁边多少旧碑，七横八竖，碑上字迹模糊，看起来唐时开元年间建造。正看之间，有小和尚疾忙进报，随有中年和尚油头滑脸，摆将出来。见了这几位冠冕客人踱进来，便鞠躬迎进。逐一位见礼看座，问了某姓某处，小和尚掇出一盘茶来吃了。那几个随即问道：“师父法号？”那和尚道：“小僧贱号悟石。列位相公有何尊干，到荒寺经过？”众人道：“我们都是赴京会试的。在此经过。见寺宇整齐，进来随喜^随。”那和尚道：“失敬，失敬！家师远出，有失迎接，却怎生是好？”说了三言两语，走出来吩咐道人摆茶果点心。便走到门前观看。只见行李十分华丽，跟随人役，个个鲜衣大帽。眉头一整，计上心来。暗暗地欢喜道：“这些行李，若谋了他的，尽好受用。我们这样荒僻地面，他每^每在此逗留，正是天送来的东西了。见物不取，失之

^王 恺——晋代人，王但的儿子，兄弟都作大官，很有钱，当时没有人能赶上他们。

^郎 当——颓唐；疲困的样子。

^疼（du）软——“疼”本是马害病的意思；疼软，就是累了，困了。

^随 喜——本是佛教徒瞻拜佛像，随像发生欢喜心的意思，一般当做参观佛寺解释。

^每——元明小说戏剧中，常用在人称代同之后，如我每、他每等，用法同现在通用的“们”字。

千里。不免留住他们，再作区处。”转身进来，就对众举人道：“列位相公在上，小僧有一言相告，勿罪唐突。”众举人道：“但说何妨。”和尚道：“说也奇怪，小僧昨夜得一奇梦，梦见天上一个大星，端端正正的落在荒寺后园地上，变了一块青石。小僧心上喜道：必有大贵人到我寺中。今日果得列位相公到此，今科状元，决不出七、位相公之外。小僧这里荒僻乡村，虽不敢屈留尊驾，但小僧得此佳梦，意欲暂留过宿。列位相公，若不弃嫌，过了一宿，应此佳兆，只是山蔬野蕨，怠慢列位相公，不要见罪。”众举人听见说了星落后园，决应在我们几人之内，欲待应承过宿。只有杨元礼心中疑惑。密向众同年道：“这样荒僻寺院，和尚外貌虽则殷勤，人心难测。他苦苦要留，必有缘故。”众同年道：“杨年兄又来迂腐了。我们连主仆人夫，算来约有四十多人，那怕这几个乡村和尚向若杨年兄行李万有他虞，都是我众人赔偿。”杨元礼道：“前边只有三四十里，便到歇宿所在。还该赶去，才是道理。”却有张弢伯与刘取之都是极高兴的朋友，心上只是要住。对元礼道：“且莫说天时已晚，赶不到村店。此去途中，尚有可虑。现成这样好僧房，受用一宵，明早起身，也不为误事。若年兄必要赶到市镇，年兄自请先行，我们不敢奉陪。”那和尚看见众人低声商议，杨元礼声声要去。便向元礼道：“相公，此处去十来里有黄泥坝。歹人极多。此时天时已晚，路上难保无虞。相公千金之躯，不如小房过夜，明日蚤行，差得几时路程，却不安稳了多少。”元礼被众友牵制不过，又见和尚十分好意；况且跟随的人，见寺里热茶热水，也懒得赶路。向主人道：“这师父说黄泥坝晚上难走，不如暂过一夜罢。”元礼见说得有理，只得允从。众友吩咐抬进行李，明早起程。

那和尚心中暗喜中计。连忙备办酒席，吩咐道人，宰鸡杀鹅，烹鱼炮鳖，登时办起盛席来。这等地面那里买得凑手？原来这寺和尚极会受用，件色鸡鹅等类，都养在家里，因此捉来便杀，不费工夫。佛殿旁边转过曲廊，却是三间精致客堂，上面一字儿摆下七个筵席，下边列着一个陪桌，共有八席，十分齐整。悟石举杯安席。众同年序齿坐定。吃了数杯之后，张弢伯开言道：“列位年兄，必须行一酒令，才是有兴。”刘取之道：“师父，这里可有盆？”和尚道：“有，有。”连唤道人取出色盆，斟着大杯，送第一位焦举人行令。焦子舟也不推逊，吃酒便擲，取么点为文星，擲得者卜色飞送。众人尝得酒味甘美，上口便于。原来这酒不比寻常，却是把酒来浸米，中又放些香料，用些热药，做来颜色浓酳，好象琥珀一般。上口甘香，吃了便觉神思昏迷，四肢痿软。这几个会试的路上吃惯了歪酒，水般样的淡酒，药般样的苦酒，还有尿般样的臭酒，这晚吃了恁般浓酳，加倍放出意兴来，猜拳赌色，一杯复一杯，吃一个不住。那悟石和尚又叫小和尚在外厢陪了这些家人，叫道人支持这些轿夫马夫，上下人等，都吃得泥烂。只有杨元礼吃到中间，觉酒味香浓，心中渐渐昏迷。暗道：“这所在那得恁般好酒：且是昏迷神思，其中决有缘故。”就地生出智着来，假做腹痛，吃不下酒。那些人不解其意，却道：“途路齐来劝。那和尚道：“杨相公，这酒是三年陈的，小僧辈置在床头，不敢轻用。今日特地开出来，奉敬相公，腹内作痛，必是寒气，连用十来大杯，自然解散。”杨元礼看他勉强劝酒，心上愈加疑惑，坚执不饮，众人道：“杨年兄为何这般扫兴？我们是畅饮一番，不要负了师父美情。”和尚合席敬大杯，只放元礼不过。心上道：“他不肯吃酒，不知何故？我也不怕他一个醒的跳出圈子外边去。”又把大杯斟送。元

礼道：“实是吃不下了，多谢厚情。”和尚只得把那几位抵死劝酒。却说那些副手的和尚，接了这些行李，众管家们各拣洁净房头，铺下铺盖，这些吃醉的举人，大家你称我颂，乱叫着某状元、某会元，东歪西倒，跌到房中，面也不洗，衣也不脱，爬上床磕头便睡，鼾鼾鼻息，响动如雷。这些手下人也被道人和尚们大碗头劝着，一发不顾性命，吃得眼定口开，手痒脚软，做了一堆矮倒^矮。却说那和尚也在席上陪酒，他便如何不受酒毒？他每吩咐小和尚，另藏着一把注子^注，色味虽同，酒力各别。间或客人答酒，只得呷下肚里，却又有解酒汤，在房里去吃了，不得昏迷。酒散归房，人人熟睡。那些贼秃们一个个磨拳擦掌，思量动手。悟石道：“这事须用乘机取势，不可迟延。万一酒力散了，便难做事。”吩咐各持利刃，悄悄的步到卧房门首，听了一番，思待进房中间，又有一个四川和尚，号曰觉空，悄向悟石道：“这些书呆不难了当，必须先把跟随人役完了事，才进内房，这叫作斩草除根，永无遗患。”悟石点头道：“说得有理。”遂转身向家人安歇去处，掇开房门，见头便割。这班酒透的人，匹力扑六^匹的好象切菜一般，一齐杀倒，血流遍地。其实堪伤！

却说那杨元礼因是心中疑惑，和衣而睡。也是命不该绝，在床上展转不能安寝。侧耳听着外边，只觉酒散之后，寂无人声。暗道：“这些和尚是山野的人，收了这残盘剩饭，必然聚吃一番，不然，也要收拾家火，为何寂然无声？”又少顷，闻得窗外悄步，若有人声，心中愈发疑异。又少顷，只听得外厢连叫哎哟，又有糨糊口声。又听得匹扑的跳响，慌忙跳起道：“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中了贼僧计也！”隐隐的闻得脚踪声近，急忙里用力去推那些醉汉，那里推得醒。也有木头般不答应的，也有胡胡卢卢说困话的。推了几推，只听得呀的房门声响。元礼顾不得别人，事急计生，耸身跳出后窗。见庭中有一棵大树，猛力爬上，偷眼观看。只见也有和尚，也有俗人，一伙儿拥进房门，持着利刃，望颈便刺。元礼见众人被杀，惊得心摇胆战，也不知墙外是水是泥，奋身一跳，却是乱棘丛中。欲待蹲身，又想后窗不曾闭得。贼僧必从天井内追寻，此处不当稳便。用力推开棘刺，满面流血，钻出棘丛，拔步便走。却是硬泥荒地。带跳而走，已有二三里之远。云昏地黑，阴风渐渐，不知是什么所在。却都是废冢荒丘。又转了一个弯角儿，却是一所人家，孤丁丁住着，板缝内尚有火光。元礼道：“我已筋疲力尽，不能行动。此家灯火未息，只得哀求借宿，再作道理。”正是：

青龙白虎同行，凶吉全然未保。

元礼低声叩门，只见五十来岁一个老妪，点灯开门。见了元礼道：“夜深人静，为何叩门？”元礼道：“昏夜叩门，实是学生得罪。争奈急难之中，只得求妈妈方便。容学生暂息半宵。”老妪道：“老身孤寡，难好留你。且尊客又无行李，又无随从，语言各别，不知来历。决难从命！”元礼暗道：“事到其间，不得不以实情告他。妈妈在上，其实小生姓杨，是扬州府人，会试来此。被宝华寺僧人苦苦留宿。不想他忽起狠心，把我们六七位同事都灌醉了，一齐杀倒。只有小生不醉，幸得逃生。”老妪道：“哎哟！阿弥陀佛！不信有这样事！”元礼道：“你不信，看我面上血痕。我从后庭

^矮 倒——矮，矮、短的意思。“矮倒”，酒醉之后，缩倒作一团的样子。

^注 子——酒壶；形如长颈瓶，有盖、嘴、柄。后又去柄安系，叫做“偏提”。

^匹 力扑六——形容杀头的声音。

中大树上爬出，跳出荆棘丛中，面都刺碎。”老姬睁眼看时，果然面皮都碎。对元礼道：“相公果然遭难，老身只得留住。相公会试中了，看顾老身，就有在里头了。”元礼道：“极感妈妈厚情！自古道：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我替你关了门，你自去睡。我就此桌儿上在假寐片时。一待天明，即便告别。”老姬道：“你自请稳便。那个门没事，不劳相公费心。老身这样寒家，难得会试相公到来。常言道：贵人上宅，柴长三千，米长八百。我老身有一个姨娘，是卖酒的，就住在前村。我老身去打一壶来，替相公压惊，省得你又无铺盖，冷冰冰地睡不去。”元礼只道脱了大难，心中又惊又喜，谢道：“多承妈妈留宿，已感厚情！又承赐酒，何以图报？小生倘得成名，决不忘你大德。”妈妈道：“相公且宽坐片时。有小女奉陪。老身暂去就来。女儿过来，见了相公。你且把门儿关着，我取了酒就来也。”那老姬吩咐女儿几句，随即提壶出门去了，不提。

却说那女子把元礼仔细端详，若有嗟叹之状。元礼道：“请问小姐姐今年几岁了？”女子道：“年方一十三岁。”元礼道：“你为何只管呆看小生？”女子道：“我看你堂堂容貌，表表姿材，受此大难，故此把你仔细观看。可惜你满腹文章，看不出人情世故。”元礼惊问道：“你为何说此几句，令我好生疑异？”女子道：“你只道我家母亲为何不肯留你借宿？”元礼道：“孤寡人家，不肯夤夜留人。”女子道：“后边说了被难缘因，他又如何肯留起来？”元礼道：“这是你令堂恻隐之心，留我借宿。”女子道：“这叫做燕雀处堂，不知祸之将及。”元礼益发惊问道：“难道你母亲也待谋害我不成？我如今孤身无物，他又何所利于我？小姐姐，莫非道我伤弓之鸟，故把言语来吓诈我么？”女子道：“你只道我家住居的房屋，是那个的房屋？我家营运的本钱是那个的本钱？”元礼道：“小姐姐说话好奇怪！这是你家事，小生如何知道？”女子道：“妾姓张，有个哥哥，叫做张小乙，是我母亲过继的儿子，在外面做些小经纪。他的本钱，也是宝华寺悟石和尚的，这一所草房也是寺里搭盖的。哥哥昨晚回来，今日到寺里交纳利钱去了。幸不在家，若还撞见相公，决不相饶。”元礼想道：“方才众和尚行凶，内中也有俗人，一定是张小乙了。”便问道：“既是你妈妈和寺里和尚们一路，如何又买酒请我？”女子道：“他那里真个去买酒，假此为名，出去报与和尚得知。少顷他们就到了。你终须一死！我见你丰仪出众，决非凡品，故此对你说知。放你逃脱此难！”元礼吓得浑身冷汗，抽身便待走出。女子扯住道：“你去了不打紧，我家母亲极是利害，他回来不见了你，必道我泄漏机关。这场责罚，教我怎生禁受^禁？”元礼道：“你若有心救我，只得吃这场责罚，小生死不忘报。”女子道：“有计在此！你快把绳子将我绑缚在柱子上，你自脱身前去。我口中乱叫母亲，等他回来，只告诉他说你要把我强奸，绑缚在此。被我叫喊不过，他怕母亲归来，只得逃走了去。必然如此，方免责罚。”又急向箱中取银一锭与元礼道：“这正是和尚借我家的本钱，若母亲问起，我自言抵对。”元礼初不敢受，思量前路盘缠，尚无毫忽，只得受了。把这女子绑缚起来，心中暗道：“此女仁智兼全，救我性命，不可忘他大恩。不如与他定约，异日娶他回去。”便向女子道，“小生杨延和，表字元礼，年十九岁，南直扬州府江都县人氏。因父母早亡，尚未婚配。受你活命之恩，意欲结为夫妇，后日娶你，决不食言。小姐姐意下如

^禁 受——禁当，承担，耐受。

何？”女子道：“妾小名淑儿，今岁十三岁。若不弃微贱，永结葭葭^①，死且不恨。只是一件：我母亲通报寺僧，也是平昔受他恩惠，故尔不肯负他。请君日后勿复记怀。事已危迫，君无留恋。”元礼闻言一毕，抽身往外便走。才得出门，回头一看，只见后边一队人众，持着火把，蜂拥而来。元礼魂飞魄丧，好象失心风一般，望前乱跌，也不敢回头再看。

话分两头。单提那老嫗打头，引僧觉空，持棍在前，悟石随后，也有张小乙，通共有二十余人，气咩咩一直赶到老嫗家里。女子听得人声相近，乱叫乱哭。老嫗一进门来，不见了姓杨的；只见女子被缚。吓了一跳，道：“女儿为何倒缚在那里？”女子哭道：“那人见母亲出去，竟要把我强奸，道我不从，竟把绳子绑缚了我。被我乱叫乱嚷，只得奔去。又转身进来要借盘缠。我回他没有，竟向箱中摸取东西，不知拿了甚么，向外就走。”那老嫗闻言，好象落汤鸡一般，口不能言。连忙在箱子内查看，不见了一锭银子。叫道：“不好了！前借师父的本钱，反被他掏摸去了。”众和尚不见杨元礼，也没工夫逗留，连忙向外追赶。又不知东西南北那一条路去了。走了一阵，只得吃口气回到寺中，跌脚叹道：“打蛇不死，自遗其害。”事已如此，无可奈何！且把杀死众尸，埋在后园空地上。开了箱笼被囊等物，原来都是铜钱在内。一总算来不及百两。把些来分与觉空，又把些分与众和尚、众道人等。也分些与张小乙。人人欢喜，个个感激。又另外分送与老嫗。一则买他的口，一则赔偿他所失本钱。依旧没济。

却说那元礼，脱身之后，黑地里走来走去，原只在一筓^②地方，气力都尽。只得蹲在一个破庙堂里头。天色微明，向前奔走，已到蔡县。刚走进城，遇着一个老叟，连叫：“老侄，闻得你新中了举人，恭喜，恭喜！今上京会试，如何在此独步，没人随从？”那老叟你道是谁？却就是元礼的叔父，叫做杨小峰，一向在京生理，贩货下来，经繇河间府到往山东。劈面撞着了新中的侄儿，真是一天之喜。元礼正值穷途，撞见了自家的叔父，把宝华寺受难根因，与老嫗家脱身的缘故一一告诉。杨小峰十分惊诧。挽着手，同到饭店里安歇，将自己身边随从的阿三送与元礼伏侍，又借他白银一百二十两，又替他叫了骡轿送他进京。正叫做：

不是一番寒彻骨，怎得梅花扑鼻香！

元礼别了小峰，到京会试，中了第二名会魁。叹道：“我杨延和到底逊人一筹！然虽如此，我今番得中，一则可以践约，二则得以伸冤矣。”殿试中了第一甲第三名，入了翰林。有相厚会试同年舒有庆，他父亲舒蜒，正在山东做巡按。元礼把六个同年及从人受害本末，细细与舒有庆说知。有庆报知父亲，随着府县拘提合寺僧人到县。即将为首僧人悟石、觉空二人，极刑鞫问，招出杀害举人原繇。押赴后园，起尸相验，随将众僧拘禁。此时张小乙已自病故了。舒蜒即时题请灭寺屠僧，立碑道傍，地方称快。后边元礼告假回来，亲到废寺基址，作诗吊祭六位同年，不题。

却说那老嫗原系和尚心腹，一闻寺灭僧屠，正待逃走。女子心中暗道：“我若跟随母亲同去，前日那杨举人从何寻问？”正在忧惶，只见一个老人家走进来，问道：“这里可是张妈妈家？”老嫗道：“老身亡夫，其实姓

^① 葭(ji fú)——葭，芦苇箬中的薄膜。葭葭，比喻亲戚关系很疏远、很薄的意思，后来径作“亲戚”解释。

^② 筓(dá)——或作“一搭”，口语之讹；就是一带，一块。

张。”老叟道：“令爱可叫做淑儿么？”老嫗道：“小女的名字，老人家如何晓得？”老叟道：“老夫是扬州杨小峰，我侄儿杨延和，中了举人，在此经过，往京会试。不意这里宝华禅寺和尚忽起狼心，谋害同行六位举人，并杀跟随多命。侄儿幸脱此难。现今中了探花，感激你家令爱活命之恩，又谢他赠了盘缠银一锭，因此托了老夫到此说亲。”老嫗听了，吓呆了半晌，无言回答。那女子窥见母亲情慌无措，扯他到房中说道：“其实那晚见他丰格超群，必有大贵之日。孩儿惜他一命，只得赠了盘缠放他逃去。彼时感激孩儿，遂订终身之约。孩儿道：母亲平昔受了寺僧恩惠，纵去报与寺僧知道，也是各不相负。你切不可怀恨。他有言在先，你今日不须惊怕。”杨小峰就接淑儿母子到扬州地方，赁房居住，等了元礼荣归，随即结婚。老嫗不敢进见元礼，女儿苦苦代母请罪，方得相见。老嫗匍伏而前。元礼扶起行礼，不提前事。却说后来淑儿与元礼生出儿子，又中乙未科状元，子孙荣盛。若非黑夜逃生，怎得佳人作合？这叫做：夫妻同是前生定，曾向蟠桃会里来。

第二十三卷 金海陵纵欲亡身（删）

第二十四卷 隋炀帝逸游召谴

《王树》歌残舞袖斜，景阳宫里事如麻。

曙星自合临天下，千里空教怨丽华^㉑。

这首诗单表隋文帝篡周灭陈，奄有天下，一统太平，真个治得外户不闭，路不拾遗。初时已立太子勇为东宫。却因不得母后独孤氏欢心。原来那个独孤皇后最是妒忌，文帝畏而爱之。常言：“前代帝王，骨肉分争，皆因嫡庶相猜相忌，致有祸胎。今吾家五子同母，傍无异生之子，后来安享太平，绝无后患。”不想太子勇嫡妃元氏无宠，抑郁而死，专宠云定兴之女。所生子女，皆是庶出。独孤皇后心中甚是不愤。每每在文帝前谮毁太子勇之短。文帝极是惧内的，听他言话，太子勇日渐日疏。却有第二子晋王广，为扬州都总管^㉒，生来聪明俊雅，仪容秀丽。十岁即好观古今书传，至于方药，天文地理，百家技艺术数，无不通晓。却只是心怀叵测，阴贼刻深，好钩索人情深浅，又能为矫情忍询之事^㉓。刺探得太子勇失爱母后，日夜思所以间之。日与萧妃独处，后宫皆不得御幸。每遇文帝及独孤皇后使来，必与萧妃迎门候接，饮食款待，如平交往来。临去，又以金钱纳诸袖中。以故人人到母后跟前，交口同声，誉称晋王仁孝聪明，不似太子寡恩做礼，专宠阿云，致有如许^㉔，独孤皇后大以为然。日夜谮之于文帝，说太子勇不堪承嗣大统。后来晋王广又多以金宝珠玉，结交越公杨素，令他谗废太子。杨素是文帝第一个有功之臣，言无不从。皇后谮之于内，杨素毁之于外。文帝积怒太子勇，已非一日。遂废太子勇为庶人，幽之别宫。却立晋王广为太子。受命之日，地皆震动。识者皆知其夺嫡阴谋。独杨素残忍深刻，扬扬得意，以为“太子由我得立。”威权震天下，百官皆畏而避之。

^㉑ 华——即张丽华，陈后主（陈叔宝）的宠妃。陈亡，被隋军所擒，斩。

^㉒ 州都总管——隋代，在并，益，荆，扬四州置大总管，是都督军事、镇守要地的长官。

^㉓ 为矫情忍询之事——矫情，违反本心，不近人情，假装出来的意思。忍询，忍辱。这句是说：故意假装作出一些违背中心、忍辱低下的事。

^㉔ 犊（túndú）——}，同豚，猪；犊，小牛。这里是骂人的话。

后来独孤皇后崩，后宫却得近幸。文帝有一位宣华夫人陈氏，陈宣帝之女也。隋灭陈，配掖庭。性聪慧，姿貌无双。及皇后崩后，始进位为贵人。专房擅宠，后宫莫及。文帝寝疾于仁寿宫，夫人与太子广同侍疾。平旦，夫人出更衣，为太子所逼。夫人拒之，发乱神惊，归于帝所。文帝怪其容色有异。问其故，夫人泫然泣曰：“太子无礼！”文帝大悲曰：“畜生何足付大事！独孤悞我！”盖指皇后也。因呼兵部尚书柳述，黄门侍郎元岩，司空越公杨素等曰：“召我儿来！”述等将呼太子广。帝曰：“勇也。”杨素曰：“国本不可屡迁。臣不敢奉诏。”帝气哽塞，回面向内不言。素出语太子广曰：“事急矣！”太子广拜素曰：“帝呼不应，喉中呦呦有声。”素急入，文帝已崩矣。陈夫人与诸后宫相顾悲恸。哺时，太子广遣使者齎金合，緘封其际，亲书封字以赐夫人。夫人见之惶惧，以为药酒，不敢发。使者促之，乃开。见盒中有同心结数枚。官人咸相庆曰：“得免死矣！”陈夫人恚而却坐，不肯致谢。官人咸逼之，乃拜使者。太子夜入蒸焉。明旦发丧，使人杀放太子勇而后即位。左右扶太子上殿。太子足弱，欲倒者数四，不能上。杨素叱去左右，以手扶接，太子援之乃上。百官莫不嗟叹。杨素归谓家人曰：“小儿子吾已提起教作大家郎，不知能了当⁷否？”素恃已有功，于帝多呼为郎君。时宴内宫，宫人偶遗酒污素衣。素叱左右引下加搯焉。帝甚不平，隐忍不发。一日，帝与素钓鱼于后苑池上，并坐，左右张伞以遮日。帝起如厕。回见素坐赭伞下，风骨秀异，神彩毅然。帝大忌之。帝每欲有所为，素辄抑而禁之。由是愈不快于素。会素死，帝曰：“使素不死，夷其九族。”先是，素一日欲入朝，见文帝执金钺逐之，曰：“此贼，吾欲立勇，竟不从吾言！今必杀汝！”素惊怖入室。召子弟二人语曰：“吾必死矣！出见文帝如此如此。”移时而死。

帝自素死，益无忌惮：沉迷女色。一日顾诏近侍曰：“人主享天下之富，亦欲极当年之乐，自快其意。今天下富安，外内无事，正吾行乐之日也。今官殿虽壮丽显敞，苦无曲房小室，幽轩短槛。若得此，则吾期老于其中也。”近侍高昌奏曰：“臣有友项升，浙人也。自言能构宫室。”翌日，诏召问之。升曰：“臣乞先进图本。”后日进图，帝览之，大悦。即日诏有司供具材木，凡役夫数万，经岁而成。楼阁高下，轩窗掩映，幽房曲室，玉栏朱楯，互相连属，回环四合，牖户自通，千门万户，金碧相辉，照耀人耳目。金虬伏于栋下，玉兽蹲于户傍；壁砌生光，琐窗曜日，工巧之极，自古未之有比也。费用金宝珠玉，库藏为之一空。人误入其中者，虽终日不能出。帝幸之，大悦。顾左右曰：“使真仙游其中，亦当自迷也。可目之曰迷楼。”诏以五品官赐升，仍给内库金帛千疋赏之。诏选良家女数千以居楼中。帝每一幸，经月不出。是月，大夫何稠进御女车。车之制度绝小，只容一人，有机伏于其中。若御童女，则以机碍女之手足，女纤毫不能动。帝以处女试之，极喜。召何稠谓之曰：“卿之巧思，一何神妙如此！”以千金赠之。稠又进转关车，可以升楼阁，如行平地。车中御女，则自摇动。帝尤喜悦，谓稠曰：“此车何名？”稠曰：“臣任意造成，未有名也。愿赐佳名。”帝曰：“卿任其巧意以成车，朕得之，任其意以自乐，可命名任意车也。”帝又令画工绘画士女交合之图数十幅，悬于阁中。其年上官时自江外

⁷ 当——处理妥当。

得替回，铸乌铜鉴^⑤数十面，其高五尺，而阔三尺，磨以成镜为屏，环于寝所，诣阙投进。帝以屏纳迷楼中，而御女于其傍，纤毫运转，皆入于鉴中。帝大喜曰：“绘画得其形象耳，此得人之真容也，胜绘图万倍矣。”帝日夕沉荒于迷楼，罄竭其力，亦多倦怠。又辟地周二百里为西苑，役民力常百万，内为十六院。聚巧石为山，凿池为五湖四悔，诏天下境内所有鸟鲁草木，驿送京师。诏定西苑十六院名：

景明 迎晖 栖鸾 晨光 明霞 翠华
文安 积珍 影纹 仪凤 仁智 清修
宝林 和明 绮阴 绛阳

每院，择宫中佳丽谨厚有容色美人实之；选帝常幸御者为之首。分派宦者，主出入易市。又凿湖五。每湖四方十里。东曰翠光湖，南曰迎阳湖，西曰金光湖，北曰洁水湖，中曰广明湖。湖中积土石为山，构亭殿，屈曲环绕澄泓，皆穷极人间华丽。又凿北海，周环四十里，中有三山，效蓬莱，方丈瀛洲^⑥，其上皆台榭回廊，其下水深数丈。开通五湖北海，通行龙凤舸。帝多泛东湖，因制《湖上曲·望江甫》八阙云：

湖上月，偏照列仙家。水浸寒光铺枕簟，浪摇晴影走金蛇，偏称泛灵槎。光景好，轻彩皇中斜。清露冷侵银兔影，西风吹落桂枝花，开宴思无涯。

其二云：

湖上柳，烟里不胜催。宿雾洗开明媚眼，东风摇弄好腰肢，烟雨更相宜。环曲岸，阴覆画桥低。线拂行人春晚后，絮飞晴雪暖风时，幽意更依依。

其三云：

湖上雪，风急堕还多。轻片有时敲竹户，素华无韵入澄波，望外玉相磨。湖水远，天地色相和。仰面莫思梁苑赋，朝来且听玉人歌，不醉拟如何？

其四云：

湖上草，碧翠浪通津。修带不为歌舞缓，浓铺堪作醉人茵，无意衬香衾。晴霁后，颜色一般新。游子不归生满地，佳人远意正青春，留咏卒难伸。

其五云：

湖上花，天水浸灵芽。浅蕊水边匀玉粉，浓苞天外剪明霞，日在列仙家。开烂漫，插鬓若相遮。水殿春寒幽冷艳，王轩晴照暖添华，清赏思何赊。

其六云：

湖上女，精选正轻盈。犹恨乍离金殿侣，相将尽是采莲人，清唱谩频频。轩内好，嬉戏下龙津。玉管朱弦闻尽夜，踏青斗草事青春，玉辇从群真。

其七云：

湖上酒，终日助清欢。檀板轻声银甲缓，醅浮香米玉蛆寒，醉眼暗相看，春殿晚，仙艳奉杯盘。湖上风光真可爱，醉乡天地就中宽，帝主

^⑤ 铜鉴——“乌铜”，即青铜，铜和锡的合金。“乌铜鉴”，用乌铜制成的镜子。

^⑥ 莱、方丈、瀛洲——神仙故事中的海中的三个仙山。

正清安。

其八云：

湖上水，流绕禁园中。斜日暖摇清翠动，落花香暖众纹红，蘋末起清风，闲纵目，鱼跃小莲东。泛泛轻摇兰棹稳，沉沉寒影上仙宫，远意更重重。

帝常游湖上，多令宫中美人歌唱此曲。大业六年，后苑草木鸟兽，繁息茂盛：桃蹊柳径，翠阴交合；金猿青鹿，动辄成群。自大内开为御道，直通西苑，夹道植长松高柳。帝多宿苑中，去来无时。侍御多夹道而宿。帝往往于中夜即幸焉，道州贡矮民王义，眉目浓秀，应对敏捷。帝尤爱之。常从帝游，终不得入宫。曰：“尔非宫中物也。”义乃出，自阉以求进。帝由是愈加怜爱，得出入内寝。义多卧御榻下，帝游湖海回，多宿十六院。一夕，中夜，帝潜入栖霞院。时夏气暄烦，院妃庆儿卧于帘下。初月照轩，甚是明朗。庆儿睡中惊寤，若不救者。帝使义呼庆儿。帝自扶起，久方清醒。帝曰：“汝梦中何故而如此？”庆儿曰：“妾梦中如常时，帝握妾臂，游十六院。至第十院，帝入坐殿上。俄时火发，妾乃奔走。回视帝坐烈焰中，惊呼人救帝，久方睡觉。”帝自强解曰：“梦死得生，火有威烈之势。吾居其中，得威者也。”后帝幸江都被弑。帝入第十院，居火中，此其应也。

一夕，帝因观殿壁上有广陵^广图，帝注目视之移时，不能举步，时萧后在侧，谓帝曰：“知他是甚图画？何消帝如此挂心？”帝曰：“朕不爱此画，只为思旧游之处耳。”于是以左手凭后肩，右手指图上山水及人烟村落寺宇，历历皆如在目前。谓萧后曰：“朕昔征陈后主时游此。岂期久有天下，万机在躬，便不得豁然于怀抱也。”言讫，容色惨然，萧后奏曰：“帝意在广陵，何如一幸？”帝闻之，言下恍然。即日召群臣，言欲至广陵，且夕游赏。议当泛巨舟，自洛入河，自河达海入淮，至广陵。群臣皆言，“似此程途，不啻万里，又孟津水紧，沧海波深，若泛巨舟，事恐不测。”时有谏议大夫萧怀静，乃皇后弟也，奏曰：“臣闻秦始皇时，金陵有王气，始皇使人凿断砥柱，王气遂绝。今睢阳有王气，又陛下喜在东南。欲泛孟津，又虑危险。况大梁西北有故河道，乃是秦将王离^秦水灌大梁之处^秦。乞陛下广集兵夫，于大梁起首开掘，西自河阴，引孟津水入，东至淮阴，放孟津水出，此间地不过千里。况于睢阳境内经过。一则路达广陵，二则凿穿王气。”帝闻奏大喜。出敕朝堂，有敢谏开河者斩。乃命征北大总管麻叔谋为开河都护，以荡寇将军李渊为开河副使。渊称疾不赴。即以左屯卫将军令狐达代之。诏发天下丁夫，男年十五以上，五十以下，俱要至。如有隐匿者斩三族。凡役夫五百四十三万余人，昼夜开掘，急如星火。又诏江淮诸州，造大船五百只。使命促督，民间有配著造船一只者，家产破用皆尽，犹有不足。枷项笞背，然后鬻卖子女以供官费。到得开河功役渐次将成，龙舟亦就。帝大喜，将幸江都。命越王侗^越留守东都^东。宫女半不随驾，争攀号留。且言辽东小国，不足以烦大驾，愿遣将征之。帝意不回。作诗留别宫人云：

^广 陵——广陵，及下文所说的“江都”，都是扬州。

^秦 将王离^秦水灌大梁之处——秦始皇二十二年（公元前二二五年），秦将王贲攻魏，引河沟水灌魏都大梁，大梁城坏，魏王降秦。事见《史记》。这里作“王离”，误。

^越 王侗——即杨侗，杨广的孙子；后被立为恭帝。

^东 都——指洛阳。

我梦江南好，征辽亦偶然。

但存颜色在，离别只今年。

车驾既行，师徒百万。离都旬日，长安贡御车女袁宝儿，年十五，腰肢纤堕，馥馥多态。帝宠爱特厚。时洛阳进合蒂迎辇花，云：“得之嵩山坞中，人不知其名。采花者异而贡之。”会帝驾适至，因以“迎辇”名之。帝令宝儿持之，号曰司花女。时诏虞世南草《征辽指挥德音敕》，宝儿持花侍侧，注视久之。帝谓世南曰：“昔传飞燕可掌上舞，朕常谓儒生饰于文字，岂人能若是乎？及今得宝儿，方昭前事。然多馥馥，今注目于卿。卿才人，可便作诗嘲之。”世南应诏，为绝句云：

学画莺黄半未成，垂肩弹袖太馥生。

缘馥却得君王宠，长把花枝傍辇行。

帝大悦。既至汴京，帝御龙舟，萧后乘凤舸。于是吴越取民间女年十五六岁者五百人，谓之殿脚女，至龙舟凤舸。每船用彩缆十条，每条用殿脚女十人，嫩羊十口，令殿脚女与羊相间而行。时方盛暑，翰林学士虞世基献计，请用垂柳栽于汴渠两堤上。一则树根四散，鞠护河堤；二则牵舟之人，庇其阴；三则牵舟之羊，食其叶。上大喜。诏民间献柳一株，赏一匹绢。百姓竞献之。又令亲种。帝自种一株，群臣次第皆种，方及百姓。时有谣言曰：“天子先栽，然后百姓栽。”“栽”与“灾”同音，盖妖讖^妖也。栽毕，取御笔写赐垂柳姓杨，曰杨柳也。时舳舻相继，连接千里，自大梁至淮口，联绵不绝。锦帆过处，香闻数里。一日，帝将登龙舟，凭殿脚女吴绛仙肩，喜其媚丽，不与群辈等，爱之。久不移步。绛仙善画长蛾眉，帝色不自禁。回辇，召绛仙，将拜婕妤。萧后性妒忌，故不克谐。帝寝兴罢，擢为龙舟首揖，号曰腔峒夫人。由是殿脚女争效为长蛾眉。司宫吏日给螺子黛^螺五斛，号为蛾绿。螺子黛出波斯国，每颗值十金。后征赋不足，杂以铜黛给之。独绛仙得赐螺黛不绝。帝每倚帘视绛仙，移时不去。顾内谒者^内曰：“古人言秀色若可餐，如绛仙真可疗饥矣。”因吟《持楫篇》赐之曰：

旧曲歌桃叶，新妆艳落梅。

将身傍轻楫，知是渡江来。

诏殿脚女千辈唱之。时越溪进耀光绫，绫纹突起，时有光彩。帝独赐司花女及绛仙，他人莫预。萧后恚愤不悛。由是二姬稍稍不得亲幸，帝常登楼忆之，题《东南柱》二篇云：

黯黯愁侵骨，绵绵病欲成。

须知潘岳鬓，大半为多情。

又云：

不信长相忆，丝从鬓里生。

闲来倚槛立，相望几含情。

殿脚女自至广陵，悉命备月观行宫。绛仙辈亦不得亲侍寝殿。有郎将自瓜州宣事回，进合欢果一器。帝命小黄门以一双驰骑赐绛仙。遇马上摇动，合欢蒂解。绛仙拜赐，因附红笺小筒上进曰：

^妖 讖（chèn）——讖，预先说出的话，事后有灵验；或作了后来的兆头，叫做“讖”。就是一种迷信的预言。妖讖，妖异的预言。

^螺 子黛——妇女修饰画眉所用的黑绿色的颜料，化妆品。

^内 谒者——官名。隋代内侍省有内谒者监六人，内谒者十二人；掌管内外传达命令的事，多由宦官担任。

驿骑传双果，君王宠念深。

宁知辞帝里，无复合欢心。

帝览之，不悦，顾小黄门曰：“绛仙如何辞怨之深也？”黄门拜而言曰：“适走马摇动，及月观，果已离解，不复连理。”帝因言曰：“绛仙不独容貌可观，诗意深切，乃女相如也。亦何谢左贵嫔^左乎？”帝尝醉游后宫，偶见宫婢罗罗者，悦而私之。罗罗畏萧后，不敢迎帝。因托辞以程姬之疾^程，不可荐寝。帝乃嘲之曰：

个人无赖是横波，黛染隆颅簇小峨。

幸好留侬伴成梦，不留侬住意如何？

帝自达广陵，沉湎滋深，荒淫无度，往往为妖祟所惑，尝游吴公宅鸡台^鸡，恍惚间与陈后主相遇。帝幼年与后主甚善。乃起迎之，都忘其已死。后主尚唤帝为殿下。后主戴青纱皂帟，青绰袖，长裾，绿锦纯绿紫纹方平履。舞女数十，罗侍左右。中有一女殊色，帝屡目之。后主云：“殿下不识此人耶？即张丽华贵妃也，每忆桃叶山^桃前乘战舰与此妃北渡。尔时丽华最恨，方倚临春阁，试东郭紫毫笔^东，书小研红绡^研作答江令“壁月”句^江未终，见韩擒虎跃青骢马，拥万甲骑直来冲人，都不存去就之礼，以至有今日！”言罢，即以绿文测海酒^酒，酌红梁新酿劝帝，帝饮之甚欢。因请丽华舞《玉树后庭花》。丽华白后主，辞以抛掷岁久，自井中出来，腰肢粗巨，无复往时姿态。帝再三强之。乃徐起舞，终一曲。后主问帝：“萧妃何如此人？”帝曰：“春兰秋菊，各一时之秀也。”后主复诵诗十数篇。帝不记之，独爱《小窗待》及《寄侍儿碧玉诗》。《小窗诗》云：

午醉醒来晚，无人梦自惊。

夕阳如有意，偏傍小窗明。

《寄碧玉》云：

离别肠应断，相思骨合销。

愁魂若非散，凭仗一相招。

丽华拜求帝赐一章。帝辞以不能。丽华笑曰，“尝闻‘此处不留侬，会有留侬处。’安得言不能耶？”帝强为之，操笔立成，曰：

见面无多事，闻名尔许时。

坐来生百媚，实个好相知。

丽华捧诗，赧然不悻。后主问帝：“龙舟之游乐乎？始谓殿下致治在尧舜之上，今日仍此逸游。大抵人生各图快乐，向时何见罪之深耶？三十六封书

^左 贵嫔——贵嫔，宫内女官名。左贵嫔，即左芬，晋代人，左思的妹子，好学，善于写文章，所作赋颂，常为晋武帝（司马炎）所赞赏。

^程 姬之疾——程姬，汉景帝（刘启）的妃子。有一次，景帝召她，她因为有月经，不愿去；把侍婢唐儿装饰起来，夜晚里冒充她去到景帝那里。“程姬之疾”，就是指这件事。

^鸡 台——一名吴公台，在江苏江都县西北四里。

^桃 叶山——六合镇附近的山名。杨广灭陈时，曾在这里驻军。

^东 郭（jùn）紫毫笔——东郭，狡兔名。兔毫可以作笔；这句就是说用最名贵的兔毫所制成的笔。

^研 红绡——压磨得光滑的一种红色的薄绢绸：上面可以写字。

^江 令“壁月”句——江令，指江总；陈代的诗人。陈后主时，官仆射尚书令，所以称为“江令”。他每日跟着后主游宴，和朝臣们竞作艳诗，当时有“壁月夜夜满，琼树朝朝新”之句。

^酒 蠡（lí）——酒杯。

三，至今使人怏怏不悦。”帝忽悟其已死，叱之曰：“何今日尚呼我为殿下，复以往事相讯耶？”恍惚不见，帝兀然不自知，惊悸移时。

帝后御龙舟，中道，夜半，闻歌者甚悲，其辞曰：

我兄征辽东，饿死青山下。
今我挽龙舟，又困隋堤道。
方今天下饥，路粮无些少。
前去三千程，此身安可保！
寒骨枕荒沙，幽魂泣烟草。
悲损门内妻，望断吾家老。
安得义男儿，焚此无主尸，
引其孤魂回，负其白骨归。

帝闻其歌，遽遣人求其歌者，至晓不得其人，帝颇彷徨，通夕不寐。帝知世事已去，意欲遂幸永嘉，群臣皆不愿从。扬州朝百官，天下朝贡使无一人至者。有来者，在途遭兵夺其贡物。帝犹与群臣议，诏十三道起兵，诛不朝贡者。帝深识玄象，常夜起观星，乃召太史令袁充，问曰：“天象如何？”充伏地泣涕曰：“星文大恶！贼星逼帝座甚急，恐祸起旦夕！愿陛下遽修德灭之。”帝不乐，乃起，入便殿，索酒自歌曰：

官木阴浓燕子飞，兴亡自古漫成悲。
他日迷楼更好景，宫中吐艳恋红辉。

歌竟，不胜其悲。近侍奏：“无故而歌甚悲，臣皆不晓。”帝曰：“休问！他日自知也。”俛首不语。召矮民王义问曰：“汝知天下将乱乎？”义泣对曰：“臣远方废民，得蒙上贡，进入深宫，久承恩泽，又常自宫^高，以近陛下。天下大乱，固非今日。履霜坚冰，其渐久矣^厘。臣料大祸，事在不救。”帝曰：“子何不早告我也？”义曰：“臣惟不言，言即死久矣。”帝乃泣下沾襟，曰：“子为我陈败乱之理，朕贵知其故也。”明日，义上书曰：

臣本出南楚卑薄之地，逢圣明为治之时，不爱此身，愿从入贡。臣本侏儒，性尤蒙滞。出入左右，积有年岁。浓被圣私，皆逾素望。侍从乘舆，周旋台阁。臣虽至鄙，酷好穷经。颇知善恶之本源，少识兴亡之所以。还往民间，周知利害。深蒙顾问，方敢敷陈。自陛下嗣守元符，体临大器，圣神独断，谋谏莫从。大兴西苑，两至辽东。龙舟逾万艘，宫阙遍天下。兵甲常役百万，士民穷乎山谷。征辽者百不存十，殁葬者十未有一。帑藏全虚，谷粟涌贵，乘舆竟往，行幸无时。兵人侍从，常守空宫。遂令四方失望，天下为墟。方今有家之村，存者可数；子弟死于兵役，老弱困于蓬蒿。兵尸如岳，饿莩盈郊。狗彘厌人之肉，鸢鱼食人之余。臭闻千里，骨积高原。阴风无人之墟，鬼哭寒草之下。目断平野，千里无烟。万民剥落，不保朝昏。父遗幼子，妻号故夫。孤苦何多，饥荒尤甚！乱离方始，生死谁知。人主爱

三 三十六封书——隋军元帅杨广（隋炀帝）率大军围攻陈的时候，派人送玺书（盖有皇帝玉玺的文书）给陈后主，暴露他的二十桩罪恶。又抄了三十万份，分送各路军队。“三十六封书”，即指这件事。

高 ——宫刑；古代酷刑之一，即男子割掉生殖器。做宦官的人，必须这样作。

厘 霜坚冰，其渐久矣——《易经·坤卦》：“履霜，坚冰至”。就是说：地上踩着霜，就是天气快要更寒冷。要结冰的象征；比喻一切事都是由渐而来，事先有它一定的征兆的。

人，一何至此！陛下圣性毅然，孰敢上谏。或有鯁言，即令赐死。臣下相顾，箝结自全。龙逢复生，安敢议奏！左右近臣，阿谀顺旨。迎合帝意，造作拒谏。皆出此途，乃逢富贵。陛下过恶，从何得闻？方今又败辽师，再幸东土，社稷危于春雪，干戈遍于四方。生民已入涂炭，官吏犹未敢言。陛下自惟：若何为计？陛下欲兴师，则兵吏不顺；欲行幸，则将卫莫从。适当此时，何以自处？陛下虽欲发愤修德，特加爱民，圣慈虽切救时，天下不可复得。大势已去，时不再来。巨厦之崩，一木不能支！洪河已决，掬壤不能救！臣本远人，不知忌讳。事急至此，安敢不言！臣今不死，后必死兵。敢献此书，延颈待尽。

帝省义奏，曰：“自古安有不亡之国，不死之主乎？”义曰：“陛下尚犹蔽饰已过！陛下常言：吾当跨三皇，超五帝，下视商周，使万世不可及。今日之势如何？能自复回都鞏乎？”帝再三加叹。义曰：“臣昔不言，诚爱生也。今既具奏，愿以死谢。天下方乱，陛下自爱。”少选^少，左右报曰：“义自刎矣。”帝不胜悲伤，命厚葬焉。时值阁裴虔通，虎贲郎将司马德戡，左右屯卫将军宇文文化及，将谋作乱。因请放官奴，分直上下。帝可其奏，即下诏云：

寒暑迭用，所以成岁功也。日月代明，所以均劳逸也。故士子有游息之谈，农夫有休养之节。咨尔髦众：服役甚勤，执劳无怠；埃垢溢于爪发，虬虱结于兜鍪：朕甚悯之。俾尔休番，从便嬉戏，无烦方朔滑稽之请，而从卫士旆上之文。朕于侍从之间，可谓恩矣！可依前件施行。

不数日，忽中夜闻外切切有声。帝急起，衣冠御内殿。坐未久，左右伏兵俱起。司马德戡携白刃向帝。帝叱之曰：“吾终年重禄养汝，吾无负汝，汝何得负我！”帝常所幸朱贵儿在帝傍，谓德戡曰：“三日前，帝虑侍卫秋寒，诏宫人悉絮袍裤，帝自临视。造数千领，两日毕功。前日颁赐，尔等岂不知也？何敢迫胁乘舆^乘！”乃大骂德戡。德戡斩之，血溅帝衣。德戡前数帝罪，且曰：“臣实负陛下！但今天下俱叛，二京已为贼据。陛下归亦无门，臣生亦无路。臣已亏臣节，虽欲复已，不可得也。愿得陛下首以谢天下！”乃携剑逼帝，帝复叱曰：“汝岂不知诸侯之血入地，大旱三年，况天子乎？死自有法！”命索药酒，不得。左右进练巾。逼帝入阁自经死。萧后率左右宫娥，辍床头小版为棺敛，粗备仪卫，葬于吴公台下。——即前此帝与陈后主相遇处也。初，帝不爱第三子齐王暕，见之常切齿。每行幸，辄录以自随。及是难作，谓萧后曰：“得非阿孩耶？”阿孩，齐王暕小字也，司马德戡等既弑帝。即驰遣骑兵执齐王暕于私第。僮仆驱至当街。暕曰：“大家^大计必杀儿，愿容儿衣冠就死^衣。”——犹意帝遣人杀之。父子见杀，至死不明，可胜痛悼！后唐文皇太宗皇帝，提兵入京，见迷楼^后，太宗叹曰：

^少 选——一会儿。

^乘 舆——或作“鸾舆”，皇帝所乘的车子，因作为皇帝的代词。

^大 家——亲近、侍从官称皇帝为“大家”。这里指隋炀帝。

^衣 冠就死——穿好了衣服，戴好了帽子再去死；表示恭敬有礼貌的意思。

^后 唐文皇太宗皇帝提兵入京，见迷楼等句——迷楼在江都，不在长安，本书沿《迷楼记》之误，以为在长安，误。

“此皆民膏血所为也！”乃命放出诸宫女，焚其宫殿。火经月不灭。前谣前诗，无不相应。方知炀帝非天亡之也。后人诗有：

十里长河一旦闲，亡隋波浪九天来。

锦帆未落干戈起，惆怅龙舟不更回。第二十五卷 独孤生归途闹梦

第二十五卷 独孤生归途闹梦

东园蝴蝶正飞忙，又见继浮花气香。

梦短梦长缘底事？莫贪磁枕误黄粱。

昔有夫妻二人，各在芳年，新婚燕尔，如胶似漆，如鱼似水。刚刚三日，其夫被官府唤去。原来为急解军粮事，文书上念了他名姓，要他赴军前交纳。如违限时刻，军法从事。立刻起行，身也不容他转，头也不容他回，只稍得个口信到家。正是：上命所差，盖不繇己，一路趲行，“心心念念，想着浑家。又不好向人告诉，只落得自己凄惶。行了一日，想到有万遍。是夜宿于旅店，梦见与浑家相聚如常，行其夫妻之事。自此无夜不梦。到一月之后，梦见浑家怀孕在身，醒来付之一笑，且喜如期交纳钱粮，太平无事，星夜赶回家乡。缴了批回，入门见了浑家，欢喜无限。那一往一来，约有三月之遥。尝言道：新娶不如远隔。夜间与浑家绉繆^④恩爱，自不必说。其妻叙及别后想思，因说每夜梦中如此如此。所言光景，与丈夫一般无二，果然有了三个月身孕。若是其妻先说的，内中还有可疑；却是其夫先叙起的，可见梦魂相遇，又能交感成胎，只是彼此精诚所致。如今说个闹梦故事，亦繇夫妇积思而然。正是：

梦中忆想非全假，白日奔驰莫认真。

话说大唐德宗皇帝贞元年间，有个进士复姓独孤，双名遐叔，家住洛阳城东崇贤里中。自幼颖异，十岁便能作文。到十五岁上，经史精通，下笔数千言，不待思索，父亲独孤及官为司封^⑤之职。昔年存日，曾与遐叔聘下同县司农^⑥白行简女儿娟娟小姐为妻。那娟娟小姐，花容月貌，自不必说；刺绣描花，也是等闲之事。单喜他深通文墨，善赋能诗。若教去应文科，稳稳里是个状元。与遐叔正是一双两好，彼此你知我见，所以成了这头亲事。不意遐叔父母连丧，丈人丈母亦相继弃世，功名未遂，家事日渐零落，童仆也无半个留存。刚刚剩得几间房屋。那白行简的儿子叫做白长吉，是个凶恶势利之徒。见遐叔家道穷了，就要赖他的婚姻，将妹子另配安陵富家。幸得娟娟小姐是个贞烈之女，截发自誓，不肯改节。白长吉强他不过，只得原嫁与遐叔。却是随身衣饰，并无一毫妆奁。止有从幼伏侍一个丫鬟翠翘从嫁。白氏过门之后，甘守贫寒，全无半点怨恨。只是晨炊夜绩，以佐遐叔读书。那遐叔一者敬他截发的志节，二者重他秀丽的词华，三者又爱他娇艳的颜色：真个夫妻相得，似水如鱼，白氏亲族中，到也怜遐叔是个未发达的才子，十分尊敬，止有白长吉一味趋炎附热，说妹子是穷骨头，要跟恁样饿莩，坏他体面，见了遐叔就如眼中之刺，肉内之钉。遐叔虽然贫穷，却又不肯俯仰人的。因此两下遂绝不相往。时值贞元十五年，朝廷开科取士，传下黄榜，

^④ 繆——即绸缪；缠绵。这里指夫妻感情很浓厚的意思。

^⑤ 封——官名。唐置：属吏部，有郎中、员外郎各一人，掌管封爵、袭荫、褒赠等事。

^⑥ 农——官名。唐代有司农寺，为九寺之一；长官有“卿”及“少卿”。掌管全国钱谷的事。

期于三月间诸进士都赴京师殿试，遐叔别了白氏，前往长安。自谓文才，必魁春榜。那知贡举的官，是礼部侍郎同平章事郑馀庆，本取遐叔卷子第一。岂知策上说着：奉天之难[※]，皆因奸臣卢 窃弄朝权，致使泾原节度使姚令言与太尉朱泚，得以激变军心，劫夺府库。可见众君子共佐太平而不足，一小人作乱天下而有余。故人君用舍不可不慎。元来德宗皇帝心性最是猜忌，说他指斥朝廷，讥讪时政，遂将头卷废弃不录。那白氏两个族叔，一个叫做白居易，一个叫做白敏中，文才本在遐叔之下，却皆登了高科；单单只有遐叔一人落第，好生没趣！连夜收拾行李东归。白居易、白敏中知得，齐来饯行，直送到十里长亭而别。遐叔途中愁闷，赋诗一首。诗云：

童年挟策赴西秦，弱冠无成逐路人。

时命不将明主合，布衣空惹上京尘。

在路非止一日，回到东都，见了妻子，好生惭愧。终日只在书房里发愤攻书。每想起落第的光景，便凄然泪下。那白氏时时劝解道：“大丈夫功名终有际会，何苦颓折如此！”遐叔谢道：“多感娘子厚意，屡相宽慰。只是家贫如洗，衣食无聊。纵然巴得日后亨通，难救目前愁困，如之奈何？”白氏道：“俗谚有云：‘十访九空，也好省穷。’我想公公三十年宦游，岂无几个门生故旧在要路的？你何不趁此闲时，一去访求？倘或得他资助，则三年诵读之费有所赖矣。”只这句话头，提醒了遐叔，答道：“娘子之言，虽然有理；但我自幼攻书，未尝交接人事；先父的门生故旧，皆不与知。止认得个韦皋，是京兆人，表字仲翔。当初被丈人张之赏逐出，来投先父，举荐他为官，甚是有恩。如今他现做西川节度使。我若去访他，必有所助。只是东都到西川，相隔万里程途，往返便要经年。我去之后，你在家中用度，从何处置？以此抛撇不下。”白氏道：“既有这个相识，便当整备行李，送你西去。家中事体，我自支持。总有缺乏，姑妹妹家，犹可假贷，不必忧虑。”遐叔欢喜道：“若得如此，我便放心前去。”白氏道：“但是路途跋涉，无人跟随，却怎的好？”遐叔道：“总然有人，也没许多盘费，只索罢了。”遂即拣了个吉日，白氏与遐叔收拾了寒暑衣装，带着丫鬟翠翘，亲至开阳门^开外一杯饯送。夫妻正在不舍之际，骤然下起一阵大雨，急奔入路傍一个废寺中去躲避。这寺叫做龙华寺，乃北魏时，广陵王所建，殿宇十分雄壮。阶下栽种名花异果。又有一座钟楼，楼上铜钟，响闻五十里外。后被胡太后^后移入宫中去了。到唐太宗时，有胡僧另铸一钟在上，却也响得二十余里。到玄宗时，还有五百僧众，香火不绝。后遭安禄山贼党史思明攻陷东都，杀戮僧众，将钟磬毁为兵器，花果伐为樵苏：以此寺遂颓败。遐叔与白氏看了，叹道：“这等一个道场，难道没有发心的重加修造？”因向佛前祈祷，阴空保佑。若得成名时节，誓当捐俸，再整山门。雨霁之后，登途分别：正是：

蝇头微利驱人去，虎口危途访客来。

[※] 天之难——奉天，陕西乾县。“奉天之难”，唐德宗（李适）建中四年（公元七八三年），朱泚等反抗唐德宗，率兵攻入长安，德宗逃到乾县，过去历史上称这件事为“奉天之难”。

^开 阳门——洛阳城门名。

^后 陵王、胡太后——广陵王，即拓跋羽，北魏献文帝（拓跋宏）的儿子。胡太后，即胡充华，北魏宣武帝（恪）的妃子，孝明帝（诩）的母亲。

不题白氏归家。且说遐叔在路，晓行夜宿，整整的一个月，来到荆州地面。下了川船，从此一路都是上水。除非大顺风，方使得布帆。风略小些，便要扯着百丈。你道怎么叫做百丈？原来就是纤子。只那川船上的有些不同：用着一寸多宽的毛竹片子，将生漆绞着麻丝接成的，约有一百多丈，为此川中人叫做百丈。在船头立个轳轳，将百丈盘于其上。岸上扯的人，只听船中打鼓为号。遐叔看了，方才记得杜子美有诗道：“百丈内江船。”又道：“打鼓发船何处郎。”却就是这件东西。又走了十余日，才是黄牛峡。那山形生成似头黄牛一般。三四十里外，便远远望见。这峡中的水更溜，急切不能勾到。因此上有个俗谚云：“朝见黄牛，暮见黄牛；朝朝暮暮，黄牛如故。”又走了十余日，才是瞿塘峡。这水一发急紧。峡中有座石山，叫做滟滪堆。四五月间水涨，这堆止留一些些在水面上，下水的船，一时不及回避，触著这堆，船便粉碎，尤为利害。遐叔见了这般险路，叹道：“万里投人，尚未知失得如何，却先受许多惊恐！我娘子怎生知道？”原来巴东峡江一连三个：第一是瞿塘峡，第二是广阳峡，第三是巫峡。三峡之中，唯巫峡最长。两岸都是高山峻岭，古木阴森，映蔽江面，止露得中间一线的青天。除非日月正中时分，方有光明透下。数百里内，岸上绝无人烟；惟闻猿声昼夜不断。因此有个俗谚云：

巴东三峡巫峡长，猿鸣三声断客肠。

这巫峡上就是巫山，有十二个山峰。山上有一座高唐观。相传楚襄王曾在观中夜寝，梦见一个美人愿荐枕席。临别之时，自称是伏羲皇帝的爱女，小字瑶姬，未行而死。今为巫山之神。朝为行云，暮力行雨，朝朝暮暮，阳台之下。那襄王醒后，还想着神女。教大夫宋玉做《高唐赋》一篇，单形容神女十分的艳色。因此，后人立庙山上，叫做巫山神女庙。遐叔在江中遥望庙宇，掬水为浆，暗暗的祷告道：“神女既有精灵，能通梦寐。乞为我特托一梦与家中白氏妻子，说我客途无恙，免其思念。遂赋一言相谢，决不敢学宋大夫作此淫褻之语，有汗神灵美名。乞赐仙鉴。”自古道的好：“有其人，则有其神。”既是祷告的许了做诗做赋，也发下这点虔诚，难道托梦的只会行云行雨，再没有别些灵感？少不得后来有个应验。正是：

祷祈仙梦通闺阁，寄报平安信一缄。

出了巫峡，再经由巴中、巴西地面，都是大江。不觉又行一个多月，方到成都。城外临着大江，却是濯锦江。你道怎么叫做濯锦江？只因成都造得好锦，朝廷称为“蜀锦”。造锦既成，须要取这江水再加洗濯，能使颜色加倍鲜明，故此叫做濯锦江。唐明皇为避安禄山之乱，曾驻蹕于此，改成都为南京。这便是西川节度使开府^开之处。真个沃野千里，人烟凑集，是一花锦世界。遐叔无心观玩，一径入城，奔到帅府门首，访问韦皋消息。岂知数月前，因为云南边境不靖，统领兵马征剿去了。须待平定之后，方得回府。你想那征战之事，可是期得日子定的么？遐叔得了这个消息，惊得进退无措，叹口气道：“常言鸟来投林，人来投主。偏是我遐叔恁般命薄！万里而来，却又投人不着。况一路盘缠已尽，这里又无亲识，只有来的路，没有去的路。天那！兀的不是活活坑杀我也！”自古道：古人自有天相，遐叔正在

^蹕 蹕——见《卖油郎独占花魁》注。

^开 府——开建府署办公的意思，汉代，只有三公才能开府治事；后代，地方高级军政大员办公的地方，也称为“开府”。

帅府门首叹气，旁边忽转过一个道士问道：“君子何叹？”遐叔答道：“我本东都人氏，复姓独孤，双名遐叔。只因下第家贫，远来投谒故人韦仲翔，希他资助。岂知时命不济，早已出征去了。欲待候他，只恐奏捷无期，又难坐守。欲待回去，争奈盘缠已尽，无可图归。使我进退两难，是以长叹。”那道士说：“我本道家，专以济人为事，敝观去此不远。君子既在穷途，若不嫌粗茶淡饭，只在我观中权过几时，等待节使回府，也不负远来这次。”遐叔再三谢道：“若得如此，深感深感。只是不好打搅！”便随着道士径投观中而去。我想那道士与遐叔素无半面，知道他是甚底样人，便肯收留在观中去住？假饶这日无人搭救，却不穷途流落，几时归去？岂不是遐叔不遇中之遇？当下遐叔与道士离了节度府前，行不上一二里许，只见苍松翠柏，交植左右，中间龟背大路，显出一座山门，题着碧落观三个簸箕大的金字。这观乃汉时刘先主为道士李寂盖造的。至唐明皇时，有个得道的叫做徐佐卿，重加修建。果然是一尘不到，神仙境界。遐叔进入观中，瞻礼法像了，道士留入房内，重新叙礼，分宾主而坐。遐叔举目观看这房，收拾得十分清雅。只见壁上挂着一幅诗轴，你道这诗轴是那个名人的古迹？却就是遐叔的父亲司封独孤及送徐佐卿还蜀之作。诗云：

羽客笙歌去路催，故人争劝别离杯。

苍龙阙下长相忆，白鹤山头更不回。

元来昔日唐明皇闻得徐佐卿是个有道之士，用安车蒲轮^㉔，征聘入朝。佐卿不愿为官，钦赐驰驿还山。满朝公卿大夫，赋诗相赠，皆不如独孤及这首。以此观中相传，珍重不啻拱璧^㉕。遐叔看了父亲遗迹，不觉潸然泪下。道士道：“君子见了这诗，为何掉泪？”遐叔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因见了先人之笔，故此伤感。”道士闻知遐叔即是独孤及之子，朝夕供待，分外加敬。光阴迅速，不觉过了半年。那时韦皋平定云南战乱，重回帅府，遐叔连忙备礼求见。一者称贺他得胜而回，二者诉说自己穷愁，远来干谒的意思。正是：

故人长望贵人厚，几个贵人怜故人。

那韦皋一见遐叔，盛相款宴，正要多留几日，少尽阔怀。岂知吐蕃赞普，时常侵蜀，专恃云南方面为之向导。近闻得韦皋收服云南，失其羽翼，遂起雄兵三十余万，杀过界来，要与韦皋亲决胜负。这是烽火紧切的事。一面写表申奏朝廷，一面兴师点将，前去抵敌。遐叔叹道：“我在此守了半年，才得相见，忽又有此边报，岂不是命！”便向节度府中告辞。韦皋道：“吐蕃入寇，满地干戈，岂还有路归得！我已分付道士好生管待。且等杀退番兵，道途宁静，然后慢慢的与仁兄饯行便了。”遐叔无奈，只得依允，照旧住在碧落观中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韦皋统领大兵，离了成都，直至葭萌关外，正与吐蕃人马相遇。先差通使与他打话道：“我朝自与你邦和亲之后，出嫁公主做你国质婆，永不许兴兵相犯。如今何故背盟，屡屡扰我蜀地？”那赞普答道：“云南诸夷，元是臣伏我国的，你怎么辄敢加兵，侵占疆界？好好的还我云南，我便收兵回去。半声不肯，教你西川也是难保。”韦皋道：“圣朝无外，普天下那一

^㉔ 车蒲轮——安车，一匹马拉的小车。蒲轮，用蒲草裹着车轮，使车行时下颠簸。“安车蒲轮”，是古代敬老尊贤，给老者贤者坐的车子；可以慢慢的走，不致颠簸不安。

^㉕ 啻拱璧——不啻，不只，不异于。拱璧，两手拱抱的大玉璧；引申为珍贵物品的代称。

处不属我大唐的？要战便战，云南断还不成。”原来吐蕃没有云南向导，终是路径不熟。却被韦皋预在深林穷谷之间，徧插旗帜，假做伏兵，又教步军舞着藤牌，伏地而进。用大刀砍其马脚。一声炮响，鼓角齐鸣，冲杀过去。那吐蕃一时无措，大败亏输，被韦皋追逐出境，直到赞普新筑的王城，叫做未波城，尽皆打破。杀得吐蕃尸横遍野，血染成河。端的这场厮杀，可也功劳不小！韦皋见吐蕃远遁，即便下令班师，一面差牌将赍捷书飞奏朝廷。一路上：

喜孜孜鞭敲金凳响，笑吟吟齐唱凯歌声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独孤遐叔久住碧落观中，十分郁郁。信步游览，消遣客怀。偶到一个去处，叫做升仙桥，乃是汉朝司马相如在临邛县窃了卓文君回到成都。只因家事消条，受人侮慢，题下两行大字在这桥柱上，说道：“大丈夫不乘驷马高车，不过此桥。”后来做了中郎^中，奉诏开通云南道径，持节而归，果遂其志。遐叔在那桥上，徘徊东望，叹道：“小生不愧司马之才，娘子尽有文君之貌。只是怎能勾得这驷马高车的日子？”下了桥，正待取路回观。此时恰是暮春天气，只听得林中子规一声声叫道：“不如归去！”遐叔听了这个鸟声，愈加愁闷。又叹道：“我当初与娘子临别，本以一年半载为期。岂知担阁到今，不能归去？天那！我不敢望韦皋的厚赠，只愿他早早退了番兵，送我回家，却也免得娘子在家朝夕悬望。”不觉春去夏来，又过一年有余，才等候得韦皋振旅而还。那时捷书已到朝中。德宗天子知得韦皋战退吐蕃，成了大功，龙颜大喜。御笔加授兵部尚书太子太保，仍领西川节度使。回府之日，合属大小文武，那一个不奉牛酒拜贺！直待军门稍暇，遐叔也到府中称庆。自念客途无以为礼，做得《蜀道易》一篇。你道为何叫做《蜀道易》？当时唐明皇天宝末年，安禄山反乱，却是郑国公严武做西川节度。有个拾遗杜甫^拾，避难来到西川，又有丞相房缩也贬做节度府属官。只因严武性子颇多猜狠，所以翰林供奉李白，做《蜀道难》词。其尾特云：“锦城虽云乐，不如早归家。”乃是替房杜两公忧危的意思。遐叔故将这难字改作易字，翻成乐府。一者称颂韦皋功德，远过严武；二者见得自己侨遇^侨锦城，得其所主，不比房杜两公。以此暗暗的打动他。词云：

吁嗟蜀道，古以为难：蚕丛开国，山川郁盘；
秦置金牛，道路始刊。天梯石栈，勾接危峦。
仰薄青霄，俯挂飞湍。猿猱之捷，尚莫能干。
使人对此，宁不悲叹！自我韦公，建节当关。
荡平西寇，降服南蛮。风烟宁息，民物殷繁。
四方商贾，争出其间。匪无跋涉，岂乏跻攀；
若在衽席，既但而安。蹲鸱疗饥，筒布御寒。
是称天府，为利多端。寄言客子，可以开颜。
锦城甚乐，何必思还！

韦皋看见《蜀道易》这一篇，不胜叹服。便对遐叔说：“往时李白所作《蜀道难》词，太子宾客贺知章^太称他是天上谪下来的仙人。今观仁兄高

^中 郎——秦汉时代的官名。掌管宿卫侍直，守门户；出，充车骑。

^拾 遗杜甫——拾遗，唐代谏官名。有左、右拾遗之分。唐代大诗人杜甫曾作过拾遗。

^侨 遇——“遇”应作“寓”。侨寓，客居外乡。

^太 子宾客贺知章——太子宾客，是调护、侍从。规谏太子的官。贺知章，唐代人，曾作过太子宾客、秘书

才，何让李白！老夫幕府正缺书记一员，意欲申奏取旨，借重仁兄为礼部员外，权充西川节度府记室参军^记庶得朝夕领教。不识仁兄肯曲从否？”遐叔答道：“我朝最重科目。凡士子不繇及第出身，便做到九棘三槐^九，终久被人欺侮。小生虽则三番落第，壮气未衰。怎忍把先世科名，一朝自废？如今叨寓贵镇，已过岁余，寒荆白氏在家，久无音信。朝夕索挂，不能去怀。巴得旌旄回府，正要告辞。伏乞俯鉴微情，勿嫌方命^方。”韦皋谢道：“既是仁兄不允，老夫亦不敢相强。只是目下岁暮，冰雪载途，不好行走。不着少待开春，治装送别，未为晚也。”遐叔一来见韦皋意思殷勤，二来想起天气果然寒冷，路上难行。又只得住下。捱过残腊，到了新年，又早是上元佳节。原来成都府地沃人稠，本是西南都会。自唐明皇驻晔之后，四方朝贡，皆集于此，便有京都气象。又经严郑公镇守巴蜀，专以平静为政，因此闾阎繁富，库藏充饶。现今韦皋继他，降服云南诸夷，击破吐蕃五十万众，威名大振。这韦皋最是豪杰的性子，因见地方宁定，民心归附，预传号令，分付城内城外都要点放花灯，与民同乐。那道令旨传将出去，谁敢不依。自十三至十六，共是五夜，家家门首扎缚灯棚，张挂新奇好灯，巧样烟火，照耀如同白昼。狮蛮社火^狮，鼓乐笙箫，通宵达旦。韦皋每夜大张筵宴，在散花楼上，单请遐叔庆赏元宵。刚到下灯之日，遐叔便去告辞。韦皋再三苦留，终不肯住。乃对遐叔说道：“仁兄归心既决，似难相强。只是老夫还有一杯淡酒，些小资装，当在万里桥东，再与仁兄叙别。幸勿固拒。”即传令拨一般只，次日在万里桥伺候。送遐叔东归。又点长行军士一名护送。到明日，韦皋设宴在万里桥饯别遐叔。亲举金杯，说道：“此桥最古，昔诸葛孔明送费祎使吴，道是万里之行，实始于此。这桥因以得名。今仁兄青云万里，亦由今始，愿努力自爱。老夫蝉冠^蝉自敝，拱听泥金佳报^泥，特为仁兄弹之。”一连的劝了三杯，方才捧出一个锦囊，说道：“老夫深荷令先公推荐之力，得有今日。止因王事鞅掌^王，未得少酬大恩。有累远临，岂不惭汗！但今盗贼生发，势难重摯。老夫聊备三百金，权充路费。此外别有黄金万两，蜀锦千端，俟道路稍宁，专人奉送。勿谓老夫轻薄，为负恩人也！”又唤过军士分付道：“一路小心眼事，不可怠慢。”军士叩头答应。遐叔再三拜谢道：“不才受此，已属过望，敢烦后命！”领了锦囊，军士跟随上船。那韦皋还在桥上，直等望不见这船，然后回府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遐叔别了韦皋，开船东去。原来下水船，就如箭一般急的，不消两三日，早到巫峡之下。远远的望见巫山神女庙。想起：“当初从此经过，暗祈神女托梦我白氏娘子，许他赋诗为谢，不知这梦曾托得去不曾托得去？我

监。

^记 室参军——古代的幕僚官。掌管表章，书信等事。

^九 棘三槐——古代在皇帝的外朝种植槐树和棘树，作为朝见时朝臣的位置的标志；后来因用这四个字表示较高级的官位的意思。泛指三公、九卿的职位。

^方 命——逆命，下听从命令；是没有遵照对方的意见办事，自己表示客气和歉意的话。

^狮 蛮社火——“狮蛮”，节日赛会扮演的狮干、蛮王。“社火”，节日所演的杂戏、杂耍以及各种彩灯。

^蝉 冠……特为仁兄弹之——“蝉冠”，即“貂蝉冠”，古代贵显官员所戴的冠。汉代，王吉和贡禹是好朋友，当时称为“王阳在位，贡公弹冠”。弹冠，拂去冠上的尘上，表示去庆贺的意思。

^泥 金佳报——唐代，进士及第，用泥金帖附在信中，报告录取了的喜讯。

^王 事鞅掌——“鞅掌”，匆遽事多的意思。“王事鞅掌”。国事烦忙。

岂可失信。”便口占一首以偿宿愿。诗云：

古木阴生一线天，巫峰十二锁寒烟。

襄王自作风流梦，不是阳台云雨仙。

题毕，又向着山上作礼称谢。过了三峡，又到荆州，不想送来那军士，忽然生起病来。遐叔反要去服事他。又行了几日，来到汉口地方。自此从汝宁至洛阳，都是旱路。那军士病体虽愈，难禁鞍马驰骤。遐叔写下一封书信，留了些盘费，即令随船回去。独自收拾行李登岸。却也会算计，自己买了一头生口，望东都进发。约莫行了一个月头，才到洛阳地面。离着开阳门只有三十余里。是时天色傍晚，一心思量赶回家去，策马前行，又走了十余里路，早是一轮月上。趁着月色，又走了十来里，隐隐得听得钟鸣鼓响。想道：“城门已闭，纵赶到也进城不及了。此间正是龙华古寺，人疲马乏，不若且就安歇。”解囊下马，投入山门。不争此一夜，有分教：

蝴蝶梦中逢佚女，鹭鸶构底听娇歌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白氏自龙华寺前与遐叔分别之后，虽则家事荒凉，衣食无措；犹喜白氏女工精绝，翰墨傍通。况白氏又是个东京大族，姑姊妹间也有就他学习针指的，也有学做诗词的，少不得具些礼物为酬谢之资。因此尽堪支给。但时时记念丈夫临别之言，本以一年为约，如何三载尚未回家？况闻西川路上有的是一线天，人鲜瓮，蛇倒退，鬼见愁，都这般险恶地面。所以古今称说途路艰难，无如蜀道。想起丈夫经由彼处，必多惊恐。别后杳无书信，知道安否如何？“教我这条肚肠，怎生放得！”欲待亲往西川，体访消息。“只我女娘家，又是个不出闺门的人，怎生去得？除非梦寐之中，与他相见，也好得个明白。”因此朝夕悬念。睡思昏沉，深闺寂寞，兀坐无聊，题诗一首。诗云：

西蜀东京万里分，雁来鱼去两难闻。

深闺只是空相忆，不见关山愁杀人。

那白氏一心想着丈夫，思量要做个梦去寻访。想了三年有余，再没个真梦。一日正是清明佳节，姑姊妹中，都来邀去踏青游玩。白氏那有恁样闲心肠！推辞不去。到晚上对着一盏孤灯，凄凄惶惶的呆想。坐了一个黄昏，回过头来，看见丫鬟翠翘已是鼾鼾睡去。白氏自觉没情没绪，只得也上床去睡卧。翻来覆去，那里睡得安稳。想道：“我直恁命薄！要得个梦儿去会他也不能勾！”又想到：“总然梦儿里会着他，到底是梦儿里说话，原作不得准，如今也说不得了。须是亲往四川^四访问他回来，也放下了这条肠子。”却又想到：“我家姊妹中晓得，怎么肯容我去！不如瞒着他们，就在明早悄悄前去。”正想之间，只听得喔喔鸡鸣，天色渐亮。即忙起身梳裹，扮作村庄模样。取了些盘缠银两，并几件衣服，打个包裹，收拾完备，看翠翘时，睡得正熟。也不通他知道，一路开门出去，离了崇贤里，顷刻出了开阳门，过了龙华寺，不觉又早到襄阳地面。有一座寄锦亭。原来苻秦时。有个安南将军窦滔，镇守襄阳，挈了宠妾赵阳台随任。抛下妻子苏氏。那苏氏名蕙，字若兰，生得寸貌双绝。将一幅素锦，长广八寸，织成回文诗句，五色分章，计八百四十一字，诗三千七百五十二首，寄与窦滔，窦滔看见，立时送还阳台，迎接苏氏到任，夫妻恩爱，比前更笃。后人遂为建亭于此。那白氏在亭子上眺望良久，叹道：“我虽不及若兰才貌，却也粗通文墨，纵有织锦

^四 川——应作“西川”。

回文，谁人为寄，使他早整归鞭，长谐伉俪乎？”乃口占《回文词》一首，题于亭柱上。词云：

阳春艳曲，丽锦夸文。伤情织怨，长路怀君。

惜别同心，膺填思悄。碧凤香残，青鸾梦晓。

倒读来，又是一首好词：

晓梦鸾青，残香凤碧。悄思填膺，心同别借。

君怀路长，怨织情伤。文夸锦丽，曲艳春阳。

白氏题罢，离了寄锦亭，不觉又过荆州，来到夔府。恰遇天晚，见前面有所庙宇，遂入庙中投宿。抬头观看，上面悬一金字扁额，写着高唐观三个大字。乃知是巫山神女之庙。便于神座前撮土为香，祷告道：“我白氏小字娟娟，本在东京居住。只为儿夫独抓遐叔去访西川节度韦皋，一别三年，杳无归信，是以不辞跋涉，万里相寻。今夕寄宿仙宫，敢陈心曲。吾想神女曾能通梦楚王，况我同是女流，岂不托我一梦。伏乞大赐应感，显示前期，不胜虔恳之至。”祷罢而睡，果然梦见神女备细说道：“遐叔久寓西川，平安无恙。如今已经辞别，取路东归。你此去怎么还遇得他着？可早早回身家去。须防途次尚有虚惊。保重，保重！”那白氏飒然觉来。只见天已明了。想起神女之言，历历分明，料然不是个春梦。遂起来拜谢神女，出了庙门，重寻旧径，再转东都。在路晓行暮止，迤迤望东而来。此时正值暮春天气，只见一路上有的是红桃绿柳，燕舞莺啼。白氏贪看景致，不觉日晚，尚离开阳门二十余里。便趁着月色，趑趄归家。忽遇前面一簇游人，笑语喧杂，渐渐的走近：你道是甚么样人？都是洛阳少年，轻薄浪子。每遇花前月下，打伙成群，携着的锦瑟瑶笙，挈着的青尊翠幕，专惯窥人妇女，逞已风流，白氏见那伙人来得不三不四，却待躲避。原来美人映着月光，分外娇艳，早被这伙人瞧破。便一圈圈将转来，对白氏道：“我们出郭春游，步月到此，有月无酒，有酒无人，岂不辜负了这般良夜！此去龙华古寺不远，桃李大开。愿小娘子不弃，同去赏玩一回何如？”那白氏听见，不觉一点怒气，从脚底心里直涌到耳朵根边，把一个脸都变得通红了，骂道：“你须不是史思明的贼党，清平世界，谁敢调弄良家女子！况我不是寻常已下之人，是白司农的小姐，独孤司封的媳妇，前进士^前独孤遐叔的浑家！谁敢罗唆！”怎禁这班恶少，那管甚么宦家良家。任你喊破喉咙，也全不作准。推的推，拥的拥，直逼入龙华寺去赏花。这叫做铁怕落炉，人怕落套。正是：

分明绣阁娇闺妇，权做征歌侑酒人。

且说遐叔因进城不及，权在龙华寺中寄宿一宵。想起当初从此送别，整整的过了三年，不知我白氏娘子，安否何如？因诵襄阳孟浩然的诗，说道：“近家心转切，不敢问来人。”吟咏数番，潸然泪下。坐到更深，尚未能睡。忽听得墙外人语喧哗，渐渐的走进寺来。遐叔想道：“明明是人声，须不是鬼。似这般夜静，难道有甚官府到此？”正惶惑间，只见有十余人，各执笤帚粪箕，将殿上扫除干净去讫，不多时，又见上百的人，也有铺设茵席的，也有陈列酒肴的，也有提着灯烛的，也有抱着乐器的，络绎而至，摆设得十分齐整。遐叔想道：“我晓得了，今日清明佳节，一定是贵家子弟出郭游春。因见月色如昼，殿庭下桃李盛开，烂慢如锦，来此赏玩。若见我时，必被他赶逐。不若且伏在后壁佛掉下，待他酒散，然后就寝。只是我恁般晦

^前 进士——已考取进士的人，唐代称为“前进士”。这时，独孤生还没有及第，不应有这个称呼。

气，在古庙中要讨一觉安睡，也不能勾！”即起身躲在后壁，声也不敢则。又隔了一回，只见六七个少年，服色不一，簇拥着个女郎来到殿堂酒席之上。单推女郎坐在西首，却是第一个坐位。诸少年皆环向而坐，都属目在女郎身上。遐叔想道：“我猜是豪贵家游春的，果然是了。只这女郎不是个官妓，便是个上妓，何必这般趋奉他？难道有甚良家女子，肯和他们到此饮宴？莫不是强盗们抢夺来的？或拐骗来的？”只见那女郎侧身西坐，攒眉蹙额，有不胜怨恨的意思。遐叔凝着双眸，悄地偷看，宛似浑家白氏。吃了一惊，这身子就似吊在冰桶里，遍体冷麻，把不住的寒颤。却又想道：“呸！我好十分懵懂，娘子是个有节气的，平昔间终日住在房里，亲戚们也不相见，如何肯随这班人行走？世上面貌厮像的尽多，怎么这个女郎就认做娘子？”虽这般想，终是放心不下。悄地的在黑影子里一步步挨近前来，仔细再看，果然声音举止，无一不是白氏，再无疑惑。却又想道：“莫不我一时眼花错认了？”又把眼来擦得十分明亮，再看时节，一发丝毫不差。却又想道：“莫不我睡了去，在梦儿里见他？”把眼一擦，把脚踏踏，分明是醒的，怎么有此诧异的事！“难道他做闺女时尚能截发自誓，今日却做出这般勾当！岂为我久客西川，一定不回来了，遂改了节操？我想苏秦落第，嗔他妻子不曾下机迎接。后来做了丞相，尚然不肯认他。不知我明早归家，看他还有甚面目好来见我？”心里不胜忿怒，磨拳擦掌的要打将出去。因见他人多伙众，可不是倒捋虎须。且再含忍，看他怎生的下场。只见一个长须的，举杯向白氏道：“古语云，一人向隅，满坐不乐。我辈与小娘子虽然乍会，也是天缘。如此良辰美景，亦非易得。何苦恁般愁郁？请放开怀抱，欢饮一杯；并求妙音，以助酒情。”那白氏本是强逼来的，心下十分恨他。欲待不歌，却又想：“这班乃是无籍恶少，我又孤身在此，怕触怒了他，一时撒泼起来，岂不反受其辱！”只得拭干眼泪，拔下金雀钗，按板而歌。歌云：

今夕何夕？存耶？没耶？良人去兮天之涯，园树伤心兮三见花！

自古道：词出佳人口，那白氏把心中之事，拟成歌曲，配着那娇滴滴的声音，呜呜咽咽歌将出来，声调清婉，音韵悠扬，真个直令高鸟停飞，潜鱼起舞，满座无不称赞。长须的连称“有劳，有劳！”把酒一吸而尽。遐叔在黑暗中看见浑家并不推辞，就拔下宝钗按拍歌曲，分明认得是昔年聘物，心中大怒，咬碎牙关，也不听曲中之意，又要抢将出去厮闹。只是恐众寡不敌，反失便宜。又只得按捺住了，再看他们。只见行酒到一个黄衫壮士面前，也举杯对白氏道：“聆卿佳音，令人宿醒顿醒，俗念俱消。敢再求一曲，望勿推却。”白氏心下不悦，脸上通红，说道：“好没趣！歌一曲尽勾了，怎么要歌两曲？”那长须的便拿起巨觥说道：“请置监令。有拒歌者，罚一巨觥。酒到不干，颜色不乐，并唱旧曲者，俱照此例。”白氏见长须形状凶恶，心中害怕，只得又歌一曲。歌云：

叹衰草，络纬声切切，良人一去不复返，今日坐愁鬓如雪。

歌罢，众人齐声喝采。黄衫人将酒饮干，道声“劳动！”遐叔见浑家又歌了一曲，愈加忿恨。恨不得眼里放出火来，连这龙华寺都烧个干净。那酒却行到一个白面少年面前，说道：“适来音调虽妙，但宾主正欢，歌恁样凄清之曲，恰是不称！如今求歌一曲有情趣的。”众人都和道：“说得有理！歌一个新意儿的，劝我们一杯！”白氏无可奈何，又歌一曲云：

劝君酒，君莫辞！落花徒绕枝，流水无返期。莫恃少年时，少年能几时？

白氏歌还未毕，那白面少年便嚷道：“方才讲过要个有情趣的，却故意唱恁般冷淡的声音！请监令罚一大觥。”长须人正待要罚，一个紫衣少年立起身来说道：“这罚酒且慢着。”白面少年道：“却是为何？”紫衣人道：“大凡风月场中，全在帮衬，大家得趣。若十分苛罚，反觉我辈俗了。如今且权寄下这杯，待他另换一曲，可不是好！”长须的道：“这也说得是。”将大觥放下，那酒就行到紫衣少年面前。扫氏料道推托不得，勉强挥泪又歌一曲云：

怨空闺，秋日亦难暮！夫婿绝音书，遥天雁空度。

歌罢，白衣少年笑道：“到底都是那些凄枪怨暮之声！再没一毫艳意！”紫衣人道：“想是他传派如此，不必过责。”将酒饮尽。行至一个卓帽胡人面前，执杯在手。说道：“曲理俺也不十分明白，任凭小娘子歌一个儿侑这杯酒下去罢了。且莫要冷淡了俺。”白氏因连歌几曲，气喘声促，心下好不耐烦！听说又要再歌，把头掉转，不去理他。长须的见不肯歌，叫道：“不应拒歌！”便抛一巨觥。白氏到此地位，势不容已，只得忍泣含啼，饮了这杯罚酒，又歌云：

切切夕风急，露滋庭草湿。

良人去不回，焉知掩闺泣！

卓帽胡人将酒饮罢，却行到一个绿衣少年，举杯请道：“夜色虽阑，兴犹未浅。更求妙音，以尽通宵之乐。”那白氏歌这一曲，声气已是断续，好生吃力！见绿衣人又来请歌，那两点秋波中扑簌簌泪珠乱洒。众人齐笑道：“对此好花明月，美酒清歌，真乃赏心乐事，有何不美？却恁般凄楚，忒煞不韵^不！该罚，该罚！”白氏恐怕罚酒，又只得和泪而歌。歌云：

萤火穿白杨，中风入荒草。

疑是梦中游，愁迷故园道。

白氏这歌，一发前声不接后气，恰如啼残的杜宇，叫断的哀猿。满座闻之，尽觉凄然。只见绿衣人将酒饮罢，长须的含着笑说道：“我音律虽不甚妙，但礼无不答。信口诌一曲儿，回敬一杯。你们休要笑话！”众人道：“你又几时进了这桩学问？快些唱来。”长须的顿开喉咙，唱道：

花前始相见，花下又相送。

何必言梦中，人生尽如梦！

那声音犹如哮喘虾蟆，病老猫，把众人笑做一堆，连嘴都笑歪了。说道：“我说你晓得什么歌曲！弄这样空头！”长须人到挣得好副老脸，但凭众人笑话，他却面不转色。直到唱完了，方答道：“休要见笑！我也是好价钱学来的哩。你们若学得我这几句，也尽勾了。”众人闻说，越发笑一个不止。长须的由他们自笑，却执起一个杯儿，满满斟上，欠身亲奉白氏一杯。直待饮干，然后坐下。遐叔起初见浑家随着这班少年饮酒，那气恼到包着身子。若没有这两个鼻孔，险些儿肚子也胀穿了，到这时见众人单逼着他唱曲，浑家又不胜优恨，涕位交零，方才明白是逼勒来的。这气到也略平了些。却又想：“我娘子自在家里，为何被这班杀才劫到这个荒僻所在？好生委曲不下！我且再看他还要怎么？”只见席上又轮到白面的饮酒，他举着金杯，对白氏道：“适劳妙歌，都是忧愁怨恨的意思，连我等眼泪不觉吊将下来。终觉败兴！必须再求一风月艳丽之曲，我等洗耳拱听，幸勿推辞。”遐叔暗

^不 韵——没有风趣。

道：“这些杀才，劫掠良家妇女，在此歌曲，还有许多嫌好道歉！”那白氏心中正自烦恼，况且连歌数曲，口于舌燥，声气都乏了，如何肯再唱！低着头，只是不应。那长须的叫道：“违令！”又抛下一巨觥。这时遐叔一肚子气怎么再忍得住！暗里从地下摸得两块大砖橛子^㉔，先一砖飞去，恰好打中那长须的头。再一砖飞去，打中白氏的额上。只听得殿上一片嚷将起来，叫道：“有贼，有贼！”东奔西散，一 眼间早不见了。那遐叔走到殿上，四下打看，莫说一个人，连这铺设的酒筵器具，一些没有踪迹。好生奇怪！吓得眼跳心惊，把个舌头伸出，半晌还缩不进去。

那遐叔想了一会，叹道：“我晓得了！一定是我的娘子已死，他的魂灵游到此间，却被我一砖把他惊散了。”这夜怎么还睡得着？等不得金鸡三唱，便束装上路。天色未明，已到洛阳城外。捱进开阳门，经奔崇贤里，一步步含着眼泪而来。遥望家门，却又不见一些孝事。那心儿里就是十五六个吊桶打水，七上八落的跳一个不止。进了大门，走到堂上，撞见梅香翠翘，连忙问道：“娘子安否何如？”口内虽然问他，身上却担着一把冷汗，诚恐怕说出一句不吉利的话来。只见翠翘不慌不忙的答道：“娘子睡在房里，说今早有些头痛，还未曾起来梳洗哩。”遐叔听见翠翘说道娘子无恙。这一句话就如分娩的孕妇，固底 一声，孩子头落地，心下好不宽畅。只是夜来之事，好生疑惑。忙忙进到卧房里面问道：“夜来做甚不好睡！今早走不起？”白氏答道：“我昨夜害魔哩。只因你别去三年，杳无归信，我心中时常忧忆。夜来做成一梦，要亲到西川访问你的消息。直行至巫山地面，在神女庙里投歇。那神女又托梦与我，说你已离巴蜀，早晚到家。休得途中错过，枉受辛苦。我依还寻着旧路而回。将近开阳门二十余里，踏着月色，要赶进城，忽遇一伙少年，把我逼到龙华寺玩月赏花。饮酒之间，又要我歌曲。整整的歌了六曲，还被一个长须的屡次罚酒。不意从空中飞下两块砖橛子，一块打了长须的头，一块打了我的额角上，瞥然惊醒，遂觉头痛。因此起身不得，还睡在这里。”遐叔听罢，连叫，“怪哉，怪哉！怎么有恁般异事！”白氏便问有何异事。遐叔把昨夜寺中宿歇，看见的事情，从头细说一遍。白氏见说，也称奇怪，道：“元来我昨夜做的却是真梦？但不知这伙恶少是谁？”遐叔道：“这也是梦中之事，不必要深究了。”

说话的，我且问你：那世上说谎的也尽多；少不得依经傍注，有个边际，从没有见你怎样说瞒天谎的祖师！那白氏在家里做梦，到龙华寺中歌曲，须不是亲身下降，怎么独孤遐叔便见他的形像？这般没根据的话，就骗三岁孩子也不肯信，如何哄得我过？看官有所不知：大凡梦者想也，因也；有因便有想，有想便有梦。那白氏行思坐想，一心记挂着丈夫，所以梦中真灵飞越，有形有像，俱为实境。那遐叔亦因想念浑家，幽思已极，故此虽在醒时，这点神魂，便入了浑家梦中。此乃两下精神相贯，魂魄感通，浅而易见之事；怎说在下掉谎！正是：

只因别后幽思切，致使精灵暗往回。

当下白氏说道：“梦中之事，所见皆同，这也不必说了。且问你：一去许久，并无音耗，虽则梦中在巫山庙祈梦，蒙神女指示，说你一路安稳，干求称意。我想蜀道艰难，不知怎生到得成都？便到了成都，不知可曾见韦

^㉔ 橛子——碎砖，断了的砖。

(hè)底——本是形容牵船的声音；这里是形容小孩子生下来的声音。

皋？便见了韦皋，不知赠得你几何？”遐叔惊道：“我当初经过巫峡，听说山上神女颇有灵感，曾暗祈他托汝一梦，传个平安消息。不道果然梦见！真个有些灵感。只是我到得成都，偶值韦皋两次出征，因此在碧落观整整的住了两年。半路上走了半年。遂致担搁，有负初盟。犹喜得韦皋故人情重，相待甚厚。若不是我一意告辞，这早晚还被他留住，未得回来。”将那路途跋涉，旅邸凄凉，并韦皋款待赠金，差人远送，前后之事，一一细说。夫妻二人感叹不尽。把那三百金日逐用度，遐叔埋头读书。约莫半年有余，韦皋差两员将校，赍书送到黄金一万两，蜀锦一千匹。遐叔连忙写了谢书，款待来使去后，对白氏道：“我先人出仕三十余年，何尝有此宦囊！我一来家世清白，二来又是儒素。只前次所赠，以足度日，何必又要许多！且把来封好收置，待我异日成名，另有用处。”白氏依着丈夫言语，收置不题。

且说唐朝制科，率以三岁为期，遐叔自贞元十五年下第，西游巴蜀，却错了十八年这次，直到二十一年，又该殿试时分。打一行囊，辞别白氏，上京应举。那知贡举官乃是中书门下侍郎崔群，素知遐叔才名，有心检他出来取作首卷。呈上德宗天子，御笔亲题状元及第。那遐叔有名已久，榜下之日，那一个不以为得人。旧例游街三日，曲江赐宴，雁塔题名^典。钦除翰林修撰，专知制诰^释。谢恩之后，即写家书，差人迎接白氏夫人赴京，共享富贵。且说白氏在家，掐指过了试期，眼盼盼悬望佳音。一日，正在闺房中，忽听得堂前鼎沸。连忙教翠翘出去看时，恰正是京中走报的来报喜。白氏问了详细，知得丈夫中了头名状元，以手加额，对天拜谢。整备酒饭，款待报人。顷刻就嚷遍满城，白氏亲族中俱来称贺，那白长吉昔日把遐叔何等奚落；及至中了，却又老着脸皮，备了厚礼也来称贺。那白氏是个记德不记仇的贤妇，念着同胞分上，将前情一笔却勾。相见之间，千欢万喜，白长吉自捱进^推了身子，无一日不来掇臀捧屁。就是平日从不往来，极疏冷的亲戚，也来殷勤趋奉。到教白氏应酬不暇，那赍书的差人，星夜赶至洛阳，叩见白氏，将书呈上。白氏拆开，看到书后有诗一首，云：

玉京仙府献书人，赐出宫袍似烂银。

寄语机中愁苦妇，好将颜面对苏秦。

白氏看罢，微笑道：“原来相公要迎我至京。”遂留下差人。择吉起程。那时府县拨送船夫，亲戚都来饯送。白长吉亲送妹子至京。遐叔接入衙门，夫妻相见，喜从天降，白长吉向前请罪。遐叔度量宽弘，全无芥蒂^芥。即便摆设家筵，款待不题。不想那年德宗皇帝晏驾，百官共立顺宗登位。不上半年，顺宗也就崩了。又立宪宗登位，改元元和元年。到四月间，遐叔蚤升任翰林院学士，知制诰如故。你道他为何升得恁骤？元来大行皇帝^大的遗诏与新帝登极的诏书，前后四篇，都出遐叔之作。这是朝廷极大手笔，以此累功，不次迁擢。恰好五月间，有大赦天下诏书，遐叔乘这个机会，就讨了

^典 江赐宴，雁塔题名——唐代习俗：新考中的进士在长安城外曲江宴会；并把自己的姓名刻在雁塔的石头上作纪念，叫做“题名。”

^释 林院修撰，专知制诰——“修撰”，唐代只有史馆设“修撰”，编修国史。元代以后，翰林院才置“修撰”，后为状元专就之职。“知制诰”，在中书省专门草拟皇帝诏命的官。

^推 进——即“挨近”勉强接近的意思。

^芥 蒂——阻碍的东西。比喻心怀嫌怨，对人有隔阂。

^大 行皇帝——皇帝初死还未定谥号时，彼称为“大行皇帝”。

宣赦的差。夫妻二人，衣锦还乡，亲戚们都在十里外迎接。府县官也出郭相迎。遐叔回到家中，焚黄^癸谒墓，杀猪宰羊，做庆喜筵席，遍请亲邻。饮酒中间，说起龙华寺曾许下愿心，要把韦皋送来的黄金万两，蜀锦千匹，都舍在寺里，重修宝殿，再整山门。即便选择吉辰，兴动工役。其时白敏中以中书侍郎请告归家。白居易^巳新授杭州府太守，回来赴任，两个都到遐叔处贺喜。见此胜缘，各各布施。那州县官也要奉承遐叔，无一个不来助工。眼见得这龙华寺不日建造起来，比初时越觉齐整。但见：

宝殿嵯峨侵碧落，山门弘敞压阎浮。

却说韦皋久镇蜀地，自知年纪渐老。万一西番南夷，有些决措^决，恐损威名。上表固请骸骨，因荐遐叔自代。奉圣旨：“韦皋镇蜀多年，功劳积著，可进光禄大夫、右丞相、同平章事，封襄国公，驰驿回朝。独孤遐叔累掌丝纶，王言无忝，访之輿望，金谓通材；可加兵部侍郎，领西川节度使。仍着走马赴任，无得迟悞。钦此！”遐叔接了诏书，恐怕违了钦限，便同白氏夫人乘传而去。未到半路，蚤有韦皋差官迎接，约定在夔府交代。恰好巫山神女庙正在夔府地方，遐叔与白氏乘此便道，先往庙中行香，谢他托梦的灵感。然后与韦皋相见。叙过寒温，送过敕印，把大小军政一一交盘明白。才吃公宴。当日遐叔就回了席。明早，点集车骑队伍，护送韦皋还朝。从此上任之后，专务镇静，军民安堵，威名更胜。朝廷累加褒赏。直做到太保兼吏兵二部尚书，封魏国公。白氏诰封魏国夫人。夫妻偕老，子孙荣盛，有诗为证：

梦中光景醒时因，醒若真时梦亦真。

莫怪痴人频做梦，怪他说梦亦痴人。第二十六卷 薛录事鱼服证仙

借问白龙缘底事？蒙他鱼服区区。虽然纵适在河渠。失其云雨势，无乃困余且^叁。要识灵心能变化，须教无主常虚。非关喜里乍昏愚；庄周曾作蝶，薛伟亦为鱼。

话说唐肃宗乾元年间，有个官人姓薛名伟，吴县人氏，曾中天宝末年进士。初任扶风县尉^肆，名声颇著，后为蜀中青城县主簿。夫人顾氏，乃是吴县第一个大族。不惟容止端丽，兼且性格柔婉。夫妻相得，爱敬如宾。不觉在任又经三年，大尹升迁去了。上司知其廉能，即委他署摄^伍县印。那青城县本在穷山深谷之中，田地硗脊，历年岁歉民穷，盗贼生发。自薛少府署印，立起保甲之法，凡有盗贼，协力缉捕。又设立义学，教育人材。又开义仓，赈济孤寡。每至春间，亲往各乡，课农耕种，又把好言劝谕，教他本分

^癸 黄——黄，指黄表；祭神时焚化的一种黄色纸的名称。

^巳 居易——按：本文中所述白居易、白行简（居易之弟）、白敏中（居易之从弟）以及独孤遐叔等人事迹、时间，均系说书人随意编造的，与历史不合。

^决 措——疑为“决撤”之误，“决撤”，是破裂；败露、戳穿的意思。这里是前一义。

^叁 且（jù）——即“沮洳”二字的借用字的倒转；连泥带水卑洼之地。

^肆 尉——唐代于每县设县令、县丞、主簿、县尉各若干员，分别管理一县的政务。后来按照职位高下的次序，又称县丞为“二衙”；主簿为“三衙”。县尉有两个，所以称为“四衙”和“五衙”。县尉，又别称为“少府”。

^伍 摄——代理。

为人。因此处处田禾大熟，盗贼也化为良民。治得县中真个夜不闭户，路不拾遗。百姓戴恩怀德，编成歌话，称颂其美。歌云：

秋至而收，春至而耘，吏不催租，夜不闭门。

百姓乐业，立学兴文。教养兼遂，薛公之恩。

自今孩童，愿以名存。将何字之？“薛儿”“薛孙”。

那薛少府不但廉谨仁慈，爱民如子，就是待那同僚，却也谦恭虚己，百凡从厚。原来这县中有一个县丞，一个主簿，两个县尉。那县丞姓邹名滂，也是进士出身；与薛少府恰是同年好友。两个县尉，一个姓雷，名济，一个姓裴，名宽。这二位官人，为官也都清正。因此臭味相投，每遇公事之暇，或谈诗，或奕棋，或在花前竹下，开樽小饮，彼来此往，十分款洽。一日正值七夕，薛少府在衙中与夫人乞巧饮宴。元来七夕之期，不论大小人家，少不得具些酒果为乞巧穿针之宴。——你道怎么叫做乞巧穿针？只因天帝有个女儿，唤做织女星，日夜辛勤织纴。天帝爱其勤谨，配与牵牛星为妇。谁知织女自嫁牛郎之后，贪欢眷恋，却又好梳妆打扮，每日只是梳头，再不去调梭弄织，天帝嗔怒，罚织女住在天河之东，牛郎住在天河之西。一年只许相会一度，正是七月七日。到这一日，却教喜鹊替他在天河上填河而渡。因此世人守他渡河时分，皆于星月之下，将彩线去穿针眼。穿得过的，便为得巧；穿不过的，便不得巧。以此卜一年的巧拙，你想那牛郎、织女眼巴巴盼了一年，才得相会，又只得三四个时辰，忙忙的叙述想念情悰，还恐说不了，那有闲工夫又到人间送巧？岂不是个荒唐之说！——且说薛少府当晚在庭中，与夫人互相劝酬，不觉坐到夜久更深，方才入寝。不道却感了些风露寒凉，遂成一病，浑身如炭火烧的一般，汗出如雨。渐渐三餐不进，精神减少，口里只说道：“我身子顷刻也捱不过了！你们何苦留我在这里！不如放我去罢！”你想病人说出这样话头，明明不是好消息了。吓得那顾夫人心胆俱落。难道就这等坐视他死了不成？少不得要去请医问卜，求神许愿。元来县中有一座青城山^𠄎，是道家第五洞天。山上有座庙宇，塑着一位老君，极有灵感，真是祈晴得晴，祈雨得雨，祈男得男，祈女得女。香火最盛。因此夫人写下疏文，差人到老君庙祈祷，又闻灵签最验，一来求他保佑少府，延福消菑^𠄎；二来求赐一签，审问凶吉。其时三位同僚闻得，都也素服角带，步至山上行香，情愿减损自己阳寿，代救少府。刚是同僚散后，又是合县父老，率着百姓们，一齐拜祷。显见得少府平日做官好处，能得人心如此。只是求的签是第三十二签，那签诀道：

百道清泉入大江，临流不觉梦魂凉。

何须别向龙门去？自有神鱼三尺长。

差人抄这签诀回衙，与夫人看了，解说不出。想道，“闻得往常间人求的皆如活见一般，不知怎地我们求的却说起一个人来，与相公的病全无着落？是吉是凶，好生难解！”以此心上就如十五六个吊桶打水，七上八落的，转加忧生。又想道：“这签诀已不见怎的；且去访个医人来调治，倒是正经。”即差人去体访。却访得成都府有个道人李八百，他说是孙真人^𠄎第

^𠄎 城山——在今四川灌县西南。是道教所谓十大洞天中的第五洞天。十大洞天是：王屋、委羽、西城、西玄、青城、赤城、罗厚、勾曲、林屋、括苍等十个山洞。

^𠄎 ——同“灾”。

^𠄎 真人——指孙思邈，唐代著名的医学、药学专家，著有《千金要方》，内容讲的是诊病、针灸和养生之

一个徒弟。传得龙宫秘方有八百个，因此人都叫他做李八百。真个请他医的，手到病除，极有神效。他们门上写下一对春联道：

药按韩康无二价，杏栽董奉^韩有千株。

但是请他的，难得就来。若是肯来，这病人便有些生机了。他要的谢仪，却又与人不同：也有未曾开得药箱，先要几百两的；也有医好了，不要分文酬谢，止要吃一醉的。也有闻召即往的，也有请杀^请不去的：甚是捉他不定；大抵只要心诚他便肯来。夫人知得有这个医家，即差下的当人赍了礼物，星夜赶去请那李八百。恰好他在州里，一请便来。夫人心下方觉少宽。岂知他一进门来，还不曾诊脉，说道：“这病势虽则像个死的，却是个不死的。也要请我来则甚？”当下夫人备将起病根由，并老君庙里占的签诀尽数说与太医知道，求他用药。那李八百只是冷笑道：“这个病从来不上医书的！我也无药可用，唯有死后常将手去摸他胸前。若是一日不冷，一日不可下棺。待到半月二旬之外，他思想食吃，自然渐渐苏醒回来。那老君庙签诀，虽则灵应，然须过后始验。非今日所能猜度得的。”到底不肯下药，竟自去了。但不知少府这病当真不消吃药，自然无事？还是病势不救，下不得药的，故此托辞而去？正是：

青龙共白虎同行，吉凶事全然未保。

夫人因见李八百去了，叹道，“这等有名的医人，尚不肯下药，难道还有别一个敢来下药？定然病势不救！唯有奄奄待死而已。”只见热了七日七夜，越加越重。忽然一阵昏迷，闭了眼去，再叫也不醒了。夫人一边啼哭，一边教人禀知三位同僚，要办理后事。那同僚正来问候，得了这个凶信，无不泪下。急至衙中向尸哭了一回，然后与夫人相见。又安慰一番。因是初秋时候，天气还热，分头去备办衣衾棺槨。到第三日，诸色完备，理当殓入棺。其时夫人扶尸恸哭，觉得胸前果然有微微暖气。以此信着李八百道人的说话，还要停在床里，只见家人们都道：“从来死人胸前尽有三四日暖的，不是一死便冷。此何足据！现今七月天道，炎热未退。倘遇一声雷响。这尸首就登时涨将起来，怎么还进得棺去？”夫人道：“李道人元说胸前一日不冷，一日不可入棺。如今既是暖的，就做不信他，守到半月二十多日，怎忍便三日内带热的将他殓了？况且棺木已备，等我自己日夜守他。只待胸前一冷，就入棺去，也不为迟。天那！但愿李道人的说话灵验，守得我相公重醒回来，何但救了相公一命，却不连我救了两命！”众人再三解说，夫人终是不听。拗他不过，只得依着。停下少府在床，谨谨看守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少府病到第七日，身上热极，便是顷刻也挨不过。一心思量要寻个清凉去处消散一消散，或者这病还有好的日子。因此悄地里背了夫人，瞒了同僚，竟提一条竹杖，私离衙斋。也不要一人随从。倏忽之间，已至城外。就如飞鸟辞笼，游鱼脱网一般，心下甚喜。早把这病都忘了。你道少府是个官，怎么出衙去，就没一个人知道？元来想极成梦，梦魂儿觉得如此，这身

道。

^韩 康、董奉——韩康，东汉霸陵人。在长安卖药三十余年，口不二价；后隐居于霸陵山中。董奉，三国时吴国人。在庐山为人治病，不要钱，只要病家替他种一棵杏树。几十年中，共种了十万株。他用杏子换谷，把谷分给贫穷的人。据说后来成了仙。

^请 杀——“杀”，形容到了极点，“请杀”，就是拚命请的意思。

子依旧还在床上，怎么去得？单苦了守尸的哭哭啼啼，无明无夜，只望着死里求生。岂知他做梦的飘飘忽忽，无碍无拘，到也自苦中取乐。薛少府出了南门，便向山中游去。来到一座山，叫做龙安山，山上有座亭子，乃是隋文帝封儿子杨秀做蜀王，建亭于此，名为避暑亭。前后左右，皆茂林修竹，长有四面风来，全无一点日影。所以蜀王每到炎天，便率领宾客来此亭中避暑。果然好个清凉去处！少府当下看见，便觉心怀开爽。“若使我不出城，怎知山中有这般境界？但是我在青城县做了许多时，尚且不曾到此。想那三位同僚，怎么晓得？只合与他们知会，同携一尊，为避暑之宴。可惜有了胜地，少了胜友，终是一场欠事。”眼前景物可人，遂作诗一首。诗云。

偷得浮生半日闲，危危待挫自跻攀。

虽然呼吸天门近，莫遣乘风去不还。

薛少府在亭子里坐了一会，又向山中行去。那山路上没有些树木荫蔽，怎比得亭子里这般凉爽。以此越行越闷。渐渐行了十余里，远远望见一条大江。你道这江是甚么江？昔日大禹治水，从岷山导出岷江。过了茂州盛州地面，又道出这个江水来，叫做沱江。至今江岸上垂着大铁链，也不知道有多少长，沉在江底，乃是大禹锁着应龙的去处。元来禹治江水，但遇水路不通，便差那应龙前去。随你几百里的高山巨石，只消他尾子一抖，登时就分开做了两处。所以世称大禹叫个“神禹”。若不会驱使这样东西，焉能八年之间，洪水底定？至今泗江水上，也有一条铁链，锁着水母。其形似猕猴一般。这沱江却是应龙，皆因水功既成，锁着以镇后害。岂不是个圣迹？当下少府在山中行得正闷，况又患着热症的，忽见这片沱江，浩浩荡荡，真个秋水长天一色，自然觉得清凉，直透骨髓，就恨不得把三步并做一步，风车似奔来。岂知从山上望时甚近，及至下得山来，又道还不曾到得沱江，却被一个东潭隔住。这潭也好大哩。水清似镜一般，不论深浅去处，无不见底，况又映着两岸竹树，翠色可掬。少府便脱下衣裳，向潭中洗澡。元来少府是吴人，生长泽国，从幼学得泅水。成人之后，久已不曾弄这本事。不意今日到此游戏，大快夙心，偶然叹道：“人游到底不如鱼健！怎么借得这鱼鳞生在我身上，也好到处游去，岂不更快！”只见旁边有个小鱼，却觑着少府道：“你要变鱼不难，何必假借。待我到河伯处，为你图之。”说声未毕，这小鱼早不见了。把少府吃上一惊，想道：“我怎知这水里是有精怪的？岂可独自一个在里面洗澡！不如早早抽身去罢。”岂知少府既动了这个念头，便少不得堕了那重业障。只教：

衣冠暂解人间累，鳞甲俄看水上生。

薛少府正在沉吟，恰待穿了衣服，寻路回去。忽然这小鱼来报道：“恭喜！河伯已有旨了。”早见一个鱼头人，骑着大鱼，前后导从的小鱼，不计其数，来宣河伯诏曰：

城居水游，浮沉异路。苟非所好，岂有兼通。尔青城县主簿薛伟，家本吴人，官亦散局^散。乐清江之浩渺，放意而游；厌尘世之喧嚣，拂衣而去。暂从鳞化，未便终身。可权充东潭赤鲤。呜呼！纵远适以忘归，必受神明之罚；昧纤钩而食饵，难逃刀俎之蓄。无或失身，以羞吾党。尔其勉之！

少府听诏罢，回顾身上，已都生鳞，全是一个金色鲤鱼。心下虽然骇

^散 局——不是主管官的意思。

异，却又想道：“事已如此，且待我恣意游玩一番，也晓得水中的意趣。自此三江五湖，随其意向，无不游适。元来河伯诏书上说充东潭赤鲤，这东潭便似分定的地方一般，不论游到那里，少不得要回到那东潭安歇。单则那一味，也觉得有些儿不在。过了几日，只见这小鱼又来对薛少府道：“你岂不闻山西平阳府有一座山，叫个龙门山，是大禹治水时凿将开的，山下就是黄河。只因山顶上有水接着天河的水，直冲下来，做黄河的源头，所以这个去处，叫做河津。目今八月天气，秋潦将降，雷声先发。普天下鲤鱼，无有不到那里去跳龙门的。你如何不禀辞河伯，也去跳龙门？若跳得过时，便做了龙，岂不更强似做鲤鱼！”元来少府正在东潭里面住得不耐烦，听见这个消息，心中大喜。即便别了小鱼，竟到河伯处所。但见宫殿都是珊瑚作柱，玳瑁为梁，真个龙宫海藏，自与人世各别。其时河伯管下的地方，岷江、沱江、巴江、渝江、涪江、黔江、平羌江、射洪江、濯锦江、嘉陵江、青衣江、五溪、泸水、七门滩、瞿塘三峡，那一处鲤鱼不来禀辞要去跳龙门的。只有少府是金色鲤鱼，所以各处的都推他为首，同见河伯。旧规有个公宴，就如起送科举的酒席一般。少府和各处鲤鱼一齐领了宴，谢了恩，同向龙门跳去。岂知又跳不过，点额而回。你道怎么叫做点额？因为鲤鱼要跳龙门，逆水上去，把周身的精血都积聚在头顶心里，就如被朱笔在额上点了一点的。以此世人称下第的皆为点额，盖本于此。正是：

龙门浪急难腾跃，额上羞题一点红。

却说青城县里有个渔户叫做赵干，与妻子在沱江上网鱼为业。岂知网着一个癞头鼋，被他把网都牵了去，连赵干也几乎吊下江里。那妻子埋怨道：“我们专靠这网做本钱，养活两口。今日连本钱都弄没了，那里还有余钱再讨得个网来？况且县间官府，早晚常来取鱼，你把甚么应他？”以此整整争了一夜。赵干被他絮聒不过，只得装一个钓竿，商量来东潭钓鱼。你道赵干为何舍了这条大江，却向潭里钓鱼？元来沱江水最急，正好下网，不好下钓。故因想到东潭另做此一行生意。那钓钩上钩着香香的一大块油面，投下水中。薛少府自龙门点额回来，也有许多没趣，好几日躲在东潭，不曾出去觅食，肚中饥甚。忽然间赵干的渔船摇来，不免随着他船游去看看。只闻得饵香，便思量去吃他的。已是到了口边，想道：“我明明知他饵上有个钩子。若是吞了这饵，可不被他钓了去？我虽是暂时变鱼耍子，难道就没处求食，偏只吃他钓钩上的？”再去船傍周围游了一转，怎当那饵香得酷烈，恰似钻入鼻孔里的一般，肚中又饥，怎么再忍得住！想道：“我是个人身，好不多重。这些些钓钩怎么便钓得我起？便被他钓了去，我是县里三衙，他是渔户赵干，岂不认得，自然送我归县。却不是落得吃了他的？”方才把口就饵上一合，还不曾吞下肚子，早被赵干一掣，掣将去了。这便叫做眼里识得破，肚里忍不过。那赵干钩得一个三尺来长金色鲤鱼，举手加额，叫道：“造化，造化！我再钓得这等几个，便有本钱好结网了。”少府连声叫道：“赵干！你是我县里渔户，快送我回县去。”那赵干只是不应，竟把一根草索贯了鱼腮，放在舱里。只见他妻子说道：“县里不时差人取鱼。我想这一个大鱼，若被县里一个公差看见，取了去，领得多少官价？不如藏在芦苇之中，等贩子投来，私自卖他，也多赚几文钱用。”赵干说道：“有理！”便把这鱼拿去藏在芦苇中，把一领破蓑衣遮盖。回来对妻子说：“若多卖得几个钱时，拚得沽酒来与你醉饮。今夜再发利市，安知明日不钓了两个？”

那赵干藏鱼回船，还不多时候，只见县里一个公差叫做张弼，来唤赵干

道：“裴五爷要个极大鲤鱼做鲈吃。今早直到沱江边来唤你，你却又移到这个所在，教我团团寻遍，走得个汗流气喘。快些拣一尾大的，同我送去。”赵干道：“有累上下^上走着屈路了。不是我要移到这里，只为前日弄没了网，无钱去买，没办法，只得权到此钓几尾去做本钱，却又没个大鱼上钓。止有小鱼三四斤在这里。要便拿了去。”张弼道：“裴五爷分付要大鱼，小的如何去回话？”扑的跳下船，揭开舱板一看，果然通是小的。欲要把去权时答应，又想到：“这般宽阔去处，难道没个大鱼？一定这厮奸诈，藏在那里。”即便上岸各处搜看，却又不见。次后寻到芦苇中，只见一件破蓑衣掀上掀下的乱动。张弼料道必是鱼在底下。急走上前，揭起看时，却是一个三尺来长的金色鲤鱼。赵干夫妻望见，口里只叫得苦。张弼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提了那鱼便走，回头向赵干说道：“你哄得我好！待禀了裴五爷，着实打你这厮。”少府大声叫道：“张弼，张弼！你也须认得我。我偶然游到东潭，变鱼耍子，你怎么见我不叩头，到提着我走？”张弼全然不理。只是提了鱼，一直奔回县去。赵干也随后跟来。那张弼一路走，少府也一路骂。提到城门口，只见一个把门的军，叫做胡健，对张弼说道：“好个大鱼！只是裴五爷请各位爷饮宴，专等鱼来做鲈吃，道你去了许久不到，又飞出签来叫你。你可也走紧些。”少府抬头一看，正前日出来的那一座南门，叫做迎薰门，便叫把门军道：“胡健，胡健！前日出城时节，曾分付你道：我私自行出去，也不要禀知各位爷，也不要差人迎接。难道我出城不上一月，你就不记得了？如今正该去禀知各位爷，差人迎接才是，怎么把我不放在眼里，这等无状！”岂知把门军胡健也不听见，却与张弼一般。那张弼一径的提了鱼，进了县门。薛少府还叫骂不止。只见司户吏与刑曹吏^司，两个东西相向在大门内下棋。那司户吏道：“好怕人子^好！这等大鱼，可有十多斤重？”那刑曹吏道：“好一个活泼泼的金色鲤鱼！只该放在后堂绿漪池里养他看耍子，怎么就舍得做鲈吃了？”少府大叫道：“你两个吏，终日在堂上伏事我的，便是我变了鱼，也该认得，怎么见了我都不站起来，也不去报与各位爷知道？”那两个吏依旧在那里下棋，只不听见。少府想道：“俗谚有云：‘不怕官，只怕管。’岂是我管你不着，一些儿不怕我？莫不是我出城这几日，我的官被勾了？纵使勾了官，我不曾离任，到底也还管得他着。且待我见同僚时，把这起奴才从头告诉，教他一个个打得皮开肉绽。”看官们牢记下这个话头，待下回表白。

且说顾夫人谨守薛少府的尸骸，不觉过了二十多日，只见肌肉如故，并不损坏。把手去摸着心头，觉得比前更暖些。渐渐的上至喉咙，下至肚脐，都不甚冷了。想起道人李八百的说话，果然有些灵验。因此在他顶上刺出鲜血来，写成一疏，请了几个有因^有的道士，在青城山老君庙里建醮，祈求仙方，保护少府回生。许下重修庙宇，再塑金身的愿心。宣疏之日，三位同僚与通县吏民，无不焚香代祷，如当日一般。我想古语有云，吉人天相。难道薛少府这等好官，况兼合县的官民又都来替他祈祷，怕就没有一些儿灵应？

^上 下——对差役的尊称。

^司 户吏与刑曹吏——古代县衙门里分设司功、司仓、司户、司兵、司法、司土等司（或称“曹”）。“司户吏”，就是“司户司”的吏，“刑曹吏”，就是“司法司”的吏。

^好 怕人子——就是好怕人的意思；“子”，语尾词，无意义。

^有 因——佛教称修行的人为“因人”。“有因”，就是有道行的人。

只是已死二十多日的人，要他依旧又活转来，虽则老君庙里许下愿的，从无不应之人；但是阎王殿前投到过的，那有退回之鬼！正是：

须知作善还酬善，莫道无神定有神。

却说是夜道士在醮坛上面，铺下七盏明灯，就如北斗七星之状。元来北斗第七个星，叫做斗杓，春指东方，夏指南方，秋指西方，冬指北方，在天上旋转的；只有第四个星，叫做天枢，他却不动。以此将这天枢星上一灯，特为本命星灯。若是灯明，则本身无事，暗则病势淹缠，灭则定然难救。其时道士手举法器，朗诵灵章^灵，虔心禳解，伏阴而去^伏，亲奏星官，要保护薛少府重还魂魄，再转阳间。起来看这七盏灯时，尽皆明亮。觉得本命那一盏尤加光彩，显见不该死的符验。便对夫人贺喜道：“少府本命星灯，光彩倍加，重生当在旦夕，切不可过于哀泣，恐惊动他魂魄不安，有难回转。”夫人含着两行眼泪谢道：“若得如此，也不枉做这个道场，和那昼夜看守的辛苦。”得了这个消息，心中少觉宽解。岂知朦胧睡去，做成了一梦。明明见少府慌慌忙忙，精赤赤的跑入门来，满身都是鲜血，把两只手掩着脖子叫道：“悔气，悔气！我在江上帆舟，情怀颇畅，忽然狂风陡作，大浪掀人，把舟覆了，却跌在水去。幸遇江神怜我阳寿未绝，赠我一领黄金锁子甲，送得出水。正待寻路入城，不意遇着剪径的强人，要谋这领金甲，一刀把我杀了。你若念夫妻情分，好生看守魂魄，送我回去。”夫人一闻此话，不觉放声大哭，就惊醒了。想道：“适间道士只说不死，如何又有此恶梦？我记得梦书上有一句道：梦死得生。莫非他眼下灾悔脱害，故此身上全无一缕，亦未可知。只是紧紧的守定他尸骸便了。”到次日，夫人将醮坛上牺牲诸品，分送三位同僚。这个叫做“散福”。其日就是裴县尉作主，会请各衙，也叫做“饮福”。因此裴县尉差张弼去到渔户家取个大鱼来做鮓，好配酒吃。终是邹二衙为着同年情重，在席上叹道：“这酒与平常宴会不同，乃为薛公祈祷回生，半是醮坛上时品物。今薛公的生死，未知何如，教我们食怎下咽？”裴五衙便道：“古人临食不叹，偏是你念同年，我们不念同僚的？听得道士说他回生，不在昨晚，便是今日。我们且待鱼来做鮓下酒，拚吃个酩酊，只在席上等候他一个消息，岂不是公私两尽？”当日直到未牌时分，张弼方才提着鱼到阶下。元来裴五衙在席上作主，单为等鱼不到。只得停了酒，看邹二衙与雷四衙打双陆^双。自己在旁边吃着桃子。忽回转头看见张弼，不觉大怒道：“我差你取鱼，如何去了许久？若不是飞签催你，你敢是不来了么？”张弼只是叩头，把渔户赵干藏过大鱼的情节，备细禀上一遍。裴五衙便教当直的把赵干拖翻，着实打了五十下皮鞭，打得皮开肉绽、鲜血进流。你道赵干为何先不走了，偏要跟着张弼到县，自讨打吃？也只恋着这几文的官价，思量领去，却被打了五十皮鞭，偿又不曾领得，岂不与这尾金色鲤鱼为贪着香饵上了他的钩儿一般！正是：

^灵 章——指道教的经典、咒语。

^伏 阴而去——即过阴；一种迷信的禳解方式：道士或巫婆烧纸、敬神、念咒，作出种种仪式之后，据说，这个道士或巫婆的魂魄就离开躯壳到神那里去，听取神的指示：然后再把指示转告病人。这种方式，叫做“伏阴”。

^双 陆——一名“谱双”，古代的一种棋名。把木盘左右各画十二路，叫做“梁”；用木头做成三寸多长、上细下粗、形如棒槌的棋子，叫做“马”，黑白各十五枚。两人对下，用两粒或三粒骰子掷彩而行：白马从右到左，黑马从左到右，先出完的得胜。

世上死生皆为利，不到乌江不肯休^不。

裴五衙把赵干赶了出去，取去来看，却是一尾金色鲤鱼，有三尺多长。喜叹：“此鱼甚好，便可付厨上做鲈来吃！”当下薛少府大声叫道：“我那里是鱼？就是你的同僚，岂可不认得我了？我受了许多人的侮慢，正要告诉列位与我出这一口恶气，怎么也认我做鱼，便付厨上做鲈吃？若要作鲈，可不屈我杀了！枉做这几时同僚，一些儿契分安在！”其时同僚们全然不礼。少府便情极了，只得又叫道：“邹年兄，我与你同登天宝末年进士，在都下往来最为交厚，今又在此同官，与他们不同。怎么不发一言，坐视我死？”只见邹二衙对裴五衙道：“以下官愚见，这鱼还不该做鲈吃。那青城山上老君祠前有老大的一个放生池，尽有建醮的人买着鱼鳖螺蛤等物投放池内。今日之宴，既是薛衙送来的散福，不若也将此鱼投于放生池内，见我们为同僚的情分，种此因果。”那雷四衙便从旁说道：“放鱼甚善！因果之说，不可不信。况且酒席美肴饌尽勾多了，何必又要鲈吃？”此时薛少府在阶下，听见叹道：“邹年兄好没分晓！既是有心救我，何不就送回衙里去，怎么又要送我上山，却不渴坏了我？虽然如此，也强如死在庖人之手。待我到放生池内，依还变了转来，重换冠带，再坐衙门。且莫说赵干这起狗才，看那同僚扎甚嘴脸来见我？”正在踌躇，又见那裴五衙答道：“老长官要放这鱼，是天地好生之心，何敢不听。但打醮是道家事，不在佛门那一教。要修因果，也不在这上。想道天生万物，专为养人。就如鱼这一种，若不是被人取吃，普天下都是鱼，连河路也不通了。人人修善，全在自己心上，不在一张口上。故谚语有云：‘佛在心头坐，酒肉肺腑过。’又云：‘若依佛法，冷水莫呷。’难道吃了这个鱼，便坏了我们为同僚的心？眼见得好鱼不作鲈吃，倒平白地放了他去。安知我们不吃，又不被水獭吃了？总只一死，还是我们自吃了的是。”少府听了这话，便大叫道：“你看两个客人都要放我，怎么你做主人的偏要吃我？这等执拗！莫说同僚情薄，元来宾主之礼，也一些没有的。”元来雷四衙是个两可的人，见裴五衙一心要做鱼鲈吃，却又对邹二衙道：“裴长官不信因果，多分这鱼放生不成了。但今日是他做主人，故以此奉客，怎么好固拒他？我想这鱼不是我等定要杀他，只算今日是他数尽之日，救不得罢了。”当下少府大喝声，叫道：“雷长官，你好没主意，怎么两边撺掇！既是劝他救我，他便不肯，你也还该再劝才是。怎么反劝邹年兄也不要救我？敢则你衙斋冷淡^衙，好几时没得鱼吃了，故此待他做鲈来，思量饱餐一顿么？”只得又叫邹二衙道：“年兄，年兄！你莫不是乔做人情么？假意劝了这几句，便当完了？你是再也不出半声儿！自古道得好：‘一死一生，乃见交情。’若非今日我是死的，你是活的，怎知你为同年之情淡薄如此！到底有个放我时节，等我依旧变了转来也罢，不得学翟廷尉的故事^翟，将那两句题在我衙门之上，与你看看！年兄，年兄，只怕你悔之晚矣！”少府虽则乱叫乱嚷，宾主都如不闻。当时裴五衙便叫厨役叫做王士良，因有手段，最整治得好鲈，故将这鱼交付与他，说道：“又要好吃，又

^不 到乌江不肯休——项羽被围，自刎于乌江。这句话就是说，不到死不肯停止的意思。

^衙 斋冷淡——衙门里很清苦的意思。

^翟 廷尉的故事——翟公，汉代人。作廷尉时，宾客满门；罢官之后，就没有人到他家去了。后又作廷尉，宾客又想去；他就在大门上写着：“一死一生，乃知交情；一贫一富，乃知交态；一贵一贱，交情乃见”。

要快当。不然，照着赵干样子，也奉承你五十皮鞭。”那王士良一头答应，一头就伸过手提鱼。急得少府顶门上飞散了三魂，脚板底荡调了七魄，便大声哭起来道：“我平昔和同僚们如兄如弟，极是交好，怎么今日这等哀告，只要杀我？哎，我知道：他一定是妒忌我掌印，起此一片恶心。须知这印是上司委我署的，不是我谋来掌的。若肯放我回衙，我就登时推印，有何难哉！”说了又哭，哭了又说。岂知同僚都做不听见。竟被王士良一把提到厨下，早取过一个砧头来放在上面。少府举眼看时，却认得是他手里一向做厨役的。便大叫道：“王士良，你岂不认得我是薛三爷？若非我将吴下旧谱传授与你，看你整治些甚样肴馔出来？能使各位爷这般作兴你？你今日也该想我平昔抬举之恩，快去禀知各位爷，好好送回衙去。却把我来放在砧头上待要怎的？”岂知王士良一些不理，右手拿刀在手，将鱼头着实按上一下。吓得少府心中不胜大怒！便骂：“你这狗才！敢只会奉承裴五衙，全不怕我！难道我就没摆布你处？”一挣挣起来，将尾巴向王士良脸上只一搨，就似打个耳聒子一般，打得王士良耳鸣眼暗，连忙举手掩面不迭，将那把刀直抛在地下去了。一边拾刀，一边却冷笑道：“你这鱼！既是恁的健浪，停一会等我送你到滚锅里再游游去。”元来做鲈的，最要刀快，将鱼切得雪片也似薄薄的，略在滚水里面一转，便捞起来，加上椒料，泼上香油，自然松脆鲜美。因此王士良再把刀去磨一下。其时少府叫他不应该，叹口气道：“这次磨快了刀来，就是我命尽之日了。想起我在衙虽则患病，也还可忍耐。如何私自跑出，却受这般苦楚！若是我不见这个东潭；便见了东潭，也不该去洗澡；便洗个澡，也不思量变鱼！不思量变鱼，也不受那河伯的诏书，也不至有今日！总只未变鱼之先，被那小鱼十分撺掇：既变鱼之后，又被那赵干把香饵来哄我，都是命凑着，自作自受，怎好埋怨那个！只可怜见我顾夫人在衙，无儿无女，将谁倚靠？怎么寄得一信与他，使我死也瞑目？”正在号咷大哭，却被王士良将新磨的快刀，一刀剃下头来。正是：三寸气在，谁肯输子^予点便宜；七尺躯亡，都付与一场春梦。眼见得少府这一番真个呜呼哀哉了！

未知少府生回日，已见鱼儿命尽时。

这里王士良刚把这鱼头一刀剃下，那边三衙中薛少府在灵床之上，猛地跳起来坐了。莫说顾夫人是个女娘家，就险些儿吓得死了；便是一家们在那里守尸的，那一个不摇首咋舌，叫道：“好古怪！好古怪！我们一向紧紧的守定在此，从没个猫儿在他身上跳过，怎么就把死尸吊了起来^从？”只见少府叹了口气，问道：“我不知人事有几日了？”夫人答道：“你不要吓我！你已死去了二十五日，只怕不会活哩。”少府道：“我何曾死！只做得一个梦。不意梦去了这许多日！”便唤家人去看：“三位同僚，此时正在堂上，将吃鱼鲈。教他且放下了箸，不要吃。快请到我衙里来讲话。”果然同僚们在堂上饮酒，刚刚送到鱼鲈，正要举箸，只见薛衙人禀说：“少府活转来了，请三位爷莫吃鱼鲈，便过衙中讲话。”惊得那三位都暴跳起来，说道：“医人李八百的把脉，老君庙里铺灯，怎么这等灵验的紧！”忙忙的走过薛衙，连叫“恭喜，恭喜！”只见少府道：“列位可晓得么？适才做鲈的这尾

^予——疑是“半”字之误。

^从 没个猫儿在他身上跳过，怎么就把死尸吊了起来——据说：猫在人尸体上跳过，阴电和阳电相吸引，尸体就会起立。

金色鲤鱼便是不才。若不被王士良那一刀，我的梦几乎不醒。”那三位茫茫不知其故。都说道：“天下岂有此事！请教薛长官试说一番，容下官们洗耳拱听。”薛少府道：“适才张弼取鱼到时，邹年兄与雷长官打双陆，裴长官在傍吃桃子。张弼禀渔户赵干藏了大鱼，把小鱼搪塞。裴长官大怒，把赵干鞭了五十。这事有么？”三位道：“果是如此。只是老长官如何晓得恁详细？”少府道：“再与我唤赵干、张弼和那把守迎薰门军士胡健，户曹刑曹二吏，并厨役王士良来，待我问他。”那三位即便差人，都去唤到。少府问道：“赵干，你在东潭钓鱼，钓得个三尺来长金色鲤鱼，你妻子教你藏在芦苇之中，上头盖着旧蓑衣；张弼来取鱼时，你只推没有大鱼。反被张弼搜出，提到迎薰门下。门军胡健说道：裴五爷到飞签叫你，你可走紧些。随到县门，门内二吏东西相向，在那里下棋。一个说：‘鱼大得怕人子！作鲊来一定好吃。’一个说：‘这鱼可爱，只该畜在后堂池里，不该做鲊。’王士良把鱼按在砧头上，却被鱼跳起尾来，脸上打了一下。又去磨快了刀，方才下手。这事可都有么？”赵干等都惊道：“事俱有的！但不知三爷何繇知得？”少府道：“这鱼便是我做的。我自被钓之后，那一处不高声大叫，要你们送我回衙，怎么都不听我，却是甚主意！”赵干等都叩头道：“小的们实是不听见。若听见时，怎么敢不送回少府？”又问裴县尉道：“老长官要做鱼鲊之时，邹年兄再三劝你放生，雷长官在傍边撺掇，只是不听。催唤王士良提去。我因放声大哭，说：‘枉做这几时同僚，今日定要杀我！岂是仁者所为！’莫说裴长官不礼，连邹年兄雷长官，也更无一言。这是何意？”三位相顾道：“我们何尝听见些儿！”一齐起身请罪。少府笑道：“这鱼不死，我也不生。已作往事，不必再题了。”遂把赵干等打发出去。同僚们也作别回衙。将鱼鲊投弃水中，从此立誓再不吃鱼。元来少府叫哭，那曾有甚么声响，但见这鱼口动而已。乃知三位同僚与赵干等，都不听见，盖有以也。

且说顾夫人想起老君庙签诀的语句，无一字不验。乃将求签打醮事情，备细说与少府知道。就要打点了愿。少府惊道：“我在这里几多时，但闻得青城山上有座老君庙，是极盛的香火，怎知道灵应如此！”即便清斋七日，备下明灯净香，亲诣庙中偿愿。一面差人估计木料，装严金像，合用若干工价，将家财俸资凑来买办，择日兴工。到第七日早上，屏去左右，只带一个十二三岁的小门子[□]，自出了衙门，一步一拜，向青城山去。刚至半山，正拜在地，猛然听得有人叫道：“薛少府，你可晓得么？”少府不觉吃了一惊。抬头观看，乃是一个牧童，头戴箬笠，横坐青牛，手持短笛，从一个山坡边转出来的。当下少府问道：“你要我晓得甚么？”那牧童道：“你晓得神仙中有个琴高^琴，他本骑着赤鲤升天去的。只因在王母座上，把那弹云璈的田四妃^田觑了一眼，动了凡心，故此两个并滴人世。如今你的前身，便是琴高；你那顾夫人，便是田四妃。为你到官以来，迷恋风尘，不能脱离，故又将你权充东潭赤鲤，受着诸般苦楚，使你回头。你却怎么还不省得？敢是做梦未醒哩？”少府道：“依你说，我的前身，乃是神仙。今已迷惑，又须得

[□] 子——伺候官员、和官员比较亲近、常在衙门的年轻差役。

^琴 高——神仙故事：琴高，周末赵国人。善鼓琴。他和弟子们相约：将入涿水中取龙子，某无可回。到时，他果然坐着一条鲤鱼出来了。

^田 云璈的田四妃——云璈，乐器名。田四妃，神仙故事中的一位女仙人。

一个师父来提醒便好。”牧童道：“你要个提醒的人，远不远千里，近只在目前。这成都府道人李八百，岂不是个神仙？他本在汉时叫做韩康，一向卖药长安市上，口不二价。后来为一女子识破了，故此又改名为李八百。人只说他传授得孙真人八百个秘术，正不知他道术还在孙真人之上，实实活过八百多岁了。今你夫妻谪限将满，合该重还仙籍。何不去问那李八百，教他与你打破尘障？”元来夫人止与少府说得香愿的事，不曾说起李八百把脉情繇。因此牧童说着李八百名胜，少府一些也不晓得。心下想道：“山野牧童知道甚么，无过信口胡谈，荒唐之说，何足深信！我只是一步一拜，还愿便了。”岂知才回顾头来，那牧童与牛化作一道紫气，冲天而去。正是：

当面神仙犹不识，前生世事怎能知！

少府因自己做鱼之事，来得奇怪。今番看见牧童化风而去，心下越发惶惑。定道：“连那牧童也是梦中！好生委决不下。不一时拜到山顶老君座前，叩谢神明保佑，再得回生。只在早晚选定吉日，偿还愿心。拜罢起来，看那老君神像，正是牧童面貌。又见座傍塑着一头青牛，也与那牧童骑的一般。方悟道：“方才牧童，分明是太上老君指引我重还仙籍，如何有眼无珠，当面错过？”乃再拜请罪。回至衙中，备将牧童的话，细细述与夫人知道。夫人方说起：“病危时节，曾请成都府道人李八百来看脉。他说是死而不死之症。须待死后半月二旬，自然慢慢的活将转来。不必下药。临起身时，又说：‘这签诀灵得紧。直到看见鱼时，方有分晓。’我想他能预知过去未来之事，岂不真是个仙人！莫说老君已经显出化身，指引你去。便不是仙人，既劳他看脉一回，且又这等神验，也该去谢他。”少府听罢，乃道：“元来又有这段姻缘！如何不去谢他。”又清斋了七日，徒步自往成都府去，访那道人李八百。恰好这一日，李八百正坐在医铺里面。一见少府，便问道：“你做梦可醒了未？”少府扑地拜下，答道：“弟子如今醒了。只求师父指教，使弟子脱离风尘，早闻大道。”李八百笑道：“你须不是没根基的，要去烧丹炼火^煇。你前世原是神仙谪下，太上老君已明明的对你说破。自家身子，还不省得，还来问人？敢是你只认得青城县主簿么？”当下少府恍然大悟，拜谢道：“弟子如今真个醒了！只是老君庙里香愿，尚未偿还。待弟子了愿之后，即便弃了官职，挈了妻子，同师父出家，证还仙籍，未为晚也。”遂别了李八百，急回至青城县，把李八百的话述与夫人知道。夫人也就言上省悟，前身元是西王母前弹云璈的田四妃。因动尘念堕落。当夜便与少府各自一房安下，焚香静坐，修证前因。次日，少府将印送与邹二衙署摄，备文申报上司。一面催趲工役，盖造殿庭，装严金像，极其齐整。刚到工完之日，那邹二衙为着当时许愿，也要分俸相助，约了两个县尉，到少府衙舍，说知此事。家人只道还在里边静坐，进去通报。只见案上遗下一诗，竟不知少府和夫人都在那里去了。家人拿那首诗递与邹二衙观看，乃是留别同僚吏民的，诗云：

鱼身梦幻欣无恙，若是鱼真死亦真。

到底有生终有死，欲离生死脱红尘。

邹二衙看了这诗，不胜嗟叹，乃道：“年兄总要出家修行，也该与我们作别一声，如今觉道忒歉然了！谅来他去还未远。”即差人四下寻访，再也些踪迹。正在惊讶，裴五衙笑道：“二位老长官好不睹事！想他还掉不下

^煇 丹炼火——道教说法：烧炼丹药，丹成了，人吃下就可成仙。

水中滋味，多分又去变鲤鱼玩耍去了。只到东潭上抓他便了。”

不题同僚们胡猜乱想，再说少府和夫人不往别处，竟至成都去见那李八百。那李八百对着少府笑道：“你前身元是琴高，因为你升仙不远，该令赤鲤专在东潭相候。今日依先还你赤鲤，骑坐上升，何如？”又对夫人道：“自你谪后，西王母前弹云璈的暂借董双成[■]。如今依旧该是你去弹了。”自然神仙一辈。叫做会中人，再不消甚么口诀，甚么心法，都只是一笑而喻。其时少府夫人也对李八百说道：“你先后卖药行医，救度普众，功行亦非小可，何必久混人世！”李八百道：“我数^数合与你同升，故在此相候。”顷刻间，祥去缭绕，瑞霭缤纷，空中仙音嘹亮，鸾鹤翱翔，仙童仙女，各执 旛宝盖，前来接引。少府乘着赤鲤，夫人驾了紫霞，李八百跨上白鹤，一齐升天。遍成都老幼，那一个不看见，尽皆望空瞻拜，赞叹不已。至今升仙桥遗迹犹存。诗云：

茫茫荡荡事端新，人既为鱼鱼复人。
识破幻形不碍性，体形修性即仙真。

[■] 双成——神仙故事中的仙女名；是西王母的侍女，会吹笙。

^数 ——宗教迷信的说法，数，定数，命运注定的。

第二十七卷 李玉英狱中讼冤

人间夫妇愿白首，男长女大无疾疚。男娶妻兮女嫁夫，频见森孙^森会行走。若还此愿遂心怀，百年瞑目黄泉台。莫教中道有差跌，前妻晚妇情离乖。晚妇狠毒胜蛇蝎，枕边谰语无休歇。自己生儿似宝珍，他人子女遭磨灭^磨。饭不饭兮茶不茶，蓬头垢面徒伤嗟。君不见大舜历山终夜泣，闵骞十月衣芦花^大！

这篇言语，大抵说人家继母心肠狠毒，将亲生子女胜过一颗九曲明珠，乃希世之宝，何等珍重。这也是人之常情，不足为怪。单可恨的，偏生要把前妻男女，百般凌虐，粪土不如。若年纪在十五六岁，还不十分受苦。纵然磨灭，渐渐长大，日子有数。惟有十岁内外的小儿女，最为可怜。然虽如此，其间原有三等。那三等？第一等，乃富贵之家，生时自有乳母养娘伏侍，到五六岁便送入学中读书。况且亲族蕃盛，手下婢仆，耳目众多，尚怕被人谈论，还要存个体面。不致有饥寒打骂之苦。或者自生得有子女，就要独吞家财，也只在枕上挑拨唆弄。正是：

焚廪损阶事可伤，申生遭谤伯奇殃^申。

后妻煽处从来有，几个男儿肯直肠。

第二等，乃中户人家，虽则体面还有，料道幼时，未必有乳母养娘伏侍，诸色尽要在继母手内出放。那饥寒打骂就不能勾免了。若父亲是个硬挣的，定然卫护儿女，与老婆反目厮闹，不许他凌虐。也有惧怕丈夫利害，背着眼方敢施行。倘遇了那不怕天，不怕地，也不怕羞，也不怕死，越杀越上的泼悍婆娘，动輒便拖刀弄剑，不是刎颈上吊，定是奔井投河，惯把死来吓老公，常有弄假成真，连家业都完在他身上。俗语道得好，逆子顽妻，无药可治。遇着这般泼妇，难道终日厮闹不成？少不得闹过几次，奈何他不下，到只得诈瞎装聋，含糊忍痛。也有将来过继与人，也有送去为僧学道，或托在父兄外家寄养。这还是有些血气的所为。又有等逆种，横肚腹，烂心肝，忍心害理，无情义的汉子。前妻在生时，何等恩爱，把儿女也何等怜惜。到得死后，娶了晚妻，或奉承他妆奁丰厚，或贪恋颜色美丽，或中年娶了少妇，因这几般上，弄得神魂颠倒，意乱心迷，将前妻昔日恩义，撇向东洋大海儿女也渐渐做了眼中之钉，肉内之刺。到得打骂，莫说护卫劝解，反要加上一顿，取他的欢心。常有后生儿女都已婚嫁，前妻之子，尚无妻室。公论上说不去时，胡乱娶个与他。后母还千方百计，做下魘魅^魘，要他夫妻不

^森 孙——森，众多。森孙，许多孙子。

^磨 灭——折磨。

^大 舜历山终夜泣，闵骞十月衣芦花——舜，古代历史传说中的一个帝王。历山，是他曾经在那里耕种过田地的地方。他的继母屡次想害他，他总是设法躲避、忍耐过去。“终夜泣”，是说他受了继母的陷害而整夜哭泣。闵骞，即闵子骞，春秋时鲁国人。性孝友。后母虐待他，把丝绵装在亲生的两个儿子的衣服里，把芦花装在闵子骞的衣服中。他父亲知道了，准备不要他的后母，他说：“母在一子寒，母去三子单”，劝他父亲不要那样作。

^申 生遭谤伯奇殃——申生，春秋时晋献公的太子。献公宠爱骊姬，骊姬想立她自己的儿子奚齐做太子，于是设计陷害申生，申生被迫自杀。伯奇，周宣王的大臣尹吉甫的儿子。受后母的谗害，被逐；他悲伤自己的遭遇，作《履霜操》曲。

^魘 魅(y n mèi)——一种迷信的毒害人的方式。例如在木人或草人上，写着被害者的年月生辰，再用

睦。若是魇魅不灵，便打儿子，骂媳妇，撵掇老公告忤逆，赶逐出去。那男女之间，女儿更觉苦楚。孩子家打过了，或向学中攻书，或与邻家孩子们顽耍，还可以消遣。做了女儿时，终日不离房户，与那夜叉婆挤做一块，不住脚把他使唤，还要限每日做若干女工。做得少，打骂自不必说。及至趸足了，却又嫌好道歉，也原脱白^𦉳不过。生下儿女，恰像写着包揽文书的，日夜替他怀抱，倘若啼哭，便道是不情愿，使性儿难为他孩子。偶或有些病症，又道是故意惊吓出来的。就是身上有个蚊虫疤儿，一定也说是故意放来钉的。更有一节苦处，任你滴水成冰的天气，少不得向水孔中洗浣污秽衣服，还要憎嫌洗得不洁净，加一场咒骂。熬到十五六岁，渐渐成人。那时打骂，就把污话来肮脏了。不骂要趁汉，定说想老公。可怜女子家无处申诉，只好向背后吞声饮泣！倘或听见，又道装这许多妖势。多少女子当不起恁般羞辱，自去寻了一条死路。有诗为证：

不正夫纲但怕婆，怕婆无奈后妻何！

任他打骂亲生女，暗地心疼不敢诃。

第三等，乃朝趁暮食，肩担之家。此等人家儿女，纵是生母在时，只好苟免饥寒，料道没甚丰衣足食。巴到十来岁，也就要指望教去学做生意，趁三文五文帮贴柴火。若又遇着个凶恶继母，岂不是苦上加苦。口中吃的，定然有一顿没一顿，担饥忍饿。就要口热汤，也须请问个主意，不敢擅专。身上穿的，不是前拖一块，定是后破一片。受冻捱寒，也不敢在他面前说个冷字。那几根头发，整年也难得与梳子相会。胡乱挽个角儿，还不是捱得披头盖脸。两只脚久常赤着，从不曾见鞋袜面。若得了双草鞋，就胜如穿着粉底皂靴。专任的是劈柴烧火，担水提浆。稍不如意，软的是拳头脚尖，硬的是木柴棍棒。那咒骂乃口头言语，只当与他消闲。到得将就挑得担子，便限着每日要赚若干钱钞。若还缺了一文，少不得敲个半死。倘肯撵掇老公，卖与人家为奴，这就算他一点阴鹭。所以小户人家儿女，经着后母，十个到有九个磨折死了。有诗为证：

小家儿女受难辛，后母加添妄怒嗔。

打骂饥寒浑不免，人前一样唤娘亲。

说话的为何只管絮絮叨叨，道后母的许多短处？只因在下今日要说一个继母谋害前妻儿女，后来天理昭彰，反受了国法，与天下的后母做个榜样，故先略道其概。这段话文，若说出来时：

直教铁汉也心酸，总是石人亦泪洒！

你道这段话文，出在那里？就在本朝正德年间，北京顺天府旗手卫^旗，有个荫籍百户李雄。他虽是武弁出身，却从幼聪明好学，深知典籍。及至年长，身材魁伟，膂力过人，使得好刀，射得好箭，是一个文武兼备的将官。因随太监张永征陕西安化王^张有功，升锦衣卫千户。娶得个夫人何氏。夫妻

种种的咒语邪术，据说就可使受害者精神失常，甚至死亡。

^𦉳 白——推脱，解说。

^旗 手卫——明代，于重镇要害的地方设“卫”；“上十二卫”中有“旗手卫”“锦衣卫”“羽林卫”等名目。一卫约有五千六百个兵士，设“指挥”统率；“卫”下面设“所”，一千一百二十人为“千户所”，设“千户”统率；一百一十二人为“百户所”，设“百户”统率。

^张 永征陕西安化王——张永，明正德时的宦官，统率“神机营”的军队。安化王，即明宗室朱寘鐼。他于正德五年（公元一五一一年）起兵反对明武宗（朱厚照），明武宗派张永领军攻讨，兵还未到，寘鐼已被

十分恩爱。生下三女一男：儿子名曰承祖，长女名玉英，次女名桃英，三女名月英。元来是先花后果的。倒是玉英居长，次即承祖。不想何氏自产月英之后，便染了个虚怯症候。不上半年，呜呼哀哉。可怜：

留得旧时残锦绣，每因肠断动悲伤。

那时玉英刚刚六岁，承担五岁，桃英三岁，月英止有五六个月。虽有养娘奶子伏侍，到底像小鸡失了鸡母，七慌八乱，啼啼哭哭。李雄见儿女这般苦楚，心下烦恼。只得终日住在家中窝伴。他本是个官身，顾着家里，便担阁了公事。到得干办了公事，却又没工夫照管儿女。真个公私不能两尽。捱了几个月日，思想终不是长法，要娶个继室。遂央媒寻亲。那媒婆是走千家踏万户的，得了这句言语，到处一兜，那些人家闻得李雄年纪止有三十来岁，又是锦衣卫千户，一进门就称奶奶，谁个不肯。三日之间，就请了若干庚帖送来，任凭李雄选择。俗语有云：姻缘本是前生定，不许今人作主张。李雄千择万选，却拣了个姓焦的人家女儿，年方一十六岁，父母双亡，哥嫂作主。那哥哥叫做焦榕，专在各衙门打干，是一个油里滑的光棍。李雄一时没眼色，成了这头亲事。少不得行礼纳聘。不则一日，娶得回家，花烛成亲。那焦氏生得有六七分颜色，女工针指，却也百伶百俐：只是心肠有些狠毒。见了四个小儿女，便生嫉妒之念。又见丈夫十分爱惜，又不时叮嘱好生抚育。越发不怀好意。他想到：“若没有这一窝子贼男女，那官职产业好歹是我生子女来承受。如今遗下许多短命贼种，纵挣得泼天家计，少不得被他们先拔头筹。设使久后，也只有今日这些家业，派到我的子女，所存几何，可不白白与他辛苦一世？须是哄热了丈夫，后然后用言语唆冷他父子，磨灭死两三个，止存个把，就易处了。”你道天下有怎样好笑的事！自己方才十五六岁，还未知命短命长，生育不生育中，就算到几十年后之事，起这等残忍念头，要害前妻儿女，可胜叹哉！有诗为证：

娶妻原为生儿女，见成儿女反为仇。

不是妇人心最毒，还因男子没长筹。

自此之后，焦氏将着丈夫百般殷勤趋奉。况兼正在妙龄，打扮得如花朵相似。枕席之间，曲意取媚。果然哄得李雄千欢万喜，百顺百依。只有一件不肯听。你道是那一件？但说到儿女面上，侵道，“可怜他没娘之子，年幼娇痴。倘有不到之处，须将好言训诲，莫要深责。”焦氏撻咬了几次，见不肯听，忍耐不住。一日趁老公不在家，寻起李承祖事过，揪来打骂。不道那孩子头皮寡薄，他的手儿又老辣。一顿乱扫，那头上却如酵到馒头，登时肿起几个大疙瘩。可怜打得那孩子无个地孔可钻，号淘痛哭。养娘奶子解劝不住。那玉英年纪虽小，生性聪慧；看见兄弟无故遭此毒打，已明白晚母不是个善良之辈；心中苦楚，泪珠乱落。在旁看不过，向前道声：“母亲，兄弟年幼无知，望乞饶恕则个！”焦氏喝道：“小贱人！谁要你多言？难道我打不得么？你的打也只就在头上滴溜溜转了，却与别人讨饶？”玉英闻得这语，愈加哀楚。正打之间，李雄已回。那孩子抱住父亲，放声号恸。李雄见打得这般光景，暴躁如雷，翻天作地，闹将起来。那婆娘索性抓破脸皮，反要死要活，分毫不让。早有人报知焦榕，特来劝慰。李雄告诉道，“娶令妹来，专为要照管这几个儿女，岂是没人打骂，娶来凌贱不成！况又几番嘱咐，可怜无母娇幼。你即是亲母一般，凡事将就些。反故意打得如此模

样！”焦榕假意埋怨了妹子几句，陪个不是，道：“舍妹一来年纪小，不知世故；二来也因从幼养娇了性子，在家任意惯了。妹丈不消气得！”又道：“省得在此不喜欢，待我接回去住几日，劝喻他下次不可如此。”道罢，作别而去。少顷，雇乘轿子，差个女使接焦氏到家。那婆娘一进门，就埋怨焦榕道：“哥哥，奴总有甚不好处，也该看爹娘分上访个好对头匹配才是，怎么胡乱肮脏送在这样人家，误我的终身？”焦榕笑道：“论起嫁这锦衣卫千户，也不算肮脏了。但是你自己没有见识，怎么抱怨别人？”焦氏道：“那见得我没有见识？”焦榕道：“妹夫既将儿女爱惜，就顺着他性儿，一般着些痛热。”焦氏嚷道：“又不是亲生的，教我着疼热，还要算计哩！”焦榕笑道：“正因这上，说你没见识。自古道：‘将欲取之，必固与之^将。’你心下越不喜欢这男女，越该加意爱护。”焦氏道：“我恨不得顷刻除了这几个冤孽，方才干净，为何反要将他爱护？”焦榕道：“大抵小儿女，料没甚大过失，况婢仆都是他旧人，与你恩义尚疏。稍加责罚，此辈就到家主面前轻事重报，说你怎地凌虐。妹夫必然着意防范，何繇除得？他存了这片疑心，就是生病死了，还要疑你有甚缘故，可不是无丝有线！你若将就容得，落得做好人。抚养大了，不怕不孝顺你。”焦氏把头三四摇道：“这是断然不成！”焦榕道：“毕竟容不得，须依我说话。今后将他如亲生看待，婢仆们施些小惠，结为心腹，暗地察访。内中倘有无心向你，并口嘴不好的，便赶逐出去。如此过了一年两载，妹夫信得你真了，婢仆又皆是心腹，你也必然生下子女，分了其爱。那时觑个机会，先除却这孩子，料不疑虑到你。那几个丫头，等待年长，叮嘱童仆们一齐驾起风波，只说有私情勾当。妹夫是有官职的，怕人耻笑，自然逼其自尽。是怎样阴唆阳劝做去，岂不省了目下受气？又见得你是好人。”焦氏听了这片言语，不胜喜欢道：“哥哥言之有理！是我错埋怨你了。今番回去，依此而行。倘到紧要处，再来与哥哥商量。”

不题焦榕兄妹计议。且说李雄因老婆凌贱儿女，反添上一顶愁帽儿，想道：“指望娶他来看顾儿女，却到增了一个魔头！后边日子正长，教这小男女怎生得过？”左思右算，想出一个道理。你道是什么道理？元来收拾起一间书室，请下一个老儒，把玉英、承祖送入书堂读书。每日茶饭俱着人送进去吃。直至晚方才放学。教他远了晚娘，躲这打骂。那桃英、月英自有奶子照管，料然无妨。常言：夫妻是打骂不开的。过了数日，只得差人去接焦氏。焦榕备些礼物，送将回来。焦氏知得请下先生，也解了其意，更不道破。这番归来，果然比先大不相同，一味将笑撮在脸上，调引这几个小男女，亲亲热热，胜如亲生。莫说打骂，便是气儿也不再呵一口。待婢仆们也十分宽恕，不常赏赐小东西。但凡下人，肚肠极是窄狭，得了须微之利，便极口称功诵德，欢声溢耳。李雄初时甚觉奇异，只道惧怕他闹吵，当面假意殷勤，背后未必如此。几遍暗地打听，冷眼偷瞧，更不见有甚别样做作。过了年余，愈加珍爱。李雄万分喜悦，想道：“不知大舅怎生样劝喻，便能改过从善。如此可见好人原容易做的，只在一转念耳。”从此放下这片肚肠。夫妻恩爱愈笃。那焦氏巴不能生下个儿子。谁知做亲二年，尚没身孕。心中

^将 欲取之，必固与之——语见《老子》。意思是说：将要占有这件东西，必须先表示自己不要；然后再瞅着机会占取过来。这里的意思是，要毒害前妻的子女，就事先故意对他们亲切，关心，以便将来达到毒害的目的。

着急，往各处寺观庵堂，烧香许愿。那菩萨果是有些灵验。烧了香，许过愿，真个就身怀六甲。到得十月满足，生下一个儿子，乳名亚奴。你道为何叫这般名字？元来民间有个俗套，恐怕小儿养不大，常把贱物为名，取其易长的意思。因此每每有牛儿狗儿之名。那焦氏也恐难养，又不好叫恁般名色，故只唤做亚奴，以为比奴仆尚次一等，即如牛儿狗儿之意。李雄只道焦氏真心爱惜儿女，今番生下亚奴，亦十分珍重。三朝满月，遍请亲友吃庆喜筵宴，不在话下。常言说得好：只愁不养，不愁不长。眨眼间，不觉亚奴忽又已周岁。那时玉英已是十龄，长得婉丽飘逸，如画图中人物。且又赋性敏慧，读书过目成诵，善能吟诗作赋。其他描花刺绣，不教自会。兄弟李承租，虽然也是个聪明孩子，到底赶不上姐姐，会咏绿萼梅，诗曰：

并是调羹种，偏栽碧玉枝。
不夸红有艳，兼笑白无奇。
蕊绽万忘象，宛香作沐建。
陇头羌笛奏，芳草碧云山。^❶

因有了这般才藻，李雄倍加喜欢。连桃英、月英也送入书堂读书。又尝对焦氏说道：“玉英女儿，有如此美才，后日不舍得嫁他出去。访一个有才学的秀士入赘家来，待他夫妇唱和，可不好么？”焦氏口虽赞美，心下越增妒忌。正要设计下手。不想其年乃正德十四年，陕西杨九儿据皋兰山起事。累败官军，地方告急。朝廷遣都指挥赵忠充总兵官，统领兵马前去征讨。赵忠知得李雄智勇相兼，特荐为前部先锋。你想军情之事，火一般紧急，可能勾少缓？半月之间，择日出师。李雄收拾行装器械，带领家丁起程。临行时又叮嘱焦氏，好生看管儿女。焦氏答道：“这事不消分付！但愿你阵面上神灵护祐，马到成功，博个封妻荫子。”夫妻父子正在分别，外边报：“赵爷特令教场相会。”李雄洒泪出门。急急上马，直至教场中演武厅上与诸将参谒已毕，朝廷又差兵部官犒劳，三军齐向北阙谢恩，口称万岁三声。赵爷传令李雄带领前部军马先行。李雄领了将令，放起三个轰天大炮，众军一声呐喊，遍地锣鸣，离了教场，望陕西而进。军容整肃，器仗鲜明，一路上逢山开径，遇水叠桥，不则一日，已至陕西地面，安营下寨，等大军到来，一齐进发。与杨军连战数阵，互相胜负。到七月十四，杨军挑战。赵爷令李雄出阵。那李雄统领部下精兵，奋勇杀入。杨军抵挡不住，大败而走。李雄乘胜追逐数里。不想杨军伏兵四起，团团围住，左冲右突，不能得脱。外面救兵又被截断。李雄部下虽然英勇，终是众寡不敌。鏖战到晚，全军尽没。可怜李雄盖世英雄，到此一场春梦！正是：

正气千寻横宇宙，孤魂万里占清寒。

赵忠出征之事，按下不题。却说焦氏方要下手，恰好遇着丈夫出征，可不天凑其便。李雄去了数日，一乘轿子，抬到焦榕家里，与他商议。焦榕道：“据我主意，再缓几时。”焦氏道：“却是为何？”焦榕道：“妹夫不在家，死了定生疑惑。如今还是把他倍加好好看承。妹夫回家知道，越信你是个好入。那时出个不意，弄个手脚，必无疑虑。可不妙哉！”焦氏依了焦榕说话，真个把玉英、姊妹看承比前又胜几分。终日盼望李雄得胜回朝。谁知已到八月初旬，陕西报到京中，说七月十四日与贼交锋，前部千户李雄恃勇深入，先胜后败，全军尽没。焦榕是幼在各衙门当干的，猛然却得这个消

^❶ 绽万忘象四句——文义不明，韵亦不叶，疑有脱误。

息，吃了一惊，如飞报与妹子。焦氏闻说丈夫战死，放声号哭。那玉英姊妹尤为可怜，一个个哭得死而复苏。焦氏与焦榕商议，就把先生打发出门，合家挂孝，招魂设祭，摆设灵座。亲友尽来吊唁。那时焦氏将脸皮翻转，动辄便是打骂。又过了月余，焦氏向焦榕道：“如今丈夫已死，更无别虑。动了手罢。”焦榕道：“到有个妙策在此，不消得下手。只教他死在他乡外郡，又怨你不着。”焦氏忙问有何妙策。焦榕道，“妹夫阵亡，不知尸首下落。再捱两月，等到严寒天气，差一个心腹家人，同承祖到陕西寻觅妹夫骸骨。他是个孩子家，那曾经途路风霜之苦。水土不服，自然中道病死。设或熬得到彼处，叮嘱家人撇了他，暗地自回。那时身畔没了盘缠，进退无门，不是冻死，定然饿死。这几个丫头，饶他性命，卖与人为妾作婢，还值好些银子。岂非一举两得！”焦氏连称有理。耐至腊月初旬，焦氏唤过李承祖说道：“你父亲半世辛勤，不幸丧于沙场，无葬身之地。虽在九泉，安能瞑目！昨日闻得舅舅说，近日赵总兵连胜数阵，敌兵退去千里之外，道路已是宁静。我欲亲往陕西寻觅你父亲骸骨归葬，少尽夫妻之情。又恐我是个少年寡妇，出头露面，必被外人谈耻。故此只得叫家人苗全服事你去走遭。倘能寻得回来，也见你为子的一点孝心。行囊都已准备下了，明早便好登程。”承祖闻言，双眼流泪道：“母亲言之有理！孩儿明早便行。”玉英料道不是好意，大吃一惊，乃道：“告母亲：爹爹暴弃沙场，理合兄弟前去寻觅。但他年纪幼小，路途跋涉，未曾经惯。万一有些山高水低，可不枉送一死？何不再差一人，与苗全同去，总是一般的。”焦氏大怒道：“你这逆种！当初你父在日，将你姐妹如珍宝一般爱惜。如今死了，便忘恩背义，连骸骨也不要了！你读了许多书，难道不晓得昔日木兰代父征西，缙萦^{*}上书代刑？这两个一般也是幼年女子，有此孝顺之心。你不能够学他恁般志气，也去寻觅父亲骸骨，反阻当兄弟莫去！况且承祖还是个男子汉，一路又有人服事，须不比木兰女上阵征战，出生入死。那见得有什么山高水低，枉送性命！要你这般样不孝女何用！”一顿乱嚷，把玉英羞得满面通红，哭告道：“孩儿岂不念爹爹生身大恩，寻访骸尸归葬？止因兄弟们年纪尚幼，恐受不得辛苦。孩儿情愿代兄弟一行。”焦氏道：“你便想要到外边去游山玩景快活，只怕我心里还不肯哩。”当晚玉英姊妹挤在一处言别，呜呜的哭了半夜，李承祖道：“姐姐，爹爹骸骨暴弃在外，就死也说不得。待我去寻觅回来，也教母亲放心。不必你忧虑。”到了次早，焦氏催促起程。姊妹们洒泪而别。焦氏又道：“你若寻不着父亲骸骨，也不必来见我。”李承祖哭道：“孩儿如不得爹爹骨殖，料然也无颜再见母亲。”苗全扶他上生口了，经出京师。你道那苗全是谁？乃是焦氏赠嫁的家人中第一个心腹，已暗领主母之命，自在不言之表。主仆二人离了京师，望陕西进发。此时正是隆冬天气，朔风如箭，地上积雪有三四尺高。往来生口，恰如在绵花堆里行走。那李承祖不上十岁孩子，况且从幼娇养的，何曾受这般苦楚！在生口背上把不住的寒颤，常常望着雪窝里颠将下来。在路晓行夜宿，约走了十数日。李承祖渐渐饮食减少，生起病来。对苗全道：“我身子觉得不好，且将息两日再行。”苗全道：“小官人，奶奶付的盘缠有限，忙忙趲到那边，只怕转去还用度不来。路上若再阻阁两日，越发弄不来了。且勉强捱到省下，那时将养几日罢。”

* 兰、缙萦——木兰，古诗《木兰辞》中的女主角。她女扮男装，代替父亲当兵打仗。缙萦，汉太仓令淳于意的少女。意有罪关在牢里，缙萦向皇帝上书，愿作官婢以赎父罪。

李承祖又问：“到省下还有几多路？”苗全笑道：“早哩！极快还要二十个日子。”李承祖无可奈何，只得熬着病体，含闷而行。有诗为证：

可怜童稚离家乡，匹马迢迢去路长！

遥望沙场何处是？乱云衰草带斜阳。

又行了两日。李承祖看看病体转重，生口甚难坐。苗全又不肯暂停，也不雇脚力，故意扶着步行。明明要送他上路的意思。又捱了半日，来到一个地方名唤保安村。李承祖道：“苗全，我半步移不动了，快些寻个旅店歇罢。”苗全闻言，暗想道：“看他这个模样，料然活不成了。若到店客中住下，便难脱身。不如撇在此间，回家去罢。”乃道：“小官人，客店离此尚远。你既行走不动，且坐在此，待我先去放下包裹，然后来背你去，何如？”李承祖道：“这话说得有理。”遂扶到一家门首，阶沿上坐下。苗全拽开脚步，走向前去，问个小路抄转，买些饭食吃了，雇个生口，原从旧路回家去了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李承祖坐在阶沿上，等了一回，不见苗全转来。自觉身子存坐不安，倒身卧下，一觉睡去。那个人家却是个孤孀老妪，住得一间屋儿，坐在门口纺纱。初时见一汉子扶个小厮，坐于门口，也不在其意。直至傍晚，拿只桶儿要去打水，恰好拦门熟睡，叫道：“兀那小官人快起来！让我们打水。”李承祖从梦中惊醒，只道苗全来了。睁眼看时，乃是那屋里的老妪。便挣扎坐起道：“老婆婆有甚话说？”那老妪听得语言不是本地上人物，问道，“你是何处来的，却睡在此间？”李承祖道，“我是京中来的。只因身子有病，行走不动，借坐片时。等家人来到，即便去了。”老妪道：“你家人在那里？”李承祖道：“他说先至客店中，放下包裹，然后来背我去。”老妪道：“哎哟！我见你那家人去时，还是上午。如今天将晚了，难道还走不到？想必包裹中有甚银两，撇下你逃走去了。”李承祖因睡得昏昏沉沉，不曾看天色早晚，只道不多一回。闻了此言，急回头仰天观望，果然日已殁西。吃了一惊，暗想道：“一定这狗才料我病势渐凶，懒得伏侍，逃走了。如今教我进退两难，怎生是好！”禁不住眼中流泪，放声啼哭。有几个邻家俱走来观看。那老妪见他哭的苦楚，亦觉孤恻，倒放下水桶，问道：“小官人，你父母是何等样人？有甚紧事，恁般寒天冷月，随个家人行走？还要往那里去？”李承祖带泪说道：“不瞒老婆婆说，我父亲是锦衣卫千户，因随赵总兵往陕西征讨，不幸父亲阵亡。母亲着我同家人苗全到战场上寻觅骸骨归葬。不料途中患病，这奴才就撇我而逃。多分也做个他乡之鬼了。”说罢，又哭。众人闻言，各各嗟叹。那老妪道：“可怜，可怜！元来是好人家子息，些些年纪，有如此孝心，难得，难得！只是你身子既然有病，还在这冷石上，愈加不好了。且闹闹^㉑起来，到我铺上去睡睡。或者你家人还来也未可知。”李承祖道：“多谢婆婆美情！恐不好打搅。”那老妪道：“说那里话！谁人没有患难之处。”遂向前扶他进屋里去。邻家也各自散了。承祖跨入门槛，看时，侧边便是个火炕，那铺儿就在炕上。老妪支持他睡下，急急去汲水烧汤，与承祖吃。到半夜间，老妪摸他身上，犹如一块火炭。至天明看时，神思昏迷，人事不省。那老妪央人去请医诊脉，取出钱钞，赎药与他吃，早晚伏侍。那些邻家听见李承祖病凶，在背后笑那老妪着

^㉑ (zhèng chù ai)——有两义：一、同“挣扎”，勉强支持；二、同“挣”，出力图谋，用力取得。这里是用第一义。

甚要紧，讨这样烦恼！老妪听见，只做不知，毫无倦怠。这也是李承祖未该命绝，得遇恁般好人。有诗为证：

家中母子犹成怨，路次闲人反着疼！

美恶性生天壤异，反教陌路笑亲情。

李承祖这场大病，捱过残年，直至二月中方才稍可。在铺上看着那老妪谢道：“多感婆婆慈悲，救我性命！正是再生父母。若能挣扎回去，定当厚报大德。”那老妪道：“小官人何出此言！老身不过见你路途孤苦，故此相留，有何恩德，却说厚报二字！”光阴迅速，倏忽又三月已尽，四月将交。那时李承祖病体全愈，身子碍挣^碍，遂要别了老妪，去寻父亲骸骨。那老妪道：“小官人，你病体新痊，只怕还不可劳动。二来前去不知尚有几多路程，你孤身独自，又无盘缠，如何去得。不如住在这里，待我访问近边有入京的，托他与你带信到家，放个的当亲人来同去方好。”承祖道：“承婆婆过虑。只是家里也没有甚亲人可来。二则在此久扰，于心不安。三则恁般温和时候，正好行走。倘再捱几时，天道炎热，又是一节苦楚。我的病症，觉得全妥，料也无妨。就是一路去，少不得是个大道，自然有人往来。待我慢慢求乞前去，寻看了父亲骸骨，再来相会。”那老妪道：“你纵到彼寻着骸骨，又无银两装载回去，也是枉然。”李承祖道：“那边少不得有官府。待我去求告，或者可怜我父为国身亡，设法装送回家，也未可知。”那老妪再三苦留不住，又去寻凑几钱银子相赠。两下凄凄惨惨，不忍分别，到象个嫡亲母子。临别时，那老妪含着眼泪嘱道：“小官人转来，是必再看看老身，莫要竟自过去！”李承祖喉间哽咽，答应不出，点头泣涕而去。走两步，又回头来观看。那老妪在门首，也直至望不见了，方才哭进屋里。这些邻家没有一个不笑他是个痴婆子：“一个远方流落的小厮，白白里赔钱赔钞，伏侍得才好，急松松就去了。有甚好处，还这般哭泣！不知他眼泪是何处来的？”遂把这事做笑话传说。看官，你想那老妪乃是贫穷寡妇，倒有些义气。一个从不识面的患病小厮，收留回去，看顾好了，临行又赉赠银两，依依不舍。像这班邻里，都是须眉男子，自己不肯施仁仗义，及见他人做了好事，反又撇唇簸嘴。可见人面相同，人心各别。闲话休题。

且说李承祖又无脚力，又不认得路径，顺着大道，一路问讯，捱向前去。觉道劳倦，随分庵堂寺院，市镇乡村，即便借宿。又亏着那老妪这几钱银子，将就半饥半饱，度到临洮府。那地方自遭兵火之后，道路荒凉，人民稀少。承祖问了向日争战之处，直至皋兰山相近，思想要祭奠父亲一番。怎亲身边止存着十数文铜钱，只得单买了一陌纸钱，讨个火种，向战场一路跑来。远远望去，只见一片旷野，并无个人影来往，心中先有五分惧怯。便立住脚，不敢进步。却又想道：“我受了千辛万苦，方到此间。若是害怕，怎能够寻得爹爹骸骨？须索拚命前去。”大着胆飞奔到战场中。举目看时，果然好凄惨也！但见：

荒原漠漠，野草萋萋：四郊荆棘交横，一望黄沙无际。髑髅暴露，远胜昔日英雄；白骨抛残，可惜当年壮士！阴风习习，惟闻鬼哭神号；寒露濛濛，但见狐奔兔走。猿啼夜月肠应断，雁唳秋云魂自消。

李承祖吹起火种，焚化纸钱，望空哭拜一回。起来仔细寻觅，团团走遍，但见白骨交加，并没一个全尸。元来赵总兵杀退杨军，看见尸横遍野，

^碍 挣——“硬挣”的音转；强健的意思。

心中不忍，即于战场上设祭阵亡将士，收拾尸骸焚化，因此没有全尸遗存。李承祖寻了半日，身子困倦，坐于乱草之中，歇息片时，忽然想起：“征战之际，遇着便杀，即为战场。料非只此一处。正不知爹爹当日死于那个地方？我却专在此寻觅，岂不是个騃子？”却又想道：“我李承祖好十分懵懂！爹爹身死已久，血肉定自腐坏，骸骨纵在目前，也难厮认。若寻认不出，可不空受劳碌！”心下苦楚，又向空祷告道：“爹爹阴灵不远：孩儿李承祖千里寻访至此，收取骸骨。怎奈不能厮认！爹爹，你上前尽忠报国，死后自是为神。乞显示骸骨所在，奉归安葬，免使暴露荒丘，为无祀之鬼。”祝罢，放声号哭。又向白骨丛中，东穿西走一回。看看天色渐晚，料来安身不得，随路行走，要寻个歇处。行不上一里田地，斜插里林子中，走出一个和尚来。那和尚见了李承祖，把他上下一相，说道：“你这孩子，好大胆！此是什么所在，敢独自行走？”李承祖哭诉道：“小的乃京师人氏，只因父亲随赵总兵出征阵亡，特到此寻觅骸骨归葬。不道没个下落，天又将晚，要觅个宿处。师父若有庵院，可怜借歇一晚，也是无量功德！”那和尚道：“你这小小孩子，反有此孝心，难得，难得！只是尸骸都焚化尽了，那里去寻觅！”李承祖见说这话，哭倒在地。那和尚扶起道：“小官人，哭也无益。且随我去住一晚，明日打点回家去罢。”李承祖无奈，只得随着和尚，又行了二里多路，来到一个小小村落。看来只有五六家人家。那和尚住的是一座小茅庵。开门进去，吹起火来，收拾些饭食，与李承祖吃了。问道：“小官人，你父亲是何卫军士？在那个将官部下？叫甚名字？”李承祖道：“先父是锦衣卫千户，姓李名雄。”和尚大惊道：“元来是李爷的公子！”李承祖道：“师父，你如何晓得我先父？”和尚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小僧原是羽林卫军人，名叫曾虎二，去年出征，拨在老爷部下。因见我勇力过人，留我帐前亲随，另眼看承。许我得胜之日，扶持一官。谁知七月十四，随老爷上阵，先斩了数百余级，敌人败去。一时恃勇，追逐十数里，深入重地。敌人伏兵四起，围裹在内。外面救兵又被截住，全军战没。止存老爷与小僧二人，各带重伤。只得同伏在乱尸之中。到深夜起来逃走，不想老爷已死。小僧望见傍边有一带土墙，随负至墙下，推倒墙土掩埋。那时敌兵反拦在前面，不能归营。逃到一个山湾中，遇一老僧，收留在庵。亏他服事，调养好了金疮。朝暮劝化我出家。我也想：死里逃生，不如图个清闲自在。因此依了他，削发为僧。今年春间，老师父身故。有两个徒弟道我是个来僧，不容住在庵中。我想既已出家，争甚是非？让了他们，要往远方去，行脚经过此地，见这茅庵空闲，就做个安身之处，往远近村坊抄化度日。不想公子亲来，天遣相遇。”李承祖见说父亲尸骨尚在，倒身拜谢。和尚连忙扶住，又问道：“公子恁般年娇力弱，如何家人也不带一个，独自行走？”李承祖将中途染病，苗全抛弃逃回，亏老姬救济前后事细细说出。又道：“若寻不见父亲骨殖，已拚触死沙场。天幸得遇吾师，使我父子皆安。”和尚道：“此皆老爷英灵不泯，公子孝行感格，天使其然。只是公子孑然一身，又没盘缠，怎能够装载回去？”公子道：“意欲求本处官府设法，不知可肯？”和尚笑道：“公子差矣！常言道：官情如纸薄。总然极厚相知，到得死后，也还未可必；何况素无相识？却做恁般痴想！”李承祖道：“如此便怎么好？”和尚沉吟半晌，乃道：“不打紧！我有个道理在此。明日将骸骨盛在一件家伙之内，待我负着，慢慢一路抄化至京，可不是好么？”李承祖道：“吾师若肯用情，生死衔恩不浅！”和尚道：“我蒙老爷识拔之恩，少效犬

马之劳，何足挂齿！”

到了次日，和尚向邻家化了一只破竹笼，两条索子，又借柄锄头，又买了几陌纸钱，锁上庵门，引李承祖前去。约有数里之程，也是一个村落，一发没个人烟。直到上墙边放下竹笼。李承祖就哭啼起来。和尚将纸钱焚化，拜祝一番，运起锄头，掘开泥土，露出一堆白骨。从脚上逐节儿收置笼中，掩上笼盖，将索子紧紧捆牢。和尚负在背上。李承祖掬了锄头，回至庵中。和尚收拾衣钵被窝，打个包儿，做成一担，寻根竹子，挑出庵门。把锄头还了，又与各邻家作别，央他看守。二人离了此处，随路抄化，盘缠尽是有余。不则一日，已至保安村。李承祖想念那老妪的恩义，经来谢别。谁知那老妪自从李承祖去后，日夕挂怀，染成病症，一命归泉。有几个亲戚，与他备办后事，送出郊外，烧化久矣。李承祖问知邻里，望空遥拜，痛哭一场，方才上路。共行了三个多月，方达京都。离城尚有十里之远，见旁边有个酒店。和尚道：“公子且在此少歇。”齐入店中，将竹笼放于桌上，对李承祖说道：“本该送公子到府，向灵前叩个头儿才是。只是我原系军人，虽则出家，终有人认得。倘被拿作逃军，便难脱身。只得要在此告别，异日再图相会。”李承祖垂泪道：“吾师言虽有理，但承大德，到我家中，或可少尽。今在此处，无以为报，如之奈何？”和尚道：“何出此言！此行一则感老爷昔日恩谊，二则见公子穷途孤弱，故护送前来。那个贪图你的财物？”正说间，酒保将过酒肴。和尚先摆在竹笼前祭奠，一连叩了四五个头，起来又与李承祖拜别。两下各各流泪。饮了数杯，算还酒钱，又将钱雇个生口，与李承祖乘坐。把竹笼教脚夫背了。自己也背上包裹，齐出店门，洒泪而别。有诗为证：

欲收父骨走风尘，千里孤穷一病身。

老妪周旋僧作伴，皇天不负孝心人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苗全自从撇了李承祖，雇着生口赶到家中，只说已至战场，无处觅寻骸骨。小官人患病身亡。因少了盘缠，不能带回，就埋在彼。暗将真信透与焦氏。那时玉英姊妹一来思念父亲，二来被焦氏日夕打骂，不胜苦楚。又闻了这个消息，愈加悲伤。焦氏也假意啼哭一番。那童仆们见家主阵亡，小官人又死，各寻旺处飞去。单单剩得苗全夫妻和两个养娘，门庭冷如冰炭。焦氏恨不得一口气吹大了亚奴，袭了官职，依然热闹。又闻得兵科给事中^兵上疏，奏请优恤阵亡将士。圣旨下在兵部查覆。焦氏多将金银与焦榕，到部中上下使用，要谋升个指挥之职。那焦榕平日与人干办，打惯了偏手，就是妹子也说不得也要下只手儿。一日，焦榕走来回覆妹子说话。焦氏安排酒肴款待。元来他兄妹都与酒瓮同年，吃杀不醉的。从午后吃起直至申牌时分，酒已将竭，还不肯止。又教苗全去买酒。苗全提个酒瓶走出大门，刚欲跨下阶头，远远望见一骑生口，上坐一个小厮，却是小主人李承担。吃这惊不小！暗道：“元来这冤家还在！”掇转身跑入里边，悄悄报知焦氏。焦氏即与焦榕商议停当，教苗全出后门去买砒礞。二人依旧坐着饮酒。等候李承祖进来，不题。

且说李承祖到了自家门首，跳下生口，赶脚的背着竹笼，跟将进来。直至党中，静悄悄并不见一人。心内伤感道：“爹爹死了，就弄得这般冷落！”教赶脚的把竹笼供在灵座上，打发自去。李承祖向灵前叩拜，转念去

^兵 科给事中——官名。明代有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科给事中，掌侍从、规谏，稽察六部百官的事。

时的苦楚，不觉泪如泉涌，哭倒在拜台之上。焦氏听得哭声，假意教丫头出来观看。那丫头跑至堂中，见是李承祖，惊得魂不附体，带脚而奔。报道：“奶奶，公子的魂灵来家了！”焦氏照面一口涎沫，道：“啐！青天白日这样乱说！”丫头道：“见在灵前啼哭。奶奶若不信，一同去看。”焦榕也假意说道：“不信有这般奇事！”一齐走出外边。李承祖看见，带着眼泪向前拜见。焦榕扶住道：“途路风霜，不要拜了。”焦氏挣下几点眼泪，说道：“苗全回来，说你有不好的信息。日夜想念。懊悔当初教你出去。今幸无事，万千之喜了！只是可曾寻得骸骨？”李承祖指着竹笼道：“这个里边就是。”焦氏捧着竹笼，便哭起天来。玉英姊妹，已是知得李承祖无恙，又惊又喜。奔至堂前，四个男女，抱做一团而哭。哭了一回，玉英道：“苗全说你已死，怎地却又活了？”李承祖将途中染病，苗全不容暂停，直至遇见和尚送归始末，一一道出。焦榕怒道：“苗全这奴才恁般可恶！待我送他到官，活活敲死，与贤甥出气。”李承祖道：“若得舅舅主张，可知好么！”焦氏道：“你途中辛苦了，且进去吃些酒饭，将息身子。”遂都入后边。焦榕扯李承祖坐下，玉英妹妹，自避过一边。焦氏一面教丫头把酒去热，自己趲到后门首。恰好苗全已在那里等候。焦氏接了药，分付他停一回进来。焦氏到厨下，将丫头使开，把药倾入壶内。依原走来坐下。少顷，丫头将酒铤汤得飞滚，拿至桌边。焦榕取过一只茶瓯，满斟一杯，递与承祖道：“贤甥，借花献佛，权当与你洗尘。”承祖道：“多谢舅舅！”接过手放下，也要斟一杯回敬，焦榕又拿起，直推至口边道：“我们饮得多了，这壶中所存有限，你且乘热饮一杯。”李承祖不知好歹，骨都都饮个干净。焦榕又斟过一杯道：“小年人家须要饮个双杯。”又推到口边。那李承祖因是尊长相劝，不敢推托，又饮干了。焦榕再把壶斟时，只有小半杯，一发劝李承祖饮了。那酒不饮也罢，才到腹中，便觉难过。连叫肚痛。焦氏道：“想是路上触了臭气了。”李承祖道：“也不曾触甚臭气。”焦氏道：“或者三不知，那里觉得！”须臾间药性发作，犹如钢枪攒刺，烈火焚烧，疼痛难忍。叫声：“痛死我也！”跌倒在地。焦榕假惊道：“好端端地，为何痛得恁般利害？”焦氏道：“一定是绞肠沙^纛了。”急救丫头扶至玉英床上睡下，乱掀乱跌，只叫难过。慌得玉英姊妹手足无措。那里按得他住。不消半个时辰，五脏迸裂，七窍流红，大叫一声，命归泉府。旁边就哭杀了玉英姊妹，喜杀了焦氏婆娘，也假哭几声。焦榕道：“看这模样，必是触犯了神道的，被丧煞打了。如今幸喜已到家，还好。只是占了甥女卧房，不当稳便。就今夜殓过，省得他们害怕。”焦氏便去取出些银钱。那时苗全已转进前门，打探听得里边哭声鼎沸，量来已是完帐。径走入来。焦氏恰好看见，把银递与苗全，急忙去买下一具棺木，又买两壶酒，与苗全吃够一醉。先把棺木放在一门厢房里，然后揎拳裸臂，跨入房中，教玉英姊妹走开。向床上翻那尸首，也不揩抹去血污，也不换件衣服，伸着双手，便抱起来。一则那厮有些蛮力，二则又趁着酒兴，三则十数岁孩子，原不甚重，轻轻托在两臂，一直到厢房内盛殓。玉英姊妹，随后哭泣。谁知苗全落了银子，买小了棺木，尸首放下去，两只腿露出了五六寸。只得将腿儿竖起，却又顶浮了棺盖。苗全扯来拽去，没做理会。玉英姊妹看了只个光景，越发哭得惨伤。焦氏沉吟半晌，心生一计。把玉英妹妹并丫头都打发出外，掩上门儿，教苗全将尸首拖

^纛 肠沙——即乾霍乱。

在地上，提起斧头，砍下两只小腿，横在头下，倒好做个枕儿。收拾停当，钉上棺盖，开门出来。焦榕自回家去。玉英觑见棺已钉好，暗想道：“适来放不下，如何打发我姊妹出来了，便能钉上棺盖？难道他们有甚法术，把棺木化大了，尸首缩小了？”好生委决不下。过了两日，焦氏备起衣衾棺槨，将丈夫骸骨重新殓过。择日安葬祖茔。恰好优恤的覆本已下：李雄止赠忠勇将军，不准升袭指挥。焦氏用费若干银两，空自送在水里。到了安葬之日，亲邻齐来相送。李承祖也就埋在坟侧。偶有人问及，只说路上得了病症，到家便亡。那亲戚都不是切己之事，那个去查他细底。可怜李承祖沙场内倒阉阉得性命，家庭中反断送了残生。正是：

非故翻如故，宜亲却不亲。

万般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。

常言道：痛定思痛。李承祖死时，玉英慌张慌智^慌，不暇致详。到葬后渐渐想出疑惑来。他道：“如何不前不后，恰恰里到家便死，不信有恁般凑巧！况兼口鼻中又都出血；且又不拣个时辰，也不收拾个干净；棺木小了，也不另换，哄了我们转身，不知怎地，胡乱送入里面。那苗全应说要送他到官，今半句不题，比前反觉亲密，显系是母亲指使他的。看起那般做作，我兄弟这死，必定蹊跷！”心中虽则明白，然亦无可奈何。只索付之涕泣而已。那焦氏谋杀了李承祖之后，却又想道：“这小杀才已除，那几个小贱人，日常虽受了些磨折，也只算与他拂养。须是教他大大吃些苦楚，方不敢把我轻觑。”自此日逐寻头讨脑，动辙便是一顿皮鞭，打得体无完肤。却又不许啼哭。若还则一^则声^则，又重新打起。每日止给两餐稀汤薄粥，如做少了生活，打骂不消再说，连这稀汤薄粥也没有得吃了。身上的好衣服，尽都剥去。将丫头们的旧衣旧裳，换与穿着。腊月天气，也只得三四层单衣，背上披一件旧绵絮。夜间止有一条藁荐，一条破被单遮盖，寒冷难熬，如蛆虫般，搅做一团，苦楚不能尽述。玉英姊妹捱忍不过，几遍要寻死路。却又指望还有个好日，舍不得性命，互相劝解。真个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

看看过了残岁，又是新年。玉英已是十二岁了。那年二月间，正德爷晏驾，嘉靖爷嗣统。下诏选嫔妃。府司着令民间挨家呈报。如有隐匿，罪坐邻里。那焦氏的邻家，平日晓得玉英才貌兼美，将名具报本府。一张上选的黄纸帖在门上。那时焦氏就打张了做皇亲国戚的念头，掉过脸来，将玉英百般奉承，通身换了绫罗锦绣，肥甘美味，与他调养。又将银两教焦榕到礼部使用。那玉英虽经了许多磨折，到底骨格犹存。将息数日，面容顿改。又兼穿起华丽衣服，便似画图中人物。府司选到无数女子，推他为第一。备文齐送到礼部选择。礼部官见了玉英这个容仪，已是万分好了。但只年纪幼小，恐不谙侍御，发回宁家。那焦氏因用了许多银钱，不能够中选，心中懊悔气恼。原翻过向日嘴脸，好衣服也剥去了，好饮食也没得吃了，打骂也更觉勤了。常言说得好：坐吃山空，立吃地陷。当初李雄家业，原不甚大。自从阵亡后，焦氏单单算计这几个小儿女，那个思想去营运。一窝子坐食，能够几时。况兼为封荫选妃二事，又用空了好些。日渐日深，看看弄得罄尽。两个丫头也卖来，完在肚里。那时没处出豁，只得将住房变卖。谁知苗全这厮，见家中败落，亚奴年纪正小，袭职日子尚远，料想目前没甚好处。趁焦

^慌 张慌智——慌里慌张。

^则 一^则声——作一作声；哭叫一声的意思。

氏卖得房价，夜间携入卧房，偷了银两，领着老婆，逃往远方受用去了。到次早，焦氏方才觉得。这股闷气无处发泄，又迁怒到玉英姊妹，说道：“如何不醒睡，却被他偷了东西去？”又都奉承一顿皮鞭。一面教焦榕告官缉押。过了两月，那里有个踪迹。此时买主又来催促出房。无可奈何，与焦榕商议，要把玉英出脱。焦榕道：“玉英这个模样儿，慢慢的觅个好主顾，怕道不是一大注银子。如今急切里寻人，能值得多少？不若先把小的胡乱货一个来使用。”焦氏依了焦榕，便把桃英卖与一个豪富人家为婢。姊妹分别之时，你我不忍分舍，好不惨伤！焦氏赁了一处小房，择日迁居。玉英想起祖父累世安居，一旦弃诸他人，不胜伤感。走出堂前，抬头看见梁间燕子，补缀旧垒，旁边又营一个新巢，暗叹道：“这燕儿是个禽鸟，秋去春来，倒还有归巢之日！我李玉英今日离了此房，自没个再来之期了！”抚景伤心，托物喻意，乃作《别诗》一首。诗云：

新巢泥落旧巢欹，尘半疏帘欲掩迟。

愁对呢喃终一别，画堂依旧主人非。

元来焦氏要依傍焦榕，却搬在他侧边小巷中，相去只有半箭之远。间壁乃是贵家的花园。那房屋止得两间，诸色不便。要桶水儿，直要到邻家去汲。那焦氏平日受用惯的，自去不成。少不得通在玉英、月英两个身上。姊妹此时也难顾羞耻，只得出头露面。又过了几时，桃英的身价渐渐又将摸完。一日傍晚，焦氏引着亚奴在门首闲立。见一个乞丐女儿，止有十数岁，在街上求讨，声音叫得十分惨伤。有个邻家老妪对他说道：“这般时候，那个肯舍！不时回去罢。”那叫化女儿哭道：“奶奶，你那里晓得我的苦楚！我家老的，限定每日要讨五十文钱。若少了一文，便打个臭死。夜饭也不与我吃。又要在明日补足，如今还少六七文，怎敢回去！”那老妪听说得苦恼，就舍了两文。旁边的人，见老妪舍了，一时助兴，你一文，我一文，登时到有十数文。那叫化女儿，千恩万谢，转身去了。焦氏听了这片言语，那知反拨动了个贪念，想道：“这个小化子，一日倒讨得许多钱。我家月英那贱人，面貌又不十分标致，卖与人，也直得有限。何不教他也做这桩道路，倒是个永远利息？”正在沉吟，恰好月英打水回来。焦氏道：“小贱人，你可见那叫街的丫头么？他年纪比你还小，每日倒趁五十文钱。你可有处寻得三文五文哩？”月英道：“他是个乞丐，千爷爷，万奶奶，叫来的。孩儿怎比得他！”焦氏喝道：“你比他有甚么差！自明日为始，也要出去寻五十文一日，若少一文，便打下你下半截来。”玉英姊妹见说要他求乞，惊得他面面相觑，满眼垂泪，一齐跪下，说道：“母亲，我家世代为官，多有人认得，也要存个体面。若教出去求乞，岂不辱抹门风，彼人耻笑！”焦氏道：“现今饭也没有得吃了，还要甚么体面，怕甚么耻笑！”月英又苦告道：“任凭母亲打死了，我决不去的。”焦氏怒道：“你这贱人，恁般不听教训！先打个样儿与你尝尝。”即去寻了一块木柴，揪过来，没头没脑乱敲。月英疼痛难忍，只得叫道：“母亲饶恕则个！待我明日去便了。”焦氏放下月英，向玉英道：“不教你去，是我的好情了，反来放屁阻挠？”拖翻在地，也吃一顿木柴。到次早，即赶逐月英出门求乞。月英无奈，忍耻依随。自此日逐沿街抄化。若足了这五十文，还没得开口。些儿欠缺，便打个半死。光阴如箭，不觉玉英年已一十六岁。时直三月下旬，焦榕五十寿诞，焦氏引着亚奴同往祝寿。月英自向街坊抄化去了。止留玉英看家。玉英让焦氏去后，掩上门儿，走入里边，手中拈着针指，思想道：“爹爹当年生我姊

妹，犹如掌上之珠，热气何曾轻呵一口。谁道遇着这个继母，受万般凌辱。兄弟被他谋死，妹子为奴为丐，一个家业弄得瓦解冰消。沦落到怎样地位，真个草菅不如！尚不知去后，还是怎地结果？”又想道：“在世料无好处，不如早死为幸。趁他今日不在家，何不寻个自尽，也省了些打骂之苦？”却又想道：“我今年已十六岁了。再忍耐几时，少不得嫁个丈夫，或者有个出头日子。岂可枉送这条性命？”把那前后苦楚事，想了又哭，哭了又想。直哭得个有气无力，没情没绪。放下针指，走至庭中，望见间壁园内，红稀绿暗，燕语莺啼，游丝斜袅，榆荚乱坠。看了这般景色，触目感怀。遂吟《送春诗》一首。诗云：

柴扉寂寞锁残春，满地榆钱不疗贫。

云鬓衣裳半泥土，野花何事独撩人。

玉英吟罢，又想道，“自爹爹亡后，终日被继母磨难，将那吟咏之情，久已付之流水。自移居时，作了《别燕诗》，倏忽又经年许。时光迅速如此！”嗟叹了一回，又恐误了女工，急走入来趲赶。见桌上有个帖儿，便是焦榕请妹子吃寿酒的。玉英在后边裁下两折，寻出笔砚，将两首诗录出，细细展玩。更叹口气道：“古来多少聪明女子，或共姊妹赓酬，或是夫妻唱和，成千秋佳话。偏我李玉英恁般命薄！埋没至此，岂不可惜可悲！”又伤感多时，愈觉无聊。将那纸左折右折，随手折成个方胜儿，藏于枕边。却将所做针指，忙忙的赶完。看看天色傍晚，刚是月英到家。焦氏恰好撞着。见他泪痕未干，便道：“那个难为了你，又在家做妖势？”玉英不敢回答。将做下女工与他点看。月英也把钱交过，收拾些粥汤吃了。又做半夜生活，方才睡卧。到了明日，焦氏见桌上摆着笔砚，检起那帖儿，后边已去了几折。疑惑玉英写他的不好，问道：“你昨日写的是何事？快把来我看。”玉英道：“偶然写首诗儿，没甚别事。”焦氏嚷道，“可是写情书约汉子，坏我的帖儿？”玉英被这两句话，羞得彻耳根通红。焦氏见他脸涨红了，只道真有私情勾当，逼他拿出这纸来。又见折着方胜，一发道是真了。寻根棒子，指着玉英道：“你这贱人恁般大胆！我刚不在家，便写情书约汉子。快些实说是那个？有情几时了？”玉英哭道：“那哩说起！却将无影丑事来肮脏！可不屈杀了人！”焦氏怒道：“脏证现在，还要口硬！”提起棒子，没头没脑乱打。打得玉英无处躲闪。挣脱了往门首便跑。焦氏道：“想是要去叫汉子，相帮打我么？”随后来赶。不想绊上一交，正磕在一块砖上，磕碎了头脑，鲜血满面，嚷道：“打得我好！只教你不要慌！”月英上前扶起，又要赶来。到亏亚奴紧紧扯住道：“娘，饶了姐姐罢。”那婆娘恐带跌了儿子，只得立住脚，百般辱骂。玉英闪在门旁啼哭。那邻家每日听得焦氏凌虐这两个女儿，今日又听得打得利害，都在门首议论。恰好焦榕撞来，推门进去。那婆娘一见焦榕，便嚷道：“来得好！玉英这贱人偷了汉子，反把我打得如此模样！”焦榕看见他满面是血，信以为实，不问情由，抢过焦氏手中棒子，赶近前，将玉英揪过来便打。那邻家抱不平，齐走来说道：“一个十五六岁女子家，才打得一顿大棒，不指望你来劝解，反又去打他！就是做舅舅的，也没有打甥女之理！”焦榕自觉乏趣，撇下棒子，径自去了。那邻家又说道：“也不见这等人家，无一日不打骂这两个女儿！如今一发连舅舅都来助兴了。看起来，这两个女子也难存活。”又一个道：“若死了，我们就具个公呈，不怕那姓焦的不偿命！”焦氏一句句听见，邻家发作，只得住口。喝月英推上大门。自去揩抹血污，依旧打发月英出去求乞。玉英哭了一回，

忍着疼痛，原入里边去做针指。那焦氏恨声不绝。到了晚间，吞声饮位。想道：“人生百岁，总是一死，何苦受恁般耻辱打骂！”等至焦氏熟睡，悄悄抽身起来，扯了脚带，悬梁高挂。也是命不该绝。这到亏了晚母不去料理他身上，不但衣衫褴褛不堪，就是这脚带不知缠过多少年头，因^因所以玉英才一用力，就断了。刚刚上吊，扑通的跌下地来。惊觉月英，身边不见了阿姐，情知必走这条死路。叫声：“不好了！”急跳起身，救醒转来。兀自呜呜而哭。那焦氏也不起身，反骂道：“这贱人！你把死来诈我么？且到明日与你理会。”

至次早，分付月英在家看守，叫亚奴引着到焦榕家里，将昨日邻家说话，并夜来玉英上吊事说与。又道：“倘然死了，反来连累着你。不如先送到官，除了这个根罢。”焦榕道：“要摆布他也不难。那锦衣卫堂上，昔年曾替他打干，与我极是相契。你家又是卫籍^卫，竟送他到官，这个衙门谁个敢来放屁！”焦氏大喜，便教焦榕央人写下状词，说玉英奸淫忤逆，将那两首诗做个执证，一齐至锦衣卫衙门前。焦榕与衙门中人，都是厮熟的，先央进去道知其意。少顷升堂，准了焦氏状词，差四个校尉前去，拘拿玉英到来。那问官听了一面之词，不论曲直，便动刑具。玉英再三折辩，那里肯听。可怜受刑不过，只得屈招，拟成刚罪，发下狱中。两个禁子扶出衙门，正遇月英妹子。元来月英见校尉拿去阿姐，吓得魂飞魄散，急忙锁上门儿，随后跟来打探。望见禁子扶了出来，月英正要钻赶过去问，只见旁边转过焦氏，一把扯开道：“你这贱人，家里也不顾了，来此做甚！”月英见了焦氏，犹如老鼠见猫，胆丧心惊，不敢不跟着他走。到家又打勾半死。恨道：“你下次若又私地去看了这贱人，查访着实，好歹也送你到这所在去！”月英口虽答应，终是同胞情分，割舍不下。过了两三日，多求乞得而十文钱^多，悄地趲到监门口，来探望不题。再说玉英下到狱中，那禁子头见他生得标致，怀个不良之念，假慈悲，照顾他。住在一个好房头，又将些饮食调养。玉英认做好人，感激不尽。叮嘱他：“有个妹子月英，定然来看，千万放他进来，相见一面。”那禁子紧紧记在心上。至第四日午后，月英到监门口道出姓名，那禁子流水开门引见玉英。两下悲号，自不必说。渐至天晚，只得分别。自此月英不时进监看觑。不在话下。且说那禁子贪爱玉英容貌，眠思梦想，要去奸他。一来耳目众多，无处下手，一则恐玉英不从，喊叫起来，坏了好事。提空就走去说长问短，把几句风话撩拨。玉英是聪明女子，见话儿说得蹊跷，已明白是个不良之人，留心提防，便不十分招架。一日，正在槛上闷坐，忽见那禁子轻手轻脚走来，低声哑气，笑嘻嘻的说道：“小娘子可晓得我一向照顾你的意思么？”玉英知其来意，即立起身道：“奴家不晓得是甚意思。”那禁子又笑道：“小娘子是个伶俐人，难道不晓得？”便向前搂抱。玉英着了急，乱喊“杀人！”那禁子见不是话头，急忙转身。口内说道：“你不从我么？今晚就与你个辣手。”玉英听了这话，捶胸跌脚的号哭。惊得监中人俱来观看。玉英将那禁子调戏情由，告诉众人。内中有几个抱不平的，叫过那禁子说道：“你强奸犯妇，也有老大的罪名。今后依旧照顾他，万事干休；倘有些儿差错，我众人连名出首，但凭你去计较。”

^因 ——此字有误。

^卫 籍——就是军籍的意思。明代户口分为民、军、匠三类。

^多 求乞得而十文钱——“而”字有误。

那禁子情亏理虚，满口应承，陪告不是：“下次再不敢去惹他。”正是：
羊肉馒头没得吃，空教惹得一身羶。

玉英在狱不觉又经两月有余，已是六月初旬。元来每岁夏间，在朝廷例有宽恤之典，差太监审录各衙门未经发落之事。凡事枉人冤，许诸人陈奏。比及六月初旬，玉英闻得这个消息，想起一家骨肉，俱被焦氏陷害，此番若不伸冤，再无昭雪之日矣。遂草起辨冤奏章，将合家受冤始末，细细详述。教月英赍奏，其奏云：

臣闻先正^先有云：五刑以不孝为先，四德以无义为耻。故窦氏投崖，云华坠井^爨：是皆毕命于纲常，流芳于后世也。臣父锦衣卫千户李雄，先娶臣母，生臣姊妹三人，及弟李承祖。不幸丧母之日，臣等俱在孩提。父每见怜，仍娶继母焦氏抚养。臣父于正德十四年七月十四日征陕西阵亡。天祸臣家，流移日甚。臣年十六，未获结褵。姊妹伶仃，子无依荷。标梅已过，红叶无凭。有《送春诗》一绝云云。又有《别燕诗》一绝云云。是皆有感而言，情非得已。奈母氏不察臣衷，疑为外遇，逼舅焦榕，拿送锦衣卫，诬臣奸淫不孝等情。问官昧臣事理，坐臣极刑。臣女流难辨，俯首听从。盖不敢逆继母之情，以重不孝之罪也。迩蒙圣恩熟审，凡事在人冤，许诸人陈奏。钦此钦遵。故臣不禁生乐生之心，以冀超脱。臣父本武人，颇知典籍。臣虽妾妇，幸领遗教。臣继母年二十，有弟亚奴，生方周岁。母图亲儿荫袭，故当父方死之时，计令臣弟李承祖十岁孩儿，亲往战场，寻父遗骨。陷之死地，以图己私，幸赖天佑父灵，抱骨以归。前计不成，仍将臣弟毒药身死，支解弃埋。又将臣妹李桃英卖为人婢，李月英屏去衣食，沿街抄化。今将臣诬陷前情。臣设有不才，四邻何不纠举？又不曾经获某人，只凭数句之语，望空捉影，以陷臣罪。臣之死，固当矣。十岁之弟，有何罪乎？数岁之妹，有何辜乎？臣母之过，臣不敢言。《凯风》有诗^爨，臣当自责。臣死不足惜，恐天下后世之为继母者，得以肆其奸妒而无忌也！伏望陛下俯察臣心，将臣所奏付诸有司。先将臣速斩，以快母氏之心。次将臣诗委勘，有无事情。推详臣母之心，尽在不言之表。则臣之生平获雪，而臣父之灵亦有感于地下矣！

这一篇章疏奏上，天子重瞳亲照，怜其冤抑，倒下圣旨，着三法司^三严加鞫审。三法司官不敢怠慢，会同拘到一千人犯，连桃英也唤至当堂，逐一细问。焦氏、焦榕初时抵赖。动起刑法，方才吐露真情。与玉英所奏无异。勘得焦氏叛夫杀子，逆理乱伦，与无故杀子孙轻律不同。宜加重刑，以为继母之戒。焦榕通同谋命，亦应抵偿。玉英、月英、亚奴发落宁家。又令变卖焦榕家产，赎回桃英。覆本奏闻，请旨。圣天子怒其凶恶，连亚奴俱敕即日处斩。玉英又上疏恳言：“亚奴尚在襁褓，无所知识。且系李氏一线不绝之嗣，乞赐矜宥。”天子准其所奏，诏下刑部，止将焦榕、焦氏二人绑付法

^先 正——前贤，古代的贤人。

^爨 氏投崖，云华坠井——“窦氏投崖”，唐代永泰时，窦家有两个女儿，到山谷中去避难，被贼人所逼，她们不愿受辱，都投谷而死。（事见《旧唐书》）“云华坠井”，事迹未详，待考。

^爨 《凯风》有诗——《凯风》，《诗经·邶风》篇名。内容是讲七个儿子能尽孝、自责，感动了母亲。

^三 法司——明代以刑部、都察院、大理寺为“三法司”。遇有重大案件，由三法司会审。

场，即日双双受刑。亚奴终身不许袭职。另择嫡枝次房承荫，以继李雄之嗣。玉英、月英、桃英俱择士人配嫁。至今《列女传》中载有李玉英^季辨冤奏本，又为赞云：

李氏玉英，父死家倾。《送春》《别燕》，母疑外情。
置之重狱，险罹非刑。陈情一疏，冤滞始明。

后人又有诗叹云：

昧心晚母曲如钩，只为亲儿起毒谋。
假饶血化西江水，难洗黄泉一段羞。

^季 玉英——“玉”，原本误作“月”；据文意改。

第二十八 卷吴衙内邻舟赴约

贪花费尽采花心，身损精神德损阴。

劝汝遇花休浪采，佛门第一戒邪淫。

话说南宋时，江州有一秀才，姓潘名遇，父亲潘朗，曾做长沙太守，高致^高在家。潘遇已中过省元，别了父亲，买舟往临安会试。前一夜，父亲梦见鼓乐旗彩，送一状元匾额进门。匾上正注潘遇姓名。早起唤儿子说知。潘遇大喜，以为春闱首捷无疑。一路去高歌畅饮，情怀开发。不一日，到了临安，寻觅下处，到一个小小人家。主翁相迎，问：“相公可姓潘么？”潘遇道：“然也。足下何以知之？”主翁道：“夜来梦见土地公公说道今科状元姓潘，明日午刻到此。你可小心迎接。相公正应其兆。若不嫌寒舍简慢，就在此下榻何如？”潘遇道：“若果有此事，房价自当倍奉。”即令家人搬运行李到其家停宿。主人有女年方二八，颇有姿色，听得父亲说其梦兆，道潘郎有状元之分，在窗下偷觑，又见他仪容俊雅，心怀契慕，无繇^无通款^无。一日，潘生因取砚水，偶然童子不在，自往厨房，恰与主人之女相见。其女一笑而避之。潘生魂不附体，遂将金戒指二枚，玉簪一只，交付童儿，觑空致意此女，恳求相会。此女欣然领受，解腰间绣囊相答。约以父亲出外，亲赴书斋。一连数日，潘生望眼将穿，未得其便。直至场事已毕，主翁治杯节劳。饮至更深，主翁大醉。潘生方欲就寝，忽闻轻轻叩门之声，启而视之，乃此女也。不及交言，捧进书斋，成其云雨，十分欢爱。约以成名之后，当娶为侧室。是夜，潘朗在家，复梦向时鼓乐旗彩，迎状元匾额过其门而去。潘朗梦中唤云：“此乃我家旗匾。”送匾者答云：“非是。”潘朗追而看之，果然又一姓名矣。送匾者云：“今科状元合是汝子潘遇。因做了欺心之事，天帝命削去前程，另换一人也。”潘朗惊醒，将信将疑。未几揭晓，潘朗阅登科记^登，状元果是梦中所迎匾上姓名。其子落第。待其归而叩之，潘遇抵赖不过，只得实说。父子叹嗟不已。潘遇过了岁余，心念此女，遣人持金帛往聘之，则此女已适他人矣。心中甚是懊悔。后来连走数科不第，郁郁而终。

因贪片刻欢娱景，误却终身富贵缘。

说话的，依你说，古来才子佳人，往往私谐欢好，后来夫荣妻贵，反成美谈，天公大算盘，如何又差错了？看官有所不知。大凡行奸卖俏，坏人终身名节，其过非小。若是五百年前合为夫妇，月下老赤绳系足，不论幽期明配，总是前缘判定，不亏行止。听在下再说一件故事，也出在宋朝，却是神宗皇帝年间，有一位官人，姓吴名度，汴京人氏，进士出身。除授长沙府通判。夫人林氏，生得一位衙内，单讳个彦字，年方一十六岁，一表人才，风流潇洒；自幼读书，广通经史；吟诗作赋，件件皆能。更有一件异处，你道是甚异处？这等一个清标人物，却吃得东西，每日要吃三升米饭，二斤多肉，十余斤酒。其外饮馔不算。这还是吴府尹恐他伤食，酌中定下的规矩。

^高 致——“高”，清高；“致”，致仕。就是告老回家，不作官的意思。

^无 繇通款——“繇”，通“由”；“款”，衷情，心中的事。“无繇通款”，没有方法向对方表达自己的心事。

^登 科记——考中了进士的人的名册。

若论起吴衙内，只算做半饥半饱，未能趁心像意。是年三月间，吴通判任满，升选扬州府尹。彼处吏书差役，带领马船⁵，直至长沙迎接。吴度即日收拾行装，辞别僚友起程。下了马船，一路顺风顺水。非止一日，将近江州。昔日白乐天赠商妇《琵琶行》云：“江州司马青衫湿，”便是这个地名。吴府尹船上正扬着满帆，中流稳度。倏忽之间，狂风陡作，怒涛汹涌，险些儿掀翻。莫说吴府尹和夫人们慌张，便是篙师舵工无不失色。急忙收帆拢岸。只有四五里江面，也挣了两个时辰。回顾江中往来船只，那一只是不手忙脚乱。吴府尹道：“若得到岸，就谢天不尽了。”忙教水手紧摇，方得就岸旁抛锚系缆。那边已先有一只官船停泊。两下相隔约有十数丈远。这官船舱门上帘儿半卷，下边站着一个中年妇人，一个美貌女子。背后又侍立三四个丫鬟。吴衙内在舱中帘内，早已瞧见。那女子果然生得娇艳。怎见得？有诗为证：

秋水为神玉为骨，芙蓉如面柳如眉。

分明月殿瑶池女，不信人间有异姿。

吴衙内看了，不觉魂飘神荡，恨不得就飞到他身边，搂在怀中。只是隔着许多路，看得不十分较切。心生一计，向吴府尹道：“爹爹，何不教水手移去，帮在这只船上？到也安稳。”吴府尹依着衙内，分付水手移船。水手不敢怠慢，起锚解缆，撑近那只船旁。吴衙内指望帮过了船边，细细饱看。谁知才傍过去，便掩上舱门，把吴衙内一团高兴，直冷淡到那指尖上。你道那船中是甚官员？姓甚名谁？那官人姓贺名章，祖贯建康人氏，也曾中过进士。前任钱塘县尉，新任荆州司户。带领家眷前去赴任，亦为阻风，暂驻江州。三府是他同年，顺便进城拜望去了，故此家眷开着舱门闲玩。中年的便是夫人金氏，美貌女子乃女儿秀娥。元来贺司户没有儿子，止得这秀娥小姐。年才十五，真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。女工针指，百伶百俐，不教自能。兼之幼时，贺司户曾延师教过读书识字，写作俱高。贺司户夫妇，因是独养女儿，钟爱胜如珍宝。要赘个快婿，难乎其配，尚未许人。当下母子正在舱门口观看这些船只慌乱，却见吴府尹马船帮上来。夫人即叫丫鬟下帘掩门进去。吴府尹是仕路上人，便令人问是何处官府。不一时报说：“是荆州司户，姓贺讳章，今去上任。”吴府尹对夫人道：“此人昔年至京应试，与我有交。向为钱塘总尉，不道也升迁了。既在此相遇，礼合拜访。”教从人取帖儿过去传报。从人又禀道：“那船上说，贺爷进城拜客未回。”正说间，船上又报道：“贺爷已来了。”吴府尹教取公服穿着。在舱中望去，贺司户坐着一乘四人轿，背后跟许多人从。元来贺司户去拜三府，不想那三府数日前丁忧去了，所以来得甚快。抬到船边下轿。看见又有一只座船，心内也时转：“不知是何使客？”走入舱中，方待问手下人，吴府尹帖儿早已递进。贺司户看罢，即教相请。恰好舱门相对，走过来就是。见礼已毕，各叙间阔寒温。吃过两杯茶，吴府尹起身作别。不一时，贺司户回拜。吴府尹款洽间，因唤吴衙内相见。命坐于旁。贺司户因自己无子，观见吴彦仪表超群，气质温雅，先有四五分欢喜。及至问些古今书史，却又应答如流。贺司户愈加起敬，称赞不绝。暗道：“此子人才学识，尽是可人。若得他为婿，与女儿恰好正是一对。但他居汴京，我住建康，两地相悬，往来遥远，难好成偶，深为可惜。”此乃贺司户心内之事，却是说不出的话。吴

⁵ 船——大船，官船。

府尹问道：“老先生有几位公子？”贺司户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止有小女一人，尚无子嗣。”吴衙内也暗想道：“适来这美貌女子，必定是了。看来年几与我相仿。若求得为妇，平生足矣。但他止有此女，料必不肯远嫁。说也徒然。”又想到：“莫说求他为妇，今要再见他一面，也不能勾了。怎做恁般痴想！”吴府尹听得贺司户尚没有子，乃道：“原来老先生还无令郎。此亦不可少之事。须广置姬妾，以图生育便好。”贺司户道：“多承指教！学生将来亦有此意。”彼此谈论，不觉更深方止。临别时，吴府尹道：“倘今晚风息，明晨即行，恐不及相辞了。”贺司户道：“相别已久，后会无期。还求再谈一日。”道罢，回到自己船中。夫人小姐多还未卧，秉烛以待。贺司户酒已半酣，向夫人说起吴府尹高情厚谈，又夸扬吴衙内青年美貌，学问广博，许多好处，将来必是个大器^大。明日要设席请他父子。因有女儿在旁，不好说出意欲要他为婿这一段情来。那晓得秀娥听了，便怀着爱慕之念。至次日，风浪转觉狂大，江面上一望去，烟水迷濛，浪头推起约有三二丈高，惟闻澎湃之声。往来要一只船儿做样，却也没有。吴府尹只得住下。贺司户清早就送请帖，邀他父子赴酌。那吴衙内记挂着贺小姐，一夜卧不安稳。早上贺司户相邀，正是挖耳当招^挖，巴不能到他船中，希图再得一觑。偏这吴府尹不会凑趣，道是父子不好齐扰。吴府尹^吴至午后，独自过去。替儿子写帖辞谢。吴衙内难好说得，好不气恼！幸喜贺司户不听，再三差人相请。吴彦不敢自专，又请父命，方才脱换服饰，过去相见，入坐饮酒，早惊动后舱贺小姐，悄悄走至遮堂后，门缝中张望。那吴衙内妆束整齐，比平日愈加丰采飘逸。怎见得？有诗为证：

何郎俊俏颜如粉，荀令风流坐有香。

若与潘生同过市，不知掷果向谁傍？

贺小姐看见吴衙内这表人物，不觉动了私心。想道：“这衙内果然风流俊雅。我若嫁得这等样丈夫，便心满意足了。只事怎好对爹爹母亲说得？除非他家来求亲才好。但我便在此想他，他却如何晓得？欲待与他面会，怎奈爹妈俱在一处，两边船上，耳目又广，没讨个空处。眼见得难就，只索罢休！”心内虽如此转念，那双眼却紧紧觑定吴衙内。大凡人起了爱念，总有十分丑处，俱认作美处。何况吴衙内本来风流，自然转盼生姿，愈觉可爱。又想到：“今番错过此人，后来总配个豪家宦室，恐未必有此才貌兼全！”左思右想，把肠子都想断了，也没个计策，与他相会。心下烦恼，倒走去坐下。席还未暖，恰像有人推起身的一般，两只脚又早到屏门后张望。看了一回，又转身去坐。不上吃一碗茶的工夫，却又走来观看。犹如走马灯一般，顷刻几个盘旋。恨不得三四步走至吴衙内身边，把爱慕之情，一一细罄。说话的，我且问你，在后舱中，非止贺小姐一人，须有夫人丫鬟等辈，难道这般着迷光景，岂不要看出破绽？看官，有个缘故。只因夫人平素有件毛病，刚到午间，便要熟睡一觉，这时正在睡乡，不得工夫。那丫头们，巴不得夫人小姐不来呼唤，背地自去打伙作乐，谁个管这样闲帐。为此并无人知觉。少顷，夫人睡醒，秀娥只得耐住双脚，闷坐呆想。正是：

^大 器——大材，能作大事的人。

^挖 耳当招——人家用手挖耳朵，却误会以为人家是在召唤自己；比喻希望达到目的的心情非常迫切的意思。

^吴 府尹——原作“贺司尹”，误；据文意改。

相思相见知何日？此时此际难为情。

且说吴衙内身虽坐于席间，心却挂在舱后。不住偷眼瞧看。见屏门紧闭，毫无影响，暗叹道：“贺小姐，我特为你而来，不能再见一面，何缘分浅薄如此！”快快不乐，连酒也懒得去饮。抵暮席散，归到自己船中，没情没绪，便向床上和衣而卧。这里司户送了吴府尹父子过船，请夫人女儿到中舱夜饭。秀娥一心忆着吴衙内，坐在旁边，不言不语，如醉如痴，酒也不沾一滴，筋也不动一动。夫人看了这个模样，忙问道，“儿，为甚一毫东西不吃。只是呆坐？”连问几声，秀娥方答道：“身子有些不好，吃不下。”司户道，“既然不自在，先去睡罢。”夫人便起身，叫丫鬟掌灯，送他睡下，方才出去。停了一回，夫人又来看觑一番，催丫鬟吃了夜饭，进来打铺相伴。秀娥睡在帐中，翻来覆去，那里睡得着。忽闻舱外有吟咏之声，侧耳听时，乃是吴衙内的声音。其诗云：

天涯犹有梦，对面岂无缘。

莫道欢娱暂，还期盟誓坚。

秀娥听罢，不胜欢喜道：“我想了一日，无计见他一面。如今在外吟诗，岂非天付良缘！料此更深夜静，无人知觉，正好与他相会。又恐丫鬟们未睡，连呼数声，俱不答应，量已熟睡。即披衣起身，将残灯挑得亮亮的，轻轻把舱门推开。吴衙内恰如在门首守候的一般，门启处便钻入来。两手搂抱。秀娥又惊又喜。日间许多想念之情，也不暇诉说。舱门竟也不曾闭下。相偎相抱，解衣就寝。成其云雨。正在酣美深处，只见丫鬟起来解手，喊道：“不好了，舱门已开，想必有贼！”惊动合舱的人，都到舱门口观看。司户与夫人推门进来，教丫鬟点火寻觅。吴衙内慌做一堆，叫道：“小姐，怎么处？”秀娥道：“不要着忙，你只躲在床上，料然不寻到此。待我打发他们出去，送你过船。刚抽身下床，不想丫鬟照见了吴衙内的鞋儿，乃道：“贼的鞋也在此，想躲在床上。”司户夫妻便来搜看。秀娥推住，连叫没有，那里肯听。向床上搜出吴衙内。秀娥只叫得“苦也！”司户道：“耐耐这厮，怎来点污我家？”夫人便说：“吊起拷打。”司户道：“也不要打。竟撇入江里去罢。”教两个水手，扛头扛脚，抬将出去。吴衙内只叫饶命。秀娥扯住叫道：“爹妈，都是孩儿之罪，不干他事。”司户也不答应，将秀娥推上一交，把吴衙内扑通撇入水里。秀娥此时也不顾羞耻，跌脚捶胸，哭道：“吴衙内，是我害着你了！”又想到：“他既因我而死，我又何颜独生？”遂抢出舱门，向着江心便跳。

可怜嫩玉娇香女，化作随波逐浪魂！

秀娥刚跳下水，猛然惊觉，却是梦魇。身子仍在床上。旁边丫鬟还在那里叫喊：“小姐苏醒！”秀娥睁眼看时，天已明了。丫鬟俱已起身。外边风浪，依然狂大。丫鬟道：“小姐梦见甚的？恁般啼哭，叫唤不醒。”秀娥把言语支吾过了。想道：“莫不我与吴衙内没有姻缘之分，显这等凶恶梦兆？”又想到：“若着真如梦里这回恩爱，就死亦所甘心。”此时又被梦中那段光景在腹内打搅，越发想得痴了。觉道睡来没些聊赖，推枕而起。丫鬟们都不在眼前。即将门掩上，看着舱门，说道：“昨夜吴衙内明明从此进来，搂抱至床，不信到是做梦。”又想到：“难道我梦中便这般侥幸，醒时却真个无缘不成？”一面思想，一面随手将舱门推开，用目一觑。只见吴府尹船上舱门大开，吴衙内向着这边船上呆呆而坐。原来二人卧处，都在后舱，恰好间壁，只隔得五六尺远。若是去了两重窗榻，便是一间。那吴衙内

也因夜来魂颠梦倒，清早就起身，开着窗榻，观看贺司户船。这也是癞虾蟆想天鹅肉吃的妄想。那知姻缘有分，贺司户船中后窗也开在那边。秀娥走到窗边；四目相视，且惊且喜。恰如识熟过的，彼此微微而笑。秀娥欲待通句话儿，期他相会，又恐被人听见。遂取过一幅桃花笺纸，磨得墨浓，蘸得笔饱，题诗一首，折成方胜，袖中摸出一方绣帕包裹，卷做一团，掷过船去。吴衙内双手接受，深深唱个肥喏，秀娥还了个礼。然后解开看时，其诗云：

花笺裁锦字，绣帕裹柔肠。

不负襄王梦，行云在此方。

傍边又有一行小字道：“今晚妾当挑灯相候，以剪刀响声为号，幸勿爽约。”吴衙内看罢，喜出望外。暗道：“不道小姐又有如此秀美才华，真个世间少有！”一头赞美，即忙取过一幅金笺，题诗一首，腰间解下一条锦带，也卷成一块，掷将过来。秀娥接得看时，这诗与梦中听见的一般，转觉骇然！暗道：“如何他才题的诗，昨夜梦中倒先见了？看起来我二人合该为配，故先做这般真梦。”诗后边也有一行小字道：“承芳卿雅爱，敢不如命。”看罢，纳诸袖中。正在迷恋之际，恰值丫鬟送面水叩门。秀娥轻轻的上榻子，开放丫鬟。随后夫人也来询视。见女儿已是起身，才放下这片愁心。那日乃是吴府尹答席。午前贺司户就去赴宴。夫人也自昼寝。秀娥取出那首诗来，不时展玩，私心自喜，盼不到晚。有恁般怪事！每常时，翼翼眼便过了一日。偏生这日的日子，恰像有条绳子系住，再不能勾下去。心下好不焦躁！渐渐捱至黄昏。忽地想着这两个丫鬟碍眼，不当稳便。除非如此如此。到夜饮时，私自赏他贴身伏侍的丫鬟一大壶酒，两碗菜蔬。这两个丫头，犹如渴龙见水，吃得一滴不留。少顷贺司户筵散回船，已是烂醉。秀娥恐怕吴衙内也吃醉了，不能赴约，反增忧虑。回到后舱，掩上门儿，教丫鬟将香儿熏好了衾枕，分付道：“我还要做些针指。你们先睡则个。”那两个丫鬟正是酒涌上来，面红耳热，脚软头旋，也思量干这道儿。只是不好开口。得了此言，正中怀，连忙收拾被窝去睡。头儿刚刚着枕，鼻孔中就扇风箱般打鼾了。秀娥坐了更余，仔细听那两船人声静悄，寂寂无闻。料得无事，遂把剪刀向桌儿上厮琅的一响。那边吴衙内早已会意。原来吴衙内记挂此事，在席上酒也不敢多饮。贺司户去后，回至舱中，侧耳专听。约莫坐了一个更次，不见些影响，心内正在疑惑。忽听得贺司户船中剪刀声响，遂悄悄的轻手软脚，开了窗儿，跨将出去，依原推上。耸身跳过这边船来。向窗门上轻轻弹了三弹。秀娥便来开窗，与衙内钻入舱中。秀娥原复带上。两下又见了个礼儿。吴衙内在灯下把贺小姐仔细一观，更觉千娇百媚。但见：

舱门轻叩小窗开，瞥见犹疑梦里来。

万种欢娱愁不足，梅香熟睡莫惊猜。

各道想慕之情。秀娥又将梦中听见诗句，却与所赠相同的话说出。吴衙内惊讶道：“有恁般奇事！我昨夜所梦，与你分毫不差。因道是奇异，闷坐呆想。不道天使小姐也开窗观觑。遂成好事。看起来，多分是宿世姻缘，故令魂梦先通。明日即恳爹爹求亲，以图偕老百年。”秀娥道：“此言正合我意。”二人说到情深之际，恩爱转笃，竟自一觉睡去。不想那晚夜半，风浪平静，五鼓时分，各船尽皆开放。贺司户、吴府尹两边船上，也各收拾篷橈，解缆开船。众水手齐声打号子起锚，早把吴衙内、贺小姐惊醒。又听得水手说道：“这般好顺风，怕赶不到蕪州！”吓得吴衙内暗暗只管叫苦，说道：“如今怎生是好？”贺小姐道：“低声。倘被丫鬟听见，反是老大利

害。事已如此，急也无用。你且安下，再作区处。”吴衙内道：“莫要应了昨晚的梦便好？”这句话却点醒了贺小姐。想梦中被丫鬟看见鞋儿，以致事露。遂伸手摸起吴衙内那双丝鞋藏过。贺小姐踌躇了千百万遍，想出一个计来，乃道：“我有个法儿在此。”吴衙内道：“是甚法儿？”贺小姐道：“日里你便向床底下躲避，我也只推有病，不往外边去，母亲吃饭，竟讨进舱来。待到了荆州，多将些银两与你，趁起岸时人从分坛，从闹中脱身，觅个便船回到扬州，然后写书来求亲。爹妈若是允了，不消说起。倘或不肯，只得以实告之。爹妈平日将我极是爱惜。到此地位，料也只得允从。那对可不依旧夫妻会合！”吴衙内道：“若得如此，可知好哩。”到了天明，等丫鬟起身出舱去后，二人也就下床。吴衙内急忙钻入床底下，做一堆儿伏着。两旁俱有箱笼遮隐，床前自有帐幔低垂。贺小姐又紧紧坐在床边，寸步不离。盥漱过了，头也不梳，假意靠在桌上。夫人走入看见，便道：“呵呀！为何不梳头，却靠在此？”秀娥道：“身子觉道不快，怕得梳头。”夫人道：“想是起得早些，伤了风了。还不到床上去睡睡？”秀娥道：“因是睡不安稳，才坐在这里。”夫人道：“既然要坐，还该再添件衣服，休得冻了。若是不好，教丫鬟寻过一领披风，与他穿起。”又坐了一回，丫鬟请吃早膳。夫人道：“儿，身子不安，莫要吃饭，不如教丫鬟香香的煮些粥儿调养，倒好。”秀娥道：“我心里不喜欢吃粥，还是饭好。只是不耐烦走动。拿进来吃罢。”夫人道：“既恁般，我也在此陪你。”秀娥道：“这班丫头，背着你眼，就要胡做了。母亲还到外边去吃。”夫人道：“也说得是。”遂转身出去，教丫鬟将饭送进摆在桌上，秀娥道：“你们自去，待我唤时方来。”打发丫鬟去后，把门顶上，向床底下招出吴衙内来吃饭。那吴衙内爬起身，把腰伸了一伸，举目看桌上时，乃是两碗荤菜，一碗素菜，饭只有一吃一添。原来贺小姐平日饭量不济，额定两碗，故此只有这些。你想吴衙内食三升米的肠子，这两碗饭填在那处？微微笑了一笑，举起筋两三超，就便了帐，却又不好说得。忍了饿原向床下躲过。秀娥开门，唤过丫鬟又教添两碗饭来吃了。那丫鬟互相私议道：“小姐自来只吃得两碗，今日说道有病，如何反多吃了一半，可不是怪事！”不想夫人听见，走来说道：“儿，你身子不快，怎的又吃许多饭食？”秀娥道：“不妨事，我还未饱哩。”这一日三餐俱是如此。司户夫妇只道女儿年纪长大，增了饭食；正不知舱中，另有个替吃饭的，还饿得有气无力哩。正是：

安排布地瞒天谎，成就偷香窃玉^偷情。

当晚夜饭过了。贺小姐即教吴衙内先上床睡卧，自己随后解衣入寝。夫人又来看时，见女儿已睡，问了声自去。丫鬟也掩门歇息。吴衙内饥馁难熬，对贺小姐说道：“事虽好了，只有一件苦处。”秀娥道：“是那件？”吴衙内道：“不瞒小姐说，我的食量颇宽。今日这三餐，还不勾我一顿。若这般忍饿过日，怎能捱到荆州？”秀娥道：“既恁地，何不早说？明日多讨些就是。”吴衙内道：“十分讨得多，又怕惹人疑惑。”秀娥道：“不打紧，自有道理，但不知要多少才勾？”吴衙内道：“那里象得我意！每顿十来碗也胡乱度得过了。”到次早，吴衙内依旧躲过。贺小姐诈病在床，呻吟不绝。司户夫人担着愁心，要请医人调治，又在大江中，没处去请。秀娥却

^偷 香窃玉——偷香，晋代贾充的女儿热爱韩寿，她不惜把晋炎帝（司马炎）赐给她父亲的西域异香偷送给韩寿用。窃玉，元代散曲和杂剧里常有郑生兰房窃玉的话；故事详情还待考。

也不要，只叫肚里饿得慌。夫人流水催进饭来，又只嫌少，共争了十数多碗，倒把夫人吓了一跳，劝他少吃些。故意使起性儿，连叫：“快拿去！不要吃了。索性饿死罢。”夫人是个爱女，见他使性，反陪笑脸道：“儿，我是好话，如何便气起来？”忙叫丫鬟将饭送进来与小姐吃。说道：“我儿，娘在此陪你吃。”秀娥道：“母亲在此看着，孩儿吃不下去了。通出去了，等我慢慢的，或者吃不完，也未可知。”夫人依他言语，教丫鬟一齐出外。秀娥披衣下床，将门掩上。吴衙内便钻出来。因是昨夜饿坏了，看见这饭，也不谦让，也不检择，一连十数碗，吃个流星赶月。约莫存得碗余，方才住手。把贺小姐到看呆了。低低问道：“可还少么？”吴衙内道：“将就些罢，再吃便没意思了。”泻杯茶漱漱口儿，往床下爬的又钻入去了。贺小姐将余下的饭吃罢，开了门儿，原到床上睡卧。那丫鬟专等他开门，就奔进去。看见饭儿菜儿，都吃得精光，收着家伙，一路笑道：“原来小姐患的却是吃饭病。”报知夫人。夫人闻言，只把头摇，说道：“亏他怎地吃上这些！那病儿也患得蹊跷！”急请司户来说知，教他请医问卜。连司户也不肯信，分付午间莫要依他，恐食伤了五脏，便难医治。那知未到午时，秀娥便叫肚饥。夫人再三把好言语安慰时，秀娥就啼哭起来。夫人没法，只得又依着他。晚间亦是如此。司户夫妻，只道女儿得了怪病，十分慌张。

这晚已到蕲州停泊，分付水手，明日不要开船。清早差人入城，访问名医。一面求神占卦。不一时，请一个太医来。那太医衣冠齐楚，气宇轩昂，贺司户迎至舱中，叙礼看坐。那太医晓得是位官员，礼貌甚恭。献过两杯茶，问了些病缘，然后到后舱诊脉。诊过脉，复至中舱坐下。贺司户道：“请问太医，小女还是何症？”太医先咳了一声嗽，方答道：“令爱是疝膨食积^①。”贺司户道：“先生差矣！疝膨食积乃婴儿之疾，小女今年十五岁了，如何还犯此症？”太医笑道：“老先生但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令爱名虽十五岁，即今尚在春间，只有十四岁之实。倘在寒月所生，才十三岁有余。老先生，你且想，十三岁的女子，难道不算婴儿。大抵此症，起于饮食失调，兼之水土不伏，食积于小腹之中，凝滞不消，遂至生热，升至胸中，便觉饥饿。及吃下饮食，反资其火。所以日盛一日。若再过月余不医，就难治了。”贺司户见说得有些道理，问道：“先生所见，极是有理了。但今如何治之？”太医道：“如今学生先治其积滞，去其风热，住了热，饮食自然渐渐减少，平复如旧矣。”贺司户道：“若得如此神效，自当重酬。”道罢，太医起身拜别。贺司户封了药资，差人取了药来，将水照方上所加引子，慢慢煎好，送入小姐房中。谁知小姐暗地与吴衙内有此隐情，悄地对吴衙内说道：“我家爹娘，只道我真个有病，听信这班庸医的说话，要我服药。”将来的药，也打发丫鬟出去，竟泼入净桶。求神占卦，有的说星辰不利，又触犯了鹤神，须请僧道禳解，自然无事；有的说在旷野处遇了孤魂饿鬼，若设醮追荐，便可全愈。贺司户夫妻一一依从。见服了几剂药，没些效验，吃饭如旧。又请一个医者。那医者更是扩而充之，乘着轿子，三四个仆从跟随。相见之后，高谈阔论，也先探了病源，方才诊脉，问道：“老先生可有那个看过么？”贺司户道：“前日曾请一位看来。”医者道：“他看的是何症？”贺司户道：“说是疝膨食积。”医者呵呵笑道：“此乃癆瘵^②之症，

^① (g n) 疝食积——中医医学名词；小儿患肠胃病，饮食减少，血气虚弱，叫做疝积。

^② 瘵——旧时称肺结核一类的病为癆病。

怎说是疝膨食积？”贺司户道：“小女年纪尚幼，如何有此症候？”医者道：“令爱非七情六欲瘵怯之比，他本秉气虚弱，所谓孩儿瘵便是。”贺司户道：“饮食无度，这是为何？”医者道：“寒热交攻，虚火上延，因此容易饥饿。”夫人在屏后打听，教人传说，小姐身子并不发热。医者又道：“乃内热外寒骨蒸之症，故不觉得。”又讨前日医家药剂见了，说道：“这般克罚药，削弱元气。再服几剂，就难救了。待学生先以煎药治其虚热。调和脏腑，即进饮食。那时，方以滋阴降火养血补原的丸药，慢慢调理，自当痊可。”贺司户称谢道：“全仗神力。”遂辞别而去。少顷，家人又请一个太医到来。那太医却是个老者，须鬓皓然，步履蹒跚^㉑。刚坐下，便夸张善识疑难怪异之病。“某官府亏老夫救的，某夫人又亏老夫用甚药奏效。”那门面话儿比就说了一大派。又细细问了病者起居饮食，才会诊脉。贺司户被他大话一哄，认做有意思的，暗道：“常言老医少卜，或者这医人有些效验，也未可知。”医者诊过了脉，向贺司户道：“还是老先生有缘，得遇老夫。令爱这个病症，非老夫不能识。”贺司户道：“请问果是何疾？”医者道：“此乃有名色的，谓之膈病^㉒。”贺司户道：“吃不下饮食，方是膈病。目今比平常多食几倍，如何是这症候？”医者道：“膈病原有几般。象令爱这膈病俗名唤做老鼠膈。背后尽多尽吃；及至见了人，一些也难下咽喉。后来食多发涨，便成蛊胀。二病相兼，便难医治，如今幸而初起，还不妨得。包在老夫身上，可以除根。”言罢，起身。贺司户送出船头方别。那时一家都认做老鼠膈。见神见鬼的，请医问卜。那晓得贺小姐把来的药，都送在净桶肚里，背地冷笑。贺司户在蕲州停了几日，算来不是长法，与夫人商议，与医者求了个药方，多买了几帖药，一路去，且到荆州再请名医看罢。那些庸医千方百计，骗了好些银两，可不是他造化！有诗为证：

医人未必尽知医，却是将机便就机。

无病妄猜云有病，却教司户折便宜。

常言说得好，少女少郎，情色相当。贺小姐初时，还是个处子，尚是逡巡畏缩。况兼吴衙内心慌胆怯，不敢恣肆，彼此未见十分美满。两三日后，渐入佳境，姿意取乐，忘其所以。一晚夜半，丫鬟睡醒，听得床上唧唧啾啾，床棱戛戛的响。隔了一回，又听得气喘吁吁。心中怪异。次早报与夫人。夫人也因见女儿面色红活，不象个病容，正有些疑惑。听了这话，合着他的意思。不去通知司户，竟走来观看，又没些破绽。及细看秀娥面貌，愈加丰采倍常，却又不好开口问得，倒没了主意。坐了一回，原走出去。朝饭已后，终是放心不下，又进去探觑，把远话挑问。秀娥见夫人话儿问得蹊跷，便不答应。耳边忽闻得打鼾之声。原来吴衙内夜间多做了些正经，不曾睡得，此时吃饱了饭，在床底下酣睡。秀娥一时遮掩不来，被夫人听见，将丫鬟使遣开去，把门顶上，向床下一望。只见靠壁一个蓬头孩子，曲着身子，睡得好不自在。夫人暗暗叫苦不迭！对秀娥道：“你做下这等勾当，却诈推有病，吓得我夫妻心花儿急碎了！如今羞人答答，怎地做人！这天杀的，他是那里来的？”秀娥羞得满面通红，说道：“是孩儿不是，一时做差事了！望母亲遮盖则个！这人不是别个，便是吴府尹的衙内。”夫人失惊道：“吴衙内与你从未见面，况那日你爹在他船上吃酒，还在席间陪侍，夜

^㉑ 蹒跚（pán ju）——走不动，行动很慢的样子。

^㉒（gé）病——脾胃间象有什么东西堵住，吃不下食物，叫做膈病。

深方散，四鼓便开船了，如何得能到此？”秀娥从实将司户称赞留心，次日屏后张望，夜来做梦，早上开窗订约，并熟睡船开，前后事细细说出。又道：“不肖女一时情痴，丧名失节，玷辱父母，罪实难逭。但两地相隔数千里，一旦因阻风而会，此乃宿世姻缘，天遣成配，非繇人力。儿与吴衙内誓同生死，各不更改。望母亲好言劝爹曲允，尚可挽回前失。倘爹有别念，儿即自尽，决不偷生苟活。今蒙耻稟知母亲，一任主张。”道罢，泪如雨下，这里母子便说话，下边吴衙内打鼾声如发雷一般响了。此时夫人又气又恼。欲待把他难为，一来娇养惯了，那里舍得；二来恐婢仆闻知，反做话靶。吞声忍气，拽开门走往外边去了。

秀娥等母亲转身后，急下床顶上门儿，在床下叫醒吴衙内，埋怨道：“你打鼾，也该轻些儿，惊动母亲，事都泄漏了。”吴衙内听说这话，吓得浑身冷汗如雨，上下牙齿，顷刻就跔蹬蹬的乱打，半句话也说不出。秀娥道：“莫要慌！适来与母亲如此如此说明白了。若依允，不必讲起。不肯时，拚得学梦中结局，决不教使独受其累。”说到此处，不觉泪珠乱滚。

且说夫人急请司户进来，屏退丫鬟，未曾开言，眼中早已簌簌泪下。司户还道愁女儿病体，反宽慰道：“那医者说，只在数日便可奏效，不消烦恼。”夫人道：“听那老光棍花嘴！什么老鼠膈！论起恁般太医，莫说数日内奏效，就一千日还看不出病体。”司户道：“你且说怎的？”夫人将前事细述。把司户气着个发昏章第十一[※]。连声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！这等不肖之女，做恁般丑事，败坏门风，要他何用？趁今晚都结果了性命，也脱了这个丑名。”这两句话惊得夫人面如土色，劝道：“你我已在中年，止有这点骨血。若断送了，更有何人？论来吴衙内好人家子息，才貌兼全，招他为婿，原是门当户对，独怪他不来求亲，私下做这般勾当。事已如此，也说不得了。将错就错，悄地差人送他回去，写书与吴府尹，令人来下聘，然后成礼，两全其美。今若声张，反收幌子[◇]。”司户沉吟半晌，无可奈何，只得依着夫人。出来问水手道：“这里是甚地方？”水手答道：“前边已是武昌府了。”司户分付就武昌暂停，要差人回去。一面修起书札，唤过一个心腹家人，分付停当。不一时到了武昌。那家人便上捱[■]写下船只，旁在船边。贺司户与夫人同至后舱。秀娥见了父亲，自觉无颜，把被蒙在面上。司户也不与他说话。只道：“做得好事！”向床底下，呼唤吴衙内。那吴衙内看见贺司户夫妇，不知是甚意儿，战兢兢爬出来，伏在地上，口称死罪。司户低责道：“我只道你少年博学，可以成器！不想如此无行，辱我家门！本该撇下江里，才消这点恶气。今姑看你父亲面皮，饶你性命，差人送归。若得成名，便把不肖女与你为妻；如没有这般志气，休得指望。”吴衙内连连叩头领命。司户原教他躲过，捱至夜深人静，悄地教家人引他过船，连丫鬟不容一个见面。彼时两下分别，都还道有甚歹念，十分凄惨，又不敢出声啼哭。秀娥又扯夫人到背后，说道：“此行不知爹爹有甚念头，须教家人回时，讨吴衙内书信覆我，方才放心。”夫人真个依着他。又叮嘱了家人。次日清早

[※] 昏章第十一——古代书籍中表明篇章的次序，常常是写着“某某章第一”“某某章第二”；后来，小说里模仿这种格式，用来打诨，把“发昏”说成“发昏章第十一”，就是发昏的意思。

[◇] 若声明，反收幌子——幌子，商店门外表示所卖货物的招牌或标志物。这两句是说：如若把这件事说出去，大家知道，反而是替自己挂了一个标

[■] ——应作“涯”或“岸”字。口音之讹。

开船自去。贺司户船只也自望荆州进发。贺小姐诚恐吴衙内途中有变，心下忧虑。即时真个倒想出病来。正是：

乍别冷如冰，动念热如火。

三百六十病，唯有相思苦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吴府尹自那早离了江州，行了几十里路，已是朝膳时分，不见衙内起身。还道夜来中酒。看看至午，不见声息，以为奇怪。夫人自去叫唤，并不答应。那时着了忙。吴府尹教家人打开观看，只有一个空舱。吓得府尹夫妻，魂魄飞散，呼天抢地的号哭！只是解说不出。合船的人，都道：“这也作怪！总来只有只船，那里去了？除非落在水里。”吴府尹听了众人，遂泊住船，寻人打捞。自江州起至泊船之所，百里内外，把江也捞遍了，那里罗得尸首。一面招魂设祭，把夫人哭得死而复苏。吴府尹因没了儿子，连官也不要做了。手下人再三苦劝，方才前去上任。不则一日，贺司户家人送吴衙内到来，父子一见，惊喜相半。看了书札，方知就里。将衙内责了一场，款留贺司户家人，住了数日。准备聘礼，写起回书，差人同去求亲。吴衙内也写封私书寄与贺小姐。两下家人领着礼物，别了吴府尹，直至荆州，参见贺司户。收了聘礼，又做回书，打发吴府尹家人回去。那贺小姐正在病中，见了吴衙内书信，然后渐渐痊愈。那吴衙内在衙中，日夜攻书。候至开科，至京应试，一举成名，中了进士。凑巧除授荆州府湘潭县县尹。吴府尹见儿子成名，便告了致仕，同至荆州上任，择吉迎娶贺小姐过门完姻。同僚们前来称贺。

两个花烛下新人，锦衾内一双凤友。

秀娥过门之后，孝敬公姑，夫妻和顺。颇有贤名。后来贺司户因念着女儿，也入籍汴京，靠老终身。吴彦官至龙图阁学士，生得二子，亦登科甲。这回书唤做《吴衙内邻舟赴约》。诗云：

佳人才子貌相当，八句新诗暗自将。

百岁姻缘床下就，丽情千古播词场。

第二十九卷 卢太学诗酒傲王侯

卫河东岸浮丘高，竹舍云居隐凤毛。
遂有文章惊董贾，岂无名誉驾刘曹^董。
秋天散步青山郭，春日催诗白兔毫。
醉倚湛卢^湛时一啸，长风万里破洪涛。

这首诗，系本朝嘉靖年间，一个才子所作。那才子是谁？姓卢名楠子少榘，一字子赤，大名府濬县人。生得丰姿潇洒，气宇轩昂，飘飘有出尘之表。八岁即能属文，十岁便娴诗律，下笔数千言，倚马可待。人都道他是李青莲再世，曹子建后身。一生好酒任侠，放达不羁，有轻财傲物之志。真个名闻天下，才冠当今。与他往来的，俱是名公巨卿。又且世代簪缨，家赀巨富，日常供奉，拟于王侯。所居在城外浮邱山下，第宅壮丽，高耸云汉。后房粉黛，一个个声色兼妙；又选小奚^小秀美者十人，教成吹弹歌曲，日以自娱。至于僮仆厮养，不计其数。宅后又构一园，大可两三顷，凿池引水，叠石为山，制度极其精巧，名曰啸圃。大凡花性喜暖，所以名花俱出南方，那北地天气严寒，花到其地，大半冻死，因此至者甚少。设或到得一花一果，必为金珰大腕^大所有，他人亦不易得。这濬县又是个拗处，比京都更难，故宦家园亭虽有，俱不足观。偏卢楠立心要胜似他人，不惜重价，差人四处构取名花异卉，怪石奇峰，落成这园，遂为一邑之胜。真个景致非常！但见：

楼台高峻，庭院清幽。山叠岷峨怪石，花栽阆苑奇葩。水阁遥通竹坞，风轩斜透松寮，回塘曲槛，层层碧浪漾琉璃；叠嶂层峦，点点苍苔铺翡翠。牡丹亭畔，孔雀双栖；芍药栏边，仙禽对舞。萦纡松径，绿阴深处小桥横；屈曲花岐，红艳丛中乔木耸。烟迷翠黛，意淡如无；雨洗青螺，色浓似染。木兰舟荡漾芙蓉水际；秋千架摇曳垂杨影里。朱栏画槛相掩映，湘帘绣幙两交辉。

卢楠日夕吟花课鸟，笑傲其闲，虽南面^南至乐，亦不过是！凡朋友去相访，必留连尽醉方止。倘遇着个声气相投，知音知己，便兼旬累月，款留在家，不肯轻放出门。若有人患难来投奔的，一一俱有赆发，决不令其空过。因此四方慕名来者，络绎不绝。真个是：

座上客常满，尊中酒不空。

卢楠只因才高学广，以为掇青紫如拾针芥^掇；那知文福不齐，任你锦绣般文章，偏生不中试官之意，一连走上几次，不能勾飞黄腾达。他道世无识者，遂绝意功名，不图进取；惟与骚人剑客，羽士高僧，谈禅理，论剑术，

^董、贾、刘、曹——董，董仲舒；贾，贾谊：两人都是汉代的文学家。刘，刘桢；曹，曹植：两人都是三国时魏国的文学家。

^湛 卢——古代欧冶子所炼的一种最好的宝剑。

^小 奚——小童，小男仆。

^大 珰大腕——金珰，汉代侍中、中常侍冠上的饰物；因作权宦的代称。大腕，指皇亲国戚住的地方；因作贵族的代称。

^南 面——指帝王。

^掇 青紫如拾针芥——语见《汉书》。汉代，丞相和太尉是金印、紫绶；御史大夫是银印、青绶。后来就用“青紫”代表作大官。这句是说：弄一个极大的官职作，就象在地上拾一根针、一根草一样的容易。

呼卢浮白^呼，放浪山水，自称浮丘山人。曾有五言古诗云：

逸翮奋霄汉，高步蹑天关。
褰衣在椒涂，长风吹海澜。
琼树系游镰，瑶华代朝餐。
恣情戏灵景，静啸啾鸣鸾。
浮世信淆浊，焉能濡羽翰！

话分两头，却说濬县知县，姓汪名岑，少年连第，贪酷无比，性复猜刻，又酷好杯中物。若擎着酒杯，便直饮到天明。自到濬县，不曾遇着对手。平昔也晓得卢楠是个才子，当今推重，交游甚广。又闻得邑中园亭，推他家为最，酒量又推尊第一。因这三件，有心要结识他，做个相知。差人去请来相会。你道有这般好笑的事么？别个秀才要去结交知县，还要捱风缉缝，央人引进，拜在门下，认为老师。四时八节，馈送礼物，希图以小博大。若知县肯来相请，便似朝廷征聘一般，便立刻动身，不俟驾而行^不的样子。若是这种人，是不肖者所为，有气概的未必如此。但知县相请，也没有不肯去的。偏有卢楠比他人不同，知县一连请了五六次，只当做耳边风，全然不睬，只推自来不入公门。你道因甚如此？那卢楠才高天下，眼底无人，天生就一副侠肠傲骨，视功名如敝屣，等富贵犹浮云。就是王侯卿相，不曾来拜访，要请去相见，他也断然不肯先施^先，怎肯轻易去见个县官？真个是天子不得臣，诸侯不得友，绝品的高人。这卢楠已是个清奇古怪的主儿，撞着知县又是个耐烦琐碎的冤家。请人请到四五次不来，也索罢了，偏生只管去缠帐。见卢楠决不肯来，却到情愿自去就教。又恐卢楠他出，先差人将帖子订期。差人领了言语，一直径到卢家，把帖子递与门公说道：“本县老爷，有紧要话，差我来传达你相公，相烦引进。”门公不敢怠慢，即引到园上，来见家主。差人随进园门，举目看时，只见水光绕绿，山色送青，竹木扶疏，交相掩映，林中禽鸟，声如鼓吹。那差人从不曾见这般景致，今日到此，恍如登了洞天仙府，好生欢喜，想道：“怪道老爷要来游玩，原来有恁地好景！我也是有些缘分，方得至此观玩这番，包不枉为人一世。”遂四下行走，恣意饱看。湾湾曲曲，穿过几条花径，走过数处亭台，来到一个所在，周围尽是梅花，一望如雪，霏霏馥馥，清香沁人肌骨。中间显出一座八角亭子，朱甍碧瓦，画栋雕梁，亭中悬一个匾额，大书“玉照亭”三字。下边坐着三四个宾客，赏花饮酒，傍边五六个标致青衣^标，调丝品竹，按板而歌。有高太史^高《梅花诗》为证：

琼姿只合在瑶台，谁向江南处处栽。
雪满山中高士卧，月明林下美人来。

^呼 卢浮白——呼卢，古代樗蒲之戏：五个子上，分别刻着梟、卢、雉、犊、塞，作为胜负的标志。梟最胜，卢次之，雉、犊又次之，塞为最下。就是赌博的意思。浮白，本作罚酒解；一般作为饮一杯酒的意思。

^不 俟驾而行——“君命召，不俟驾而行。”语见《论语》。就是说：国君有命令来召，不等驾好车子就走；急于应召的意思。

^先 施——朋友抢先馈送礼物或拜访，叫做“先施”。

^标 致青衣——原本“致”上脱“标”字；据《今古奇观》补。“标致青衣”，即漂亮的侍女的意思。

^高 太史——指高启；明代诗人，曾官编修，与修《元史》，故称为“太史”。

寒依疏影萧萧竹，春掩残香漠漠苔。

自去渔郎无好韵，东风愁寂几回开！

门公同差人站在门外，候歌完了，先将帖子禀知，然后差人向前说道：“老爷令小人多多拜上相公，说既相公不屑到县，老爷当来拜访；但恐相公他出，又不相值，先差小人来期个日子，好来请教。二来闻府上园亭甚好，顺便就要游玩。”大凡事当凑就不起，那卢楠见知县频请不去，恬不为怪，却又情愿来就教，未免转过念头，想：“他虽然贪鄙，终是个父母官儿，肯屈己敬贤，亦是可取；若又峻拒不许，外人只道我心胸褊狭，不能容物了。”又想到：“他是个俗吏，这文章定然不晓得的；那诗律旨趣深奥，料必也没相干；若论典籍，他又是个后生小子，微幸在睡梦中偷得这进士到手，已是心满意足，谅来还未曾识面。至于理学禅宗，一发梦想所不到了。除此之外，与他谈论，有甚意味，还是莫招揽罢。”却又念其来意惓惓，如拒绝了，似觉不情。正沉吟间，小童斟上酒来。他触境情生，就想到酒上，道：“倘会饮酒，亦可免俗。”问来人道：“你本官可会饮酒么？”答道：“酒是老爷的性命，怎么不会饮？”卢楠又问：“能饮得多少？”答道：“但见拿着酒杯，整夜吃去，不到酩酊不止，也不知有几多酒量。”卢楠心中喜道：“原来这俗物，却会饮酒，单取这节罢。”随教童子取小帖儿，付与来人道：“你本官既要来游玩，趁此梅花盛时，就是明日罢。我这里整备酒盒相候。”差人得了言语，原同门公一齐出来，回到县里，将帖子回覆了知县。知县大喜，正要明日到卢楠家去看梅花；不想晚上人来报新按院到任，连夜起身往府，不能如意。差人将个帖儿辞了。知县到府，接着按院，同行香过了，回到县时，往还数日，这梅花已是：

纷纷玉瓣堆香砌，片片琼英绕画栏。

汪知县因不曾赴梅花之约，心下怏怏，指望卢楠另来相邀。谁知卢楠出自勉强，见他辞了，即撇过一边，那肯又来相请。看看已到仲春时候，汪知县又想到卢楠园上去游春，差人先去致意。那差人来到卢家园中，只见园林织锦，堤草铺茵，莺啼燕语，蝶乱蜂忙，景色十分艳丽。须臾，转到桃蹊上，那花浑如万片丹霞，千重红锦，好不烂熳。有诗为证：

桃花开遍上林红，耀服繁华色艳浓。

含笑动人心意切，几多消息五更风。

卢楠正与宾客在花下击鼓催花，豪歌狂饮，差人执帖子上前说知。卢楠乘着酒兴对来人道：“你快回去与本官说，若有高兴，即刻就来，不必另约。”众宾客道：“使不得！我们正在得趣之时，他若来了，就有许多文来^许，怎能尽兴？还是改日罢。”卢楠道：“说得有理，便是明日。”遂取个帖子，打发来人，回复知县。你道天下有这样不巧的事！次日汪知县刚刚要去游春，谁想夫人有五个月身孕，忽然小产起来，晕倒在地，血污浸渍身子。吓得知县已是六神无主，还有甚心肠去吃酒，只得又差人辞了卢楠。这夫人一病直至三月下旬，方才稍可。那时卢楠园中牡丹开放，冠绝一县。真是好花，有《牡丹诗》为证：

洛阳千古斗春芳，富贵争夸浓艳妆。

——自《清平》三阙后，至今传诵说花王。

^许 多文来^许——“^许”，一般作“^许”。文人的动作迂缓安详，你谦我让，叫做“文^许”。这句指的是：相见时行礼、说客套话等等虚文礼节。

汪知县为夫人这病，乱了半个多月，情绪不佳，终日只把酒来消闷，连政事也懒得去理。次后闻得卢家牡丹茂盛，想要去赏玩，因两次失约，不好又来相期，差人送三两书仪^书，就致看花之意。卢楠日子便期了，却不肯受这书仪。璧返数次，推辞不脱，只得受了。那日天气晴爽，汪知县打帐早衙完了就去，不道刚出衙门，左右来报：“吏科给事中某爷告养亲归家，在此经过。”正是要道之人，敢不去奉承么？急忙出郭迎接，馈送下程，设宴款待。只道一两日就行，还可以看得牡丹，那知某给事，又是好胜的人，教知县陪了游览本县胜景之处，盘桓七八日方行。等到去后，又差人约卢楠时，那牡丹已萎谢无遗。卢楠也向他处游玩山水，离家两日矣。不觉春尽夏临，倏忽间又早六月中旬，汪知县打听卢楠已是归家，在园中避暑，又令人去传达，要赏莲花。那差人径至卢家，把帖儿教门公传进。须臾间，门公出来说道：“相公有话，唤你当面去分付。”差人随着门公，直到一个荷花池畔，看那池团团约有十亩多大，堤上绿槐碧柳，浓阴蔽日；池内红妆翠盖，艳色映人。有诗为证：

凌波仙子斗新妆，七窍虚心吐异香。

何似花神多薄幸，故将颜色恼人肠。

原来那池也有个名色，唤做滢碧池。池心中有座亭子，名曰锦云亭。此亭四面皆水，不设桥梁，以采莲舟为渡、乃卢楠纳凉之处。门公与差人下了采莲舟，荡动画桨，顷刻到了亭边，系舟登岸。差人举目看那亭子：周围朱栏画槛，翠幔纱窗，荷香馥馥，清风徐徐，水中金鱼戏藻，梁间紫燕寻巢，鸥鹭争飞叶底，鸳鸯对浴岸傍。去那亭中看时，只见藤床湘簟，石榻竹几，瓶中供千叶碧莲，炉内焚百和名香。卢楠科头跣足，斜据石榻，面前放一帙古书，手中执着酒杯。傍边冰盘中，列着金桃雪藕，沉李浮瓜，又有几味案酒。一个小厮捧壶，一个小厮打扇。他便看几行书，饮一杯酒，自取其乐。差人未敢上前，在侧边暗想道：“同是父母生长，他如何有这般受用！就是我本官中过进士，还有许多劳碌，怎及得他的自在！”卢楠抬头看见，即问道：“你就是县里差来的么？”差人应道：“小人正是。”卢楠道：“你那本官到也好笑，屡次订期定日，却又不来；如今又说要看荷花；恁样不爽利，亏他怎地做了官！我也没有许多闲工夫与他缠帐，任凭他有兴便来，不奈烦又约日子。”差人道：“老爷多拜上相公，说久仰相公高才，如渴想浆，巴不得来请教，连次皆为不得已事羁住，故此失约。还求相公期个日子，小人好去回语。”卢楠见来人说话伶俐，却也听信了他，乃道：“既如此，竟在后日。”差人得了言语，讨个回帖，同门公依旧下船，到柳阴堤下上岸，自去回复了知县。那汪知县至后日，早衙发落了些公事，约莫午牌时候，起身去拜卢楠。谁想正值三伏之时，连日酷热非常，汪知县已受了些暑气，这时却又在正午，那轮红日犹如一团烈火，热得他眼中火冒，口内烟生。刚到半路，觉道天旋地转，从轿上直撞下来，险些儿闷死在地。从人急忙救起，抬回县中，送入私衙，渐渐苏醒。分付差人辞了卢楠，一面请太医调治。足足里病了一个多月，方才出堂理事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卢楠一日在书房中，查点往来礼物，检着汪知县这封书仪，想道：“我与他水米无交，如何白白里受他的东西？须把来消豁^消了，方才干

^书 仪 以送钱买书的名义送点钱给人家，这种钱叫做“书仪”。

^消 豁——打发掉，花费掉。

净。”到八月中，差人来请汪知县中秋夜赏月。那知县却也正有此意。见来相请，好生欢喜，取回帖打发来人，说：“多拜上相公，至期准赴。”那知县乃一县之主，难道刚刚只有卢楠请他赏月不成？少不得初十边，就有乡绅同僚中相请，况又是个好饮之徒，可有不去的理么？定然一家家捱次都到，至十四这日，辞了外边酒席，于衙中整备家宴，与夫人在庭中玩赏。那晚月色分外皎洁，比寻常更是不同。有诗为证：

玉宇淡悠悠，金波彻夜流。
最怜圆缺处，曾照古今愁。
风露孤轮影，山河一气秋。
何人吹铁笛？乘醉倚南楼。

夫妻对酌，直饮到酩酊，方才入寝。那知县一来是新起病的人，元神未复；二来连日沉酣糟粕，趁着酒兴，未免走了酒字下这道儿^走；三未这晚露坐夜深，着了些风寒；三合凑又病起来。眼见得卢楠赏月之约，又虚过了。调摄数日，方能痊愈。那知县在衙中无聊，量道卢楠园中桂花必盛，意欲借此排遣，适值有个江南客来打抽丰^打，送两大罈惠山泉酒，汪知县就把一罈，差人转送与卢楠。卢楠见说是美酒，正中其怀，无限欢喜，乃道：“他的政事文章，我也一概勿论，只这酒中，想亦是知味的了。”即写帖请汪知县后日来赏桂花。有诗为证：

灵鹫山前落月中，天香云外动秋风。
淮南何用歌《招隐》？自可淹留桂树丛。

自古道：“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。”像汪知县是个父母官，肯屈己去见个士人，岂不是件异事。谁知两下机缘未到，临期定然生出事故，不能相会。这番请赏桂花，汪知县满意要尽竟日之欢，罄夙昔仰想之诚。不料是日还在眠床上，外面就传板^传进来报：“山西理刑赵爷行取入京，已至河下。”恰正是汪知县乡试房师^乡，怎敢怠慢？即忙起身梳洗，出衙上轿，往河下迎接，设宴款待。你想两个得意师生，没有就相别之理，少不得盘桓数日，方才转身。这桂花果然：

飘残金粟随风舞，零乱天香满地铺。

却说卢楠素性刚直豪爽，是个傲上矜下之人，见汪知县屡次卑词尽敬，以其好贤，遂有俯交之念。时值九月末旬，园中菊花开遍，那菊花种数甚多，内中惟有三种为贵。那三种？

鹤翎、剪绒、西施。

每一种各有几般颜色，花大而媚，所以贵重。有《菊花诗》为证：

不共春风斗百芳，自甘篱落傲秋霜。
园林一片萧疏景，几朵依稀散晚香。

卢楠因想汪知县几遍要看园景，却俱中止，今趁此菊花盛时，何不请来一玩？也不在他一番敬慕之情。即写帖儿，差人去请次日赏菊。家人拿着帖子，来到县里，正值知县在堂理事，一径走到堂上跪下，把帖子呈上，禀

^走 了酒字下这道儿——指“色”。“酒色”二字常连用，所以“酒”下边的是“色”。

^打 抽丰——亦作“打秋风”。意同分肥。一般是利用各种关系向人取得财物赠与的意思。

^传 板——官厅里悬在堂口，有紧急事情所敲击的大木板。

^乡 试房师——主持乡试的官员，除了主考、副主考外，还有同考官，分房荐卷，由主考官决定。考取的举人称正、副主考为“座师”，称分房荐卷的同考官为“房师”或“帘师”。

道：“家相公多拜上老爷，园中菊花盛开，特请老爷明日赏玩。”汪知县正想要去看菊，因屡次失约，难好启齿；今见特地来请，正是挖耳当招，深中其意。看了帖子，乃道：“拜上相公，明日早来领教。”那家人得了言语，即便归家回覆家主道：“汪老爷拜上相公，明日绝早就来。”那知县说明日早来，不过是随口的话，那家人改做绝早就来，这也是一时错讹之言。不想因这句错话上，得罪了知县，后来把天大家私，弄得罄尽，险些儿连性命都送了。正是：

舌为利害本，口是祸福门。

当下卢楠心下想道：“这知县也好笑，那见赴人筵席，有个绝早就来之理。”又想到：“或者慕我家园亭，要尽竟日之游。”分付厨夫，“老爷明日绝早就来，酒席须要早些完备。”那厨夫听见知县早来，恐怕临时误事，隔夜就手忙足乱收拾。卢楠到次早分付门上人：“今日若有客来，一概相辞，不必通报。”又将个名帖，差人去邀请知县。不到朝食时，酒席都已完备，排在燕喜堂中。上下两席，并无别客相陪。那酒席铺设得花锦相似。正是：

富家一席酒，穷汉半年粮。

且说知县那日早衙投文已过，竟不退堂，就要去赴酌，因见天色太早，恐酒席未完，弔一起公事来问。那公事却是新拿到一班强盗事，在卫河里打劫来往客商，因都在娼家宿歇，露出马脚，被捕人拿住解到本县，当下一讯都招。内中一个叫做石雪哥，又扳出本县一个开肉铺的王屠，也是同伙，即差人去拿到。知县问道：“王屠，石雪哥招称你是同伙，赃物俱窝顿你家，从实招来，免受刑罚。”王屠禀道：“老爷，小人是个守法良民，就在老爷马足下开个肉铺生理，平昔间就街市上不十分行走，那有这事。莫说与他是同伙，就是他面貌，从不曾识认。老爷不信，拘邻里来问，平日所行所为，就明白了。”知县又叫石雪哥道：“你莫要诬陷平人，若审出是扳害的，本时就打死你这奴才。”石雪哥道：“小的并非扳害，真实是同伙。”王屠叫道：“我认也认不得你，如何是同伙？”石雪哥道：“王屠，我与你一向同做伙计，怎么诈不认得？就是今日，本心原要弄脱你的，只为受刑不过，一时间说了出来，你不可怪我！”王屠叫屈连天道：“这是那里说起？”知县喝交一声夹起来，可怜王屠夹得死而复苏，不肯招承。石雪死咬定是个同伙，虽夹死终不改口。是巳牌时分，夹到日已倒西，两下各执一词，难以定招。此时知县一心要去赴宴，已不耐烦，遂依着强盗口词，葫芦提将王屠问成死罪，其家私尽作赃物入官。画供已毕，一齐发下死囚牢里，即起身上轿，到卢楠家去吃酒不题。你道这强盗为甚死咬定王屠是个同伙？那石雪哥当初原是个做小经纪的人，因染了时疫症，把本钱用完，连几件破家伙，也卖来吃在肚里。及至病好，却没本钱去做生意，只存得一只锅儿，要把去卖几十文钱，来营运度日。旁边却又有些破的，生出一个计较，将锅煤拌着泥儿涂好，做个草标儿，提上街去卖。转了半日，都嫌是破的，无人肯买。落后走到王屠对门开米铺的田大郎门首，叫住要买。那田大郎是个近觑眼，却看不出损处，一口就还八十文钱。石雪哥也就肯了。田大郎将钱递与石雪哥，接过手刚在那里数明，不想王屠在对门看见，叫这大郎：“你且仔细看看，莫要买了破的。”这是因他眼力不济，乃偶然外人之言。谁知田大郎真个重新仔细一看，看出那个破损处来，对王屠道了：“是你说，不然

几乎被他哄了。果然是破的。”连忙讨了铜钱，退还锅子。石雪哥初时买成了，心中正在欢喜，次后讨了钱去，心中痛恨王屠，恨不得与他性命相博。只为自己货儿果然破损，没个因头，难好开口，忍着一肚子恶气，提着锅子转身。临行时，还把王屠怒目而视，巴不能等他问一声，就要与他厮闹。那王屠出自无心，那个去看他。石雪哥见不来招揽，只得自去。不想心中气恼，不曾照管得，足下绊上一交，把锅子打做千百来块，将王屠来恨入骨髓。思想没了生计，欲要寻条死路，诈那王屠，却又舍不得性命。没甚计较，就学做夜行人^夜，到也顺溜，手到擒来。做了年余，嫌这生意微细，合入大队里，在卫河中巡^巡，得来大碗酒、大块肉，好不快活！那时反又感激王屠起来，他道是：“当日若没有王屠这一句话，卖成这只锅子，有了本钱，这时只做小生意度日，那有恁般快活！”及至恶贯满盈，被拿到官，情真罪当，料无生理，却又想起昔年的事来：“那日若不是他说破，卖这几十文钱做生意度日，不见致有今日。”所以扳害王屠，一口咬定，死也不放。故此他便认得王屠，王屠却不相认。后来直到秋后典刑，齐绑在法场上，王屠问道：“今日总是死了，你且说与我有甚冤仇，害我致此？说个明白，死也甘心。”石雪哥方把前情说出。王屠连喊冤枉，要辨明这事。你想：此际有那个来采你？只好含冤而死。正是：

只因一句闲言语，断送堂堂六尺躯。

闲话休题，且说卢楠早上候起，已至巳牌，不见知县来到，又差人去打听，回报说在那里审问公事。卢楠心上就有三四分不乐，道：“既约了绝早就来，如何这时候还问公事？”停了一回，还不见到，又差人去打听，来报说：“这件公事还未问完哩。”卢楠不乐有六七分了，想道：“是我请他的不是，只得耐这次罢。”俗语道得好，等人性急。略过一回，又差人去打听，这人行无一箭之远，又差一人前去，顷刻就差上五六个人去打听。少停一齐转来回覆：“老爷在堂上发激，想这事急切未得完哩。”卢楠听见这话，凑成十分不乐，心中大怒道：“原来这俗物，一无可取，都只管来缠帐，几乎错认了。如今幸尔还好。”即令家人撇开下面这桌酒席，走上前居中向外面坐，叫道：“快把大杯酒热酒来，洗涤俗气。”家人都禀道：“恐大爷一时便到。”卢楠睁起眼喝道：“哇！还说甚大爷？我这酒可是与俗物吃的么？”家人见家主发怒，谁敢再言，只得把大杯斟上，厨下将肴馔供出。小奚在堂中宫商迭奏，丝竹并呈。卢楠饮了数杯，又讨出大碗，一连吃上十数多碗，吃得性起，把巾服都脱去了，跣足科头，踞坐于椅上，将肴馔撤去，止留果品案酒，又吃上十来大碗，连果品也赏了小奚，惟饮寡酒。又吃上几碗。卢楠酒量虽高，原吃不得急酒，因一时恼怒，连饮了几十碗，不觉大醉，就靠在桌上齁齁睡去。家人谁敢去惊动，整整齐齐，都站在两旁伺候。里边卢楠便醉了，外面管园的却不晓得。远远望见知县头踏来，急忙进来通报。到了堂中，看见家主已醉，到吃一惊道：“大爷已是到了，相公如何先饮得这个模样？”众家人听得知县来到，都面面相觑，没做理会，齐道：“那桌酒便还在，但相公不能勾醒，却怎好？”管园的道：“且叫醒转来，扶醉陪他一陪也罢，终不然特地请来，冷淡他去不成。”众家人只得上前叫唤，喉咙都喊破了，如何得醒？渐渐听得人声喧杂，料道是知县进来，

^夜 行人——小偷。

^巡 巡——本义是巡查、警备；这里是拦路打劫的意思。

慌了手足，四散躲过。单单撇下卢楠一人。只因这番，有分教：佳宾贤主，变为百世冤家；好景名花，化作一场春梦。正是：

盛衰有命天为主，祸福无门人自生。

且说汪知县离了县中，来到卢家园门口，不见卢楠迎接，也没有一个家人伺候，从人乱叫：“门上有人么？快去通报，大爷到了。”并无一人答应。知县料是管门的已进去报了，遂吩咐：“不必呼唤。”竟自进去。只见门上有一个匾额，白地翠书“啸圃”两个大字。进了园门，一带都是柏屏，转过湾来，又显出一座门楼，上书“隔凡”二字。过了此门，便是一条松径。绕出松林，打一看时，但见山岭参差，楼台缥缈，草木萧疏，花竹围环。知县见布置精巧，景色清幽，心下暗喜道：“高人胸次，自是不同。”但不闻得一些人声，又不见卢楠相迎，未免疑惑。也还是园中径路错杂，或者从别道往外迎找，故此相左。一行人在园中，任意东穿西走，反去寻觅主人。次后来到一个所在，却是三间大堂。一望菊花数百，霜英灿烂，枫叶万树，拥若丹霞，橙橘相亚，累累如金。池边芙蓉千百株，颜色或深或浅，绿水红葩，高下相映，鸳鸯凫鸭之类，戏狎其下。汪知县想道：“他请我看菊，必在这个堂中了。”径至堂前下轿。走入看时，那里见甚酒席，惟有一人蓬头跣足，居中向外而坐，靠在桌上打盹。此外更无一个人影。从人赶向前乱喊：“老爷到了，还不起来！”汪知县举目看他身上服色不象以下之人，又见旁边放着葛巾野服，吩咐且莫叫唤，看是何等样人？那常来下帖的差人，向前仔细一看，认得是卢楠，禀道：“这就是卢相公，醉倒在此。”汪知县闻言，登时紫涨了面皮，心下大怒道：“这厮恁般无理！故意哄我上门羞辱。”欲得教从人将花木打个希烂，又想不是官体，忍着一肚子恶气，急忙上轿，分付回县。轿夫抬起，打从旧路，直至园门首，依原不见一人，那些皂快，没一个不摇首咋舌道：“他不过是个监生，如何将官府恁般藐视？这也是件异事。”知县在轿上听见，自觉没趣，怒恼愈加，想道：“他总然才高，也是我的治下，曾请过数遍，不肯来见，情愿就见，又馈送银酒，我亦可为折节敬贤之至矣。他却如此无理，将我侮慢。且莫说我是父母官，即使平交，也不该如此！”到了县里，怒气不息，即便退入私衙不题。且说卢楠这些家人小厮，见知县去后，方才出头，到堂中看家主时，睡得正浓，直至更余方醒。众人说道：“适才相公睡后，大爷就来，见相公睡着，便起身而去。”卢楠道：“可有甚话说？”众人道：“小人们恐难好答应，俱走过一边，不曾看见。”卢楠道：“正该如此！”又懊悔道：“是我一时性急，不曾分付闭了园门，却被这俗物，直至此间，践污了地上。”教管园的，明早快挑水将他进来的路径扫涤干净。又着人寻访常来下帖的差人，将向日所送书仪，并那罇泉酒，发还与他。那差人不敢隐匿，遂即到县里去缴还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汪知县退到衙中，夫人接着，见他怒气冲天，问道：“你去赴宴，如何这般气恼？”汪知县将其事道知。夫人道：“这都是自取，怪不得别人！你是个父母官，横行直撞，少不得有人奉承；如何屡屡卑污苟贱，反去请教子民。他总是有才，与你何益？今日讨恁般怠慢，可知好么！”汪知县又被夫人抢白了几句，一发怒上加怒，坐在交椅上，气愤愤的半晌无语。夫人道：“何消气得，自古道：破家县令。”只这四个字，把汪知县从睡梦中唤醒，放下了怜才敬士之心，顿提起生事害人之念。当下口中不语，心下躊躇，寻思计策安排卢生：“必置之死地，方泄吾恨。”当夜无话。汪知县早

衙已过，次日唤一个心腹令史，进衙商议。那令史姓谭名遵，颇有才干，惯与知县通赃过付，是一个积年滑吏。当下知县先把卢楠得罪之事叙过，次说要访他恶端，拿之以泄其恨。谭遵道：“老爷要处他，却是甚难，请休了这个念头罢！”知县道：“我是一县之主，如何处他不得？”谭遵道：“要处他，若只此一节，恐未必了事，在老爷反有干碍。”汪知县道：“却是为何？”谭遵道：“卢楠与小人原是同里，晓得他多有大官府往来，且又家自豪富。平昔虽则恃才骄傲，却没甚违法之事。总然拿了，少不得有天大分上到上司处审问，决不致死的田地。那时怀恨挟仇，老爷岂不反受其累？”汪知县道：“此言虽是，但他恁地放肆，定有几件恶端。你去细细访来，我自处。”谭遵答应出来，只见外边缴进原送卢楠的书仪泉酒。知县见了，转觉没趣。无处出气，迁怒到差人身上，说道不该收他的回来，打了二十毛板，就将银酒都赏了差人。正是：

劝君莫作伤心事，世上应多切齿人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浮邱山脚下有个农家，叫做钮成，老婆金氏。夫妻两口，家道贫寒，却又少些行止；因此无人肯把田与他耕种。历年只在卢楠家做长工过日。二年前，生了个儿子，那些一般做工的，同卢家几个家人斗分子与他贺喜。论起钮成恁般穷汉，只该辞了才是。十分情不可却，称家有无，胡乱请众人吃三杯，可也罢了。不想他却弄空头，装好汉，写身子与卢楠家人卢才，抵借二两银子，整个大大筵席款待众人。邻里尽送汤饼，热烘烘倒像个财主家行事。外边正吃得快活，那知孩子隔日被猫惊了，这时了帐，十分败兴，不能勾尽欢而散。

那卢才肯借银子与钮成，原怀个不良之念。你道为何？因见钮成老婆有三四分颜色，指望以此为繇，要勾搭这婆娘。谁知缘分浅薄，这婆娘情愿白白里与别人做些交易，偏不肯上卢才的桩儿。反去学向老公说卢才怎样来调戏。钮成认做老婆是个贞节妇人，把卢才恨入骨髓，立意要赖他这项银子。卢才赘了年余，见这婆娘妆乔做样，料道不能勾上钩，也把念头休了，一味索取，两下面红了好几场，只是没有。有人教卢才个法儿道：“他年年在你家做长工，何不耐到发工银时，一并扣清，可不干净？”卢才依了此言，再不与他催讨。等到十二月中，打听了发银日子，紧紧伺候。那卢楠田产广多，除了家人，雇工的也有整百。每年至十二月中预发来岁工银。到了是日，众长工一齐进去领银。卢楠恐家人们作弊，短少了众人的，亲自唱名亲发，又赏一顿酒饭。吃个醉饱，叩谢而出。刚至宅门口，卢才一把扯住钮成，问他要银。那钮成一则还钱肉痛，二则怪他调戏老婆，乘着几杯酒兴，反撒赖起来。将卢才一片声的骂道：“狗奴才！只要还你银子，如何昧心来欺负老爷！今日与你性命相博！”当胸撞个满怀。卢才不曾提防，踉踉跄跄倒退了十数步，几乎跌上一交。恼动性子，赶上来便打。那句“狗奴才”却又犯了众怒，家人们齐道：“这厮恁般放泼！总使你的理直，到底是我家长工，也该让我们一分；怎地欠了银子，反要行凶？打这狗亡八！”齐拥上前乱打。常言道，双拳不敌四手。钮成独自一个，如何抵当得许多人，着实受了一顿拳脚。卢才看见银子藏在兜肚中，扯断带子，夺过去了。众长工再三苦劝，方才住手。推着钮成回家。不道卢楠在书房中隐隐听得门首喧嚷，唤管门的查问。他的家法最严，管门的恐怕连累，从实禀说。卢楠即叫卢才进去，说道：“我有示在先，不许擅放私债，盘算小民。如有此等，定行追还原券，重责逐出。你怎么故违我法；却又截抢工银，行凶打他？这等放肆可

恶！”登时追出兜肚银子并那纸文契。打了三十，逐出不用。分付管门的，“钮成来时，着他来见我，领了银券去。”管门的连声答应，出来，不题。

且说钮成刚吃饱得酒食，受了这顿拳头脚尖，银子原被他夺去，转思转恼，愈想愈气。到半夜里，火一般发热起来，觉道心头长闷难过。次日便爬不起来。到第二日早上，对老婆道：“我觉得身子不好，莫不要死？你快去叫我哥哥来商议。”自古道：无巧不成书。元来钮成有个嫡亲哥子钮文，正卖与令史谭遵家为奴。金氏平昔也曾到谭遵家几次，路径已熟，故此教他去叫。当下金氏听见老公说出要死的话，心下着忙，带转门儿，冒着风寒，一径往县中去寻钮文。

那谭遵四处察访卢楠的事过，并无一件；知县又再三催促，到是个两难之事。这一日正坐在公廨中，只见一个妇人慌慌张张的走入来，举目看时，不是别人，却是家人钮文的弟妇。金氏向前道了万福，问道：“请问令史：我家伯伯可在么？”谭遵道：“到县门前买小菜就来，你有甚事恁般惊惶？”金氏道：“好教令史得知：我丈夫前日与卢监生家人卢才费口，夜间就病起来，如今十分沉重，特来寻伯伯去商量。”谭遵闻言，不胜喜欢。忙问道：“且说为甚与他费口？”金氏即将与卢才借银起，直至相打之事，细细说了一遍。谭遵道：“原来恁地。你丈夫没事便罢；有些山高水低，急来报知，包在我身上，与你出气。还要他一注大财乡，彀你下半世快活。”金氏道：“若得令史张主，可知好么。”正说间，钮文已回。金氏将这事说知，一齐同去。临出门时，谭遵又嘱付道：“如有变故，速速来报。”钮文应允。离了县中，不消一个时辰，早到家中。推门进去，不见一些声息。到床上看时，把二人吓做一跳。——元来直僵僵挺在上面，不知死过几时了。金氏便号淘大哭起来。正是：

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限来时各自飞。

那些东邻西舍听得哭声，都来观看。齐道：“虎一般的后生，活活打死了。可怜！可怜！”钮文对金氏说道：“你且莫哭，同去报与我主人，再作区处。”金氏依言，锁了大门，嘱付邻里看觑则个。跟着钮文就走。那邻里中商议道：“他家一定去告状了。地方人命重情，我们^我也须呈明，脱了干系。”随后也往那里去呈报。其时远近村坊尽知钮成已死，早有人报与卢楠。那卢楠原是疏忽之人，两日钮成不去领这银券，连其事却也忘了；及至闻了此信，即差人去寻获卢才送官。那知卢才听见钮成死了，料道不肯干休，已先桃之夭夭，不在话下。

且就钮文、金氏，一口气跑到县里，报知谭遵。谭遵大喜，悄悄的先到县中，禀了知县。出来与二人说明就里，教了说话，流水写起诉状词，单告卢楠强占金氏不遂，将钮成扭归打死，教二人击鼓叫冤。钮文依了家主，领着金氏，不管三七念一，执了一块木柴，把鼓乱敲，口内一片声叫喊：“救命！”衙门差役，自有谭遵分付，并无拦阻。汪知县听得击鼓，即时升堂，唤钮文、金氏至案前。才看状词，恰好地邻也到了。知县专心在卢楠身上，也不看地邻呈子是怎样情繇，假意问了几句，不等发房，即时出签，差人捉卢楠立刻赴县。公差又受了谭遵的叮嘱，说：“大爷恼得卢楠要紧，你们此去，只除妇女孩子，其余但是男子汉，尽数拿来。”众皂快素知知县与卢监生有仇，况且是个大家，若还人少，进不得他家大门，遂聚起三兄四弟，共

^我们——原本脱“们”字，据《今古奇观》补。

有四五十人，分明是一群猛虎。此时隆冬日短，天已傍晚，彤云密布，朔风凛冽，好不寒冷！谭遵要奉承知县，陪出酒浆，与众人先发个兴头。一家点起一根火把，飞奔至卢家门首，发一声喊，齐抢入去，逢着的便拿。家人们不知为甚，吓得东倒西歪，儿啼女哭，没奔一头处。卢楠娘子正同着丫头们，在房中围炉向火，忽闻得外面人声鼎沸，只道是漏了火，急叫丫鬟们观看。尚未动步，房门口早有家人报道：“大娘，不好了！外边无数人执着火把，打进来也。”卢楠娘子还认做强盗来打劫，惊得三十六个牙齿，紧紧咬着打战。急叫众丫鬟快闭上房门。言犹未了，一片火光，早已拥入房里，那些丫头们奔走不迭，只叫：“大王爷饶命！”众人道：“胡说！我们是本县大爷差来拿卢楠的。什么大王爷？”卢楠娘子见说这话，就明白向日丈夫怠慢了知县，今日寻事故来摆布，便道：“既是公差，难道不知法度的？我家总有事在县，量来不过户婚田土的事罢了，须不是大逆不道；如何白日里不来，黑夜间率领多人，明火执杖，打入房帷，乘机抢劫，明日公堂上去讲，该得何罪？”众公差道：“只要还了我卢楠，但凭到公堂上去讲。”遂满房遍搜一过，只拣器皿宝玩，取勾像意，方才出门。又打到别个房里，把姬妾们都惊得躲入床底下去。各处搜到，不见卢楠，料想必在园上，一齐又赶入去。卢楠正与四五个宾客，在暖阁上饮酒，小优两傍吹唱，恰好差去拿卢才的家人，在那里回话，又是两个乱喊上楼报道：“相公，祸事到也！”卢楠带醉问道：“有何祸事？”家人道：“不知为甚？许多人打进大宅抢劫东西，逢着的便被拿住，今已打入相公房中去了。”众宾客被这一惊，一滴酒也无了，齐道：“这是为何？可去看来！”便要起身。卢楠全不在意，反拦住道：“由他自抢，我们且自吃酒，莫要败兴。快斟热酒来。”家人跌足道：“相公，外边恁般慌乱，如何还要饮酒！”说声未了，忽见楼前一派火光闪烁，众公差齐拥上楼。吓得那几个小优满楼乱滚，无处藏躲。卢楠大怒，喝道：“甚么人？敢到此放肆！叫人快拿。”众公差道：“本县大爷请你说话，只怕拿不得的！”一条索子，套在颈里道：“快走！快走！”卢楠道：“我有何事？这等无礼！偏不去！”众公差道：“老实说：向日请便请你不动，如今拿到要拿去的。”牵着索子，推的推，扯的扯，拥下楼来。家人共拿了十四五人，众人还想连宾客都拿。内中有人认得俱是贵家公子，又是有名头秀才，遂不敢去惹他。一行人离了园中，一路闹炒炒直至县里。这几个宾客，放心不下，也随来观看。躲过的家人，也自出头，奉着主母之命，将了银两，赶来央人使用打探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汪知县在堂等候，堂前灯笼火把，照辉如白昼，四下绝不闻一些人声。众公差押卢楠等，直至丹墀下，举目看那知县，满面杀气，分明坐下个阎罗天子；两行隶卒排列，也与牛头夜叉无二。家人们见了这个威势，一个个胆战心惊。众公差跑上堂禀道：“卢楠一起拿到了。”将一千人带上月台，齐齐跪下。钮文、金氏另跪在一边。惟有卢楠挺然居中而立。汪知县见他跪，仔细看了一眼，冷笑道：“是一个土豪！见了官府，犹恁般无状！在外安得不肆行无忌，我且不与你计较，暂请到监里去坐一坐。”卢楠倒走上三四步，横挺着身子说道：“就到监里去坐也不妨。只要说个明白，我得何罪，昏夜差人抄没？”知县道：“你强占良人妻女不遂，打死钮成，这罪也不小！”卢楠闻言，微微笑道：“我只道有甚天大事情，原来为钮成之事。据你说止不过要我偿他命罢了，何须大惊小怪。但钮成原系我家佣奴，与家人卢才口角而死，却与我无干。即使是我打死，亦无死罪之律；若必欲

借彼证此，横加无影之罪，以雪私怨，我卢楠不难屈承，只怕公论难泯！”汪知县大怒道：“你打死平人，昭然耳目，却冒认为奴，污蔑问官，抗拒不跪。公堂之上，尚敢如此狂妄；平日豪横，不问可知矣！今且勿论人命真假，只抗逆父母官，该得何罪？”喝教拿下去打。众公差齐声答应，赶向前一把揪翻，卢楠叫道：“士可杀而不可辱，我卢楠堂堂汉子，何惜一死！却要用刑？任凭要我认那一等罪，无不如命，不消责罚。”众公差那里繇他做主，按倒在地，打了三十。知县喝教住了，并家人齐发下狱中监禁。钮成尸首着地方买棺盛殓，发至官坛候验。钮文、金氏干证人等，召保听审。卢楠打得血肉淋漓，两个家人扶着，一路大笑走出仪门。这几个朋友上前相迎，家人们还恐怕来拿，远远而立，不敢近身。众友问道：“为甚事，就到杖责？”卢楠道：“并无别事，汪知县公报私仇，借家人卢才的假人命，装在我名下，要加小小死罪。”众友惊骇道：“不信有此奇冤枉。”内中一友叫道：“不打紧，待小弟回去，与家父说了，明日拉合县乡绅孝廉，与县公讲明，料县公难灭公论，自然开释。”卢楠道：“不消兄等费心，但凭他怎地摆布罢了！只有一件紧事，烦到家间说一声，教把酒多送几坛到狱中来。”众友道：“如今酒也该少饮。”卢楠笑道：“人生贵在适意，贫富荣辱，俱身外之事，于我何有。难道因他要害我，就不饮酒了？这是一刻也少不得的！”正在那里说话，一个狱卒推着背道：“快进狱去，有话另日再说。”那狱卒不是别人，叫做蔡贤，也是汪知县得用之人。卢楠睁起眼喝道：“哇！可恶！我自说话，与你何干？”蔡贤也焦躁道：“呵呀！你如今是个在官人犯了，这样公子气质，且请收起，用不着了。”卢楠大怒道：“什么在官人犯，就不进去，便怎么！”蔡贤还要回话，有几个老成的，将他推开，做好做歹，将卢楠进了监门，众友也各自回去。卢楠家人自赶来回复主母，不在话下。

原来卢楠出衙门时，谭遵紧随在后，察访这些说话，一句句听得明白，进衙报与知县。知县到次早只说有病，不出堂理事，众乡官来时，门上人连帖也不受。至午后忽地升堂，唤齐金氏一千人犯，并忤作人等，监中吊出卢楠主仆，径去检验钮成尸首。那件作人已知县主之意，轻伤尽报做重伤，地邻也全会得知县要与卢楠作对，齐咬定卢楠打死。知县又哄卢楠将出钮成佣工文券，只认做假的，尽皆扯碎。严刑拷打，问成死罪。又加二十大板，长枷手扭，下在死囚牢里。家人们一概三十，满徒三年，召保听候发落。金氏、钮文干证人等，发回宁家。尸棺俟详转定夺^详。将招繇叠成文案，并卢楠抗逆不跪等情，细细开载在内，备文申报上司。虽众乡绅力为申理，知县执意不从。有诗为证：

县令从来可破家，冶长非罪亦堪嗟。

福堂今日容高士，名圃无人理百花。

且说卢楠本是贵介之人，生下一个脓窠疮儿，就要请医家调治的，如何经得这等刑杖？到得狱中，昏迷不醒。幸喜合监的人，知他是个有钱主儿，奉承不暇，流水把膏药未药送来。家中娘子又请太医来调治，外修内补，不勾一月，平服如旧。那些亲友，络绎不绝，到监中候问。狱卒人等，已得了银子，欢天喜地，繇他们直进直出，并无拦阻。内中单有蔡贤是知县心腹，

^详 转定夺——详，下呈上的公文。这句是说：等待上司批准决定。

如飞稟知县主，魑地^魁到监点闸，搜出五六人来，却都是有名望的举人秀士，不好将他难为，教人送出狱门。又把卢楠打上二十。四五个狱卒，一概重责。那狱卒们明知是蔡贤的缘故，咬牙切齿；因是县主得用之人，谁敢与他计较。那卢楠平日受用的高堂大厦，锦衣玉食，眼内见的是竹木花卉，耳中闻的是笙箫细乐；到了晚间，娇姬美妾，倚翠偎红，似神仙般散诞的人。如今坐于狱中，住的却是钻头不进半塌不倒的房子；眼前见的无非死犯重囚，言语嘈杂，面目凶顽，分明一班妖魔鬼怪；耳中闻的不过是脚镣手铐铁链之声。到了晚间，提铃喝号，击柝鸣锣，唱那歌儿^提，何等凄惨！他虽是豪迈之人，见了这般景象，也未免睹物伤情。恨不得肋下顷刻生出两个翅膀来，飞出狱中。又恨不得提把板斧，劈开狱门，连众犯也都放走。一念转着受辱光景，毛发倒竖，恨道：“我卢楠做了一世好汉，却送在这个恶贼手里！如今陷于此间，怎能勾出头日子。总然挣得出去，亦有何颜面见人！要这性命何用？不如寻个自尽，到得干净。”又想道：“不可，不可！昔日成汤文王，有夏台姜里之囚，孙臆、马迁有刖足腐刑之辱^成：这几个都是圣贤，尚忍辱待时，我卢楠岂可短见！”却又想道：“我卢楠相知满天下，身列缙绅者也不少，难道急难中就坐观成败？还是他们不晓得我受此奇冤？须索写书去通知，教他们到上司处挽回。”遂写起若干书启，差家人分头投递那些相知。也有见任，也有林下，见了书札，无不骇然。也有直达汪知县，要他宽罪的，也有托上司开招的。那些上司官，一来也晓得卢楠是当今才子，有心开释，都把招详驳下县里。回书中又露个题目，教卢楠家属前去告状，转批别衙门开招出罪，卢楠得了此信，心中暗喜，即教家人往各上司诉冤，果然都批发本府理刑勘问。理刑官先已有人致意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汪知县几日间连接数十封书札，都是替卢楠求解的；正在踌躇，忽见各上司招详，又都驳转，隔了几日，理刑厅又行牌到县，吊卷提人。已明知上司有从宽放他之意，心下老大惊惧，想道：“这厮果然神通广大，身子坐在狱中，怎么各处关节已是布置到了？若此番脱漏出去，如何饶得我过！一不做，二不休，若不斩草除根，恐有后患。”当晚差谭遵下狱，教狱卒蔡贤拿卢楠致隐僻之处，遍身鞭朴，打勾半死，推倒在地，缚了手足，把土囊压住鼻口，那消一个时辰，呜呼哀哉！可怜满腹文章，到此冤沉狱底。正是：

英雄常抱千年恨，风木寒烟空断魂。

话分两头，却说濬县有个巡捕县丞，姓董名绅，贡士出身，任事强干，用法平恕，见汪知县将卢楠屈陷大辟，十分不平；只因官卑职小，不好开口。每下狱查点，便与卢楠谈论，两下遂成相知。那晚恰好也进监巡视，不见了卢楠，问众狱卒时，都不肯说。恼动性子，一片声喝打，方才低低说：“大爷差谭令史来讨气绝，已拿向后边去了。”董县丞大惊道：“大爷乃一县父母，那有此事？必是你们这些奴才，索诈不遂，故此谋他性命！快引我

^魁 (x) 地——暗地里，不使人知道。

^提 铃喝号，击柝鸣锣，唱那歌儿——过去监狱里晚上防备犯人逃走的各种办法：摇着铃子，挨号点名；并派人敲木梆、打锣在外边巡查，口里唱着歌儿。

^成 汤、文王、孙臆、马迁——成汤，即商汤；据传说，他曾彼夏朝囚在夏台。文王，即周文王；他曾被商纣囚在姜里。孙臆，战国时的兵法家。庞涓忌妒他的才能，使什陷害，把他的脚砍掉了。马迁即司马迁，两汉时的大史学家和文学家；因救护李陵的事而被罚受宫刑。

去寻来。”众狱卒不敢违逆，直引至后边一条夹道中，劈面撞着谭遵、蔡贤。喝教拿住。上前观看，只见卢楠仰面在地上，手足尽皆绑缚，面上压个土囊。董县丞叫左右提起土囊，高声叫唤，也是卢楠命不该死，渐渐苏醒。与他解去绳索，扶至房中，寻些热汤吃了，方能说话。乃将谭遵指挥蔡贤打骂谋害情繇问出。董县丞安慰一番，随即别了卢楠，即唤蔡贤、谭遵三人到于厅上，思想：“这事虽然是县主之意，料今败露，也不敢承认。欲要拷问谭遵，又想他是县主心腹，只道我不存体面，反为不美。”单唤过蔡贤，要他招承与谭遵索诈不遂，同谋卢楠性命。那蔡贤初时只推县主所遣，不肯招承。董县丞大怒，喝教夹起来。那众狱卒因蔡贤向日报县主来闹监，打了板子，心中怀恨，寻过一副极短极紧的夹棍，才套上去，就喊叫起来，连称：“我招。”董县丞即便教住了。众狱卒恨着前日的毒气，只做不听见，倒务命收紧，夹得蔡贤叫爹叫娘，连祖宗十六八代尽叫出来。董县丞连声喝住，方才放了。把纸笔要他亲供。蔡贤只得依着董县丞说话供招。董县丞将来袖过，分付众狱卒：“此二人不许擅自释放，待我见过大爷，然后来取。”起身出狱回衙，连夜备了文书。次早汪知县升堂，便去亲递。汪知县因不见谭遵回覆，正在疑惑；又见董县丞呈说这事，暗吃一惊。心中虽恨他冲破了网，却又奈何他不得。看了文书，只管摇头：“恐没这事。”董县丞道：“是晚生亲眼见的，怎说没有？堂尊^尊若不信，唤二人对证便了。那谭遵犹可恕，这蔡贤最是无理，连堂尊也还污蔑；若不究治，何以惩戒后人！”汪知县被道着心事，满面通红，生怕传扬出去，坏了名声，只得把蔡贤问徒^徒发遣。自此怀恨董县丞，寻两件风流事过^风，参与上司，罢官而去。此是后话不题。

再说汪知县因此谋不谐，遂具揭呈，送各上司，又差人往京中传送要道之人，大抵说：卢楠恃富横行乡党，结交势要，打死平人，抗送问官，营谋关节，希图脱罪。把情节做得十分利害，无非要张扬其事，使人不敢救援。又教谭遵将金氏出名，连夜刻起冤单，遍处粘帖，布置停当，然后备文起解到府。那推官原是没担当懦怯之辈，见汪知县揭帖并金氏冤单，果然恐怕是非，不敢开招，照旧申报上司。大凡刑狱，经过理刑问结，别官就不敢改动。卢楠指望这番脱离牢狱，谁道反坐实了一重死案。依旧发下浚县狱中监禁。还指望知县去任，再图昭雪。那知汪知县因扳翻了个有名富豪，京中多道他有风力，到得了个美名，行取入京，升为给事之职。他已居当道，卢楠总有通天摄地的神通，也没人敢翻他招案。有一巡按御史樊某，怜其冤枉，开招释罪。汪给事知道，授意与同科官，劾樊巡按一本，说他得了贿赂，卖放重囚，罢官回去。着府县原拿卢楠下狱。因此后来上司虽知其冤，谁肯舍了自己官职，出他的罪名。光阴迅速，卢楠在狱不觉又是十有余年，经了几个县官。那时金氏、钮文，虽都病故，汪给事却升了京堂之职，威势正盛，卢楠也不做出狱指望。不道灾星将退，那年又选一个新知县到任。只因这官人来，有分教：

此日重阴方启照，今朝甘露不成霜。

却说浚县新任知县，姓陆名光祖，乃浙江嘉兴府平湖县人氏。那官人胸

^尊 尊——明清时代，属吏对衙门的长官的尊称。

^徒 徒——旧时五种刑法中的一种，即徒刑。“问徒发遣”，判徒刑，发配到别地服劳役。

^风 流事过——指细微的，不关紧要的事故、罪过。

藏锦绣，腹隐珠玑，有经天纬地之才，济世安民之术。出京时，汪公曾把卢楠的事相嘱，心下就有些疑惑，想道：“虽是他旧任之事，今已年久，与他还有甚相干，谆谆教谕？其中必有缘故。”到任之后，访问邑中乡绅，都为称枉，叙其得罪之繇。陆公还恐卢楠是个富家央浼下的，未敢全信。又四下暗暗体访，所说皆同。乃道：“既为民上，岂可以私怨罗织，陷人大辟？”欲要申文到上司，与他昭雪。又想道：“若先申上司，必然行查驳勘，便不能决截了事；不如先开释了，然后申报。”遂吊出那宗卷来，细细查看，前后招繇，并无一毫空隙。反覆看了几次，想道：“此事不得卢才，如何结案？”乃出百金为信赏钱，立限与捕役要拿卢才。不一月，忽然获到，将严刑究讯，审出真情。遂援笔批云：

审得钮成以领工食银于卢楠家，为卢才叩债，以致争斗，则钮成为卢氏之雇工人也明矣。雇工人死，无家翁偿命之理。况放债者才，叩债者才，厮打者亦才，释才坐楠，律何称焉？才遁不到官，累及家翁，死有余辜，拟抵不枉。卢楠久陷于狱，亦一时之厄也！相应释放云云。

当日监中取出卢楠，当堂打开枷杻，释放回家。合衙门人无不惊骇，就是卢楠也出自意外，甚以为异。陆公备起申文，把卢才起衅根繇，并受枉始末，——开叙，亲至府中，相见按院呈递。按院看了申文，道他擅行开释，必有私弊，问道：“闻得卢楠家中甚富，贤令独不避嫌乎？”陆公道：“知县但知奉法，不知避嫌。但知问其在不在，不知问其富不富。若是不枉，夷齐亦无生理。若是枉，陶朱亦无死法^不。”按院见说得词正理直，更不再问，乃道：“昔张公为廷尉，狱无冤民^不，贤令近之矣。敢不领教！”陆公辞谢而出，不题。

且说卢楠回至家中，合门庆幸，亲友尽来相贺。过了数日，卢楠差人打听陆公已是回县，要去作谢，他却也素位而行，换了青衣小帽。娘子道：“受了陆公这般大德大恩，须备些礼物去谢他便好！”卢楠说：“我看陆公所为，是个有肝胆的豪杰，不比那齷齪贪利的小辈。若送礼去，反轻亵他了！”娘子道：“怎见得是反为轻亵？”卢楠道：“我沉冤十余载，上官皆避嫌不肯见原；陆公初莅此任，即廉知在，毅然开释：此非有十二分才智，十二分胆识，安能如此！今若以利报之，正所谓敌人知我，我不知故人也。如何使得？”即轻身而往。陆公因他是个才士，不好轻慢，请到后堂相见。卢楠见了陆公，长揖不拜。陆公暗以为奇，也还了一礼。遂教左右看坐。门子就扯把椅子，放在旁边。看官，你道有怎样奇事！那卢楠乃久滞的罪人，亏陆公救援出狱，此是再生恩人。就磕穿头，也是该的，他却长揖不拜。若论别官府见如此无礼，心上定然不乐了，那陆公毫不介意，反又命坐。可见他度量宽洪，好贤极矣！谁想卢楠见叙他傍坐，倒不悦起来，说道：“老父母^老，但有死罪的卢楠，没有傍坐的卢楠。”陆公闻言，即走下来，重新叙

^不 枉，夷齐亦无生理；若是枉，陶朱亦无死法——夷齐即伯夷、叔齐。陶朱，即范蠡；他佐越王勾践灭吴之后，就变名姓，泛游江湖，成了大富人。这两句是说：若真是有罪，不冤枉的话，就连伯夷、叔齐那样好、那样穷困的人也不能活；相反，若有冤枉，就连陶朱公那样有钱的人也不可使他受屈而死。

^不 张公为廷尉，狱无冤民——张公，指张释之；西汉时的廷尉。（管理全国刑砂的长官）当时的人说：“张释之为廷尉，天下无冤民。”

^老 父母——封建时代对知县的尊称；是说他象老百姓的家长一样。

礼，说道：“是学生得罪了。”即逊他上坐。两下谈今论古，十分款洽，只恨相见之晚：遂为至友。有诗为证：

昔闻长揖大将军^𠄎，今见卢生抗陆君。

夕释桁阳^𠄎朝上坐，丈夫意气薄青云。

话分两头，却说汪公闻得陆公释了卢楠，心中不忿，又托心腹，连按院劾上一本。按院也将汪公为县令时，挟怨诬人始末，细细详辩一本。倒下圣旨，将汪公罢官回去，按院照旧供职，陆公安然无恙。那时谭遵已省察在家，专一挑写词状。陆公廉访得实，参了上司，拿下狱中，问边远充军。卢楠从此自谓余生，绝意仕进，益放于诗酒；家事渐渐沦落，绝不介意。再说陆公在任，分文不要，爱民如子，况又发奸摘隐，剔清利弊，奸宄慑伏，盗贼屏迹，合县遂有神明之称，声名振于都下。只因不附权要，止迁南京礼部^𠄎主事。离任之日，士民攀辕卧辙，泣声载道，送至百里之外。那卢楠直送五百余里，两下依依不舍，欷歔而别。后来陆公累迁至南京吏部尚书。卢楠家已赤贫，乃南游白下^𠄎，依陆公为主，陆公待为上宾。每日供其酒资一千，纵其游玩山水。所到之处，必有题咏。都中传诵。一日游采石李学士祠，遇一赤脚道人，风致飘然，卢楠邀之同饮。道人亦出葫芦中玉液以酌卢楠。楠饮之，甘美异常，问道：“此酒出于何处？”道人答道：“此酒乃贫道所自造也。贫道结庵于庐山五老峰下，居士若能同游，当日日斟酌耳。”卢楠道：“既有美酝，何惮相从！”即刻到李学士祠中，作书寄谢陆公，不携行李，随着那赤脚道人而去。陆公见书，叹道：“翛然而来，翛然而去，以乾坤为逆旅，以七尺为蜉蝣，真狂士也！”遣人于庐山五老峰下访之不获。后十年，陆公致政归家，朝廷遣官存问，陆公使其次子往京谢恩，从人遇之于京都。寄问陆公安否。或云：遇仙成道矣。后人有诗赞云：

命蹇英雄不自繇，独将诗酒傲公侯。

一丝不挂飘然去，赢得高名万古留。

后人又有一诗警戒文人，莫学卢公以傲取祸。诗曰：

酒癖诗狂傲骨兼，高人每得俗人嫌。

劝人休蹈卢公辙，凡事还须学谨谦。

^𠄎 揖大将军——大将军，指汉代卫青。他作大将军，地位尊贵，公卿都向他拜（磕头），唯独汲黯揖而下拜。

^𠄎 阳——“桁”，原本作“梅”，误；据《今古奇观》改。“桁阳”，夹脚及颈所用的刑具。

^𠄎 京礼部——明初定都在南京；明成祖（朱棣）夺取帝位后，迁都北京；把原设在南京的六部等衙门仍旧不动，叫做南京某部，以别于北京新成立的部。

^𠄎 下——南京的别称。

第三十卷 李汧公穷邸遇侠客

世事纷纷如弈棋，输赢变幻巧难窥。

但存方寸公平理，恩怨分明不用疑。

话说唐玄宗天宝年间，长安有一士人，姓房名德，生得方面大耳，伟干丰躯。年纪三十以外，家贫落魄，十分淹蹇，全亏着浑家贝氏纺织度日。时遇深秋天气，头上还裹着一顶破头巾，身上穿着一件旧葛衣，那葛衣又逐缕缕绽开了，却与蓑衣相似。思想，“天气渐寒，这模样怎生见人？”知道老婆余得两匹布儿，欲要讨来做件衣服。谁知老婆原是小家子出身，器量最狭，却又配着一副悍毒的狠心肠。那张嘴头子，又巧于应变，赛过刀一般快，凭你什么事，高来高就，低来低对，死的也说得活起来，活的也说得死了去，是一个翻唇弄舌的婆娘，那婆娘看见房德没甚活路，靠他吃死饭，常把老公欺负。房德因不遇时，说嘴不响，每事只得让他，渐渐有几分惧内。是日贝氏正在那里思想，老公恁般的狼狈，如何得个好日？却又怨父母，嫁错了对头，赚了终身，心下正是十分烦恼，恰好触在气头上，乃道：“老大一个汉子，没处寻饭吃，靠着女人过日。如今连衣服都要在老娘身上出豁，说出来可不羞么？”房德被抢白了这两句，满面羞惭，事在无奈，只得老着脸，低声下气道：“娘子，一向深亏你的气力，感激不尽！但目下虽是落薄^薄，少不得有好的日子，权借这布与我，后来发积^发时，大大报你的情罢！”贝氏摇手道：“你的甜话儿哄得我多年了！信不过。这两匹布，老娘自要做件衣服过寒的，休得指望。”房德布又取不得，反讨了许多没趣。欲待厮闹一场，因怕老婆嘴舌文利，喉咙又响，恐被邻家听见，反收幌子。敢怒而不敢言，警口气撞出门去，指望寻个相识告借。

走了大半日，一无所遇。那天却又与他做对头，偏生的忽地发一阵风雨起来，这件旧葛衣被风吹得飕飕如落叶之声，就长了一身寒栗了，冒着风雨，奔向前面一古寺中躲避，那寺名为云华禅寺，房德跨进山门看时，已先有个长大汉子，坐在左廊槛上。殿中一个老僧诵经。房德就向右廊槛上坐下，呆呆的看着天上，那雨渐渐止了，暗道：“这时不走，只怕少刻又大起来。”却待转身，忽掉转头来，看见墙上画了一只禽鸟，翎毛儿，翅膀儿，足儿尾儿，件件皆有，单单不画鸟头。天下有恁样空脑子的人，自己饥寒尚且难顾，有甚心肠，却评品这画的鸟来！想道：“常闻得人说：画鸟先画头。这画法怎与人不同？却又不画完，是甚意故？”一头想，一头看，转觉这鸟画得可爱，乃道：“我虽不晓此道，谅这鸟头也没甚难处。何不把来续完。”即往殿上与和尚借了一枝笔，蘸得墨饱，走来将鸟头画出，却也不十分丑，自觉欢喜道：“我若学丹青，到可成得！”刚画时，左廊那汉子就推过来观看，把房德上下仔细一相，笑容可掬，向前道：“秀才，借一步说话。”房德道：“足下是谁？有甚见教？”那汉道：“秀才不消细问，同在下一去，自有好处。”房德正在困穷之乡，听见说有好处，不胜之喜。将笔还了和尚，把破葛衣整一整，随那汉子前去。此时风雨虽止，地上好生泥泞，却也不顾。离了云华寺，直走出升平门到乐游原^乐傍边。这所在最是冷

^薄 薄——落魄，倒霉。

^发 积——即发迹；旧时所谓的走运；升官发财。

^乐 游原——地名。在今陕西长安县南。

落。那汉子向一小角门上连叩三声。停了一回，有个人开门出来，也是个长大汉子，看见房德，亦甚欢喜，上前声喏。房德心中疑道：“这两个汉子，是何等样人？不知请我来有甚好处？”问道：“这里是谁家？”二汉答道：“秀才到里边便晓得。”房德走入门里，二汉原把门撑上，引他进去。及到里面，荆棘满目，衰草漫漫，乃是个败落花园，楼台坍塌，荒凉之所。同走到一个亭子上，里面又走出十四五汉子，一个个身长臂大，面貌狰狞，见了房德，满面堆下笑来，尽皆道，“秀才请进。”房德暗自惊骇道：“这班人来得跷蹊，且看他有甚话说？”众人迎进亭中，相见已毕，逊在板凳上坐下，问道：“秀才尊姓？”房德道：“小生姓房，不知列位有何说话？”起初同行那汉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我众弟兄乃江湖上豪杰，专做这件没本钱的生意。只为俱是一勇之夫，前日几乎弄出事来；故此对天祷告，要觅个足智多谋的好汉，让他做个大哥，听其指挥。适来云华寺墙上画不完的禽鸟，便是众弟兄对天祷告，设下的誓愿，取羽翼俱全，单少头儿的意思。若合该兴隆，天遣个英雄好汉，补足这鸟，便迎请来为头。等候数日，未得其人。且喜天随人愿，今日遇见秀才恁般魁伟相貌，一定智勇兼备。正是真命寨主了。众兄弟今后任凭调度，保个终身安稳快活，可不好么？”对众人道：“快去宰杀牲口，祭拜天地。”内中有三四个，一溜烟跑向后边去了。房德暗讶^①道：“原来这班人，却是一伙强盗！我乃清清白白的人，如何做恁样事？”答道：“列位壮士在上，若要我做别事则可，这一桩实不敢奉命。”众人道：“却是为何？”房德道：“我乃读书之人，还要巴个出身日子，怎肯干这等犯法的勾当？”众人道：“秀才所言差矣！方今杨国忠为相，卖官鬻爵，有钱的，便做大官，除了钱时，就是李太白恁样高才，也受了他的恶气，不能得中，若非辨识番书^②，恐此时还是个白衣秀士哩。不是冒犯秀才说，看你身上这般光景，也不像有钱的，如何指望官做？不如从了我们，大碗酒大块肉，整套穿衣，论秤分金，且又让你做个掌盘^③，何等快活散诞！倘若有些气象时，据着个山寨，称孤道寡，也繇得你。”房德沉吟未答。那汉又道：“秀才十分不肯时，也不敢相强。但只是来得去不得，不从时，便要坏你性命，这却莫怪！”都向靴里拽的拔出刀来，吓得房德魂不附体，倒退下十数步来道：“列位莫动手，容再商量。”众人道：“从不从，一言而决，有甚商量？”房德想道：“这般荒僻所在，若不依他，岂不白白送了性命，有那个知得？且哄过一时，到明日脱身去出首罢。”算计已定，乃道：“多承列位壮士见爱，但小生平昔胆怯，恐做不得此事。”众人道：“不打紧，初时便胆怯，做过几次，就不觉了。”房德道：“既如此，只得顺从列位。”众人大喜，把刀依旧纳在靴中道：“即今已是一家，皆以弟兄相称了。快将衣服来与大哥换过，好拜天地。”便进去捧出一套新衣，一顶新唐巾^④，一双新靴。房德打扮起来，威仪比前更是不同。众人齐声喝采道：“大哥这个人品，莫说做掌盘，就是皇帝，也做得过，”古语云：不见可

^① 讶——原本作“闻言”，与文意不合；据“今古奇观”改。

^② 太白……若非辨识番书——李白，字太白，唐代大诗人。唐玄宗曾召见他，命他“草答番书”。（见《唐书》本传）后来小说、戏剧里就有醉草吓蛮书的说法。

^③ 盘——这里指强盗伙中作主的首脑人物。

^④ 巾——唐代所创行的一种巾，后来成为读书人所戴的常巾。

欲，使心不乱^不。房德本是个贫士，这般华服，从不曾着体；如今忽地焕然一新，不觉移动其念，把众人那班说话，细细一味，转觉有理。想道：“如今果是杨国忠为相，贿赂公行，不知埋没了多少高才绝学。像我怎样平常学问，真个如何能勾官做？若不得官，终身贫贱，反不如这班人受用了。”又想起：“见今恁般深秋天气，还穿着破葛衣。与浑家要匹布儿做件衣服，尚不能勾；及至仰告亲识，又并无一个肯慨然周济。看起来到这班人义气：与他素无相识，就把如此华美衣服与我穿着，又推我为主。便依他们胡做一场，到也落过半世快活。”却又想道：“不可，不可！倘被人拿住，这性命就休了！”正在胡思乱想，把肠子搅得七横八竖，疑惑不定。只见众人忙摆香案，抬出一口猪，一腔羊，当天排列，连房德共是十八个好汉，一齐跪下，拈香设誓，歃血为盟。祭过了天地，又与房德八拜为交，各叙姓名。少顷摆上酒肴，请房德坐了第一席。肥甘美酝，恣意饮啖。房德日常不过黄齏淡饭，尚且自不全，间或觅得些酒肉，也不能勾趁心醉饱，今日这番受用，喜出望外。且又众人轮流把盏，大哥前，大哥后，奉承得眉花眼笑。起初还在欲为未为之间，到此时便肯死心塌地，做这桩事了。想道：“或者我命里合该有些造化，遇着这班弟兄扶助，真个弄出大事业来也未可知。若是小就时，只做两三次，寻了些财物，即便罢手，料必无人晓得。然后去打杨国忠的关节，觅得个官儿，岂不美哉！万一败露，已是享用过头，便吃刀吃剮，亦所甘心，也强如担饥受冻，一生做个饿莩。”有诗为证：

风雨萧萧夜正寒，扁舟急桨上危滩。

也知此去波涛恶，只为饥寒二字难。

众人杯来盏去，直吃到黄昏时候。一人道：“今日大哥初聚，何不就发个利市？”众人齐声道，“言之有理。还是到那一家去好？”房德道：“京都富家，无过是延平门^延王元宝这老儿为最；况且又在城外，没有官兵巡逻，前后路径，我皆熟惯。只这一处，就抵得十数家了。不知列位以为何如？”众人喜道：“不瞒大哥说，这老儿我们也在心久了。只因未得其便，不想却与大哥暗合，足见同心。”即将酒席收过，取出硫磺焰硝火把器械之类，一齐扎缚起来。但见：

白布罗头，鞋兜脚。脸上抹黑搽红，手内提刀持斧。袴裯刚过膝，牢拴裹肚；衲袄却齐腰，紧缠搭膊。一队么魔来世界，数群虎豹入山林。

众人结束停当，捱至更余天气，出了园门，将门反撑好了，如疾风骤雨而来。这延平门离乐游原约有六七里之远，不多时就到了。且说王元宝乃京兆尹王鉷的族兄，家有敌国之富，名闻天下。玄宗天子亦尝召见，三日前被小偷窃了若干财物，告知王鉷，责令不良人^不捕获，又拨三十名健儿防护。不想房德这班人晦气，正撞在网里。当下众强盗取出火种，引着火把，照耀浑如白昼，轮起刀斧，一路砍门进去，那些防护健儿并家人等，俱从睡梦中惊醒，鸣锣呐喊，各执棍棒上前擒拿。庄前庄后邻家闻得，都来救护。这班强盗见人已众了，心下慌张，便放起火来，夺路而走。王家人分一半救火，一半追赶上去，团团围住。众强盗拚命死战，戳伤了几个庄客。终是寡不敌

^不 见可欲，使心不乱——意思是说：如果不见到外物的引诱，也就不会动心。“使”，应作“此”。

^延 平门 长安西南角上的一个城门名。

^不 良人 唐代称管缉捕事情的番役为“不良人”；他们的首脑叫做“不良帅”。

众，被打翻数人，余皆尽力奔脱。房德亦在打翻数内。一齐绳穿索缚，等至天明，解进京兆尹衙门。王鉷发下畿尉^畿推问，那畿尉姓李名勉，字玄卿，乃宗室之子。素性忠贞尚义，有经天纬地之才，济世安民之志。只为李林甫、杨国忠，相继为相，妒贤嫉能，病国殃民，屈在下僚，不能施展其才。这畿用品级虽卑，却是个刑名^刑官儿。凡捕到盗贼，俱属鞠讯。上司刑狱，悉委推勘，故历任的畿尉，定是酷吏，专用那周兴、来俊臣、索元礼^周遗下有名色的极刑。是那几般名色？有《西江月》为证：

犊子悬车可畏，驴儿拔橛堪哀！凤凰晒翅命难捱，童子参禅魂碎。

玉女登梯最惨，仙人献果伤哉！弥猴钻火不招来，换个夜叉望海。

那些酷吏，一来仗刑立威；二来或是权要嘱托，希承其旨：每事不问情真情枉，一味严刑锻炼，罗织成招。任你铜筋铁骨的好汉，到此也胆丧魂惊，不知断送了多少忠匡义士！惟有李勉与他尉不同，专尚平恕，一切惨酷之刑，置而不用，临事务在得情，故此并无冤狱，那一日正值早衙，京尹发下这件事来，十来个强盗，五六个戳伤庄客，跪做一庭；行凶刀斧，都堆在阶下。李勉举目看时，内中惟有房德，人材雄伟，丰彩非凡，想道：“恁样一条汉子，如何为盗？”心下就怀个矜怜之念。当下先唤巡逻的，并王家庄客，问了被劫情由；然后又问众盗姓名，逐一细鞠，俱系当下就擒，不待用刑，尽皆款伏。又招出党羽窟穴。李勉即差不良人前去捕缉。问至房德，乃匍匐到案前，含泪而言道：“小人自幼业儒，原非盗辈。止因家贫无措，昨到亲戚处告贷，为雨阻于云华寺中，彼此辈以计诱去，威逼入伙，出于无奈。”遂将画鸟及入伙前后事，一一细诉。李勉已是惜其材貌，又见他说得情词可悯，便有意释放他。却又想：“一伙同罪，独放一人，公论难泯。况是上司所委，如何回覆？——除非如此如此。”乃假意叱喝下去，分付俱上了枷杻，禁于狱中，俟拿到余党再问。砍伤庄客，遣回调理。巡逻人记功有赏。发落众人去后，即唤狱卒王太进衙。——原来王太昔年因误触了本官，被诬构成死罪，也亏李勉审出，原在衙门服役，那王太感激李勉之德，凡有委托，无不尽力。为此就参他做押狱之长。——当下李勉分付道：“适来强人内，有个房德，我看此人相貌轩昂，言词挺拔，是个未遇时的豪杰。有心要出脱他，因碍着众人，不好当堂明放；托在你身上，觑个方便，纵他逃走，”取这三两——封银子，教他递与，赠为盘费，速往远处潜避，莫在近边，又为人所获，王太道：“相公分付，怎敢有违？但恐遗累众狱卒，却如何处？”李勉道：“你放他去后，即引妻小，躲入我衙中，将申文俱做于你的名下，众人自然无事。你在我左右，做个亲随，岂不强如做这贱役？”王太道：“若得相公收留，在衙伏侍，万分好了。”将银袖过。急急出衙，来到狱中，对小牢子道：“新到囚犯，未经刑杖，莫教聚于一处，恐弄出些事来。”小牢子依言，遂将众人四散分开。王太独引房德置在一个僻静之处，把本官美意，细细说出，又将银两交与。房德不胜感激道：“烦禁长哥致谢相公，小人今生若不能补报，死当作犬马酬恩。”王太道：“相公一片热肠

^畿 尉 唐代各县，有赤、畿、望、紧、上、中、下七等之分。畿尉，就是京城附近畿县的尉。县尉，管缉捕盗贼的亭。

^刑 名 管司法、审案的官吏。

^周 兴、来俊臣、索元礼 三人都是唐代有名的酷吏，对待罪犯非常残暴。他们所创的酷刑，有地牢、向鼻孔里灌醋，铁笼晒翅等（见《唐书·酷吏传》）。

救你，那指望报答？但愿你此去，改行从善，莫负相公起死回生之德！”房德道：“多感禁长哥指教，敢不佩领。”捱到傍晚，王太眼同众牢子将众犯尽上囚床，第一个先从房德起，然后挨次而去。王太觑众人正手忙脚乱之时，捉空趲过来，将房德放起，开了枷锁，又把自己旧衣帽与他穿了，引至监门口。且喜内外更无一人来往，急忙开了狱门，攫他出去，房德拽开脚步，不顾高低，也不敢回家，挨出城门，连夜而走。心中思想：“多感畿尉相公救了性命，如今投兀谁好？想起当今惟有安禄山，最为天子宠任，收罗豪杰，何不投之？”遂取路直至范阳。恰好遇见个故友严庄，为范阳长史，引见禄山。那时安禄山久蓄异志，专一招亡纳叛，见房德生得人材出众，谈吐投机，遂留于衙中。房德住了几时，暗地差人迎取妻子到彼，不在话下。正是：

挣破天罗地网，撇开闷海愁城。

得意尽夸今日，回头却认前生。

且说王太当晚，只推家中有事要回，分付众牢子好生照管，将匙钥交付明白，出了狱门，来至家中，收拾囊篋，悄悄领着妻子，连夜躲入李勉衙中，不题。且说众牢子到次早放众囚水火^放，看房德时，枷锁撇在半边，不知几时逃去了。众人都惊得面如上色，叫苦不迭道：“恁样紧紧上的刑具，不知这死囚怎地捱脱逃走了？却害我们吃屈官司！又不知从何处去的？”四面张望墙壁，并不见块砖瓦落地，连泥屑也没有一些，齐道：“这死囚昨日还哄畿尉相公，说是初犯；到是个积年高手。”内中一人道：“我去报知王狱长，教他快去禀官，作急缉获。”那人一口气跑到王太家，见门闭着，一片声乱敲，那里有人答应。间壁一个邻家走过来，道：“他家昨夜乱了两个更次，想是搬去了，”牢子道，“并不见王狱长说起迁居，那有这事！”邻家道：“无过止这间屋儿，如何敲不应？难道睡死不成？”牢子见说得有理，尽力把门接开，原来把根木子反撑的，里边止有几件粗重家伙，并无一人。牢子道：“却不作怪！他为甚么也走了？这死囚莫不到是他卖放的？休管是不是，且都推在他身上罢了。”把门依旧带上，也不回狱，径望畿尉衙门前来。恰好李勉早衙理事，牢子上前禀知。李勉佯惊道：“向来只道王太小心，不想恁般大胆，敢卖放重犯！料他也只躲在左近，你们四散去缉访，获到者自有重赏。”牢子叩头而出。李勉备文报府。王拱以李勉疏虞防闲，以不职奏闻天子，罢官为民。一面悬榜，捕获房德、王太。李勉即日纳还官诰，收拾起身，将王太藏于女人之中，带回家去。

不因济困扶危意，肯作藏亡匿罪人？

李勉家道素贫，却又爱做清官，分文不敢妄取。及至罢任，依原是个寒士。归到乡中，亲率童仆，躬耕而食。家居二年有余，贫困转剧，乃别了夫人，带着王太并两个家奴，寻访故知。由东都一路。直至河北。闻得故人颜杲卿新任常山太守，遂往谒之。路经柏乡县过，这地方离常山尚有二百余里。李勉正行间，只见一行头踏^头，手持白棒，开道而来，呵喝道：“县令相公来，还不下马？”李勉引过半边回避。王太远望见那县令，上张卓盖，下乘白马，威仪济济，相貌堂堂。仔细认时，不是别个，便是昔年释放的房德。乃道：“相公不消避得，这县令就是房德。”李勉闻言，心中甚

^放 水火 大小便。

^头 踏——官员出行时走在前面的仪仗队。

喜，道：“我说那人是个未遇时的豪杰，今却果然。但不知怎地就得了官职？”欲要上前去问，又想到：“我若问时，此人只道晓得他在此做官，来与索报了，莫问罢！”分付王太禁声，把头回转，让他过去。那房德渐渐至近，一眼觑见李勉背身而立，王太也在傍边，又惊又喜。连忙止住从人，跳下马来，向前作揖道：“恩相见了房德，如何不唤一声，反掉转头去？险些儿错过。”李勉还礼道：“恐妨足下政事，故不敢相通。”房德道：“说那里话，难得恩相至此，请到敝衙少叙。”李勉此时，鞍马劳倦，又见其意殷勤，答道：“既承雅情，当暂话片时。”遂上马并辔而行，王太随在后面。不一时到了县中，直至厅前下马。房德请李勉进后堂，转过左边一个书院中来，分付从人不必跟入，止留一个心腹干办陈颜，在门口伺候，一面着人整备上等筵席。将李勉四个生口，发于后槽喂养，行李即教王太等搬将入去，又教人传话衙中，唤两个家人来伏侍。那两个家人，一个教做路信，一个教做支成，都是房德为县尉时所买，且说房德为何不要从人入去？只因他平日冒称是宰相房玄龄之后，在人前夸炫家世，同僚中不知他的来历，信以为真，把他十分敬重。今日李勉来至，相见之间，恐题起昔日为盗这段情由，怕众人闻得，传说开去，被人耻笑，做官不起，因此不要从人进去，这是他用心之处。当下李勉步入里边去看时，却是向阳一带三间书室，侧边又是两间厢房。这书室庭户虚敞，牕榻明亮，正中挂一幅名人山水，供一个古铜香炉，炉内香烟馥郁。左边设一张湘妃竹榻，右边架上堆满若干图书。沿牕一只几上，摆列文房四宝。庭中种植许多花木，铺设得十分清雅。这所在乃是县官休沐之处，故尔恁般齐整。

且说房德让李勉进了书房，忙忙的掇过一把椅子，居中安放，请李勉坐下，纳头便拜。李勉急忙扶住道：“足下如何行此大礼？”房德道：“某乃待死之囚，得恩相超拔，又赐赠盘缠，遁逃至此，方有今日。恩相即某之再生父母，岂可不受一拜！”李勉是个忠正之人，见他说得有理，遂受了两拜。房德拜罢起来，又向王太礼谢，引他三人到厢房中坐地。又叮咛道：“倘隶卒询问时，切莫与他说昔年之事。”王太道：“不消分付，小人理会得了。”房德复身到书房中，扯把椅儿，打横相陪道：“深蒙相公活命之恩，日夜感激，未能酬报。不意天赐至此相会。”李勉道：“足下一时被陷，吾不过因便斡旋，何德之有？乃承如此垂念。”献茶已毕，房德又道：“请问恩相，升在何任，得过敝邑？”李勉道：“吾因释放足下，京尹论以不职，罢归乡里。家属无聊，故遍游山水，以畅襟怀。今欲往常山，访故人颜大守，路经于此；不想却遇足下，且已得了官职，甚慰鄙意。”房德道：“元来恩相因某之故，累及罢官，某反苟颜窃禄于此，深切惶愧！”李勉道：“古人为义气上，虽身家尚然不顾，区区卑职，何足为道！但不识足下别后，归于何处，得宰此邑？”房德道：“某自脱狱，逃至范阳，幸遇故人，引见安节使，收于幕下，甚蒙忧礼。半年后，即署此县尉之职，近以县主身故，遂表某为令。自愧谫陋菲寸，滥叨民社，还要求恩相指教。”李勉虽则不在其位，却素闻安禄山有反叛之志，今见房德乃是他表举的官职，恐其后来党逆，故就他请教上，把言语去规训道：“做官也没甚难处，但要上不负朝廷，下不害百姓，遇着死生利害之处，总有鼎镬在前，斧钺^斧在后，亦不能夺我之志；切勿为匪人所惑，小利所诱，顿尔改节，虽或侥幸一时，

^斧 钺——刑具。斧，斩人的大斧子。钺，斩人时下面垫的厚木板。

实是贻笑千古。足下立定这个主意，莫说为此县令，就是宰相，亦尽可做得的！”房德谢道：“恩相金玉之言，某当终身佩铭。”两下一递一答，甚说得来。少顷，路信来禀：“筵宴已完，请爷入席。”房德起身，请李勉至后堂，看时乃是上下两席。房德教从人将下席移过左傍。李勉见他要傍坐，乃道：“足下如此相叙，反觉不安，还请坐转。”房德道：“恩相在上，侍坐已是僭妄，岂敢抗礼？”李勉道：“吾与足下今已为声气之友，何必过谦！”遂令左右，依旧移在对席。从人献过杯筋，房德安席定位。庭下承应乐人，一行儿摆列奏乐。那筵席杯盘罗列，非常丰盛：

虽无炮凤烹龙，也极山珍海错。

当下宾主欢洽，开怀畅饮，更余方止。王太等另在一边款待，自不必说。此时二人转觉亲热，携手而行，同归书院。房德分付路信，取过一副供奉上司的铺盖，亲自施設衾褥，提携溺器。李勉扯住道：“此乃仆从之事，何劳足下自为！”房德道：“某受相公大恩，即使生生世世，执鞭随镫，尚不能报万一，今不过少尽其心，何足为劳！”铺设停当，又教家人另放一榻，在傍相陪，李勉见其言词诚恳，以为信义之士，愈加敬重。两下挑灯对坐，彼此倾心吐胆，各道生平志愿，情投契合，遂为至交，只恨相见之晚。直谈到四更方睡。到次日同僚官闻知，都来相访。相见之间，房德只说：“是昔年曾蒙识荐，故此有恩！”同僚官又在县主面上讨好，各备筵席款待，话休烦絮。房德自从李勉到后，终日饮酒谈论，也不理事，也不进衙，其侍奉趋承，就是孝子事亲，也没这般尽礼李勉见恁样殷勤，诸事俱废，反觉过意不去，住了十来日，作辞起身。房德那里肯放，说道：“恩相至此，正好相聚，那有就去之理！须是多住几月，待某拨夫马送至常山便了。”李勉道：“承足下高谊，原不忍言别。但足下乃一县之主，今因我在此，耽误了许多政务，倘上司知得，不当稳便。况我去心已决，强留于此，反不适意！”房德料道留他不住，乃道：“恩相既坚执要去，某亦不好苦留。只是从此一别，后会无期，明日容治一樽，以尽竟日之欢，后日早行罢。”李勉道：“既承雅意，只得勉留一日。”房德留住了李勉，唤路信跟着回到私衙，要收拾礼物馈送，只因这番，有分教李畿尉险些儿送了性命。正是：

祸兮福所倚，福兮祸所伏。

所以恬淡人，无营心自足。

话分两头，却说房德老婆贝氏，昔年房德落薄时，让他做主惯了，到今做了官，每事也要乔主张。此番见老公唤了两个家人出去，一连十数日，不见进衙，只道瞒了他做甚事体，十分恼恨。这日见老公来到衙里，便待发作。因要探口气，满脸反堆下笑来，问道：“外边有何事，久不退衙？”房德道：“不要说起，大恩人在此，几乎当面错过。幸喜我眼快瞧着，留得到县里，故此盘桓了这几日。特来与你商量，收拾些礼物送他。”贝氏道：“那里什么大恩人？”房德道：“哎呀！你如何忘了？便是向年救命的畿尉李相公，只为我走了，带累他罢了官职，今往常山去访颜太守，路经于此。那狱卒王太也随在这里。”贝氏道：“元来是这人么？你打帐送他多少东西？”房德道：“这个大恩人，乃再生父母，须得重重酬报。”贝氏道：“送十匹绢可少么？”房德呵呵大笑道：“奶奶到会说耍话，恁地一个恩人，这十匹绢送他家人也少！”贝氏道：“胡说！你做了个县官，家人尚没处一注赚十匹绢，一个打抽丰的，如何家人便要许多？老娘还要算计哩。如今做我不着，再加十匹，快些打发起身。”房德道：“奶奶怎说出恁样没气

力的话来？他救了我性命，又赉赠盘缠、又坏了官职，这二十匹绢当大的情了？”房德兀是嫌少。心中便有些不悦，故意道：“一百匹何如？”房德道：“这一百匹只勾送王太了。”贝氏道：“甚的？”贝氏从来鄙吝，连这二十匹绢，还不舍得的，只为是老公救命之人，故此才肯破钞，已是绝顶天；见说一百匹还只勾送王太，正不知要送李勉多少，十分焦躁道：“王太送了一百匹，畿尉极少也送得五百匹哩。”房德道：“五百匹还不勾。”贝氏怒道：“索性凑足一千何如？”房德道：“这便差不多了。”贝氏听了这话，向房德劈面一口涎沫道：“啐！想是你失心风了！做得几时官，交多少东西与我？却来得这等大落^大！恐怕连老娘身子卖来，还凑不上一半哩。那里来许多绢送人？”房德看见老婆发喉急，便道：“奶奶有话好好商量，怎就着恼！”贝氏嚷道：“有甚商量，你若有，自去送他，莫向我说。”房德道：“十分少，只得在库上撮去。”贝氏道：“啧啧，你好天大的胆儿！库藏乃朝廷钱粮，你敢私自用得的！倘此时上司查核，那时怎地回答？”房德闻言，心中烦恼道：“话虽有理，只是恩人又去的急，一时没处设法，却怎生处？”坐在旁边踌躇。

谁想贝氏见老公执意要送恁般厚礼，就是割身上肉，也没这样疼痛，连肠子也急做千百段，顿起不良之念，乃道：“看你枉做了个男子汉，这些事没有决断，如何做得大官？我有个捷径法儿在此，到也一劳永逸。”房德认做好话，忙问道：“你有甚么法儿？”贝氏答道：“自古有言，大恩不报。不如今夜觑个方便，结果了他性命，岂不干净。”只这句话，恼得房德彻耳根通红，喝道：“你这不贤妇！当初只为与你讨匹布儿做件衣服不肯，以致出去求告相识，被这班人诱去入伙，险些儿送了性命！若非这恩人，舍了自己官职，释放出来，安得今日夫妻相聚？你不劝我行些好事，反教伤害恩人，于心何忍！”贝氏一见老公发怒，又陪着笑道，“我是好话，怎到发恶！若说得有理，你便听了；没理时，便不要听，何消大惊小怪。”房德道：“你且说有甚理？”贝氏道：“你道昔年不肯把布与你，至今恨我么？你且想，我自十七岁随了你，日逐所需，那一件不亏我支持，难道这两匹布，真个不舍得？因闻得当初有个苏秦，未遇时，合家佯为不礼，激励他做到六国丞相。我指望学这故事，也把你激发。不道你时运不济，却遇这强盗，又没苏秦那般志气，就随他们胡做，弄出事来，此乃你自作之孽，与我什么相干？那李勉当时岂真为义气上放你么？”房德道：“难道是假意？”贝氏笑道：“你枉自有许多聪明，这些事便见不透。大凡做刑名官的，多有贪酷之人，就是至亲至戚，犯到手里，尚不肯轻释。况他与你素无相识，且又情真罪当，怎肯拚了自己官职，轻易纵放了重犯？无非闻说你是个强盗头儿，劫来赃物窝顿，指望放了暗地去孝顺，将些去买上嘱下，这官又不坏，又落些入己。不然，如何一伙之中，独独纵你一个？那里知道你是初犯的穷鬼，竟一溜烟走了，他这官又罢休。今番打听在此做官，可可^可的来了。”房德摇首道：“没有这事。当初放我，乃一团好意。何尝有丝毫别念。如今他自往常山，偶然遇见，还怕误我公事，把头掉转，不肯相见，并非特地来相见，不要疑坏了人。”贝氏又叹道：“他说往常山乃是假话，如何就信以为真。且不要论别件，只他带着王太同行，便见其来意了。”房德

^大 落——大脚大手，很大方。把财物看得不在乎的意思。

^可 可——恰恰，恰巧。

道：“带王太同行便怎么？”贝氏道：“你也忒杀懵懂！那李勉与颜太守是相识，或者去相访是真了；这王太乃京兆府狱卒，难道也与颜太守有旧去相访？却跟着同走。若说把头掉转不来招揽，此乃冷眼觑你，可去相迎？正是他奸巧之处，岂是好意？如果真要到常山，怎肯又住这几多时！”房德道：“他那里肯住，是我再三苦留下的。”贝氏道：“这也是他用心处，试你待他的念头诚也不诚。”房德原是没主意的人，被老婆这班话一耸，渐主疑惑，沈吟不语。贝氏又道：“总来这恩是报不得的！”房德道：“如何报不得？”贝氏道：“今若报得薄了，他一时翻过脸来，将旧事和盘托出，那时不但官儿了帐，只怕当做越狱强盗拿去，性命登时就送。若报得厚了，他做下额子^做，不常来取索。如照旧馈送，自不必说；稍不满欲，依然揭起旧案，原走不脱，可不是到底终须一结。自古道：先下手为强，今若不依我言，事到其间^其，悔之晚矣！”房德闻说至此，暗暗点头，心肠已是变了。又想了一想，乃道：“如今原是我报他恩德，他却从无一字题起，恐没这心肠。”贝氏笑道：“他还不曾见你出手，故不开口，到临期自然有说话的。还有一件，他此来这番，纵无别话，你的前程，已是不能保了。”房德道：“却是为何？”贝氏道：“李勉至此，你把他万分亲热，衙门中人不知来历，必定问他家人，那家人肯替你遮掩？少不得以直告之。你想衙门人的口嘴，好不利害，知得本官是强盗出身，定然当做新闻，互相传说。同僚们知得，虽不敢当面笑你，背后诽议也经不起。就是你也无颜再存坐得住。这个还算小可的事。那李勉与颜太守既是好友，到彼难道不说，自然一一道知其详。闻得这老儿最古怪的，且又是他属下，倘被遍河北一传，连夜走路，还只算迟了。那时可不依旧落薄，终身怎处！如今急急下手，还可免得颜太守这头出丑。”房德初时，原怕李勉家人走漏了消息，故此暗地叮咛王太，如今老婆说出许多利害，正投其所忌，遂把报恩念头，撇向东洋大海，连称：“还是奶奶见得透，不然，几乎反害自己，但他来时，合衙门人通晓得，明日不见了，岂不疑惑？况那尸首也难出脱。”贝氏道：“这个何难？少停出衙，止留几个心腹人答应，其余都打发去了，将他主仆灌醉，到夜深更深，差人刺死，然后把书院放了一把火烧了，明日寻出些残尸剩骨，假哭一番，衣棺盛殓。那时人只认是火烧死的，有何疑惑！”房德大喜道：“此计甚妙！”便要起身出衙。那婆娘晓得老公心是活的，恐两下久坐长谈，说得人港^港，又改过念来，乃道：“总则天色还早，且再过一回出去。”房德依着老婆，真个住下。有诗为证：

猛虎口中剑，长蛇尾上针。

两般犹未毒，最毒妇人心。

自古道：隔墙须有耳，窗外岂无人。房德夫妻在房说话时，那婆娘一味不舍得这绢匹，专意撺唆老公害人，全不堤防有人窥听。况在私衙中，料无外人来往，恣意调唇弄舌。不想家人路信，起初闻得贝氏焦躁，便覆在间壁墙上听他们争多竞少，直至放火烧屋，一句句听得十分仔细，到吃了一惊，想道：“原来我主人曾做过强盗，亏这官人救了性命，今反恩将仇报，天理何在！看起来这般大恩人，尚且如此，何况我奴仆之辈。倘稍有过失，这性

^做 下额于一一做出例子、定额、标准的意思。

^其 间——“间”，原文作“彼”，欠妥；据《今古奇观》改。

^港 港一情意非常投合，时了劲儿。

命一发死得快了。此等残薄之人，跟之何益。”又想道：“常言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何不救了这四人，也是一点阴鹭。”却又想道：“若放他们走了，料然不肯饶我，不如也走了罢。”遂取些银两，藏在身边，觑个空，悄悄闪出私衙，一径奔入书院。只见支成在厢房中烹茶，坐于槛上，执着扇子打盹，也不去惊醒他；竟趲入书室，看王太时，却都不在：止有李勉正襟据案而坐，展玩书籍。路信走近案前，低低道：“相公，你祸事到了！还不快走，更待几时？”李勉被这惊不小，急问：“祸从何来？”路信扯到半边，将适才所闻，一一细说，又道：“小人因念相公无辜受害，特来通报，如今不走，少顷便不能免祸了。”李勉听了这话，惊得身子犹如吊在冰桶里，把不住的寒颤，向着路信倒身下拜道：“若非足下仗义救我，李勉性命定然休矣！大恩大德，自当厚报。决不学此负恩之人。”急得路信答拜不迭，道：“相公不要高声，快些走了罢！走漏了消息，彼此难保。”李勉道：“若我走了，遗累足下，于心何安？”路信道：“小人又无妻室，待相公去后，亦自远遁，不消虑得。”李勉道：“既如此，何不随我同往常山？”路信道：“相公肯收留，小人情愿执鞭随镫。”李勉道：“你乃大恩人，怎说此话？”遂叫王太，一连十数声，再没一人答应。跌足叫苦道：“他们都往那里去了？”路信道：“待小人去寻来。”李勉又道：“马匹俱在后槽，却怎处？”路信道：“也等小人去哄他带来。”急出书室，回头看支成已不在槛上打盹了。路信即走入厢房中观看，却也不在。原来支成登东厮^东去了。路信只道被他听得，进衙去报房德，心下慌张，覆转身向李勉道：“相公，不好了！想被支成听见，去报主人了，快走罢！等不及管家矣。”李勉又吃一惊，半句话也应答不出，弃下行李，光身子，同着路信踉踉跄跄抢出书院。做公的见了李勉，坐下的都站起来，李勉两步并作一步，奔出了城外。见有三骑马系着，是俟候县令主簿县尉出入的。路信心生一计，对马夫道：“李相公要往西门拜客，快带马来。”那马夫晓得李勉是县主贵客，且又县主管家分付，怎敢不依。连忙牵过两骑。李勉刚刚上马，玉太撞至马前，手中提着一双麻鞋，问道：“相公往何处去？”路信撮口道：“相公要往西门拜客，你们通到那里去了？”王太道：“因麻鞋坏了，上街去买，相公拜那个客？”路信道：“你跟来罢了，问怎的？”又叫马夫带那骑马与他乘坐，齐出县门，马夫在后跟随。路信分付道：“顷刻就来，不消你随了。”那马夫真个住下。离了县中，李勉加上一鞭，那马如飞而走。王太见家主恁般慌促，且不知要拜甚客。行不上一箭之地，两个家人，也各提着麻鞋而来，望见家主，便闪在半边，问道：“相公往那里去？”李勉道：“你且莫问，快跟来便了。”话还未了，那马已跑向前去，二人负命的赶，如何跟得上。看看行近西门，早有两人骑着生口，从一条巷中横冲出来。路信举目观看，不是别人，却是干办陈颜，同着一个令史。二人见了李勉，滚鞍下马声喏。路信见景生情，急叫道：“李相公管家们还少生口，何不借陈于办的暂用？”李勉暗地意会，遂收缰勒马道：“如此甚好。”路信向陈颜道：“李相公要去拜客，暂借你的生口与管家一乘，少顷便来。”二人巴不能奉承得李勉欢喜，指望在本官面前，增添些好言语，可有不肯的理么？连声答应道：“相公要用，只管乘去。”等了一回，两个家人带跌的赶来，跑得汗淋气喘。陈颜二人将鞭缰送与，两个家人上了马，随李勉趲出城

^东 厮——古代房屋建筑，厕所多半在屋子东边，所以称厕所为“东司”或“东厮”。

门。放开丝缰，二十个马蹄，如滚浪相似，循着大道，望常山一路飞奔去了。正是：

折破王笼飞彩凤，顿开金锁走蛟龙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支成上了东廝转来，烹了茶，捧进书室，却不见了李勉。只道在花木中行走，又遍寻一过，也没个影儿，想道：“是了，一定两日久坐在此，心中不舒畅，外边闲游去了。”纹莫有一个时辰，还不见进来。走出韦院去观看，刚至门口，劈面正撞着家主。元来房德被老婆留住，又坐了一大回，方起身打点出衙，恰好遇见支成，问：“可见路信么？”支成道：“不见，想随李相公出外闲走去了。”房德心中疑虑，正待差支成去寻觅，只见陈颜来到。房德问道：“曾见李相公么？”陈颜道：“方才出西门遇见。路信说：要往那里去拜客，连小人的生口，都借与他管家乘坐。一行共五个马，飞跑如云，正不知有甚紧事？”房德听罢，料是路信走漏消息，暗地叫苦。也不再问，覆转身，原入私衙，报与老婆知得。那婆娘听说走了，到吃一惊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！这祸一发来得速矣。”房德见老婆也着了急，慌得手足无措，埋怨道：“未见得他怎地！都是你说长道短，如今到弄出事来了。”贝氏道：“不要慌，自古道：一不做，二不休。事到其间，说不得了。料他去也不远，快唤几个心腹人，连夜追赶前去，扮作强盗，一齐砍了，岂不干净。”房德随唤陈颜进衙，与他计较。陈颜道：“这事行不得，一则小人们只好趋承奔走，那杀人勾当，从不曾习惯。二则倘一时有人救应拿住，反送了性命。小人到有一计在此，不消劳师动众，教他一个也逃不脱。”房德欢喜道：“你且说有甚妙策？”陈颜道：“小人间壁，一月前有一个异人，搬来居住，不言姓名，也不做甚生理，每日出去吃得烂醉方归。小人见他来历跷蹊，行迹诡秘，有心去察他动静。忽一日，有一豪士青布锦袍，跃马而来，从者数人，径到此人之家，留饮三日方去。小人私下问那从者，宾主姓名，都不肯说。有一个人悄对小人说：‘那人是个剑侠，能飞剑取人头，又能飞行，顷刻百里。且是极有义气，曾与长安市上代人报仇，白昼杀人，潜迹于此。’相公何不备些礼物前去，只说被李勉陷害，求他报仇。若得应允，便可了事，可不好么！”房德道：“此计虽好，只恐他不肯。”陈颜道：“他见相公是一县之主，屈已相求，必不推托。还怕连礼物也未必肯受哩。”贝氏在屏风后听得，便道：“此计甚妙！快去求之。”房德道：“将多少礼物送他？”陈颜道：“他是义士，重情不重物，得三百金足矣。”贝氏再三撺掇，备就了三百金礼物。天色傍晚，房德易了便服，陈颜、支成相随，也不乘马，悄悄的步行到陈颜家里。原来却住在一条冷巷中，不上四五家邻舍，好不寂静。陈颜留房德到里边坐下，点起灯火，向壁缝中张看，那人还不回。走出门口观望，等了一回，只见那人又是烂熟醉，东倒西歪的，撞入屋里去了。陈颜奔入报知，房德起身就走。陈颜道：“相公须打点了一班说话，更要屈膝与他，这事方谐。”房德点头道：“是。”一齐到了门首，向门上轻轻扣上面下，那人开门出问：“是谁？”陈颜低声哑气答道：“本县知县相公，在此拜访义士。”那人带醉说道：“咱这里没有什么义士。”便要关门。陈颜道：“且莫闭门，还有句说话。”那人道：“咱要紧去睡，谁个耐烦！有话明日来说。”房德道：“略话片时，即便告别。”那人道：“既如此，到里面来。”三人跨进门内，掩上门儿，引过一层房子，乃是小小客坐，点将灯烛荧煌。房德即倒身下拜道：“不知义士驾临敝邑，有失迎迓，今日幸得识荆，深慰平生。”那人将手扶住道：“足下

一县之主，如何行此大礼！岂不失了体面。况咱并非什么义士，不要错认了。”房德道：“下官^下却来拜访义士，安有差错之理！教陈颜、支成将礼物献上，说道：“些小薄礼，特献义士为斗酒之资，望乞晒留。”那人笑道：“咱乃阉阎无赖，四海无家，无一技一能，何敢当义士之称？这些礼物也没用处，快请收去。”房德又躬身道：“礼物虽微，出自房某一点血诚，幸勿峻拒！”那人道：“足下蓦地屈身匹夫，且又赐恁般厚礼，却是为何？”房德道：“请义士收了，方好相告。”那人道：“咱虽贫贱，誓不取无名之物。足下若不说明白，断然不受。”房德假意哭拜于地道：“房某负戴大冤久矣！今仇在目前，无能雪耻；特慕义士是个好男子，有聂政、荆轲^聂之技，故敢斗胆，叩拜阶下；望义士怜念房某含冤负屈，少展半臂之力，刺死此贼，生死不忘大德！”那人摇手道：“我说足下认错了，咱资身^资尚且无策，安能为人谋这事？况杀人勾当，非通小可，设或被人听见这话，反是累咱家，快些请回。”言罢转身，先向外而走。房德上前，一把扯住，道：“闻得义士，素抱忠义，专一除残法暴，济困扶危，有古烈士之风。今房某身抱大冤，义士反不见怜，料想此仇永不能报矣！”道罢，又假意啼哭，那人冷眼瞧了这个光景，只道是真情，方道：“足下真个有冤么？”房德道：“若没大冤，不敢来求义士。”那人道：“既恁样，且坐下，将冤屈之事并仇家姓名，今在何处，细细说来。可行则行，可止则止，”两下遂对面而坐，陈颜、支成站于旁边。房德捏出一段假情，反说：“李勉昔年诬指为盗，百般毒刑拷打，陷于狱中，几遍差狱卒王太谋害性命，皆被人知觉，不致于死。幸亏后官^后申明释放，得官此邑。今又与王太同来挟制，索诈千金，意犹未足：又串通家奴，暗地行刺事露，适来连此奴^奴拏去，奔往常山，要唆颜太守来摆布。”把一片说话，妆点得十分利害。那人听毕大怒道：“原来足下受此大冤，咱家岂忍坐视。足下且请回县，在咱身上，今夜往常山一路，找寻此贼，为足下报仇。夜半到衙中复命。”房德道：“多感义士高义！某当秉烛以待。事成之日，另有厚报。”那人作色道：“咱一生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那个希图你的厚报？这礼物咱也不受。”说犹未绝，飘然出门，其去如风，须臾不见了。房德与众人惊得目瞪口呆，连声道：“真异人也！”权将礼物收回，待他复命时再送。有诗为证：

报仇凭一剑，重义藐千金。
谁谓好雄舌，能违烈士心？

话分两头。且说王大同两个家人，见家主出了城门，又不拜甚客，只管乱跑，正不知为甚缘故。一口气就行了三十余里，天色已晚，却又不寻店宿歇。那晚乃是十三，一轮明月，早已升空，趁着月色，不顾途路崎岖，负命而逃，常恐后面有人追赶。在路也无半句言语，只管趲向前去。约莫有二更天气，共行了六十多里，来到一个村镇，已是井陘县地方。那时走得口中又渴，腹内又饥，马也渐渐行走不动。路信道：“来路已远，料得无事了，且就此觅个宿处，明日早行。”李勉依言，径投旅店谁想夜深了，家家闭户关门，无处可宿。直到市梢头，见一家门儿半开半掩，还在那里收拾家伙，遂

^下 官——“官”，原文作“山”，误；据《今古奇观》改。

^聂 政、荆轲——两人都是战国时有名的刺客。

^资 身——资，供给。资身，就是生活、养活自己。

一齐下马，走入店门。将生口卸了鞍辔。系在槽边喂料。路信道：“主人家，拣一处洁净所在，与我们安歇。”店家答道：“不瞒客官说，小店房头，没有个不洁净的，如今也止空得一间在此。”教小二掌灯引入房中。李勉向一条板凳上坐下，觉得气喘吁吁。王太忍不住问道：“请问相公，那房县主惓惓苦留，后日拨夫马相送，从容而行，有何不美？却反把自己行李弃下，犹如逃难一般，连夜奔走，受这般劳碌！路管家又随着我们同来，是甚意故？”李勉叹口气道：“汝那知就里？若非路管家，我与汝等死无葬身之地矣。今幸得脱虎口，已欢喜不尽了。还顾得什么行李、辛苦？”王大惊问其故。李勉方待要说，不想店主人见他们五人五骑，深夜投宿，一毫行李也无，疑是歹人，走进来盘问脚色，说道：“众客长做甚生意？打从何处来，这时候到此？”李勉一肚子气恨，正没处说，见店主相问，答道：“话头甚长，请坐下了，待我细诉，”乃将房德为盗犯罪，怜其才貌，暗令王太释放，以致罢官；及客游遇见，留口厚款，今日午后，忽然听信老婆谗言，设计杀害，亏路信报知逃脱，前后之事，细说一遍。王太听了这话，连声唾骂：“负心之贼！”店主人也不胜嗟叹。王太道：“主人家，相公鞍马辛苦，快些催酒饭来吃了，睡一觉好赶路。”店主人答应出去。只见床底下忽地钻出一个大汉，浑身结束，手持匕首，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。吓得李勉主仆魂不附体，一齐跪倒，口称：“壮士饶命！”那人一把扶起李勉道：“不必慌张，自有话说。咱乃义士，平生专抱不平，要杀天下负心之人。适来房德假捏虚情，反说公诬陷，谋他性命，求咱来行刺；那知这贼子恁般狼心狗肺，负义忘恩！早是公说出前情，不然，险些误杀了长者。”李勉连忙叩下头去道：“多感义士活命之恩！”那人扯住道：“莫谢莫谢，咱暂去便来。”即出庭中，耸身上屋，疾如飞鸟，顷刻不见。主仆都惊得吐了舌，缩不上去，不知再来还有何意。怀着鬼胎，不敢睡卧，连酒饭也吃不下。有诗为证：

奔走长途气上冲，忽然床下起青锋。

一番衷曲殷勤诉，唤醒奇人睡梦中。

再说房德的老婆，见丈大回来，大事已就，礼物原封不动，喜得满脸都是笑靥，连忙整备酒席，摆在堂上。夫妻秉烛以待。陈颜也留在衙中候候。三更时分，忽听得庭前宿鸟惊鸣，落叶乱坠，一人跨入堂中。房德举目看时，恰便是那个义士，打扮得如天神一般，比前大似不同，且惊且喜，向前迎接。那义士全不谦让，气忿忿的大踏步走人去，居中坐下。房德夫妻叩拜称谢。方欲启问，只见那义士怒容可掬，爬地掣出匕首，指着骂道：“你这负心贼子！李畿尉乃救命大恩人，不思报效，反听妇人之言，背恩反噬。既已事露逃去，便该悔过，却又假捏虚词，哄咱行刺。若非他道出真情，连咱也陷于不义。剐你这负心贼一万刀，方出咱这点不平之气！”房德未及措辨，头已落地，惊得贝氏慌做一堆。平时且是会说会讲，到此心胆俱裂，一张嘴犹如胶漆粘牢。动弹不得。义士指着骂道：“你这泼贱狗妇！不劝丈夫为善，反唆他伤害恩人，我且看你肺肝是怎样生的！”托地跳起身来，将贝氏一脚踢翻，左脚踏住头发，右膝捺住两腿。这婆娘连叫：“义士饶命！今再也不敢了。”那义士骂道：“泼贱淫妇！咱也到肯饶你，只是你不肯饶人。”提起匕首向胸膛上一刀，直刺到脐下。将匕首衔在口中，双手拍开，把五脏六腑，抠将出来，血沥沥提在手中，向灯下照看道：“咱只道这狗妇肺肝与人不同，原来也只如此，怎生恁般狠毒！”遂撇过一边，也割下首

级，两颗头结做一堆，盛在革囊之中。揩抹了手上血污，藏了匕首，提起革囊，步出庭中，踰垣而去。

说时义胆包天地。话起雄心动鬼神。

再说李勉在旅店中，主仆守至五更时分，忽见一道金光，从庭中飞入，众人一齐惊起，看时正是那义士。放下革囊，说道：“负心贼已被咱剖腹屠肠，今携其首在此。”放下革囊，取出两颗首级。李勉又惊又喜，倒身下拜道：“足下高义，千古所无！请示姓名，当图后报。”义士笑道：“咱自来没有姓名，亦不要人酬报。前咱从床下而来，日后设有相逢，竟以‘床下义士’相呼便了。”道罢，向怀中取一包药儿，用小指甲挑了少许，弹于首级断处，举手一拱，早已腾上屋檐，挽之不及，须臾不知所往。李勉见弃下两个人头，心中慌张，正在摆布。可霎作怪！看那人头时，渐渐缩小，须臾化为一搭清水，李勉方才放心。坐至天明，路信取些钱钞，还了店家，收拾马匹上路。说话的，据你说，李勉共行了六十多里方到旅店，这义士又无牲口，如何一夜之间，往返如风。这便是前面说起，顷刻能飞行百里，乃剑侠常事耳。那义士受房德之托，不过黄昏时分，比及追赶，李勉还在途中驰骤，未曾栖息；他先一步埋伏等候，一往一来，有风无影，所以伏于床下，店中全然不知。此是剑术妙处。

且说李勉当夜无话，次日起身，又行了两比方到常山，径入府中，拜谒颜太守。故人相见，喜笑颜开，遂留于衙署中安歇。颜太守也见没有行李，心中奇怪，问其缘故。李勉将前事一诉出，不胜骇异。过了两日，柏乡县将县宰夫妻被杀缘由，甲文到府。原来是夜陈颜、支成同几个奴仆，见义士行凶，一个个惊号鼠窜，四散潜躲，直至天明，方敢出头。只见两个没头尸首，横在血泊里，五脏六腑，都抠在半边，首级不知去向，桌上器皿，一毫不失。一家叫苦连天，报知主簿县尉，俱吃一惊，齐来验过。细询其情，陈颜只得把房德要害李勉，央人行刺始末说出。主簿县尉，即点起若干做公的，各执兵器，押陈颜作眼，前去捕获刺客。那时哄动合县人民，都跟来看。到了陈颜间壁，打将入去，惟有几间室房，那见一个人影。主簿与县尉商议申文，已晓得李勉是颜太守的好友，从实申报，在他面上，怕有干碍；二则又见得县主簿德；乃将真情隐过，只说半夜被盗越入私衙，杀死县令夫妇，窃去首级，无从捕获。两下周全其事。一面买棺盛殓。颜太守依拟，申文上司。那时河北一路，多是安禄山专制，知得杀了房德，岂不去了一个心腹，倒下回文，着令严加缉获。李勉闻了这个消息，恐怕缠到身上，遂作别颜太守，回归长安故里。恰好王鉷坐事下狱，凡被动罢官，尽皆起任。李勉原起畿尉，不上半年，即升监察御史。一日，在长安街上行过，只见一人身衣黄衫，坐下白马，两个胡奴跟随，望着节导^节中乱撞。从人呵喝不住。李勉举目观看，却是昔日那床下义士，遂滚鞍下马，鞠躬道，“义士别来无恙？”那义士笑道：“亏大人还认得咱家。”李勉道：“李某日夜在心，安有不识之理？情到敝衙少叙。”义士道，“咱另日竭诚来拜，今日实不敢从命。倘大人不弃，同到敝寓一话何如？”李勉欣然相从，并马而行，来到庆元坊，一个小角门内人去。过了几重门户，忽然显出一座大宅院，厅堂屋舍，高耸云汉。奴仆趋承：不下数百。李勉暗暗点头道：“真是个异人。”请入堂中，重新见礼，分宾主而坐。顷刻摆下筵席，丰富胜于王侯。唤出家

^节 导——仪仗队、警卫、随从人员。

乐在庭前奏乐，一个个都是明眸皓齿，绝色佳人。义士道：“随常小饭，不足以供贵人，幸勿怪！”李勉满口称谢。当下二人席间谈论些古今英雄之事，至晚而散。次日李勉备了些礼物，再来拜访时，止存一所空宅，不知搬向何处去了。嗟叹而回。后来李勉官至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封为汧国公^泐。王太、路信亦扶持做个小小官职。诗云：

从来恩怨要分明，将怨酬恩最不平。
安得剑仙床下士，人间遍取不平人！

^泐 国公——李勉，字玄卿，唐代有名的鲠直请廉的官员。作过开封县尉、监察御史、滑亳节度使、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官，封汧国公（见《唐书》本传）。

第三十一卷 郑节使立功神臂弓

颠狂弥勒到明州，布袋横拖拄杖头。

饶你化身千万亿，一身还有一身愁。

话说东京汴梁城开封府，有个万万贯的财主员外，姓张，排行第一，双名俊卿。这个员外，冬眠红锦帐，夏卧碧纱厨[■]，两行珠翠引，一对美人扶。家中有赤金白银，斑点玳瑁，鹞轮珍珠，犀牛头上角，大象口中牙。门首一壁开个金银铺，一壁开所质库。他那爹爹大张员外，方死不多时，只有妈妈在堂，张员外好善，人叫他做张佛子。忽一日在门首观看，见一个和尚，打扮非常。但见：

双眉垂雪，横眼碧波。衣披烈火，七幅鲛绡；杖拄降魔，九环锡杖。若非圆寂光中客，定是楞严峰顶人。

那和尚走至面前，道：“员外拜揖。”员外还礼毕。只见和尚袖中取出个疏头来，上面写道：竹林寺特来抄化五百香罗木[■]。员外口中不说，心下思量：“我从小只见说竹林寺，那曾见有；况兼只香罗木，是我爹在日许下愿心，要往东峰、岱岳盖嘉宁大殿，尚未答还。”员外便对和尚道：“此是我先人在比许下愿心，不敢动着。若是吾师要别物，但请法旨。”和尚道：“若员外不肯舍施，贫僧到晚自教人取。”说罢转身。员外道：“这和尚莫是风！”天色渐晚，员外吃了三五杯酒，却待去睡，只见当值的来报：“员外祸事！家中后园火发。”吓杀员外，慌忙走来时，只见焰焰地烧着。去那火光之中，见那早来和尚，将着百十人，都长七八尺，不类人形，尽数搬这香罗板去。员外赶上看时，火光顿息，和尚众人都不见了。却再来园中一看，不见了那五百片香罗木，枯炭也没些个。却是作怪！“我爹爹许下愿心，却如何好！”一夜不眠。但见：

玉漏声残，金乌吐影。邻鸡三唱，唤佳人傅粉施珠；宝马频嘶，催行客争名夺利。几片晓霞飞海娇，一轮红日上扶桑。

员外起来洗漱罢，去家堂神道前烧了香，向堂前请见妈妈，把昨夜事说了一遍，道：“三月二十八日，却如何上得东峰、岱岳，与爹爹答还心愿？”妈妈道：“我儿休烦恼，到这日却又理会。”员外见说，辞了妈妈，却去金银中坐地。却正是二月半天气。正是：

金勒马嘶芳草地，玉楼人醉杏花天。

只听得街上锣响，一个小节级[■]同个茶酒保，把着团书来请张员外团社[■]。原来大张员外在日，起这个社会，朋友十人，近来死了一两人，不成社会。如今这几位小员外，学前辈做作，约十个朋友起社。却是二月半，便来团社。员外道：“我去不得，要与爹爹还愿时，又不见了香罗木，如何去得？”那人道：“若少了员外一个，便拆散了社会。”员外与决不下，去堂前请见妈妈，告知：“众员外请儿团社，缘没了香罗木与爹爹还愿，儿下敢

■ 纱厨——帟帐一类的东西，以木为架，顶及四周蒙上碧纱，可折叠。

■ 罗木——当即香楠木；最高的有十几丈，粗数十围，气味芬芳，纹现细致·很坚硬，可作建筑之用。

■ 级——唐宋时代的小军吏名。宋代，在都头（管带一百人的军官）之下。设有“节级”四人。后来作为一般小军官和禁子头的称呼。

■ 书、团社——“团”，聚会。“社”，多人聚会的因体，这里指朝山敬神的固体。“团书”，聚会的通知书。

去。”妈妈就手把着锦袋，说向儿子道：“我这一件宝物，是你爹爹泛海外得来的无价之宝，我儿将此物与爹爹还愿心。”员外接得，打开锦袋红纸包看时，却是一个玉结连络环。员外谢了妈妈，留了请书团了社，安排上庙。那九个员外，也准备行李，随行人从，不在话下。却说张员外打扮得一似军官。

裹四方大万字头巾，带一双扑兽匾金环，着西川锦紵丝袍，系一条乾红大匾绦，挥一把玉靶压衣刀，穿一双鞋。

员外同几个社友，离了家中，迤迤前去。饥飧渴饮，夜住晓行。不则一日，到得东岳，就客店歇了。至比十个员外都上庙来烧香，各自答还香愿。员外便把玉结连络环，舍入炳灵公殿内。香愿已完，因无甚事，便在廊下看社火酌献。这几个都是后生家，乘兴去游山。员外在后，徐徐而行。但见：

山明水秀，凤软云闲，一岩风景如屏，满目松筠似画。轻烟淡淡，数声啼鸟落花天；丽日融融⁴⁸，是处绿杨芳草地。

员外自觉脚力疲困，却教众员外先行，自己走到一个亭子上歇脚。只听得斧凿之声。看时见一所作场，竹笆夹着。望那里面时，都是七八尺来长大汉做生活。忽地凿出一片木屑来，员外抬起看时，正是园中的香罗木，认得是爹爹花押。疑怪之间，只见一个行者，开笆门，来面前相揖道：“长老法旨，请员外略到山门献茶。”员外入那笆门中，一似身登月殿，步人蓬瀛。但见：

三门高耸，梵宇清幽。当门敕额字分明，两个金刚形勇猛。观音位接水陆台，宝盖相随鬼子母。

员外到得寺中，只见一个和尚出来相揖道：“外日深荷了办缘事，今日幸得员外至此，情过方丈献茶。”员外远观不审，近睹分明，正是向日化香罗木的和尚，只得应道：“日昨多感吾师过访，接待不及。”和尚同至方丈，叙礼分宾主坐定。点茶吃罢，不曾说得一句话。只见黄巾力士走至面前，暴雷也似声个喏：“告我师，炳灵公相见。”吓得员外神魂荡漾，口中不语，心下思量：“炳灵公是东岳神道，如何来这里相见？”那和尚便请员外“屏风后少待，贫僧断了此事，却与员外少叙。”员外领法旨，潜身去屏风后立地看时，见十数个黄巾力士，随着一个神道人来，但见：

眉单眼细，貌美神清。身披红锦袞龙袍，腰系蓝田白玉带。裹簇金帽子，着侧面丝鞋。

员外仔细看时，与岳庙塑的一般。只见和尚下阶相揖，礼毕，便问：“昨夜公事如何？”炳灵公道：“此人直不肯认做诸侯，只要做三年天子。”和尚道：“直恁难勘，教押过来。”只见几个力士，押着一大汉，约长八尺，露出满身花绣。至方丈，和尚便道：“教你做诸侯，有何不可？却要图王争帝！好打。”道不了，黄巾力士扑翻长汉在地，打得几杖子。那汉子叹一声道：“休休！不肯做那三年天子，胡乱认做诸侯罢。黄巾力士即把过文书安在面前，教他押了花字，便放他去。炳灵公抬身道：“甚劳吾师心力。”相辞别去。和尚便请员外出来坐定。和尚道：“出门无可见意，略备水酒三杯，少延清话。”员外道：“深感吾师见爱。”道罢，酒至面前。饮过多时，便教收过一壁。和尚道：“员外可同往山后闲游。”员外道：“谨领法旨。”二人同至山中闲走。但见：

⁴⁸ 融——应作“融融”。明朗、和暖的意思。

奇峰耸翠，佳木交阴，千层怪石惹闲云，一道飞泉垂素练，万山横碧落，一桂人丹霄。

员外观看之间，喜不自胜，便问和尚：“此处峭壁，直恁险峻！”和尚道：“未为险峻，请员外看这路水。”员外低头看时，被和尚推下去。员外吃一惊，却在亭子上睡觉来，道：“作怪！欲道是梦来，口中酒香。道不是梦来，却又不见踪迹。”正疑惑间，只见众员外走来道：“员外，你却怎地不来？独自在这里打磕睡。”张员外道：“贱体有些不自在，有失陪步，得罪得罪！”也不说梦中之事。众员外游山都了，离不得买些人事，整理行装，厮赶归来。单说张员外到家，亲邻都来远接，与员外洗拂。见了妈妈，欢喜不尽。只见：

四时光景急如梭，一岁光阴如燃指。

却早腊月初头，但见北风凛冽，瑞雪纷纷，有一只《鹧鸪天》词为证：

凛冽严凝雾气昏，空中瑞雪降纷纷。须臾四野难分别，顷刻山河不见痕。银世界，玉乾坤，望中隐隐接昆仑。若还下到三更后，直要填平玉帝门！

员外看见雪却大，便教人开仓库散些钱米与穷汉。且说一个人在客店中，被店小二埋怨道：“喏大个汉！没些运智^运，这早晚兀自不起。今日又是两个月，不还房钱，哥哥你起休！”那人长叹一声：“苦，苦！小二哥莫怪，我也是没计奈何。”店小二道：“今日前巷张员外散贫，你可讨些汤洗了头脸，胡乱讨得些钱来，且做盘缠。我又不指望你的。”那人道：“罪过你！”便去带了那顶搭圾^搭头巾，身上披着破衣服，露着腿，赤着脚，离了客店，迎着风雪走到张员外宅前。事有斗巧，物有故然，却来得迟些，都散了。这个人走至宅前，见门公唱个喏：“闻知宅上散贫。”门公道：“却不早来，都散了。”那人听得，叫声：“苦！”匹然倒地，员外在牕中看见，即时教人扶起，顷刻之间，三魂再至，七魄重来。员外仔细看时吃一惊，这人正是亭子上梦中见的，却恁地模样！便问那汉：“你是那里人？姓甚名谁？见在那里住？”那人叉着手，告员外：“小人是郑州泰宁军大户财主人家孩儿。父母早丧，流落此间，见在宅后玉婆店中安歇。姓郑名信。”员外即时讨得件旧衣服与他，讨些饭食请他吃罢，便道：“你会甚手艺？”那人道：“略会些书算。”员外见说，把些钱物与他，还了店中，便收留他。见他会书算，又且见便诸色周全，便教他在店中做主管。那人却伶俐，在宅中小心向前。员外甚是敬重，便做心腹人。

又过几时，但见时光如箭，日月如梭，不觉又是二月半间。那众员外便商量来请张员外同去出郊。一则团社，二则赏春。那几个员外，隔夜点了妓弟^妓，一家带着一个寻常间来往说得着行首^行。知得张员外有孝，怕他不肯带妓女，先请他一个得意的表子在那里。张员外不知是计，走到花园中，见了几个行首厮叫了。只见众中走出一个行首来。他是两京诗酒客烟花杖子头，唤做王倩。却是张员外说得着的顶老^顶。员外见了，却待要走，被王倩一把

^运 智—运气、智谋。

^搭 圾—敝旧，破烂。

^妓 弟—妓女。

^行 首—妓女的首领，犹如说“花魁”；后作为名妓的泛称。

^顶 老—对妓大的一种轻薄的称呼。

扯住道：“员外，久别台颜，一向疏失。”员外道：“深荷姐姐厚意，缘先父亡去，持服在身，恐外人见之，深为不孝。”便转身来辞众员外道：“俊卿荷诸兄见爱，偶贱体不快，坐侍不及，先此告辞。”那众员外和王倩再三相留，员外不得已，只得就席，和王行首并坐。众员外身边一家一个妓弟。便教整顿酒来，正吃得半酣，只见走一个人入来。如何打扮？

裹一头蓝青头巾，带一对扑匾金环，着两上领白綾子衫，腰系乾红绒线绦，下着多耳麻鞋，手中携着一个篮儿。

这人走至面前，放下篮儿，叉着手唱三个喏。众员外道：“有何话说？”只见那汉就篮内取出砧刀，借个盘子，把块牛肉来切得几片，安在盘里。便来众员外面前道：“得知众员外在此吃酒，特来送一劝。”道罢，安在面前，唱个喏便去。张员外看了，暗暗叫苦道：“我被那厮诈害几遍了。”——元来那厮是东京破落户姓夏名德，有一个浑名，叫做“扯驴”。先年曾有个妹子，嫁在老张员外身边，为争口闲气，一条绳缢死了。夏德将此人命为繇，屡次上门吓诈，在小张员外手里，也诈过了一二次。众员外道：“不须忧虑，他只是讨些赏赐，我们自吃酒。”道不了，那厮立在面前道：“今日夏德有来，遭际这一会员外。”众人道：“各支二两银子与他。”讨至张员外面前，员外道：“依例支二两。”那厮看着张员外道：“员外依例不得。别的员外二两，你却要二百两。”张员外道：“我比别的加倍，也只四两，如何要二百两？”夏德道：“别的员外没甚事，你却有些瓜葛，莫待我说出来不好看！”张员外被他直诈到二十两。众员外道：“也好了。”那厮道：“看众员外面上罢，就求便赐，趁早回去。”张员外道，“没在此间，把批子^批去我宅中质。”

扯驴得了批子，收拾了砧刀篮儿，一径到张员外质库里，揭起青布帘儿，向众人唱个喏。众人还了礼。未发迹的贵人^未道：“你赎典，还是解钱？”夏扯驴道：“不赎不解，员外有批子在此，教支二十两银。”郑信道：“员外买你甚么？支许多银？”那厮道，“买我牛肉吃。”郑信道：“员外直吃得许多牛肉！”夏扯驴道：“主管莫问，只照批子付与我。”两个说来说去，一声高似一声。这郑信只是不肯付与他，将了二十两银在手道：“夏扯驴，我说与你，银子已在此了，我同到花园中，去见员外。若是当面分付得有话，我便与你。”夏扯驴骂道：“打脊客作儿^打！员外与我银子，干你甚事！却要你作难！便与你去见员外。这批子须不是假的。”这郑信和夏扯驴一径到花园中，见众员外在亭子上吃酒，进前唱个喏。张员外见郑信来，便道：“主管没甚事？”郑信道：“覆使头^使，蒙台批，支二十两银，如今自把来取台旨。”张员外道：“这厮是个破落户，把与他去罢。”夏扯驴就来郑信手中抢那银子。郑信那肯与他，便对夏扯驴道：“银子在这里，员外教把与你，我却不肯。你倚着东京破落户，要平白地骗人钱财。别的怕你，我郑信不怕你。就众员外面前，与你比试。你打得我过，便把银子与你；打我不过，教你许多时声名，一旦都休。”夏扯驴听得说：“我好没兴，吃这客作欺负！”郑信道：“莫说你强我会，这里且是宽，和你赌个胜

^批 子——批写的支取银钱的条子。

^未 发迹的贵人——这里指郑信。

^打 脊客作儿——“打脊”，打背，驾人该挨杖刑的意思；“客作儿”，雇工。

^使 头——仆人对主人的称呼，犹如称“侍长”。

负。”郑信脱膊下来，众人看了喝采。先自人才出众，那堪满体雕青：左臂上三仙仗剑，右臂上五鬼擒龙：胸前一·搭御屏风，脊背上巴山龙出水。夏扯驴也脱膊下来，众人打一看时，那厮身上刺着的是木拐梯子，黄胖儿忍字^满。当下两个在花园中厮打，赌个输赢。这郑信拳到手起，会太阳上打个正着。夏扯驴扑的倒地，登时身死。吓得众员外和妓弟都走了。即时便有做公的围住，郑信拍着手道：“我是郑州泰宁军人，见今在张员外宅中做主管，夏扯驴来骗我主人，我拳手重，打杀了他，不于他人之事。便把条素子缚我去。”众人见说道：“好汉子！与我东京除了一害，也不到得偿命。”离不得解进开封府，押下凶身对尸。这郑信一发都招认了，下狱定罪，张员外在府里使钱，教好看他，指望迁延，等天恩大赦，不在话下。

忽一日开封府大尹出城谒庙，正行轿之间，只见路傍一口古井，黑气冲天而起。大尹便教住轿，看了道：“怪哉！”便去庙中烧了香。回到府，不入衙中，便教客将请众官来。不多时，众官皆至，相见茶汤已毕。大尹便道：“今日出城谒庙，路傍见一口古井，其中黑气冲天，不知有何妖怪？”众官无人敢应，只有通判起身道：“据小官愚见，要知井中怪物，何不且奏朝廷，照会将见在牢中该死罪人，教他下井，去看验的实，必知休咎。”大尹依言，即具奏朝廷，便指挥狱中，拣选当死罪人下井，要看仔细。大尹和众人到地头，将那罪人把篮盛了，用辘轳放将下去。只听铃响，绞上来看时，止有骨头。一个下去一个死，二人下去二人亡。似此死了数十人。狱中受了张员外嘱托，也要藏留郑信。大尹令旨，教狱中但有罪人都要押来，却藏留郑信不得，只得押来。大尹教他下井去。郑信道：“下去不辞，愿乞五件物。”大尹问：“要甚五件？”郑信道：“要讨头盔衣甲和靴，剑一口，一斗酒，二斤肉，炊饼之类。”大尹即时教依他所要，一一将至面前。郑信唱了喏，把酒肉和炊饼吃了，披挂衣甲，仗了剑。众人喝声采。但见：

头盔似雪，衣甲如银。穿一辆抹线皂靴，手仗七星宝剑。

郑信打扮了，坐在篮中，辘轳放将下去。铃响绞上来看时，不见了郑信。那井中黑气也便不起。大尹再教放下篮去取时，杳无踪迹。一似石沉大海，线断风筝。大尹知众官等候多时，且各自回衙去。却说未发迹变泰^类国家节度使郑信到得井底，便走出篮中，仗剑在手，去井中一壁立地。初下来时便黑，在下多时却明。郑信低头看时，见一壁厢一个水口，却好容得身，挨身入去。行不多几步，抬头看时，但见：

山岭相连，烟霞缭绕。芳草长茸茸嫩绿，岩花喷馥馥清香。苍崖郁郁长青松，曲涧涓涓流细水。

郑信正行之间，闷闷不已。知道此处是那里？又没人烟，日中前后，去松阴竹影稀处望时，只见飞檐碧瓦，栋宇轩窗，想有山人居止，遂登危历险，寻径而往。只闻流水松声，步履之下，渐渐林麓两分，峦峰四合。但见：

溪深水曲，风静云门。青松锁碧瓦朱甍，修竹映雕檐玉砌，楼台高

^满 体雕青……黄胖儿忍字——古代野蛮风俗的遗迹：在人身体上雕画各种花纹，涂上青色，使它永远不脱落，叫做“文身”，后来也叫做“雕青”。这里所说的“三仙仗剑”、“五鬼擒龙”等等，都是花纹的名色。

^类 迹变泰——宋元说书的内容之一；就是讲述一个人由贫困到发达，后来作达官显宦的故事。

耸，院宇深沉，着非王者之宫，必是神仙之府。

郑信见这一所官殿，便去宫前立地多时，更无一人出入。抬头看时，只见门上的一面硃红牌金字，写着：“日霞之殿”。里面寂寥，杳无人迹。仗剑直入官门。走到殿内，只见一个女子，枕着件物事，麝出地裸体而卧。但见：

鱼沉雁落，月闭花羞。似杨妃初浴理新妆，如西子心疼欹王枕。柳眉敛翠，挑脸凝红。却是西园芍药倚朱栏，南海观音初入定。

郑信见了女子，这却是此怪。便悄悄地把只手衬着那女子，拿了枕头的物事。又轻轻放下女子头，走出外面看时，却是个乾红色皮袋。郑信不解其故，把这件物事，去花树下，将剑掘个坑埋了。又回身仗剑入殿中，看着那女子，尽力一喝道：“起！”只见那女子闪开那娇滴滴眼儿，慌忙把万种妖娆吓做一团，回头道：“郑郎，你来也！妾守空房，等你多时。妾与你五百年前姻眷，今日得见你。”那女子初时待要变出本相，却被郑信偷了他的神通物事，只得将错就错。若是生得不好时，把来一剑杀了，却见他如花似玉，不觉心动。便问：“女子孰氏？”女子道：“丈夫，你可放下手中宝剑，脱了衣甲，妾和你少叙绸缪。”但见：

暮云笼帝谢，薄霭罩池塘。双双粉蝶宿芳丛，对对黄鹂栖翠柳。画梁悄悄，珠帘放下燕归来；小院沉沉，绣被薰香人欲睡。凤定子规啼玉村，月移花影上纱窗。

女子便叫青衣，安排酒来。顷刻之间，酒至面前。百味珍羞俱备。饮至数杯，酒已半酣。女子道：“今日天与之幸，得见丈夫，尽醉方休，”郑信推辞。女子道：“妾与郑郎，是五百年前姻眷，今日岂可推托。”又吃了多时，乃令青衣收过杯盘，两个同携素手，共入兰房。正是：

绣幌低垂，罗裳漫展。两情欢会，共诉海誓山盟；二意和谐，多少云情雨意。云淡淡天边鸾凤；水泥沉交颈鸳鸯。写成今世不休书，结下来生合欢带。

到得天明，女子起来道：“丈夫，夜来深荷见怜。”郑信道，“深感娘娘见爱，未知孰氏？恐另日相见，即当报答深恩。”女子道：“妾乃日霞仙子，我与丈夫尽老百年，何有思归之意？”这两日儿，同行并坐，暮乐朝欢。忽一日那女子对郑信道：“丈夫，你耐静则个！我出去便归。”郑信道：“到哪里去？”女子道：“我今日去赴上界蟠桃宴便归，留下青衣相伴。如要酒食，旋便指挥。有件事嘱咐丈夫，切不可去后官游戏，若还去时，利害非轻。”那女子分付了，暂别。两个青衣伏待，郑信独自无聊，遂令安排几杯酒消遣，思量：“却似一场春梦，留落在此。适来我妻分付，莫去后官，想必另有景致，不交我去。我再试探则个。”遂移步出门，迤è奔后官来。打一看，又是一个去处，一个官门。到得里面，一个大殿，金书牌额：“月华之殿”。正看之间，听得鞋履响声，咕咯语笑喧杂之声。只见一簇青衣拥着一个神女出来，生得：

盈盈王貌，楚楚梅妆。口点樱桃，眉舒柳叶。轻叠为云之发，凤消雪白之肌。不饶照水芙蓉，恐是凌波菡萏。一尘不染，百媚俱生。

郑信见了，喜不自胜。只见那女子便道：“好也！何处不寻，甚处不觅，元来我丈夫只在此间。”不问事繇，便把郑信簇拥将去，叫道：“丈夫你来也！妾守空房，等你久矣！”郑信道：“娘娘错认了，我自有浑家在前殿。”那女子不繇分说，簇拥在殿上，便教安排酒来。那女和郑信饮了数

杯，二人携手入房中。向鸳鸯之中，成夫妇之礼。顷刻间云收雨散，整衣而起。只见青衣来报：“前殿日霞娘娘来见。”这女子慌忙藏郑信不及。日霞仙子走至面前道：“丈夫，你却走来这里则甚！”便拖住郑信臂膊，将归前殿。月华仙子见了，柳眉剔竖，星眼圆睁道：“你却将身嫁他，我却如何？”便带数十个青衣奔来，直至殿上道：“姐姐，我的丈夫，你却如何夺了？”日霞仙子道：“妹妹，是我丈夫，你却说甚么话！”两个一声高似一声。这郑信被日霞仙子把来藏了。月华仙子无计奈何，两个打做一团，扭做一块。斗了多时，月华仙子觉道斗姐姐不下，喝声起，跳至虚空，变出本相。那日霞仙子，也待要变，元来被郑信埋了他的神通，便变不得，却输了。慌忙走来见郑信，两泪交流道：“丈夫，只因你不信我言，故有今日之苦。又被你埋了我的神通，便变不得，若要奈何得他，可把这件物事还我。”郑信见他哀求不已，只得走来殿外花树下，掘出那件物事来。日霞仙子便再和月华仙子斗圣，日霞仙子又输了，走回来。郑信道：“我妻又怎的奈何他不下？”日霞仙子道：“为我身怀六甲，赢那贱人不得。我有件事告诉你。”郑信道：“我妻有话但说。”日霞仙子教育衣去取来。不多时，把一张弓，一只箭道：“丈夫，此弓非人间所有之物，名为神臂弓，百发百中。我在空中变就神通，和那贱人斗法，你可在下看着白的，射一箭助我一臂之力。”郑信道：“好，你但放心。”说不了，月华仙子又来。两个上云中变出本相相斗。郑信在下看时，那里见两个如花似玉的仙子？只见一个白一个红，两个蜘蛛在空中相斗。郑信道：“元来如此！”只见红的输了便走，后面白的赶来，被郑信弯弓，觑得亲，一箭射去，喝声着，把那白蜘蛛射了下来。月华仙子大痛失声，便骂：“郑信负心贼！暗算了我也！”自往后殿去，不题。这里日霞仙子，收了本相，依然一个如花似玉佳人，看着郑信道：“丈夫，深荷厚恩，与妾解围，使妾得遂终身偕老之愿。”两个自此越说得著，行则并肩，坐则并股，无片时相舍。正是：

春和淑丽，同携手于花前；夏气炎蒸，共纳凉于花下。秋光皎洁，银蟾与桂偶同圆；冬景严凝，玉体与香肩共暖。受物外无穷快乐，享人间不尽欢娱。

倏忽间过了三年，生下一男一女。郑信自思：“在此虽是朝欢暮乐；作何道理，发迹变态？”遂告道：“感荷娘娘收留在此，一住三年，生男育女。若得前途发迹，报答我妻，是吾所愿。”日霞仙子见说、泪下如雨道：“丈夫你去，不争教我如何！两个孩儿却是怎地！”郑信道：“我若得一官半职，便来取你们。”仙子道：“丈夫你要何处去？”郑信道：“我往太原投军。”仙子见说，便道：“丈夫，与你一件物事，教你去投军，有分发迹。”便叫青衣，取那张神臂克敌弓，便是今时踏凳弩。分付道：“你可带去军前立功，定然有五等诸侯之贵。这一男一女，与你扶养在此，直待一纪之后，奴自遣人送还。”郑信道：“我此去若有发迹之日，早晚来迎你母子。”仙子道：“你我相遇，亦有夙缘，今三年限满，仙凡路隔，岂复有相见之期乎！”说罢，不觉潸然下泪。郑信初时求去，听说相见无期，心中感伤，亦流泪不已，情愿再住几时。仙子道：“夫妻缘尽，自然分别。妾亦不敢留君，恐误君前程，必遭天谴。”即命青衣置酒饯别。饮至数杯，仙子道：“丈夫，你先前携来的剑，和那一副盔甲，权留在此。他日这儿女还你，那时好作信物。”郑信道：“但凭贤妻主意。”仙子又亲劝别酒三杯。取一大包金珠相赠，亲自送出宫门。约行数里之程，远远望见路口仙子道：

“丈夫，但从此出去，便是大路。前程万里，保重！保重！”郑信方摇眷恋，忽然就脚下起阵狂风，风定后已不见了仙子。但见：

青云藏宝殿，薄雾隐回廊。静听不闻消息之声，熟视已失峰峦之势。日霞宫想归海上，神仙大自去蓬莱。多应看罢僧繇画，卷起丹青一幅图。

郑信抱了一张神臂弓，呆呆的立了半晌，没奈何，只得前行。到得路口看时，却是汾州大路。此路去河北太原府不远。那太原府主，却是种相公，讳师道^种，见在出榜招军。郑信走到辕门投军，献上神臂弓。种相公大喜，分付工人如法制造数千张，遂补郑信为帐前管军指挥。后来收番累立战功，都亏神臂弓之力。十余年间，直做到两川节度使之职。时常思想仙子三年恩爱不题。

话分两头，再说张俊卿员外，自从那年郑信下井之后，好生思念。每年逢了此日，就差主管备下三牲祭礼，亲到井边祭奠。也是不忘故旧之意。如此数年，未尝有缺。忽一日祭奠回来，觉得身子困倦，在厅堂中，少憩片对，不觉睡去。梦见天上五色云霞，灿烂夺目，忽然现出一位仙子，左手中抱着一男，右手中抱着一女，高叫：“张俊卿，这一对男女，是郑信所生，今日交付与你，你可好生抚养。郑信发迹之后，送至剑门所，不可负吾之托。”说罢，将手中男女，从半空中撒下来。员外接受不迭，惊出一身冷汗。蓦然醒来，口称奇怪。尚未转动，只见门公报道：“方才有个白须公公，领着一男一女，送与员外，说道：‘员外在古井边，曾受他之托。’又有送这个包裹，这一口剑，说是两川节度使的信物在内，教员外亲手开看。男女不知好歹，特来报知。”张员外听说，正符了梦中之言，打开包裹看时，却是一副盔甲在内，和这口剑。收起，亲走出门看时，已不见了白须公公，但见如花似玉的一双男女，约莫有三四岁长成。问其来历，但云：“娘是日华公主，教我去跟寻郑家爹爹。”再叩其详，都不能言。张员外想道：“郑信已堕井中，几曾出来？那里又有儿女，莫非是同名同姓的？”又想起岳庙之梦，分明他有五等诸侯之贵，心中委决不下，且收留着这双男女，好生抚养。一面打探郑信消息。光阴如箭，看看长大。张员外把作自己亲儿女看成，男取名郑武，女取名彩娘。张员外自有一子，年纪相方，叫做张文。一文一武，如同胞兄弟；同在学堂攻书。彩娘自在闺房针指。又过了几年，并不知郑信下落。忽一日，张员外走出厅来，忽见门公来报：“有两川节度使，差来进表官员，写了员外姓名居址，问到这里，他要亲自求见。”员外心中疑虑，忙教请进。只见那差官：

头顶缠棕大帽，脚踏粉底乌靴。身穿蜀锦窄袖袄子，腰系间银纯铁挺带。行来魁岸之容，面带风尘之色。从者牵着一匹大马相随。

张员外降阶迎接，叙礼已毕。那差官取出一包礼物，并书信一封，说道：“俺家郑爷多多拜上。”张员外拆书看时，认得是郑信笔迹，书上写道：

信向蒙恩人青目，狱中又多得看觑，此乃莫大之恩也！前入古井，自分无幸，何期有日华仙子之遇。伉俪三年，复赠资斧，送出汾州投军，累立战功。今叨福庇，得抚蜀中。向无鸿雁，未获音耗。今乘进

^种（chóng）师道——字叔彝，官京畿河北制置使；北宋末抗敌的名将。

表之便，薄具黄金三十两，彩币十端，权表微忱。傥不畏蜀道之艰，肯到敝台光顾，信之万幸！悬望悬望！

张员外看罢，举手加额道：“郑家果然发迹变泰，又不忘故旧，远送礼物，真乃有德有行之人也！”遂将向来梦中之事，一一与差官说知。差官亦惊讶不已。是日设筵，款待差官。那差官虽然是有品级的武职，却受了节使分付言语来迎取张员外的，好生谦谨。张员外就留他在家中作寓所，日日宴会。闲话休叙。过了十来日，公事了毕，差官催促员外起身，张员外与院君商量，要带那男女送还郑节使，又想女儿不便同行，只得留在家中，单带那郑武上路。随身行李，童仆四人，和差官共是七个马，一同出了汴京，望剑门一路进发。不一日，到了节度使衙门，差官先入禀复。郑信忙教请进私衙，以家人之礼相见。员外率领郑武拜认父亲，叙及白发公公领来相托。献上盔甲、腰刀信物，并说及两翻奇梦。郑信念起日霞[□]仙子情分，凄然伤感。屈指算之，恰好一十二年，男女皆一十二岁。仙子临行所言，分毫不爽。其时大排筵会，管待张员外，礼为上宾。就席间将女儿彩娘许配员外之子张文。亲家相称。此谓以德报德也。

却说郑信思念日霞仙子不已，于绵江之傍，建造日霞行宫，极其壮严。岁时亲往行香。

再说张员外住了三月有余，思想家乡，郑信不敢强留，安排车马，送出十里长亭之外。赠遗之厚，自不必说，又将黄金百两，供员外施舍岳庙修造炳灵公大殿。后来因金兀术[△]入寇，天子四下征兵，郑信带领儿子郑武勤王，累败金兵，到汴京复与张俊卿相会，方才认得女婿张文，及女儿彩娘。郑信寿至五十余，白日看见日霞仙子命驾来迎，无疾而逝。其子郑武以父荫累官至宣抚使[■]。其后金兵入寇不已，各郡县俱仿神臂弓之制，多能杀贼。到徽钦巡狩，康王渡江[■]，为金兵所迫，忽见空中有金甲神人，率领神兵，以神臂弓射贼，贼兵始退。康王见旗帜上有郑字，以问从驾之臣，有人奏言：“前两川节度使郑信，曾献克敌神臂，此必其禅来护驾耳。”康王既即位，敕封明灵昭惠王，立庙于江上，至今古迹犹存。诗曰：

郑信当年未遇时，俊卿梦里已先知。

运来自有因缘到，到手休嫌早共迟。

[□] 霞——原本误作“日华”，与上文下合，今改正。

[△] 兀术——即完颜宗弼。金国屡次侵略宋的时候，他常作侵略军的统帅。

[■] 抚使——官名。宋代管一方征讨的军政统帅，叫做“宣抚使”。

[■] 钦巡狩，康王渡江——宋靖康二年（公元一一二七年）金人攻陷开封，把宋徽宗（赵佶）钦宗（赵桓）掳去，后来，徽宗的儿子康王（赵构）渡江，在建康即位，即宋高宗。“巡狩”，古代皇帝到那里去，叫做“巡狩某地”。这里因¹便直说被掳，只好说是“巡狩”去了。

第三十二卷 黄秀才傲灵玉马坠

净几明窗不染尘，图书镇日与相亲。

偶然谈及风流事，多少风流误了人。

话说唐乾符年间，扬州有一秀士，姓黄名损^𨾏，字益之，年方二十一岁，生得丰姿韵秀，一表人才。兼之学富五车，才倾八斗，同辈之中，推为才子。原是阀阅名门，因父母早丧，家道零落。父亲手里遗下一件宝贝，是一块羊脂白玉^羊雕成个马儿，唤做玉马坠，色泽温润，镂刻精工。虽然是小小东西，等闲也没有第二件胜得他的。黄损秀才，自幼爱惜，佩带在身，不曾顷刻之离。偶一日闲游市中，遇着一个老叟，生得怎生模样？

头带箬叶冠，身穿百衲袄，腰系黄丝绦，手执逍遥扇。童颜鹤发，碧眼方瞳。不是蓬莱仙长，也须学道高人。

那老者看见黄生，微微而笑。黄生见其仪容古雅，悚然起敬，邀至茶坊献茶叙话。那老者所谈，无非是理学名言，玄门妙谛。黄生不觉叹服。正当语酣之际，黄生偶然举袂，老者看见了那玉马坠儿，道：“乞借一观。”黄生即时解下，双手献与老者。老者看了又看，啧啧叹赏，问道：“此坠价值几何？老汉意欲奉价相求，未审郎君允否？”黄生答道：“此乃家下祖遗之物，老翁若心爱，便当相赠，何论价乎！”老者道，“既蒙郎君慷慨不吝，老汉何敢固辞。老汉他日亦有所报。”遂将此坠悬挂在黄丝绦上，挥手而别，其去如飞。生愕然惊怪，想道：“此老定是异人，恨不曾问其姓名也！”这段且阁过不题。

却说荆襄节度使刘守道，平昔慕黄生才名，差官持手书一封，白金采币，聘为幕宾。如何叫做幕宾？但凡幕府军民事冗，要人商议，况一应章奏及书札，亦须要个代笔，必得才智兼全之士，方称其职，厚其礼币，奉为上宾：所以谓之幕宾，又谓之书记。有官职者，则谓之记室参军。黄损秀才，正当穷困无聊之际，却闻得刘节使有此美意，遂欣然许之。先写了回书，打发来人，约定了日期，自到荆州谒见。差官去了，黄生收拾衣囊，别过亲友，一路搭船。行至江州，忽见巨舟泊岸，篷窗雅洁，朱栏油幕，甚是整齐。黄生想道：“我若趁得此船，何愁江中波浪之险乎！”适有一水手上岸沽酒，黄生尾其后而问之：“此舟从何而来？今往何处？”水手答道：“徽人姓韩，今往蜀中做客。”黄生道：“此去蜀中，必从荆江而过，小生正欲往彼，未审可容附舟否？”水手道：“船颇宽大，那争趁你一人！只是主人家眷在上，未知他意允否若何？”黄生取出青蚨^青三百，奉为酒资，求其代言。水手道：“官人但少停于此，待我禀过主人，方敢相请。”须臾，水手沽酒回来，黄生复嘱其善言方便，水手应允。不一时，见船上以手相招，黄生即登舟相问。水手道：“主人最重斯文，说是个单身秀士，并不推拒；但前舱货物充满，只可以艄头存坐，夜间在后火舱歇宿，主人家眷在于中舱，切须谨慎，勿取其怪。”遂引黄生见了主人韩翁。言谈之间，甚相器重。是夜，黄生在后火舱中坐了一回，方欲解衣就寝，忽闻箜篌声凄婉，其声自中舱

^𨾏 损——字益之，五代南汉人。梁龙德时进士，官至尚书左仆射。著有《桂香集》。

^羊 脂白玉——一种纯白的美玉的名称。形容它像羊的油脂一样，又白又润。

^青 蚨——本是虫名。《淮南子》上有“青蚨还钱”的说法：把青蚨的血涂在钱上，这种钱用出去了还会回来；以后“青蚨”就成了钱的代称。

而出。黄生披衣起坐，侧耳听之：

乍雄乍细，若沉若浮。或如雁语长空，或如鹤鸣旷野，或如清泉赴壑，或如乱雨洒窗。汉宫初奏《明妃曲》唐家新谱《雨淋铃》。

唐时第一琵琶手是康昆仑，第一筝手是郝善素。扬州妓女薛琼琼独得郝善素指法。琼琼与黄生最相契厚。僖宗皇帝妙选天下知音女子，入宫供奉，扬州刺史以琼琼应选。黄生思之不置，遂不忍复听弹筝。今日复闻此筝，与薛琼琼所弹无异，暗暗称奇。时夜深人静，舟中俱已睡熟，黄生推篷而起，悄然从窗隙中窥之，见舱中一幼女年未及笄，身穿杏红轻绡，云发半髻，娇艳非常。燃兰膏，焚凤脑，纤手如玉，抚筝而弹。须臾曲罢，兰销篆灭，杳无所闻矣。那时黄生神魂俱荡，如逢神女仙女，薛琼琼辈又不足道也！在舱中展转不寐，吟成小词一首。词云：

生平无所愿，愿伴乐中筝。得近佳人纤手子，蜃罗裙上放娇声！便死也为荣。

一夜无眠，巴到天明起坐，便取花笺一幅，楷写前词，后题维扬黄损四字，叠成方胜，藏于怀袖。梳洗已毕，频频向中舱观望，绝无动静。少顷，韩翁到后艄答拜，就拉住前舱献茶。黄生身对老翁，心怀幼女。自觉应对失次，心中惭愧；而韩翁殊不知也。忽闻中舱金盆响声，生意此女盥漱，急急起身，从船舷而过，偷眼窥觐窗棂，不甚分明，而香气芬馥，扑于鼻端。生之魂已迷，而骨故软矣。急于袖中取出花笺小词，从窗隙中投入。诚恐舟人旁睨，移步远远而立。两只眼觑定窗棂，真个是目不转睛。

却说中舱那女子梳妆洗手刚毕，忽闻窗间簌簌之响，取而观之，解开方胜，乃是小词一首。读罢，赞叹不已。仍折做方胜，藏于裙带上锦囊之中。明明晓得趁船那秀才夜来闻筝而作，情词俱绝，心中十分欣慕；但内才如此，不知外才何如？遂启半窗，舒头外望，见生凝然独立，如有所思。麟凤之姿，皎皎绝世，虽潘安卫玠^①，无以过也！心下想道：“我生长贾家，耻为贩夫贩妇，若与此生得偕伉俪，岂非至愿！”本欲再看一时，为舟中耳目甚近，只得掩窗。黄生亦退于后舱，然恩慕之念益切。时舟尚停泊未开，黄生假推上岸，屡从窗边往来。女闻窗外履声，亦必启窗露面，四目相视，未免彼此送情。只是不能接语。正是：

彼此满怀心腹事，大家都在不言中。

到午后，韩翁有邻舟相识，拉上岸于酒家相款。舟人俱整理篷揖，为明早开船之计。黄生注目窗棂，适此女推窗外望，见生忽然退步，若含羞退避者。少顷复以手招生。生喜出望外，移步近窗，女乃开窗细语道：“夜勿先寝，妾有一言。”黄生再欲叩之，女已掩窗而去矣。黄生大喜欲狂，恨不能一拳打落日头，把孙行者^②的磕睡虫，遍派满船之人，等他呼呼睡去，独留他男女二人，说一个心满意足。正是：

相思相见知何日？难解难分此夜情！

至夜韩翁睡熟。黄生到船边，守候至更深，舟子俱安息，微闻隔壁弹指三声。黄生急整冠起视。时星月微明，轻风徐拂，女已开半户，向外而立。黄生即于船舷上作揖，女子舱中答礼。生便欲跨足下舱，女不许，向生道：“慕君之才，本欲与君吐露心怀，幸勿相逼！”黄生不敢造次，乃矧身坐于

^① 玠——晋代人，长得很清秀、漂亮，当时称为“玉人”。

^② 行者——神话故事小说《西游记》中的一个神猴，神通广大，能用磕睡虫使人睡着。

窗口。女问生道：“君何方人氏？有妻室否？”黄生答道：“维扬秀才，家贫未娶。”女道：“妾之母裴姓，亦维扬人也。吾父虽徽籍，浮家蜀中，向到维扬，聘吾母为侧室，止生妾一人。十二岁吾母见背，今三年丧毕，吾父移妾归蜀耳。”黄生道：“既如此，则我与小娘子同乡故旧，安得无情乎？幸述芳名，当铭胸臆。”女道：“妾小字玉娥，幼时吾母教以读书识字，颇通文墨。昨承示佳词，逸思新美，君真天下有心人也！愿得为伯鸾妇，效孟光举案齐眉，妾愿足矣。”黄生道：“小娘子既有此心，我岂木石之比，誓当竭力图之。若不如愿，当终身不娶，以报高情。”女道：“慕君才调，不羞自媒。异日富贵，勿令妾有白头之叹。”黄生道：“卿家雅意，阳侯、河伯^阳，实闻此言，如有负心，天地不宥。但小娘子乃尊翁之爱女，小生逆旅贫儒，即使通媒尊翁，未必肯从。异日舟去人离，相会不知何日？不识小娘子有何奇策，使小生得遂盟言？”女道：“夜话已久，严父酒且醒矣，难以尽言。此后三月，必到涪州，十月初三日，乃水神生日，吾父每出入，必往祭赛，舟人尽去。君以是日能到舟次一会，当为决终身之策，幸勿负约，使妾望穿两眸也。”黄生道：“既蒙良约，敢不趋赴。”言毕，舒手欲握女臂，忽闻韩翁酒醒呼茶，女急掩窗，黄生逡巡就寝，忽忽如有所失。从此合眼便见此女，顷刻不能忘情。此女亦不复启窗见生矣。舟行月余，方抵荆江，正值上水顺风，舟人欲赶程途，催生登岸。生虽徘徊不忍，难以推托。将酒钱赠了舟子，别过韩翁，取包裹上岸，复伫立凝视中舱，凄然欲泪。女亦微启窗棂，停眸相送。俄顷之间，扬帆而去，迅速如飞。黄生盼望良久，不见了船，不觉堕泪。傍人问其缘故，黄生哽咽不能答一语。正是：

不如意事常八九，可与人言无二三。

黄生呆立江岸，直至天晚，只得就店安歇。次早问了守帅府前投了名刺，刘公欣然接纳，叙起敬慕之意，随即开筵相待。黄生于席间，思念玉娥，食不下咽。刘公见其精神恍惚，疑有心事，再三问之，黄生含泪不言。但云：“中途有病未痊。”刘公亦好言抚慰。至晚刘公亲自送入书馆，铺设极其华整，黄生心不在焉，郁郁而已。过了数日，黄生恐误玉娥之期，托言欲往邻都访一故友，暂假出外月余即返。刘公道：“军务倥偬，政欲请教，且特少暇，当从尊命。”又过了数日，生再开言，刘公只是不允。生度不可强，又公馆守卫严密，夜间落锁，不便出入。一连踌蹰了三日夜，更无良策。忽一同问馆童道：“此间何处可以散闷？”馆童道：“一墙之隔，便是本府后花园中，亭台树木，尽可消遣。”黄生命童子开了书馆，引入后园。游玩了一番，问道：“花园之外，还是何处？”馆童道：“墙外便是街坊，周围有人巡警。日则敲梆，夜则打更。老爷法度，好不严哩！”黄生听在肚里，暗暗打帐：“除非如此如此。”是夜和衣而卧，寝不成寐。捱到五更，鼓声已绝，寂无人声，料此际司更的辛苦了一夜，必然困倦，此时不去，更待何时。近墙有石榴树一株，黄生攀援而上，耸身一跳，出了书房的粉墙，静悄悄一个大花园，园墙上都有荆棘。黄生心生一计，将石块填脚，先扒开那些棘刺，逾墙而出，并无人知觉。早离了帅府。趁此天色未明，拽开脚步便走，忙忙若丧家之狗，急急如漏网之鱼。有诗为证：

已效郗生入幕，何当干木逾垣^干！

^阳 侯、河伯——都是水神名。

^干 木逾垣——干木，指段干木；战国时晋国人，隐居在魏国，不肯作官；魏文侯去拜访他，他跳墙出去，

岂有墙东窥宋[■]，却同月下追韩^月。

次日馆中童子早起承值，叫声：“奇怪！门不开，户不开，房中不见了黄秀才。”忙去报知刘公，刘公见说，吃了一惊，亲到书房看了一遍，一步步看到后园，见棘刺扒动，墙上有缺，想必那没行止的秀才，从此而去，正不知甚么急务。当下传梆升帐，拘巡警员役询问，皆云：“不知。”刘公责治了一番。因他说邻邦访友，差人于襄邓各府逐县挨查缉访，并无踪影，叹息而罢，话分两头。

却说黄秀才自离帅府，挨门出城，又怕有人追赶。放脚飞跑，逢人问路。晚宿早行，径望涪州而进，自古道：无巧不成话。赶到涪州，刚刚是十月初三日。且说黄秀才在帅府中，担阁多日，如何还赶得上。只因客船重大，且是上水有风则行，无风则止。黄秀才从陆路短船，风雨无阻，所以赶着了。沿江一路抓寻，只见高檣巨舰，比次凑集，如鱼鳞一般，逐只挨去，并不见韩翁之舟，心中早已着忙，莫非忙中有错，还是再捱转去。方欲回步，只见面前半箭之地，江岸有枯柳数株，下面单单泊着一只船儿。上前仔细观看，那船上寂无一人，止中舱有一女子，独倚篷窗，如有所待。那女子独自在船中盼望，因有黄生之约，恐众人耳目之下，相见不便，在父亲前，只说爱那柳树之下泊船，僻静有趣。韩翁爱女，言无不从。此时黄生一见，其喜非小。

漫说洞房花烛夜，且喜他乡遇故知。

那玉娥望见黄生，笑容可掬。其船离岸尚远，黄生便欲跳上，玉娥道：“水势甚急，须牵缆至近方可。”黄生依言，便举手去牵那缆儿，也是合当有事，那缆带在柳树根上，被风浪所激，已自松了。黄生去拿他时，便脱了结，你说巨舟在江涛汹涌之中，何等力气，黄生又是个书生，不是筋节的，一只手如何带得住，说时迟那时快，只叫得一声：“阿呀！”但见舟着顺流下水，去若飞电，若现若隐，瞬息之间，不知几里。黄生沿岸叫呼，众船上都往水神庙祭赛去了。便有来往舟只，那涪江水势又与下面不同，离川江不远，瞿塘三峡，一路下来，如银河倒泻一般，各船过此，一个个手忙脚乱，自顾且不暇，何暇顾别人。黄生狂走约有一二十里，到空阔处，不见了那船。又走二十来里，料无觅处。欲待转去报与韩翁知道，又恐反惹其祸。对着江面，痛哭了一场。想起远路天涯，孤身无倚，欲再见刘公，又无颜面，况且盘缠缺少，有家难奔，有国难投：“不如投向江流，或者得小娘子魂魄相见，也见我黄损不是负心之人。罢！罢！罢！”

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与风流作话文。

黄秀才方欲投江，只听得背后一人叫道：“不可，不可！”黄生回头看时，不是别人，正是维扬市上曾遇着请他玉马坠儿这个老叟，黄生见了那老叟，又羞又苦，泪如雨下，老叟道：“郎君有何痛苦？说与老汉知道，或者可以分忧一二。”黄生道：“到此地位。不得不说了。”便将初遇玉娥，及

躲避不见。

[■] 东窥宋——宋，指宋玉：战国时楚国的文学家。他对楚王说，邻家有一个女子，老是隔着墙窥视他，有爱慕他的意思。

^月 下追韩——韩，指韩信。韩信原来在项羽部下作一个很小的军官，后投到刘邦的部队里，没有得到重视，他就私自逃走。刘邦的谋臣萧何知道了，连夜把他追赶回来；并劝刘邦用他作大将，后来替刘邦立下大功。

相约涪江缆断舟行事，备细述了一遍。老叟呵呵大笑，道：“原来如此，些须小事，如何便拚得一条性命！”黄生道：“老翁是局外之人，把这事看得小。依小生看来，比天更高，比海更阔，这事大得多哩！”老叟把十指一轮，说道：“老汉颇通数学，方才轮算，尊可^尊命不该绝，郎君还有相会之期。此去前面一里之外，有一茅庵，是我禅兄所居，郎君但往借宿，徐以此事求之，彼必能相济。老汉不及奉陪。”黄生道：“老翁若不同去，恐禅师未必相信，不肯留宿。”老叟道：“郎君前所惠玉马坠儿，老汉佩带在身，我禅兄所常见，但以此为信可也。”说罢，就黄丝绦上解下玉马坠来，递与黄生。黄生接得在手，老叟竟自飘然去了，黄生为心事扰乱，依旧不曾问得姓名，懊悔无及。天色已晚，且自前去。约行一里之外，果然荒野中，独独有个茅庵，其门半掩。黄生捱身而入，佛堂中一盏琉璃灯，半明不灭。居中放个蒲团，一位高年胡僧与塑的西番罗汉无二，盘膝打坐，双眸紧闭，加入定^定之状。黄生不敢惊动，端跪于前。约有一个时辰，胡僧开眼看见，喝道：“何物俗子，敢来混人！”黄生再拜奉上玉马坠，代老叟致意：“今晚求借一宿。”胡僧道：“一宿不难，但尘路茫茫，郎君此行将何底止？”黄生道：“小生黄损正有心愿，欲求圣僧指迷。”遂将玉娥涪州之约，始终叙述。因叩首问计。胡僧道：“俺出家人，心如死灰，那管人间儿女之事！”黄生拜求不已。胡僧道：“郎君念既至诚，可通神明。但观郎君，必是仕宦中人品。大丈夫以致身青云，显宗扬名为本，此事须于成名之后，从容及之。”黄生又拜道：“小生举目无亲，口食尚然不周，那有功名之念。适间若非老翁相救，已作江中之鬼矣。”胡僧道：“佛座下有白金十两，聊助郎君路费。且往长安，俟机缘到日，当有以报命耳。”说罢，依先闭目入定去了。黄生身体亦觉困倦，就蒲团之侧，曲肱而枕之，猛然睡去。醒将转来，已是黎明时候，但见破败荒庵，墙壁俱无，并不见坐禅胡僧的踪迹。上边佛像也剥落破碎，不成模样。佛座下露出白晃晃一锭大银锭，上凿有黄损二字。黄生叫声“惭愧！”方知夜来所遇，真圣僧也。向佛前拜祷了一番，取了这锭银子，权为路费，径往长安。正是：人有逆天之时，天无绝人之路。

万事不由人计较，一生都是命安排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韩翁同舟人赛神回来，不见了船，急忙寻问，别个守船的看见，都说：“断了缆，被流水滚下去多时了，我们没本事救得。”韩翁大惊，一路寻将下来，闻岸上人所说，亦是如此。抓寻了两三日，并无影响。痛哭而回，不在话下。

再说扬州妓女薛琼琼鸨儿叫做薛媪，为女儿琼琼以弹筝充选，入宫供奉，已及二载。薛媪自去了这女儿，门户萧条，乃买舟欲往长安探女，希求天子恩泽。其舟行至汉水，见有一覆舟自上流而下，回避不迭，碰的一声，正触了船头。那只船就停止不行了。舟人疑覆舟中必有财物，遂牵近岸边，用斧劈开，其中有一女子。薛媪闻知，忙教救出，已是淹淹将尽，只有一丝未断。原来冬天水寒，但是下水便没了命。只因此女藏在中舱，船底遮盖，暖气未泄，所以不曾绝命。那船中的物件，因漂流得失了，便有存留，舟人

^尊 可——宋元戏曲小说中，对人谈话时，谦称自己为“小可”，表示轻贱之意。“尊可”，与“小可”恰相反，是对于对方尊敬之词。

^定 定——佛教术语：入于禅定的意思；就是心神定于一处，毫无杂念的一种境界。

都分散去乞。薛媪为去了女儿琼琼，正想没有个替代，见此女容貌美丽，喜不可言，慌忙将通身湿衣解下，置于絮被之内，自己将肉身偎贴。那女子得了暖气，渐渐苏醒。然后将姜汤粥食，慢慢扶持。又将好言抚慰，女子渐能言语，索取湿衣中锦囊。薛媪问其来历，女子答道：“奴家姓韩小字玉娥，随父往蜀。舟至涪州，父亲同舟人往赛水神，奴家独守舟中，偶因缆脱，漂没到此。”薛媪道：“可曾适人么？”玉娥道：“与维扬黄损秀才，曾有百年之约。锦囊中藏有花笺小词，即黄郎所赠也。”薛媪道：“黄秀才原是我女儿琼琼旧交，此人才貌双全，与小娘子正是一对良缘。小娘子不须忧虑，随老身同到长安，来年大比^大，黄秀才必来应举，那时待老身寻访他来，与娘子续秦晋之盟，岂不美乎！”王娥道：“若得如此，便是重生父母。”自此玉娥，遂拜薛媪为义母。薛媪亦如己女相待。正是：

休言事急且相随，受恩深处亲骨肉。

不一日，行到长安，薛媪赁了小小一所房子，同玉娥住下。其时琼琼入宫进御，宠幸无比。晓得假母到来，无繇相会。但遣人不时馈送些东西候问。玉娥又扃户深藏，终日针指，以助薪水之费。所以薛媪日用宽然有余。光阴似箭，不觉岁尽春来。怎见得？有诗为证：

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。

千门万户瞳瞳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。

且说除夜，玉娥想着母死父离，情人又无消息，暗暗坠泪。是夜睡去，梦见天门大开，一尊罗汉从空中出现。玉娥拜诉衷情，罗汉将黄纸一书，从空掷下，纸上写：“维扬黄损佳音”六字。王娥大喜，方欲开看，忽闻霹雳一声，蓦然惊觉，乃是人家岁朝开门，放火炮声响。玉娥想了一回，凄然不乐。其日新年，只得强起梳妆。薛媪往邻家拜年去了。玉娥垂下竹帘，立于门内，眼觑街市上人来人往，心中想道：“今年是大比之期，不知黄郎曾到长安否？若得他此地经过，重逢一面，应着夜来之梦，也不枉奴死里逃生。”方才转动念头，忽见一个胡僧当帘而立，高叫道：“募化有缘男女”玉娥从帘中仔细一看，那胡僧面貌与夜来梦中所见罗汉无异，不觉悚然起敬。孤身女子，却又不好招接他。正在踌躇，那胡僧竟自揭帘而入。玉娥倒退几步，闪在一边。胡僧走入中庭，盘膝而坐，顶上现出毫光数道，直透天门。玉娥大惊，跪拜无数，禀道：“弟子堕落火坑，有夙缘未遂，望罗汉指示迷津，救拔苦海。”胡僧道：“汝诚念皈我，但尚有尘劫未脱，老僧赠汝一物，可密藏于身畔，不许一人知道，他日夫妇重逢，自有灵验。”当下取出一件宝贝，赠与玉娥，乃是玉马坠儿。玉娥收讫，即见一道金光，冲天而起，胡僧忽然不见。玉娥知是圣僧显化，望空拜谢，将玉马坠牢系襟带之上，薛媪回来，并不题起。

满怀心事无人诉，一炷心香礼圣僧。

再说黄损秀才，得胡僧助了盘缠，一径往长安应试。然虽如此，心上只挂着玉娥，也不去温习经史，也不去静养精神，终日串街走巷，寻觅圣僧，庶几一遇。早出晚回，终日闷闷而已。试期已到，黄生只得随例入场，举笔一挥，绝不思索。他也只当应个故事，那有心情去推敲磨练。谁知那偏是应故事的文字容易人眼。正是：

^大 比——科举时代，举行乡试、会试的考试叫做“大比”，那一年叫做“大比之年”。

不愿文章中天下，只愿文章中试官。

金榜开时，高高挂一个黄损名字，除授部郎^郎之职。其时吕用之专权乱政，引用无籍小人，左道惑众，中外嫉之如仇。然怕他权势，不敢则声，黄损独条陈他前后奸恶，事事有据。天子听信，敕吕用之免官就第。黄生少年高第，又上了这个疏，做了天下第一件快心之事。那一个不钦服他！真个名倾朝野。长安贵戚，闻黄生尚未娶妻，多央媒说合，求他为婿。黄生心念玉娥，有盟言在前，只是推托不允。那时薛媪也风闻得黄损登第，欲待去访他，到是玉娥教他：“且慢！贵易交，富易妻，人情乎，未知黄郎真心何如？”这也是他把细处。

话分两头，且说吕用之闲居私第，终日讲炉鼎之事，差人四下缉访名姝美色，以为婢妾。有人夸薛媪的养女，名曰玉娥，天下绝色，只是不肯轻易见人。吕用之道：“只怕求而没有，那怕有而难求。”当下差干仆数十人，以五百金为聘，也不通名道姓，竟撒向薛媪家中，直入卧房抢出玉娥，不由分说，抬上花花暖轿，望吕府飞奔而走。吓得薛媪软做一团，急忙里想不出的道理。后来晓得吕府中要人，声也不敢则了。欲待投诉黄损，恐无益于事，反讨他抱怨。只得忍气吞声，不在话下。且说玉娥到了府中，吕用之亲自卷帘，看见姿容绝世，喜不自胜。即命丫鬟养娘，扶至香房，又取出锦衣数箱，奇样首饰，教他装扮。玉娥只是啼哭，将首饰掷之于地，一件衣服也不肯穿。丫鬟养娘回覆吕相公。吕相公只教：“莫难为了他！好言相劝。”众人领命，你一句，我一句，只是劝他顺从。玉娥全然不理。正是：

万事可将权势使，寸心不为绮罗移。

姻缘自古皆前定，堪笑狂夫妄用机。

却说吕家门生故吏，闻得相公纳过新宠，都来拜贺，免不得做庆贺筵席。饮至初更，只见后槽马夫喘吁吁堂上禀事：“适间有白马一匹，约长丈余，不知那里来的，突入后槽，啣伤群马；小人持棍赶他，那马直入内宅去了。”吕用之大惊道：“那有此事？”即命干仆明火执杖，同着马夫于各房搜检。马屁也不闻得一个，都来回话。吕相公心知不祥之事，不肯信以为然，只怪马夫妄言，不老实，打四十棍，革去不用。众客咸不欢而散。吕用之乘着酒兴，径入新房。玉娥兀自哭哭啼啼。吕用之一般也会帮衬，说道：“我富贵无比，你若顺从，明日就立你为夫人，一生受用不尽。”玉娥道：“奴家虽是女流，亦知廉耻，曾许配良人，一女不更二夫；况相公珠翠成群，岂少奴家一人。愿赐矜怜，以全名节，”吕用之那里肯听，用起拔山之力，抱向床头按住，亲解其衣。玉娥双手拒之，气力不如，口中骂声不绝。正在危急之际，忽有白马一匹，约长丈余，从床中奔出，向吕用之乱扑乱咬。吕用之着忙，只得放手，喝教侍婢上前。那白马在房中乱舞，逢着便咬，咬得侍婢十损九伤。吕用之惊惶逃窜。比及吕用之出了房门，那白马也不见了。吕用之明明晓得是个妖孽，暗地差人四下访求高人禳解。次日有胡僧到门，自言：“善能望气、预知凶吉。今见府上妖气深重，特来禳解。”门上通报了用之，即日请进，甚相敬礼。胡僧道：“府上妖气深重，主有非常之祸。”吕用之道：“妖气在于何处？”胡僧道：“似在房闱之内，待老僧细查。”吕用之亲自引了胡僧，各房观看，行至玉娥房头，胡僧大惊道：

^郎 郎——部，指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等大部。郎，泛指部里中下级如郎中。员外郎、主事一类的官员。

“妖气在此！不知此房中是相公何人？”吕用之道：“新纳小妾，尚未成婚。”胡僧道：“恭喜相公，洪福齐天，得遇老僧。若成亲之后，相公必遭其祸矣。此女乃上帝玉马之精，来人间行祸者。今已到相公府中，若不早些发脱，祸必不免。”吕用之被他说着玉马之事，连呼为神人，请问如何发脱？胡僧道：“将此女速赠他人，使他人代受其祸，相公便没事了。”吕用之虽然爱那女色，性命为重，说得活灵活现，怎的不怕？又问道：“赠与谁人方好？”胡僧道：“只拣相公心上第一个不快的，将此女赠之，一月之内，此人必遭其祸，相公可高枕无忧也。”吕用之被黄损一本劾奏罢官，心中最恨的。那时便定了个主意，即忙作礼道：“领教，领教。”分付干仆备斋相款，多取金帛厚赠。胡僧道：“相公天下福人，老僧特来相救，岂敢受赐！”连斋也不吃，拂衣而去。

分明一席无稽话，却认非常禳祸功。

吕用之当时差人唤取薛媪到府说话。薛媪不敢不来。吕用之便道：“你女儿年幼，不知礼数，我府中不好收用。闻得新进士黄损相公娶室，此人与我有言，我欲将此女送他，解释其怨，须得你亲自送去，善言道达，必得他收纳方好。”薛媪叩首道：“相公钧旨，敢不遵依！”吕用之又道：“房中衣饰箱笼，尽作嫁资，你可自去收拾，竟自抬去，连你女儿也不消相见了。”薛媪闻言，正中其怀。中堂自有人引进香房。玉娥见薛媪到来，认是吕用之着他来劝解，心头突突的跳，薛媪向女儿耳边低说道：“你如今好了，相公不用，着我另送与一个知趣的人。”玉娥道：“奴家所以贪生忍耻，跟随到此，只望黄郎一会；若转赠他人，与陷身此地何异？奴家宁死，不愿为逐浪之萍，随风之絮也！”薛媪道：“方才说知趣的人儿，正是黄郎。房中衣饰箱笼，尽数相赠，快些出门，防他有翻悔之事。”玉娥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当下母子二人，忙忙的收拾停当。嘱付丫鬟养娘，寄谢相公。唤下脚力，一道烟去了。

鳌鱼脱却金钩去，摆尾摇头再不来。

却说黄损闲坐衙斋，忽见门外来报：“有维扬薛妈妈求见。”黄生忙教请进。薛媪一见了黄生，连称：“贺喜！”黄生道：“下官何喜可贺？”薛媪道：“老身到长安，已半年有余，平时不敢来冒渎，今日特奉一贵官之命，送一位小娘子到府成亲。”黄生问道：“贵官是哪个？”薛媪道：“是新罢职的吕相公。”黄生大怒道：“这个奸雄，敢以美人局戏我！若不看你旧时情分，就把你叱咤一场。”薛媪道：“官人休恼！那美人非别，却是老身的女儿，与官人有瓜葛的。”黄生闻言，就把怒容放下了五分，从容问道：“令爱琼琼，久已入官供奉，以下更有谁人？与下官有何瓜葛？”薛媪道：“是老身新认的小女，姓韩名玉娥。”黄生大惊道：“你在那里相会来？”薛媪便把汉江捞救之事，说了一遍。“近日被吕相公用强夺去，女儿抵死不从。不知何故，分付老身送与官人，权为修好之意。”黄生摇首道：“既被吕用之这厮夺去，必然玷污，岂有白白发出之理。又如何偏送与下官？”薛媪道：“只问我女儿便知。”黄生道：“莫非不是那维扬韩玉娥么？”薛媪道：“这是官人所赠花笺，请看便知端的。”那花笺只因被水浸湿过的，都毁了。黄生见之，提起昔日涪江光景，不觉惨然泪下。即刻命肩舆人从，同薛媪迎接玉娥到衙相会。两下抱头大哭。哭罢，各叙衷肠。玉娥举玉马坠，对生说道：“妾若非此物，必为吕贼所污，当以颈血溅其衣，不复得见君面矣。”黄生见坠，大惊道：“此玉马坠，原是吾家世宝，去年涪

洲献与胡僧，芳卿何以得之？”玉娥道：“妾除夜曾得一梦，次日岁朝遇一胡僧，宛如梦中所见，将此坠赠我，嘱付我夫妻相会，都在这个坠上。妾谨藏于身。那夜吕贼用强相犯，忽有白马从床头奔出，欲啮吕贼，吕贼惊惶逃去。后闻得也有个胡僧，对吕贼说：‘白马为妖，不利主人。’所以将妾赠君，欲贻祸于君耳。”黄生道：“如此说，你我夫妻重会，皆胡僧之力。胡僧皆神人，玉马坠真神物也！今日礼当谢之。”遂命设下香案，供养玉马坠于上，摆列酒脯之仪，夫妻双双下拜。薛媪亦从旁叩头。忽见一白马约长丈余，从香案上跃出，腾空而起。众人急出户看之，见云端里面站着一人，须眉可辨。那人是谁？

维扬市上初相识，再向涪江渡口逢。

今日云端来显相，方知玉马主人翁。

那人便是起首说，维扬市上相遇，请那玉马坠的老儿。

聪明伶俐自天生，懵懂^㉑痴呆未必真。
嫉妒每因眉睫浅，戈矛时起笑谈深。
九曲黄河心较险，十重铁甲面堪憎。
时因酒色亡家国，几见诗书误好人！

这首诗，单表为人难处。只因世路窄狭，人心叵测^㉒。大道既远，人情万端。熙熙攘攘^㉓，都为利来。蚩蚩蠢蠢^㉔，皆纳祸去。持身保家，万千反覆。所以古人云：顰有为顰，笑有为笑^㉕。顰笑之间，最宜谨慎。这回书，单说一个官人，只因酒后一时戏笑之言，遂至杀身破家，陷了几条性命。且先引下一个故事来，权做个德胜头回。

却说故宋朝中，有一个少年举子，姓魏名鹏举，字冲霄，年方一十八岁，娶得一个如花似玉的浑家。未及一月，只因春榜动，选场开^㉖，魏生别了妻子，收拾行囊，上京应取。临别时，浑家分付丈夫：“得官不得官，蚤蚤回来，休抛闪了恩爱夫妻！”魏生答道：“功名二字，是俺本领前程，不索贤卿忧虑。”别后登程到京，果然一举成名，除授一甲第二名榜眼及第。在京甚是华艳动人，少不得修了一封家书，差人接取家眷入京。书上先叙了寒温及得官的事，后却写下一行，道是：“我在京中早晚无人照管，已讨了一个小老婆，专候夫人到京，同享荣华。”家人收拾书程^㉗，一径到家，见了夫人，称说贺喜。因取家书呈上。夫人拆开看了，见是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便对家人道：“官人直恁^㉘负恩！甫能^㉙得官，便娶了二夫人。”家人便道：“小人在京，并没见有此事。想是官人戏谑之言！夫人到京，便知分晓，不得忧虑！”夫人道：“恁地说，我也罢了！”却因人舟未便，一面收拾起身，一面寻觅便人，先寄封平安家书到京中去。那寄书人到了京中，寻问新科魏榜眼寓所，下了家书，管待酒饭自回，不题。

却说魏生接书拆开来看了，并无一句闲言闲语，只说道：“你在京中娶了一个小老婆，我在家中也嫁了一个小老公，早晚同赴京师也。”魏生见了，也只道是夫人取笑的说话，全不在意。未及收好，外面报说：有个同年^㉚相访。京邸寓中，不比在家宽转，那人又是相厚的同年，又晓得魏生并无家眷在内，直至里面坐下，叙了些寒温，魏生起身去解手，那同年偶翻桌上书帖，看见了这封家书，写得好笑，故意朗诵起来。魏生措手不及，通红了

^㉑ (m ng) 懂——无知的样子。

^㉒ (p) 测——叵是不可二字的合音。叵测就是不可猜测，难以猜测。

^㉓ 熙攘攘——人多往来嘈杂的样子。

^㉔ (chí) 蚩蠢蠢——痴呆愚昧。

^㉕ (pín) 有为顰，笑有为笑——顰，就是愁眉苦脸。这两句是说，愁眉苦脸有它的目的，笑也有目的。也就是说，一哭一笑，都是有所为而发的。

^㉖ 榜动，选场开——科举时代，进士考试，多在春天举行。这两句是说，春天将举行进士考试了。

^㉗ 程——书是书信；程是铺程（或作“铺陈”）行李，旅行时所携用的卧具。

^㉘ 恁——竟如此。

^㉙ 能——刚刚，才。

^㉚ 同年——同在一榜考上进士的人，彼此互称同年。

脸，说道：“这是没理的事！因是小弟戏谑了他，他便取笑写来的。”那同年呵呵大笑道：“这节事却是取笑不得的。”别了就去。那人也是一个少年，喜谈乐道，把这封家书一节，顷刻间遍传京邸。也有一班妒忌魏生少年登高科的，将这桩事只当做风闻言事^风的一个小小新闻，奏上一本，说这魏生年少不检，不宜居清要^清之职，降处外任。魏生懊恨无及。后来毕竟做官蹭蹬^蹭不起，把锦片也似一段美前程，等闲放过去了。这便是一句戏言，撒漫了一个美官。今日再说一个官人，也只为酒后一时戏言，断送了堂堂七尺之躯，连累两三个人，枉屈害了性命。却是为着甚的？有诗为证。

世路崎岖实可哀，傍人笑口等闲开。

白云本是无心物，又被狂风引出来。

却说南宋时，建都临安，繁华富贵，不减那汴京故国，去那城中箭桥左侧，有个官人，姓刘名贵，字君荐，祖上原是有根基的人家。到得君荐手中，却是时乖运蹇。先前读书，后来看看不济，却去改业做生意，便是半路上出家的一般，买卖行中，一发不是本等伎俩，又把本钱消折去了。渐渐大房改换小房，赁得两三间房子，与同浑家王氏，年少齐眉。后因没有子嗣，娶下一个小娘子，姓陈，是陈卖糕的女儿，家中都呼为二姐。这也是先前不十分穷薄的时，做下的勾当。至亲三口并无闲杂人在家。那刘君荐，极是为人和气，乡里见爱，都称他刘官人。“你是一时运限不好，如此落莫，再过几时，定时有个亨通的日子！”说便是这般说，那得有些些好处？只是在家纳闷，无可奈何！

却说一日闲坐家中，只见丈人家里的老王——一年近七旬——走来对刘官人说道：“家间老员外生日，特令老汉接取官人娘子，去走一遭。”刘官人便道：“便是我日逐愁闷过日子，连那泰山^泰的寿诞，也都忘了。”便同浑家王氏，收拾随身衣服，打叠个包儿，交与老王背了，分付二姐：“看守家中，今日晚了，不能转回，明晚须索来家。”说了就去。离城二十余里，到了丈人王员外家，叙了寒温。当日坐间客众，丈人女婿，不好十分叙述许多穷相。到得客散，留在客房里宿歇。直到天明，丈人却来与女婿攀话，说道：“姐夫，你须不是这等算计，坐吃山空，立吃地陷。咽喉深似海，日月快如梭。你须计较一个常便！我女儿嫁了你，一生也指望丰衣足食，不成只是这等就罢了！”刘官人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是。泰山在上，道不得个上山擒虎易，开口告人难。如今的时势，再有谁似泰山这般看顾我的，只索守困，若去求人，便是劳而无功。”丈人便道：“这也难怪你说，老汉却是看你们不过，今日资助你些少本钱，胡乱去开个柴米店，撰得些利息来过日子，却不好么？”刘官人道：“感蒙泰山恩顾，可知是好。”当下吃了午饭，丈人取出十五贯钱来，付与刘官人道：“姐夫，且将这些钱去，收拾起店面，开张有日，我便再应付你十贯。你妻子且留在此过几日，待有了开店日子，老汉亲送女儿到你家，就来与你作贺，意下如何？”刘官人谢了又谢，驮了钱一径出门。到得城中，天色却早晚了，却撞着一个相识，顺路在他家门首经

^风 闻言事——风闻，传闻。言事，向皇帝奏闻。风闻言事，就是把传闻的事向皇帝报告。

^清 要——指地位高尚，职务重要的官职

^蹭 蹬（cèng dèng）——失势，不得意。

^泰 山——指岳丈。

过。那人也要做经纪的人，就与他商量一会，可知是好。便去敲那人门时，里面有人应喏，出来相揖，便问：“老兄下顾，有何见教？”刘官人一一说知就里。那人便道：“小弟闲在家中，老兄用得着时，便来相帮。”刘官人道：“如此甚好。”当下说了些生意的勾当。那人便留刘官人在家，现成杯盘，吃了三杯两盏。刘官人酒量不济，便觉有些朦胧起来，抽身作别，便道：“今日相扰，明早就烦老兄过寒家，计议生理。”那人又送刘官人至路口，作别回家，不在话下。若是说话的同年生，并肩长，拦腰抱住，把臂拖回，也不见得受这般灾悔！却教刘官人死得不如：

《五代史》李存孝，《汉书》中彭越^季。

却说刘官人驮了钱，一步一步捱到家中。敲门已是点灯时分，小娘子二姐独自在家，没一些事做，守得天黑，闭了门，在灯下打瞌睡。刘官人敲门，他那里便听见，敲了半响，方才知觉。答应一声来了，起身开了门。刘官人进去，到了房中，二姐替刘官人接了钱，放在桌上，便问：“官人何处那移这项钱来，却是甚用？”那刘官人一来有了几分酒，二来怪他开得门迟了，且戏言吓他一吓，便道：“说出来，又恐你见怪；不说时，又须通你得知，只是我一时无奈，没计可施，只得把你典与一个客人，又因舍不得你，只典得十五贯钱。若是我有些好处，加利赎你回来。若是照前这般不顺溜，只索罢了！”那小娘子听了，欲待不信，又见十五贯钱，堆在面前。欲待信来，他平白与我没半句言语，大娘子又过得好，怎么便下得这等狠心辣手！疑狐不决。只得再问道：“虽然如此，也须通知我爹娘一声。”刘官人道：“若是通知你爹娘，此事断然不成。你明日且到了人家，我慢慢央人与你爹娘说通，他也须怪我不得。”小娘子又问：“官人今日在何处吃酒来？”刘官人道：“便是把你典与人，写了文书，吃他的酒，才来的。”小娘子又问：“大姐姐如何不来？”刘官人道：“他因不忍见你分离，待得你明日出了门才来，这也是我没计奈何，一言为定。”说罢，暗地忍不住笑。不脱衣裳，睡在床上，不觉睡去了。那小娘子好生摆脱不下：“不知他卖我与甚色样人家？我须先去爹娘家里说知。就是他明日有人来要我，寻道我家，也须有个下落。”沉吟了一会，却把这十五贯钱，一垛儿堆在刘官人脚后边。趁他酒醉，轻轻的收拾了随身衣服，款款的开了门出去，拽上了门。却去左边一个相熟的邻舍，叫做朱三老儿家里，与朱三妈宿了一夜，说道：“丈夫今日无端卖我，我须先去与爹娘说知。烦你明日对他说一声，既有了主顾，可同我丈夫到爹娘家中来，讨个分晓，也须有个下落。”那邻舍道：“小娘子说得有理，你只顾自去，我便与刘官人说知就理。”过了一宵，小娘子作别去了不题。正是：

鳌鱼脱却金钩去，摆尾摇头再不回。

放下一头，却说这里刘官人一觉，直至三更方醒，见桌上灯犹未灭，小娘子不在身边。只道他还在厨下收拾家火，便唤二姐讨茶吃。叫了一回，没人答应，却待挣扎起来，酒尚未醒，不觉又睡了去。不想却有一个做不是的，日间赌输了钱，没处出豁，夜间出来掏摸些东西，却好到刘官人门首。因是小娘子出去了，门儿拽上不关，那贼略推一推，豁地开了。捏手捏脚，直到房中，并无一人知觉。到得床前，灯火尚明。周围看时，并无一物可取。摸

^季 存孝、彭越——李存孝，五代时李克用的义子，屡立战功，后因谗害，被车裂而死。彭越，汉朝的功臣，封为梁王；后来被刘邦杀掉，并诛三族。

到床上，见一人朝着里床睡去，脚后却有一堆青钱，便去取了几贯，不想惊觉了刘官人，起来喝道：“你须不近道理！我从丈人家借办得几贯钱来，养身活命；不争你偷了我的去，却是怎的计结！”那人也不回话，照面一拳，刘官人侧身躲过，便起身与这人相持。那人见刘官人手脚活动，便拔步出房。刘官人不舍，抢出门来，一径赶到厨房里。恰待声张邻舍，起来捉贼；那人急了，正好没出豁，却见明晃晃一把劈柴斧头，正在手边：也是人急计生：被他绰起，一斧正中刘官人面门，扑地倒了，又复一斧，斫倒一边，眼见得刘官人不活了，呜呼哀哉，伏惟尚飨^吗。那人便道：“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却是你来赶我，不是我来寻你。”索性翻身入房，取了十五贯钱。扯条单被，包裹得停当，拽扎得爽俐，出门，拽上了门就走，不题。

次早邻舍起来，见刘官人家门也不开，并无入声息，叫道：“刘官人，失晓了^失。”里面没人答应。捱将进去，只见门也不关。直到里面，见刘官人劈死在地。”他家大娘子，两日家前已自往娘家去了，小娘子如何不见？”免不得声张起来。却有昨夜小娘子借宿的邻家朱三老儿说道：“小娘子昨夜黄昏时，到我宿歇，说道：刘官人无端卖了他，他一径先到爹娘家里去了，教我对刘官人说，既有了主顾，可同到他爹娘家中，也讨得个分晓。今一面着人去追他转来，便有下落。一面着人去报他大娘子到来，再作区处。”众人都道：“说得是。”先着人去到王老员外家报了凶信。老员外与女儿大哭起来，对那人道：“昨日好端端出门，老汉赠他十五贯钱，教他将将来作本，如何便恁的被人杀了？”那去的人道：“好教老员外大娘子得知，昨日刘官人归时，已自昏黑，吃得半酣，我们都不晓得他有钱没钱，归迟归早，只是今早刘官人家，门儿半开，众人推将进去，只见刘官人杀死在地，十五贯钱一文也不见，小娘子也不见踪迹。声张起来，却有左邻朱三老儿出来，说道：‘他家小娘子昨夜黄昏时分，借宿他家。小娘子说道：刘官人无端把他典与人了，小娘子要对爹娘说一声。住了一宵，今日径自去了。’如今众人议，一面来报大娘子与老员外，一面着人去追小娘子。若是半路里追不着的时节，直到他爹娘家中，好歹追他转来，问个明白。老员外与大娘子，须索去走一道，与刘官人执命^执。”老员外与大娘子急急收拾起身，管待来人酒饭，三步做一步，赶入城中，不题。

却说那小娘子，清早出了邻舍人家，挨上路去，行不上一二里，早是脚疼走不动，坐在路傍。却见一个后生，头带万字头巾，身穿直缝宽衫，背上驮了一个搭膊，里面却是铜钱，脚下丝鞋净袜，一直走上前来。到了小娘子面前，看了一看：虽然没有十二分颜色，却也明眉皓齿，莲脸生春，秋波送媚，好生动人。正是：

野花偏艳目，村酒醉人多。

那后生放下搭膊，向前深深作揖。“小娘子独行无伴，却是往那里去的？”小娘子还了万福^万，道：“是奴家要往爹娘家去，因走不上，权歇在

^吗 呼哀哉，伏惟尚飨！——过去，祭奠死人的祭文里，末尾多用这两句话作结。这里借用米说刘官人死了的意思。

^失 晓——天亮了。

^执 命——偿命。

^万 福——旧时，妇女对人用双手在左衣襟前拂一拂，口中说“万福”，表示行礼、祝福；这种动作，称为“万福”。

此。”因问：“哥哥是何处来？今要往何方去？”那后生叉手不离方寸^ㄨ：“小人是村里人，因往城中卖了丝帐，讨得些钱，要往褚家堂那边去的。”小娘子道：“告哥哥则个，奴家爹娘也在褚家堂左侧，若得哥哥带挈奴家，同走一程，可知是好。”那后生道：“有何不可！既如此说，小人情愿伏侍小娘子前去。”两个厮赶着，一路正行，行不到二三里田地，只见后面两个人脚不点地，赶上前来，赶得汗流气喘，衣服拽开。连叫：“前面小娘子慢走，我却有话说明。”小娘子与那后生看见赶得蹊跷，都立住了脚。后边两个赶到跟前，见了小娘子与那后生，不容分说，一家扯了一个，说道：“你们干得好事！却走往那里去？”小娘子吃了一惊，举眼看时，却是两家邻舍，一个就是小娘子昨夜借宿的主人。小娘子便道：“昨夜也须告过公公得知，丈夫无端卖我，我自去对爹娘说知。今日赶来，却有何说？”朱三老道：“我不管闲帐，只是你家里有杀人公事，你须回去对理。”小娘子道：“丈夫卖我，昨日钱已驮在家中，有甚杀人公事？我只是不去。”朱三老道：“好自在性儿！你若真个不去，叫起地方有杀人贼在此，烦为一捉，不然，须要连累我们。你这里地方也不得清静。”那个后生见不是话头，便对小娘子道：“既如此说，小娘子只索回去，小人自家去休！”那两个赶来的邻舍，齐叫起来说道：“若是没有你在此便罢，既然你与小娘子同行同止，你须也去不得！”那后生道：“却又古怪，我自半路遇见小娘子，偶然伴他行一程，路途上有甚皂丝麻线^ㄩ，要勒捎我回去？”朱三老道：“他家有了杀人公事，不争放你去了，却打没对头官司！”当下怎容小娘子和那后生做主。看的人渐渐立满，都道：“后生你去不得。你日间不作亏心事，半夜敲门不吃惊。便去何妨！”那赶来的邻舍道：“你若不去，便是心虚。我们却和你罢休不得。”四个人只得厮挽着一路转来。

到得刘官人门首，好一场热闹！小娘子入去看时，只见刘官人斧劈倒在地死了，床上十五贯钱分文也不见。开了口合不得，伸了舌缩不上去。那后生也慌了，便道：“我恁的晦气！没来由和那小娘子同走一程，却做了干连人。”众人都和闹着。正在那里分豁不开，只见王老员外和女儿一步一挪走回家来，见了女婿身尸，哭了一场，便对小娘子道：“你却如何杀了丈夫？劫了十五贯钱，逃走出去？今日天理昭然，有何理说！”小娘子道：“十五贯钱，委是有的。只是丈夫昨晚回来，说是无计奈何，将奴家典与他人，典得十五贯身价在此，说过今日便要奴家到他家去。奴家因不知他典与甚色样人家，先去与爹娘说知，故此趁夜深了，将这十五贯钱，一垛儿堆在他脚后边，拽上门，到朱三老家住了一宵，今早自去爹娘家里说知。我去之时，也曾央朱三老对我丈夫说，既然有了主儿，便同到我爹娘家里来交割。却不知因甚杀死在此？”那大娘子道：“可又来！我的父亲昨日明明把十五贯钱与他驮来作本，养赡妻小，他岂有哄你说的是典来身价之理？这是你两日因独自在家，勾搭上了人；又见家中好生不济，无心守耐；又见了十五贯钱，一时见财起意，杀死丈夫，劫了钱。又使见识，往邻舍家借宿一夜，却与汉子通同计较，一处逃走。现今你跟着一个男子同走，却有何理说，抵赖得过！”众人齐声道：“大娘子之言，甚是有理。”又对那后生道：“后生，你却如何与小娘子谋杀亲夫？却暗暗约定在僻静处等候一同去，逃奔他方，却是如

^ㄨ 手不离方寸——叉手，拱手。方寸，心。叉手不离方寸，就是双手拱在胸前行礼的意思。

^ㄩ 丝麻线——表示黑白；是非，比喻牵连、纠葛的意思。

何计结！”那人道：“小人自姓崔名宁，与那小娘子无半面之识。小人昨晚入城，卖得几贯丝钱在这里，因路上遇见小娘子，小人偶然问起往那里去的，却独自一个行走。小娘子说起是与小人同路，以此作伴同行，却不知前后因依^因。”众人那里肯听他分说，搜索他搭膊中，恰好是十五贯钱，一文也不多，一文也不少。众人齐发起喊来道：“是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^天，你却与小娘子杀了人，拐了钱财，盗了妇女，同往他乡，却连累我地方邻里打没头官司！”

当下大娘子结扭了小娘子，王老员外结扭了崔宁，四邻舍都是证见，一哄都入临安府中来。那府尹听得有杀人公事，即便升堂。便叫一千人犯，逐一从头说来。先是王老员外上去，告说：“相公在上，小人是本府村庄人氏，年近六旬，只生一女，先年嫁与本府城中刘贵为妻。后因无子，娶了陈氏为妾，呼为二姐，一向三口在家过活，并无片言。只因前日是老汉生日，差人接取女儿女婿在家，住了一夜。次日，因见女婿家中全无活计，养赡不起，把十五贯钱与女婿作本，开店养身。却有二姐在家看守。到得昨夜，女婿到家时分，不知因甚缘故，将女婿斧劈死了，二姐却与一个后生，名唤崔宁，一同逃走，被人追捉到来。望相公可怜见老汉的女婿，身死不明，奸夫淫妇，赃证现在，伏乞相公明断。”府尹听得如此如此，便叫陈氏上来：“你却如何通同奸夫，杀死了亲夫，劫了钱，与人一同逃走，是何理说？”二姐告道：“小妇人嫁与刘贵，虽是个小老婆，却也得他看承^看得好。大娘子又贤慧，却如何肯起这片歹心？只是昨晚丈夫回来，吃得半酣，驮了十五贯钱进门，小妇人问他来历，丈夫说道，为因养赡不周，将小妇人典与他人，典得十五贯身价在此，又不通我爹娘得知，明日就要小妇人到他家去。小妇人慌了，连夜出门，走到邻舍家里，借宿一宵。今早一径先往爹娘家去，教他对丈夫说，既然卖我有了主顾，可到我爹妈家里来交割。才走得到半路，却见昨夜借宿的邻家赶来，捉住小妇人回来，却不知丈夫杀死的根由。”那府尹喝道：“胡说！这十五贯钱，分明是他丈人与女婿的，你却说是典你的身价，眼见的没巴臂^巴的说话了。况且妇人家，如何黑夜行走？定是脱身之计。这桩事须不是你一个妇人家做的，一定有奸夫帮你谋财害命，你却从实说来。”那小娘子正待分说，只见几家邻舍一齐跪上去告道：“相公的言语，委是青天。他家小娘子，昨夜果然借宿在左邻第二家的，今早他自去了。小的们见他丈夫杀死，一面着人去赶，赶到半路，却见小娘子和那一个后生同走，苦死不肯回来。小的们勉强捉他转来，却又一面着人去接他大娘子与他丈人，到时，说昨日有十五贯钱，付与女婿做生理的。今者女婿已死，这钱不知从何而去。再三问那小娘子时，说道：他出门时，将这钱一堆儿堆在床上。却去搜那后生身边，十五贯钱，分文不少。却不是小娘子与那后生通同谋杀？赃证分明，却如何赖得过？”府尹听他们言言有理，就唤那后生上来道：“帝辇之下^帝，怎容你这等胡行？你却如何谋了他小老婆，

^因 依——原因，缘由。

^天 网恢恢，疏而下漏——古人把天比作广大的罗网，认为它无所不包，没有东西能漏掉！所以常用这两句话，比喻作坏事的人，逃不脱“天”的处罚。

^看 承——看待。

^巴 臂——同“把柄”；凭据的意思。

^帝 辇之下——皇帝的车子经过的地方；指首都地方。

劫了十五贯钱，杀死他亲夫？今日同往何处？从实招来。”那后生道，“小人姓崔名宁，是乡村人氏，昨日往城中卖了丝，卖得这十五贯钱。今早偶然路上撞着这小娘子，并不知他姓甚名谁，那里晓得他家杀人公事？”府尹大怒喝道：“胡说！世间不信有这等巧事！他家失去了十五贯钱，你却卖的丝恰好也是十五贯钱，这分明是支吾的说话了。况且他妻莫爱，他马莫骑，你既与那妇人没甚首尾，却如何与他同行共宿？你这等顽皮赖骨，不打，如何肯招？”当下众人将那崔宁与小娘子，死去活来，拷打一顿。那边王老员外与女儿并一干邻佑人等，口口声声，咬他二人。府尹也巴不得了结这段公案。拷讯一回，可怜崔宁和小娘子，受刑不过，只得屈招了。说是一时见财起意，杀死亲夫，劫了十五贯钱，同奸夫逃走是实。左邻右舍都指画了十字，将两人大枷枷了，送入死囚牢里。将这十五贯钱，给还原主，也只好奉与衙门中人做使用，也还不勾哩。府尹叠成文案，奏过朝廷，部覆申详，倒下圣旨，说：“崔宁不合奸骗人妻，谋财害命，依律处斩。陈氏不合通同奸夫，杀死亲夫，大逆不道，凌迟示众。”当下读了招状，大牢内取出二人来，当厅判一个斩字，一个刚字，押赴市曹，行刑示众。两人浑身是口，也难分说。正是：

哑子谩尝黄蘗^黄味，难将苦口对人言。

看官听说，这段公事，果然是小娘子与那崔宁谋财害命的时节，他两人须连夜逃走他方，怎的又去邻舍人家借宿一宵？明早又走到爹娘家去，却被人捉住了？这段冤枉，仔细可以推详出来。谁想问官糊涂，只图了事，不想捶楚^捶之下，何求不得。冥冥之中，积了阴鹭，远在儿孙近在身。他两个冤魂，也须放你不过。所以做官的，切不可率意断狱，任情用刑，也要求个公平明允。道不得个死者不可复生，断者不可复续，可胜叹哉！

闲话休题。却说那刘大娘子到得家中，设个灵位，守孝过日。父亲王老员外劝他转身^转，大娘子说道：“不要说起三年之久，也须到小祥^小之后。”父亲应允自去。光阴迅速，大娘子在家，巴巴结结，将近一年，父亲见他守不过，便叫家里老王去接他来，说：“叫大娘子收拾回家，与刘官人做了周年，转了身去罢。”大娘子没计奈何。细思：“父言亦是有理。”收拾了包裹，与老王背了，与邻舍家作别，暂去再来。一路出城，正值秋天，一阵乌风猛雨，只得落路，往一所林子去躲，不想走错了路。正是：

猪羊走屠宰之家，一脚脚来寻死路。

走入林子里去，只听他林子背后，大喝一声：“我乃静山大王在此！行人住脚，须把买路钱与我。”大娘子和那老王吃那一惊不小，只见跳出一个人来：

头带乾红凹面中，身穿一领旧战袍，腰间红绢搭膊裹肚，脚下蹬一双乌皮皂靴，手执一把朴刀。

舞刀前来。那老王该死，便道，“你这剪径^剪的毛团！我须是认得你，

^黄 蘗 (bò) ——即黄柏，植物名。可作药，味道极苦。

^捶 (chuí) 楚——与“箠楚”同。用竹杖或木杖打人。

^转 身——寡妇改嫁的意思。

^小 祥——封建礼法；服丧满了一年叫做小祥。

^剪 径——盗匪在道途上打劫，就是截短略的意思。

做这老性命着与你兑了罢。”一头撞去，被他闪过空。老人家用力猛了，扑地便倒，那人大怒道：“这牛子^牛好生无礼！”连搠一两刀，血流在地，眼见得老王养不大了。那刘大娘子见他凶猛，料道脱身不得，心生一计，叫做脱空计。拍手叫道：“杀得好！”那人便住了手，睁员怪眼，喝道：“这是你甚么人？”那大娘子虚心假气的答道：“奴家不幸丧了丈夫，却被媒人哄诱，嫁了这个老儿，只会吃饭。今日却得大王杀了，也替奴家除了一害。”那人见大娘子如此小心，又生得有几分颜色，便问道：“你肯跟我做个压寨夫人么？”大娘子寻思，无计可施，便道：“情愿伏侍大王。”那人回嗔作喜，收拾了刀杖，将老王尸首擗入涧中。领了刘大娘子到一所庄院前来，甚是委曲。只见大王向那地上，拾些土块，抛向屋上去，里面便有人出来开门。到得草堂之上，分付杀羊备酒，与刘大娘子成亲。两口儿且是说得着。正是：

明知不是伴，事急且相随。

不想那大王自得了刘大娘子之后，不上半年，连起了几主大财，家间也丰富了。大娘子甚是有识见，早晚用好言语劝他：“自古道：瓦罐不离井上破，将军难免阵中亡^瓦。你我两人，下半世也勾吃用了，只管做这没天理的勾当，终须不是个好结果！却不道是梁园虽好，不是久恋之家^梁。不若改行从善，做个小小经纪，也过得养身活命。”那大王早晚被他劝转，果然回心转意，把这门道路撇了。却去城市间赁下一处房屋，开了一个杂货店。遇闲暇的日子，也时常去寺院中，念佛赴斋。忽一日在家闲坐，对那大娘子道：“我虽是个剪径的出身，却也晓得冤各有头，债各有主。每日间只是吓骗人东西，将来过日子。后来得有了你，一向不大顺溜，今已改行从善。闲来追思既往，正会枉杀了二个人，又冤陷了两个人，时常挂念，思欲做些功德，超度他们，一向不曾对你说知。”大娘子便道：“如何是在杀了两个人？”那大王道：“一个是你的丈夫，前日在林子里的时节，他来撞我，我却杀了他。他须是个老人家，与我往日无讎，如今又谋了他老婆，他死也是不肯甘心的！”大娘子道：“不恁地时，我却那得与你厮守？这也是往事，休题了！”又问：“杀那一个，又是甚人？”那大王道：“说起来这个人，一发天理上放不过去；且又带累了两个人，无辜偿命。是一年前，也是赌输了，身边并无一文，夜间便去掏摸些东西。不想到一家门首，见他们也不问，推进去时，里面并无一人。摸到门里，只见一人醉倒在床，脚后却有一堆铜钱，便去摸他几贯。正待要走，却惊醒了。那人起来说道：这是我丈人家与我做本钱的，不称偷去了，一家人口都是饿死。起身抢出房门，正待声张起来。是我一时见他不是话头，却好一把劈柴斧头在我脚边，这叫做人急计生，绰起斧来，喝一声道，不是我，便是你，两斧劈倒，却去房中将十五贯钱，尽数取了。后来打听他；却连累了他家小老婆，与那一个后生，唤做崔宁，冤枉了他谋财害命，双双受了国家刑法。我虽是做了一世强人，只有这两桩人命，是天理人心打不过去的！早晚还要超度他，也是该的。”那大娘子听说。暗暗地叫苦：“原来我的丈夫也吃这厮杀了，又连累我家二姐与

^牛 子——骂人的话，骂人象牛一样的蠢笨、拗执。

^瓦 罐不离井上破二句——古典小说戏曲中常用的话，意思是说，常处在危险的境地，最后不会有好结果。

^梁 园虽好，不是久恋之家——汉朝梁孝王（刘武）在开封盖了一所很大的花园，名为梁园，接待各方文士、宾客。梁园虽然很好，可不是宾客们自己的家，难以久恋。因此后来有这两句谚语。

那个后生无辜受戮。思量起来，是我不合当初做弄他两人偿命；料他两人阴司中，也须放我不过。”当下权且欢天喜地，并无他说。明日捉个空，便一径到临安府前，叫起屈来。那时换了一个新任府尹，才得半月。正值升厅，左右捉将那叫屈的妇人进来。刘大娘子到于阶下，放声大哭。哭罢，将那大王前后所为：“怎的杀了我丈夫刘贵。问官不肯推详，含糊了事，却将二姐与那崔宁，朦胧偿命。后来又怎的杀了老王，奸骗了奴家。今日天理昭然，一一是他亲口招承。伏乞相公高抬明镜，昭雪前冤。”说罢又哭。府尹见他情词可悯，即着人去捉那静山大王到来，用刑拷讯，与大娘子口词一些不差。即时问成死罪，奏过官里。待六十日限满，倒下圣旨来，勘得：“静山大王，谋财害命，连累无辜，准律：杀一家非死罪三人者，斩加等，决不待时^决。原问官断狱失情，削职为民。崔宁与陈氏枉死可怜，有司访其家，谅行优恤。王氏既系强徒威逼成亲，又能伸雪夫冤，着将贼人家产，一半没入官，一半给与王氏养赡终身。”刘大娘子当日往法场上，看决了静山大王，又取其头去祭献亡夫并小娘子及崔宁，大哭一场。将这一半家私，舍入尼姑庵中，自己朝夕看经念佛，追荐亡魂，尽老百年而终。有诗为证：

善恶无分总丧躯，只因戏语酿殃危。

劝君出话须诚实，口舌从来是祸基。

^决 不待时——封建时代，处决死囚，多在秋后，“决不待时”，因为案情重大，立即处决的意思。

第三十四卷 一文钱小隙造奇冤

世上何人会此言，休将名利挂心田。
等闲倒尽十分酒，遇兴高歌一百篇。
物外烟霞为伴侣，壶中日月任婵娟。
他时功满归何处？直驾云车入洞天。

这八句诗，乃回道人所作。那道人是谁？姓吕，名岳，号洞宾，岳州河东人氏。大唐咸通中应进士举，游长安酒肆，遇正阳子锺离先生，点破了黄粱梦，知宦途不足恋，遂求度世之术。锺离先生恐他立志未坚，十遍试过，知其可度。欲授以黄白秘方，使之点石成金，济世利物，然后三千功满，八百行圆。洞宾问道：“所点之金，后来还有变异否？”锺离先生答道：“直待三千年后，还归本质。”洞宾愀然不乐道：“虽然遂我一时之愿，可惜误了三千年后遇金之人。弟子不愿受此方也。”锺离先生呵呵大笑道：“汝有此好心，三千八百尽在于此。吾向蒙苦竹真君分付道：‘汝游人间，若遇两口的，便是你的弟子。’遍游天下，从没见过有两口之人，今汝姓吕，即其人也。”遂传以分合阴阳之妙。洞宾修炼丹成，发誓必须度尽天下众生，方可上升，从此混迹尘途，自称为回道人。回字也是二口，暗藏著吕字。尝游长沙，手持小小磁罐乞钱，向市上大言：“我有长生不死之方，有人肯施钱满罐，便以方授之。”市人不信，争以钱投罐，罐终不满。众皆骇然，忽有一僧人推一车子钱从市东来，戏对道：“人说我这车子钱共有千贯，你罐里能容之否？”道人笑道，“连车子也推得进，何况钱乎？”那僧不以为然，想着：“这罐子有多少大嘴，能容得车儿？明明是说谎。”道人见其沉吟，便道：“只怕你不肯布施，若道个肯字，不愁这车子不进我罐儿里去。”此时众人聚观者极多，一个个肉眼凡夫，谁人肯信，都去撺掇那僧人。那僧人也道必无此事，便道：“看你本事，我有何不肯？”道人便将罐子侧着，将罐口向着车儿，尚离三步之远，对僧人道：“你敢道三声‘肯’么？”僧人连叫三声：“肯，肯，肯。”每叫一声“肯”，那车子便近一步。到第三个“肯”字，那车儿却象罐内有人扯拽一般，一溜子滚入罐内去了。众人一个眼花，不见了车儿，发声齐喊道：“奇怪！奇怪！”都来张那罐口，只见里面黑洞洞地。那僧人就有不悦之意，问道：“你那道人是神仙，还是幻术？”道人口占八句道：

非神亦非仙，非术亦非幻。
天地有终究，桑田经几变。
此身非吾有，财又何足恋。
苟不从吾游，骑鲸腾汗漫。

那僧人疑心是个妖术，欲同众人执之送官。人道：“你莫非懊悔，不舍得这车子钱财么？我今还你就是。”遂索纸笔，写一道符，投入罐内，喝声：“出，出！”众人千百只眼睛，看着罐口，并无动静，道人说道：“这罐子贪财，不肯送将出来，待贫道自去讨来还你。”说声未了，耸身望罐口一跳，如落在万丈深潭，影儿也不见了。那僧人连呼：“道人出来！道人快出来！”罐里并不则声。僧人大怒，提起罐儿，向地下一掷，其罐打得粉碎，也不见道人，也不见车儿，连先前众人布施的散钱并不见一个，正不知那哩去了？只见有字纸一幅，取来看时，题得有诗四句道：

寻真要识真，见真浑未悟。

一笑再相逢，驱车东平路。

众人正在传观，只见字迹渐灭，须臾之间，连这幅白纸也不见了。众人方信是神仙，一哄而散，只有那僧人失脱了一车子钱财；意气沮丧，忽想着诗中“一笑再相逢，驱车东平路”之语，急急忙忙行到东平路上，认得自家的钱车，那钱物依然分毫不动。那道人立于车傍，举手笑道：“相待久矣！钱车可自收去。”又叹道：“一出家之人，尚且惜钱如此，更有何人不爱钱者？普天下无一人可度，可怜哉！可痛哉！”言讫腾云而去。那僧人惊呆了半晌，去看那车轮上，每边各有一口字，二口成吕，乃知吕洞宾也。懊悔不及。正是：

天上神仙容易遇，世间难得舍财人。

方才说吕洞宾的故事，因为那僧人舍不得这一车子钱，把个活神仙，当面挫过。有人论：这一车子钱，岂是小事，也怪那僧人不得。世上还有一文钱也舍不得的。依在下看来，舍得一车子钱，就从那舍得一文钱这一念推广上去。舍不得一文钱，就从那舍不得一车子钱这一念算计入来。不要把钱多钱少，看做两样。如今听在下说这一文钱小小的故事。列位看官们，各宜警醒，惩忿窒欲^⑤，且休望超凡入道，也是保身保家的正理。诗云：

不争闲气不贪钱，舍得钱时结得缘。

除却钱财烦恼少，无烦无恼即神仙。

话说江西饶州府浮梁县，有景德镇，是个马头去处。镇上百姓，都以烧造磁器为业，四方商贾，都来载往苏杭各处贩卖，尽有利息。就中单表一人，叫做邱乙大，是个窑户一个做手。浑家杨氏，善能描画。乙大做就磁胚，就是浑家描画花草人物，两口俱不吃空。住在一个冷巷里，尽可度日有余。那杨氏年三十六岁，貌颇不丑，也肯与人活动^⑥。只为老公利害，只好背地里偶一为之，却不敢明当做事。所生一子，名唤邱长儿，年十四岁，资性愚鲁，尚未会做活，只在家中走跳，忽一日杨氏患肚疼，思想椒汤吃，把一文钱教长儿到市上买椒。长儿拿了一文钱，才走出门，刚刚遇着东间壁一般做磁胚刘三旺的儿子，叫做再旺，也走出门来。那再旺年十三岁，比长儿到乖巧，平日喜的是擲钱耍子。——怎的样擲钱？也有八个六个，擲出或字或背，一色的谓之浑成。也有七个五个，擲去一背一字间花儿去的，谓之背间。——再旺和长儿，闲常有闲钱时，多曾在巷口一个空阶头上耍过来。这一日巷中相遇，同走到当初耍钱去处，再旺又要和长儿耍子，长儿道：“我今日没有钱在身边。”再旺道：“你往那里去？”长儿道：“娘肚疼，叫我买椒泡汤吃。”再旺道：“你买椒，一定有钱。”长儿道：“只有得一文钱。”再旺道：“一文钱也好耍，我也把一文与你赌个背^⑦字，两背的便都赢去，两字便输。一字一背不算。”长儿道：“这文钱是要买椒的，倘或输与你了，把什么去买？”再旺道：“不妨事，你若赢了是造化，若输了时，我借与你，下次还我就是。”长儿一时不老成，就把这文钱撒在地上。再旺在兜里也摸出一个钱丢下地来。长儿的钱是个背，再旺的是个字。这擲钱也

^⑤ 忿窒欲——《易经损卦》：“君子以惩忿窒欲”。据古人的解释是：惩止忿怒，窒塞情欲。就是说，修道的人，应不生气，不要任何欲望的意思。

^⑥ 肯与人活动——指和人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。

^⑦ 背、字——古时用的铜钱，正面写着“××通宝”，就是本文所说的“字”；背面写着“一文”，就是本文所说的“背”。

有先后常规，该是背的先擲。长儿捡起两文钱，摊在第二手指上，把大拇指掐住，曲一曲腰，叫声：“背。”擲将下去，果然两背。长儿赢了。收一文，留一文在地，再旺又在兜肚里摸出一文钱来，连地下这文钱拣起，一般样，摊在第二手指上，把大拇指掐住，曲一曲腰，叫声：“背。”擲将下去，却是两个字，又是再旺输了。长儿把两个钱都收起，和自己这一文钱，共是三个。长儿赢得顺流，动了赌兴，问再旺道：“还有钱么？”再旺道：“钱尽有，只怕你没造化赢得。”当下伸手在兜肚里摸出十来个净钱，捻在手里，啧啧夸道：“好钱！好钱！”问长儿：“还敢擲么？”又丢下一文来。长儿又擲了两背，第四次再旺擲，又是两字。一连擲了十来次，都是长儿赢了，共得了十二文。分明是掘藏一般。喜得长儿笑容满面，拿了钱便走。再旺那肯放他，上前拦住，道：“你赢了我许多钱，走那里去？”长儿道：“娘肚疼，等椒汤吃，我去去，闲时再来。”再旺道：“我还有钱在腰里，你赢得时，我送你。”长儿只是要去，再旺发起喉急来，便道：“你若不肯擲时，还了我的钱便罢。你把一文钱来骗了我许多钱，如何就去？”长儿道：“我是擲得有采，须不是白夺你的。”再旺索性把兜肚里钱，尽数取出，约莫有二三十文，做一堆儿堆在地下道：“待我输尽了这些钱，便放你走。”长儿是个小厮家，眼孔浅，见了这钱，不觉贪心又起；况且再旺抵死缠住，只得又擲，谁知风无常顺，兵无常胜。这番采头又论到再旺了。照前擲了一二十次，虽则中间互有胜负，却是再旺赢得多。到结未来，这十二文钱，依旧被他复去。长儿刚刚原剩得一文钱。自古道：得以气胜。初番长儿擲赢了一两文，胆就壮了，偶然有些采头，就连赢数次。到第二番又擲时，不是他心中所愿，况且着了个贪心，手下就有些矜持。到一连擲输了几文，去了个舍不得一个，又添了个吝字，气便索然。怎当再旺一股愤气，又且稍长胆壮，自然赢了。大凡人富的好过，贫的好过，只有先贫后富的，最是难过。据长儿一文钱起手时，赢得一二文也是勾了，一连得了十二文钱，一拳头捻不住，就该住手回家。可笑长儿把这钱不看做倘来之物⁶⁶，反认作自己东西，重复输去，好不气闷，痴心还想再像初次赢将转来。“就是输了，他原许下情我的，有何不可？”这一交，合该长儿擲了，忍不住按定心坎，再复一擲，又是二字，心里着忙，就去抢那钱，手去迟些，先彼再旺抢到手中，都装入兜肚里去了。长儿道：“我只有三文钱，要买椒的，你原说过赢时借我，怎的都收去了？”再旺怪长儿先前赢了他十二文钱就要走，今番正好出气。君子报仇，直待三年，小人报仇，只在眼前。怎么还肯把这文钱借他？把长儿双手挡开，故意的一跳一舞，跑入巷去了。急得长儿且哭且叫，也回身进巷扯住再旺要钱，两个扭做一堆厮打。

孙庞斗智谁为胜，楚汉争锋那个强？

却说杨氏，专等椒来泡汤吃，望了多时，不见长儿回来，觉得肚疼定了，走出门来张看，只见长儿和再旺扭住厮打，骂道：“小杀才！教你买椒不买，到在此寻闹，还不撒开。”两个小厮听得骂，都放了手。再旺就闪在一边。杨氏问长儿：“买的椒在那里？”长儿含着眼泪回道：“那买椒的一文钱，被再旺夺去了。”再旺道：“他与我擲钱，输与我的。”杨氏只该骂自己儿子，不该擲钱，不该怪别人。况且一文钱，所值几何，既输了去，只索罢休。单因杨氏一时不明，惹出一场大祸，展转的害了多少人的性命。正

⁶⁶ 来之物——“倘”，应作“僥”，“僥来之物”，语见《庄子》，意为无意中得来的东西。

是：

事不三思终有悔，人能百忍自无忧。

杨氏因等候长儿不来，一肚子恶气，正没出豁，听说赢了他儿子的一文钱，便骂道：“天杀的野贼种！要钱时，何不教你娘趁汉去？来骗我家小厮撷钱！”口里一头骂，一头便扯再旺来打。恰正抓住了兜肚，凿下两个栗暴。那小厮打急了，把身子来一挣，却挣断了兜肚带子，落下地来。索郎一声响，兜肚子里面的钱，撒了一地。杨氏道：“只还我那一文便了。”长儿得了娘的口气，就势抢了一把钱，奔进自屋里去。再旺就叫起屈来。杨氏赶进屋里；喝教长儿还了他钱，长儿被娘逼不过，把钱对着街上一撒。再旺一头哭，一头骂，一头检钱。检起时，少了六七文钱，情知是长儿藏下，拦着门只顾骂。杨氏道：“也不见这天杀的野贼种，恁地撒泼！”把大门关上，走进去了。再旺敲了一回门，又骂了一回，哭到自屋里去。母亲孙大娘正在灶下烧火，问其缘故。再旺哭诉道：“长儿抢了我的钱，他的娘不说他不是，他骂娘养汉，野杂的种，要钱时何不教你娘养汉。”孙大娘不听时，万事全体，一听了这句不入耳的言语，不觉：

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。

原来孙大娘最痛儿子，极是护短，又兼性暴，能言快语，是个揽事的女都头。若相骂起来，一连骂十来日，也不口干，有名叫做绰板婆。他与邱家只隔得三四个间壁居住，也晓得杨氏平日有些不三不四的毛病，只为从无口面[□]，不好发挥出来。一闻再旺之语，太阳里爆出火来，立在街头，骂道：“狗泼妇，狗淫妇！自己瞒着老公趁汉子，我不管你罢了，到来谤别人。老娘人便看不像，却替老公争气。前门不进师姑，后门不进和尚，拳头上立得人起，臂膊上走得马过[※]，不像你那狗淫妇，人硬货不硬，表壮里不壮，作成老公带了绿帽儿，羞也不羞！还亏你老着脸在街坊上骂人，便臊贱时，也不恁般般做作！我家小厮年幼，连头带脑，也还不勾与你补空，你休得缠他！臊发时还去寻那旧汉子，是多寻几遭，多养了几个野贼种，大起来好做贼。”一声泼妇，一声淫妇，骂一个路绝人稀。杨氏怕老公，不敢揽事，又没处出气，只得骂长儿道：“都是你那小天杀的，不学好，引这长舌妇开口。”提起木柴，把长儿劈头就打，打得长儿头破血淋，豪淘大哭。邱乙大正从窑上回来，听得孙大娘叫骂，侧耳多时，一句句都听在肚里，想道：“是那家婆娘不秀气？替老公妆幌子，惹得绰板婆叫骂。”及至回家，见长儿啼哭，问起缘繇，到是自家家里招揽的是非。邱乙大是个硬汉，怕人耻笑，声也不喷，气忿忿地坐下。远远的听得骂声不绝，直到黄昏后，方才住口。邱乙大吃了几碗酒，等到夜深人静，叫老婆来盘问道：“你这贱人瞒着我做的好事！趁的许多汉子，姓甚名谁？好好招将出来，我自去寻他说话。”那婆娘原是怕老公的，听得这句话，分明似半空中响一个霹雳，战兢兢还敢开口？邱乙大道：“泼贱妇，你有本事偷汉子，如何没本事说出来？若要不知，除非莫为。瞒得老公，瞒不得邻里，今日教我如何做人？你快快说来，也得我心下明白。”杨氏道，“没有这事，教我说谁来？”邱乙大道：“真个没有？”杨氏道：“没有。”邱乙大道，“既是没有时，他们如何说你，你如何凭他说，不则一声？显是心虚口软，应他不得。若是真个没

[□] 面——口角，争吵。

[※] 头上立得人起，臂膊上走得马过——比喻光明正大，没有见不得人的事情。

有，是他们诈说你时，你今夜吊死在他门上，方表你清白，也出脱了我的丑名。明日我好与他讲话。”那婆娘怎肯走动，流下泪来，被邱乙大三两个巴掌，搯出大门。把一条戏索丢与他，叫道：“快死快死！不死便是恋汉子了。”说罢，关上门儿进来。长儿要来开门，被乙大一顿栗暴，打得哭了一场睡去了。乙大有了几分酒意，也自睡去。单剩杨氏在门外好苦，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干不是，万不是，只是自家不是，除却死，别无良策。自悲自怨了多时，恐怕天明，慌慌张张的取了麻索，去认那刘三旺的门首。也是将死的人，失魂颠智，刘家本在东间壁第三家，却错走到西边去，走过了五六家，到第七家。见门面与刘家相像，忙忙的把几块乱砖衬脚，搭上麻索于檐下，系颈自尽。可怜伶俐妇人，只为一文钱斗气，丧了性命。正是：

地下新添恶死鬼，人间不见画花人。

却说西邻第七家，是个打铁的匠人门首。这匠人浑名叫做白铁，每夜四更，便起来打铁，偶然开了大门撒溺，忽然一阵冷风，吹得毛骨悚然，定睛看时，吃了一惊。

不是傀儡场中鲍老^鮑，竟像秋千架上佳人。

檐下挂着一件物事，不知是那里来的？好不怕人！犹恐是眼花，转身进屋，点个火来一照，原来是新缢的妇人，咽喉气断，眼见得救不活了。欲待不去照管他，到天明被做公的看见，却不是一场飞来横祸，辨不清的官司。思量一计：“将他移在别处，与我梗无干了。”耽着惊恐，上前去解这麻索。那白铁本来有些蛮力，轻轻的便取下挂来，背出正街，心慌意急，不暇致详，向一家门里撒下。头也不回，竟自归家，兀自连打几个寒噤，铁也不敢打了，复上床去睡卧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邱乙大，黑蚤起来开门，打听老婆消息，走到刘三旺门前，并无动静，直走到巷口，也没些踪影，又回来坐地寻思：“莫不是这贱妇逃走他方去了？”又想：“他出门稀少，又是黑暗里，如何行动？”又想道：“他若不死时，麻索必然还在。”再到门前去看时，地下不见麻绳，“定是死了刘家门首，被他知觉，藏过了尸首，与我白赖。”又想：“刘三旺昨晚不回，只有那绰板婆和那小厮人家，那有力量搬运？”又想道：“虫蚁也有几只脚儿，岂有人无帮助？且等他开门出来，看他什么光景，见貌辨色，可知就里。”等到刘家开门，再旺出来，把钱去市心里买馍馍点心，并不见有一些惊慌之意。邱乙大心中委决不下，又到街前街后闲荡，打探一回，并无影响。回来看见长儿还睡在床上打鼾，不觉怒起，掀开被，向腿上四五下，打得这小厮睡梦里直跳起来。邱乙大道：“娘也被刘家逼死了，你不去讨命，还只管睡！”这句话，分明邱乙大教长儿去惹事，看风色。长儿所说娘死了，便哭起来，忙忙的穿了衣服，带着哭，一径直赶到刘三旺门首去，骂道，“狗娼根狗淫妇！还我娘来？”那绰板婆孙大娘，见长儿骂上门，如何耐得，急赶出来，骂道：“千人射的野贼种，敢上门欺负老娘么？”便揪着长儿头发，却待要打，见邱乙大过来，就放了手。这小厮满街乱跳乱舞，带哭带骂讨娘。邱乙大已耐不住，也骂起来。那绰板婆怎肯相让，旁边钻出个再旺来相帮，两下干骂一场，都^鄰里劝开。邱乙大教长儿看守家里，自去街上央人写了状词，赶到浮梁县告刘三旺和妻孙氏人命事情。大尹准了状词，

^鮑 老——宋代百戏中，有一种脚色假面披发，口吐狼牙烟火，扮作鬼神的形状的叫“鲍老”。

^鄰 ——疑是“邻”字之误。

差了拘拿原被告，和邻里干证，到官审问。原来绰板孙氏平昔口嘴不好，极是要冲撞人，邻里都不欢喜；因此说话中间，未免偏向邱乙大几分，把相骂的事情，增添得重大了，隐隐的将这人命，射实在绰板婆身上。这大尹见众人说话相同，信以为实，错认刘三旺将尸藏匿在家，希图脱罪。差人搜检，连地也翻了转来，只是搜寻不出，故此难以定罪。且不用刑，将绰板婆拘禁，差人押刘三旺寻访杨氏下落，邱乙大讨保在外。这场官司好难结哩！有分教：

绰板婆消停口舌，磁器匠担误生涯。

这事且阁过不题，再说白铁将那尸首。却撇在一个开酒店的人家门首。那店主人王公，年纪六十余岁，有个妈妈，靠着卖酒过日。是夜睡至五更，只听得叩门之声，醒时又不听得。刚刚合眼，却又闻得一声叩响。心中惊异，披衣而起，即唤小二起来，开门观看。只见街头上，不横不直。挡着这件物事。王公还道是个醉汉，对小二道：“你仔细看一看，还是远方人，是近处人？若是左近邻里，可叩他家起来，扶了去。”小二依言，俯身下去认看，因背了星光；着不仔细。见颈边拖着麻绳，却认做是条马鞭，便道：“不是近边人，想是个马夫。”王公道：“你怎么晓得他是个马夫？”小二道：“见他身边有根马鞭，故此知得。”王公道：“既不是近处人，由他罢！”小二欺心，要拿他的鞭子，伸手去拾时，却拿不起，只道压了身底下，尽力一扯，那尸首直竖起来，把小二吓了一跳，叫道：“阿呀！”连忙放手。那尸扑的倒下去了。连王公也吃一惊，问道：“这怎么说？”小二道：“只道是根鞭儿，要拿他的，不想却是缢死的人，颈下扣的绳子。”王公听说，惊得魂飞天外，魄散九霄，叫道：“这没头官司，叫我如何吃得起？若到了官，如何洗得清？”便与小二商议，小二道：“不打紧，只教他离了我这里，就没事了。”王公道：“说得有理，还是拿到那里去好？”小二道：“撇他在河里罢。”当下二人动手，直抬到河下。远远望见岸上有人，打着灯笼走来，恐怕被他撞见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撇在河边。奔回家去了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岸上打灯笼来的是谁？那人乃是本镇一个大户叫做朱常，为人奸诡百出，变诈多端，是个好打官司的主儿。因与一个隔县姓赵的人家争田。这一蚤要到田头去割稻，同着十来个家人，拿了许多扁挑索子镰刀，正来下舡。那提灯的在前，走下岸来，只见一人横倒在河边，也认做是个醉汉，便道：“这该死的贪这样脓血！若再一个翻身，却不滚在河里，送了性命？”内中一个家人，叫做卜才，是朱常手下第一出尖的帮手，他只见醉汉身边有些钱钞，就蹲倒身，伸手去摸他腰下，却冰一般冷，缩手不迭，便道：“元来死的了！”朱常听说是死人，心下顿生不良之念。忙叫：“不要慌。拿灯来照看，是老的？是少的？”众人在灯下仔细打灯认，却是个缢死的妇人。朱常道：“你们把他颈里绳解去那掉了，扛下舡里去藏好。”众人道：“老爹，这妇人正不知是甚人谋死的？我们如何到去招揽是非？”朱常道：“你莫管他，我自有用处。”众人只得依他，解去麻绳，叫起看船的，扛上船，藏在舡里，将平基盖好。朱常道：“卜才，你回去，媳妇子叫五六个来。”卜才道：“这二三十亩稻，勾什么砍，要这许多人去做甚？”朱常道：“你只管叫来，我自有用处。”卜才不知是意见，即便提了灯回去。不一时叫到，坐了一舡，解缆开船。两人荡桨，离了镇上，众人问道：“老爹载这东西去有甚用处？”朱常道：“如今去割稻，赵家定来拦阻，少不得有一场相

打，到告状结杀。如今天赐这东西与我，岂不省了打官司。还有许多妙处。”众人道：“老爹怎见省了打官司？又有何妙处？”朱常道：“有了这尸首时，只消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却不省了打官司。你们也有些财采，他若不见机，弄到当官，定然我们占个上风。可不好么！”众人都喜道：“果然妙计！小人们怎省得？”正是：

算定机谋夸自己，排成巧计害他人。

这些人都是愚野村夫，晓得什么利害？听见家主说得都有财采，竟像瓮中取鳖，手到拿来的事，乐极了，巴不得赵家的人，这时便到河边来厮闹便好：银子既有得到手，官司又可以赢得。竟像生了翼翅的一般，顷刻就飞到了。此时天色渐明，朱常教把船歇在空阔无人居住之处，离田头尚有一箭之路。众人都上了岸，寻出一条一股好一股断的烂草绳，将船缆在一颗草根上，只留一个人在船上看守，众男女都下田斫稻。朱常远远的立在岸上打探消耗。元来这地方叫做鲤鱼桥，离景德镇只有十里多远，再过去里许，又唤做太白村，乃是江南徽州府婺源县所管。因是两省交界之处，人人错壤而居。与朱常争田这人名唤赵完，也是个大富之家，原是浮梁县人户，却住在婺源县地方。两县俱置得有田产。那争的田，只得三十余亩，乃赵完族兄赵宁的。先把来抵借了朱常银子，却又卖与赵完，恐怕出丑，就拦在佃种，两边影射了三四年，不想近日身死，故此两家相争。这稻子还是赵宁所种。

说话的，这田在赵完屋脚跟头，如何不先斫了，却留与朱常来割？看官有所不知，那赵完也是个强横之徒，看得自己大了，道这田是明中正契买族兄的，又在他的左近；朱常又是隔省人户，料必不敢来割稻，所以放心托胆。那知朱常又是个专在虎头上做案，要吃不怕死的魍魉，竟来放对，只在田中砍稻。蚤有人报知赵完。赵完道：“这厮真是吃了大虫的心，豹子的胆，敢来我这里撩拨！想是来送死么！”儿子赵寿道：“爹，自古道：来者不惧，惧者不来。也莫轻觑了他！”赵完问报人道：“他们共有多少人在此？”答道：“十来个男子，六七个人。”赵完道：“既如此，也教妇人去。男的对男，女对女，都拿的来，敲断他的孤拐子，连船都拔他上岸，那时方见我的手段。”即使唤起二十多人，十来个妇人，一个个粗脚大手，裸臂揎拳，如疾风骤雨而来。赵完父子随后来看。且说众人远远的望着田中，便喊道：“偷稻的贼不要走！”朱常家人媳妇，看见赵家有人来了，连忙住手，望河边便跑。到得岸旁，朱常连叫快脱衣服。众人一齐卸下，堆做一处，叫一个妇人看守，复身转来，叫道：“你来你来，若打输与你，不为好汉。”赵完家有个雇工人，叫做田牛儿，自恃有些气力，抢先飞奔向前。朱象人见他势头来得勇猛，两边一闪，让他冲将过来，才让他冲进时，男子妇人，一裹转来围住。田牛儿叫声：“来的好！”提起升箩般拳头，拣着个精壮村夫，赶上一拳打去，只望先打倒了一个硬的，其余便如摧枯拉朽了。谁知那人却也来得，拳到面上时，将身子打一偏，那拳便打个空，反被众人围将拢来，将田牛儿围住，险些儿动不得。急起左拳来打，手尚未起，又被一人接住，西边扯开。田牛儿便施展不得。朱家人也不打他，推的推，扯的扯，到像八抬八辘一般，脚不点地竟拿上船。那烂草绳系在草根上，有甚筋骨，初踏上船就断了。艄上人已预先将篙拦住，众人将田牛儿纳在舱中乱打。赵家后边的人，见田牛儿捉上船去，蜂拥赶上船抢人。朱家妇女，都四散走开，放他上去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拦篙的人一等赵家男子妇人上齐船时，急掉转篙，望岸上用力一点，那般如箭一般，向河心中直荡开去。人众

船轻，三四幌便翻将转来。两家男女四十多人，尽都落水。这些妇人各自挣扎上岸，男子就在水中相打，纵横搅乱，激得水溅起来，恰如骤雨相似。把岸上看的人眼都耀花了，只叫莫打，有话上岸来说。正打之间，卜才就人乱中，把那缢死妇人尸首，直掇过去；便喊起来道：“地方救护，赵家打死我家人了！”朱常同那六七个妇人，在岸边接应。一齐喊叫，其声震天动地。赵家的妇人，正绞挤湿衣，听得打死了人，带水行逃。水里的人，一个个吓得胆战心惊，正不知是哪个打死的，巴不能脱他逃走，被朱家人乘势追打，吃了老大的亏，挣上了岸，落荒逃奔。此时只恨父母少生了两只脚儿。朱家人欲要追赶，朱常止住道：“如今不是相打的事了，且把尸首收拾起来，抬放他家屋里了，再处。”众人把尸首拖到岸上，卜才认做妻子，假意啼啼哭哭，朱常又教捞起船上篙桨之类，寄顿佃户人家；又对看的人道：“列位地方邻里，都是亲眼看见，活打死的，须不是诬陷赵完，倘到官司时，少不得要相烦做个证见，但求实说罢了。”这几句是朱常引人来兜揽处和的话。此时内中若有个有力量的，出来担当，不教朱常把尸首抬去赵家说和，这事也不见得后来害许多人的性命。只因赵完父子，平日是个难说话的，恐怕说而不听，反是一场没趣。况又不晓得朱常心中是甚样个意儿？故此并无一人招揽。朱常见无人招架，教众人穿起衣服，把尸首用芦席卷了，将绳索络好，四人扛着，望赵完家来。看的人随后跟来，观看两家怎地结局？

铜盆撞了铁扫帚，恶人自有恶人磨。

且说赵完父子随后赶来，远望着自家人追赶朱家的人，心中欢喜。渐渐至近，只见妇女家人，浑身似水，都像落汤鸡一般，四散奔走。赵完惊讶道：“我家人多，如何反被他们打下水去？”正说着，只见众人赶到，乱嚷道：“阿爹不好了！快回去罢。”赵完道：“你们怎地恁般没用？都被打得这模样！”众人道：“打是小事，只是他家死了人却怎处？”赵完听见死了个人，吓得就酥了半边，两只脚就像钉了，半步也行不动。赵寿与田牛儿，两边挟着胳膊而行，扶至家中坐下，半晌方才开言：“如何就打死了人？”众人把相打翻船的事，细说一遍。又道：“我们也没有打妇人，不知怎地死了？想是淹死的。”赵完心中没了主意，只叫：“这事怎好？”那时合家老幼，都丛在一堆，人人心中惊慌。正说之间，人进来报：“朱家把尸首抬来了。”赵完又吃这一吓，恰像打坐的禅和子^禅，急得身色一毫不动。自古道：物极则反，人急计生。赵寿忽地转起一念，便道：“爹莫慌，我自有对付他的计较在此。”便对众人道：“你们多向外边闪过，让他们进来之后，听我鸣锣为号，留几个紧守门口，其余都赶进来拿人，莫教走了一个。解到官司，见许多人白日抢劫，这人命自然从轻。”众人得了言语，一齐转身。赵完恐又打坏了人，分付：“只要拿人，不许打人。”众人应允，一阵风出去。赵寿只留了一个心腹义孙赵一郎道：“你且在此。”又把妇女妻小打发进去，分付：“不要出来。”赵完对儿子道：“虽然告他白日打抢，总是人命为重，只怕抵当不过。”赵寿走到耳根前，低低道：“如今只消如此这般，”赵完听了大喜，不觉身子就健旺起来，乃道：“事不宜迟，快些停当！”赵寿先把各处门户闭好，然后寻了一把斧头，一个棒槌，两扇板门，都已完备，方教赵一郎到厨下叫出一个老儿来。那老儿名唤丁文，约有六十

^禅 和子——和尚。

多岁，原是赵完的表兄，因有了个懒黄病，吃得做不得，却又无男无女，捱在赵完家烧火，博口饭吃。当下那老儿不知头脑，走近前问道：“兄弟有甚话？”赵完还未答应，赵寿闪过来，提起棒槌，看正太阳，便是一下。那老儿只叫得声阿呀，翻身跌倒。赵寿赶上，又复一下，登时了帐。当下赵寿动手时，以为无人看见，不想田牛儿的娘田婆，就住在赵完宅后，听见打死了人，恐是儿子打的，心中着急，要寻来问个仔细，从后边走出，正撞着赵寿行凶。吓得蹲倒在地，便立不起身。口中念声：“阿弥陀佛！青天白日，怎做这事！”赵完听得，回头看了一看，把眼向儿子一颠，赵寿会意，急赶近前。照顶门一棒槌打倒，脑浆鲜血一齐喷出。还怕不死，又向肋上三四脚，眼见得不能勾活了。只因这一文钱上起，又送了两条性命。正是：

含容终有益，任意是生灾。

且说赵一郎起初唤了老儿时，不道赵寿怀此恶念，蓦见他行凶，惊得只缩到一壁角边去。丁老儿刚刚完事，接脚又撞个田婆来凑成一对，他恐怕这第三棒槌轮到头上，心下着忙，欲待要走，这脚上却像被千百斤石头压住，那里移得动分毫。正在慌张，只见赵完叫道：“一郎快来帮一帮。”赵一郎听见叫他相帮，方才放下肚肠，挣扎得动，向前帮赵寿拖这两个尸首，放在遮堂背后，寻两扇板门压好，将遮堂都起浮了窠臼。又分付赵一郎道：“你切不可泄漏，待事平了，把家私分一股与你受用。”赵一郎道：“小人靠阿爹洪福过日的，怎敢泄漏？”刚刚停当，外面人声鼎沸，朱家人已到了。赵完三人退入侧边一间屋里，掩上门儿张看。且说朱常引家人媳妇，扛着尸首赶到赵家，一路打将进去。直到堂中，见四面门户紧闭，并无一个人影。朱常教“把尸首居中停下，打到里边去拿赵完这老亡八出来，锁在死尸脚上。”众人一齐动手，乒乒乓乓将遮堂乱打，那遮堂已是离了窠臼的，不消几下，一扇扇都倒下去，尸首上又压上一层。众人只顶向前，那知下面有物。赵寿见打下遮堂，把锣筛起，外边人听见，发声喊，抢将入来。朱常听得筛锣，只道有人来抢尸首，急掣身出来，众人已至堂中，两下你揪我扯，搅做一团，滚做一块。里边赵完三人大喊：“田牛儿！你母亲都被打死了，不要放走了人。”田牛儿听见，急奔来问：“我母亲如何却在这里？”赵完道：“他刚同丁老官走来问我，遮堂打下，压死在内。我急走得快，方逃得性命。若迟一步儿，这时也不知怎地了！”田牛儿与赵一郎将遮堂搬开，露出两个尸首。田牛儿看娘头时，已打开脑浆，鲜血满地，放声大哭。朱常听见，只道还是假的。急抽身一望，果然有两个尸首，着了忙，往外就跑。这些家人媳妇，见家主走了，各要脱逃走，一路揪扭打将出来，那知门口有人把住，一个也走不脱，都被拿住，赵完只叫：“莫打坏了人。”故此朱常等不十分吃亏。赵寿取出链子绳索，男子妇女锁做一堂，田牛儿痛哭了一回，心中忿怒，跳起身来。“我把朱常这老王八，照依母亲打死罢了。”赵完拦住道：“不可不可！如今自有官法究治，打死他做甚？”教众人扯过一边。此时已哄动远近村坊，地方邻里，无有不到赵家观看。赵完留到后边，备起酒席款待，要众人具个“白昼劫杀”公呈。那众人都是赵完的亲戚佃户，俱应承了。赵完即央人写了状词，邻里写了公呈，同往婺源县击鼓喊冤。正是：

强中更遇强中手，恶人须服恶人磨。

却说那婺源县大尹，姓李名正，字国材，山东历城县人。乃进士出身，为官直正廉明，雪冤辨奸。又且一清如水，分文不取。当下闻得击鼓喊冤，

即便升堂，传集衙役皂快，喝教带进赵完一千人跪在丹墀下。大尹问道：“你们有甚冤枉？从实说来。”赵完手持状词，口中只说：“老爷救命。”大尹叫手下人拿上状词看了，见是人命重事。大尹又问邻佑道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”邻里道：“小人俱是赵完左右邻居。目击朱常在赵完家行凶，不得不来报明。”将呈子递上。大尹看了，就叫打轿，带领仵作一应衙役，往赵家检验。赵家已自摆设公案，迎接大尹。到了，坐定，叫仵作将三个死尸致命伤处，从实检验报来，仵作先将丁老儿、田氏看过，禀道：“这两个俱是打伤脑壳。”又将朱常的死妇遍身看过，禀道：“此妇遍身并无伤处，惟有颈下一条血痕，看来不是打死，竟是勒死的。”大尹道：“可俱是实？”仵作禀道：“小人怎敢混报？”大尹心下疑惑：“既是两下相殴，为何此妇身上毫无伤处？”遂唤朱常问道：“此妇是你什么人？”朱常禀道：“是小人家卜才的妻子。”大尹便唤卜才问道，“你的妻子可是昨日登时打死了？”卜才道：“是。是。”大尹问了详细，自走下来把三个尸首逐一亲验，仵作人所报不差，暗称奇怪，分付把棺木盖上封好，带到县里听审。大尹在轿上，一路思想，心下明白，回县坐下，发众犯都跪在仪门外。单唤朱常上去，道：“朱常，你不但打死赵家二命，连这妇人，也是你谋死的！须从实招来。”朱常道，“这是家人卜才的妻子余氏，实被赵完打下水死的，地方上人，都是见的，如何反是小人谋死？爷爷若不信，只问卜才便见明白。”大尹喝道：“胡说！这卜才乃你一路之人，我岂不晓得！敢在我面前支吾！夹起来。”众皂隶一齐答应上前，把朱常鞋袜去了，套上夹棍，便喊起来。那朱常本是富足之人，虽然好打官司，从不曾受此痛苦，只得一一吐实：“这尸首是浮梁江口不知何人撇下的。”大尹录了口词，叫跪在丹墀下。又唤卜才进来，问道：“死的妇人果是你妻子么？”卜才道：“正是小人妻子。”大尹道：“既是你妻子，如何把他谋死了，诈害赵完？”卜才道：“爷爷，昨日赵完打下水身死，地方上人，都看见的。”大尹把惊堂^惊在桌上一连七八拍，大喝道：“你这该死的奴才！这是谁家的妇人，你冒认做妻子，诈害别人！你家主已招称，是你把他弄死。你若巧辩，快夹起来。”卜才见大尹像道士打灵牌一般，把气拍一片声乱拍乱喊，将魂魄都惊落了。又听见家主已招，只得禀道：“这都是家主教小人认作妻子，并不干小人之事。”大尹道：“你一一从实细说。”卜才将下船遇见尸首，定计诈赵完前后事细说一遍，与朱常无二。大尹已知是实，又问道：“这妇人虽不是你打死，也不该冒认为妻，诈害平人。那丁文田婆却是你与家主打死的，这须没得说。”卜才道：“爷爷，其实不曾打死，就夹死小人，也不招的。”大尹也教跪在丹墀。又唤赵完并地方来问，都执朱常扛尸到家，乘势打死。大尹因朱常造谋诈害赵完事实，连这人命也疑心是真，又把朱常夹起来。朱常熬刑不起，只得屈招。大尹将朱常、卜才各打四十，拟成斩罪，下在死囚牢里。其余十人，各打二十板，三个充军，七个徒罪，亦各下监。六个妇人，都是杖罪，发回原籍。其田断归赵完，代赵宁还原借朱常银两。又行文关会浮梁县查究妇人尸首来历。那朱常初念，只要把那尸首做个媒儿，赵完怕打人命官司，必定央人兜收私处，这三十多亩田，不消说起归他，还要扎^扎诈一注大钱，故此用这一片心机。谁知激变赵寿做出没天理事来对付他，反中

^惊 堂——即位堂木。审案时，拍打案桌，使罪犯注意、害怕的一块长方形的木头。

^扎 诈——讹诈。

了他计，当下来到牢里，不胜懊悔，想道：“这蚤若不遇这尸首，也不见得到这地位！”正是：

蚤知更有强中手，却悔当初枉用心。

朱常料道：“此处定难翻案。”叫儿子分付道：“我想三个尸棺，必是钉稀板薄，交了春气，自然腐烂。你今先去会了该房，捺住关会文书。回去教妇女们，莫要泄漏这缢死尸首消息。一面向本省上司去告准，捱至来年四五月间，然后催关去审，那时烂没了缢死绳痕，好与他白赖。一事虚了，事事皆虚，不愁这死罪不脱。”朱太依了父亲，前去行事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景德镇卖酒王公家小二因相帮撇了尸首，指望王公些东西，过了两三日，却不见说起。小二在口内野唱，王公也不在其意。又过了几日，小二不见动静，心中焦躁，忍耐不住，当面明明说道：“阿公，前夜那话儿，亏我把去出脱了还好：若没我时，到天明地方报知官司，差人出来相验，饶你硬挣，不使酒钱，也使茶钱。就拌上十来担涎吐，只怕还不得了结哩！如今省了你许多钱钞，怎么竟不说起谢我？”大凡小人度量极窄，眼孔最浅：偶然替人做件事儿，微幸得效，便道泼天大功劳，亏我挟持成就，竟想厚报；稍不如意，便要就翻转脸来了。所以人家用错了人，反受其荼毒，如小二不过一时用得些气力，便想要王公的银子，那王公若是个知事的，不拘多寡与他些也就罢了，谁知王公又是舍不得一文钱的怪吝老儿，说着要他的钱，恰像割他身上的肉，就面红颈赤起来了。当下王公见小二要他银子，便发怒道：“你这人忒没理！吃黑饭，护漆柱^吃。吃了我家的饭，得了我的工钱，便是这些小事，略走得几步，如何就要我钱？”小二见他发怒，也就嚷道，“呀！就不把我，也是小事，何消得喉急？用得我着，方吃得你的饭，赚得你的钱，须不是白把我用的。还有一句话，得了你工钱，只做得生活，原不曾说替你拽死尸的。”王婆便走过来道：“你这蛮子，真个惫懒！自古道：茄子也让三分老。怎么一个老人家，全没些尊卑，一般样与他争嚷。”小二道：“阿婆，我出了力，不把银子与我，反发喉急，怎不要嚷？”王公道：“什么！是我谋死的？要诈我钱！”小二道：“虽不是你谋死，便是擅自移尸，也须有个罪名。”王公道：“你到去首了我来。”小二道：“要我首也不难，只怕你当不起这大门户。”王公赶上前道：“你去首，我不怕。”望外劈颈就^搦。那小二不曾提防，捉脚不定，翻觔斗直跌出门外，磕碎脑后，鲜血直淌。小二跌毒了，骂道：“这老忘八！亏了我，反打么！”就地下抬起一块砖来，望王公掷去，谁知数合当然，这砖不歪不斜，正中王公太阳，一交跌倒，再不则声。王婆急上前扶时，只见口开眼定，气绝身亡。跌脚叫苦，便哭起天来。只因这一文钱上，又断送了一条性命。

总为惜财丧命，方知财命相连。

小二见王公死了，爬起来就跑。王婆喊叫邻里，赶上拿转，锁在王公脚上。问王婆：“因甚事起？”王婆一头哭，一头将前情说出，又道：“烦列位与老身作主则个。”众人道：“这厮元来恁地可恶！先教他吃些痛苦，然后解官。”三四个邻佑上前来，一顿拳头脚尖，打得半死，方才住手，教王婆关闭门户，同到县中告状。此时纷纷传说，远近人都来观看。且说邱乙大正访问妻子尸首不着，官司难结，心思气闷。这一日闻得小二打王公的根由，“怎道这妇女尸首，莫不就是我的妻子么？”急走来问，见王婆锁门要

^吃 黑饭，护漆柱——黑饭、漆柱，都是黑色的；比喻不明白道理，黑心眼的意识。

去告状，邱乙大上前问了个详细，计算日子，正是他妻子出门这日，便道：“怪道我家妻子尸首，当朝就不见踪影，原来是他们丢掉了。到如今有了实据，绰板婆却自赖不得的了。”即忙赶到县前看来，只见王婆叫喊到县堂上。县主知是杀人大案，立刻出签拿了小二。不问众人，先教王婆问了备细。小二料道罪真难脱了，不待用夹，一一招承。打了三十，问成死罪，下在狱中。邱乙大算计妻子被刘三旺谋死，正是此日，这尸首一定是他撇下的。证见已确，要求审结。此时婺源县知会文书未到，大尹因没有尸首，终无实据。原发落出去寻觅。再说小二，初时已被邻里打伤，那顿板子，又十分利害。到了狱中，没有使用，又且一顿拳头，三日之间，血崩身死。为这一文钱起，又送一条性命。

见因贪白镗^𦉳，番自丧黄泉。

且说邱乙大从县中回家，正打白铁门首经过，只听得里边叫天叫地的啼哭。原来白铁自那夜担着惊恐，出脱这尸首，冒了风寒，回家上得床，就发起寒热，病了十来日，方才断命。所以老婆啼哭。眼见为这一文钱，又送一条性命。

化为阴府惊心鬼，失却阳间打铁人。

邱乙大闻知白铁已死，叹口气道：“恁般一个好汉！有得儿日，却又了账。可见世人真是没根的！”走到家中看时，止有这个小人，鬼一般缩在半边，要口热水，也不能勾。看了那样光景，方懊悔前日逼勒老婆，做了这件拙事。如今又弄得不尴不尬^不，心下烦恼，连生意也不去做，终日东寻西觅，并无尸首下落。看看捱过残年，又蚤五月中旬。那时朱常儿子朱太已在按院告准状词，批在浮梁县审问，行文到婺源县关提人犯尸棺。起初朱太还不上紧，到了五月间，料得尸首已是腐烂，大大送个东道与婺源县该房，起文关解。那赵完父子因婺源县已经问结，自道没事，毫无畏惧，抱卷赴理。两县解子领了一干人犯，三具尸棺，道至浮梁县当堂投递。大尹将人犯羁禁，尸棺发置官坛候检，打发婺源回文，自不必说。不则一日，大尹吊出众人犯，前去相验。那朱太合衙门通买嘱了，要胜赵完。大尹到尸场上坐下，赵完将浮梁县案卷呈上。大尹看了，对朱常道：“你借尸索诈，打死二命，事已问结，如何又告？”朱常禀道：“爷爷，赵完打余氏落水身死，众目共见；却买嘱了地邻忤作，妄报是缢死的。那丁文、田婆，自己情慌，谋害抵饰，硬诬小人打死。且不要论别件，但据小人主仆力量有限，赵家是何等势力，却容小人打死二命？况死的俱是七十多岁，难道恁地利害，只拣垂死之人来打？爷爷推详这上，就见明白。”大尹道：“既如此，你当时就不该招承了。”朱常道：“他那衙门情絮用极刑拷逼，若不屈招，性命已不到今日了。”赵完也禀道：“朱常当日倚仗假尸，逢着的便打，合家躲避；那丁文、田婆年老奔走不及，故此遭他毒手。假尸缢死绳痕，是婺源县太爷亲验过的，岂是忤作妄报。如今日久腐烂，巧言诳骗爷爷，希图漏网反陷。但求细看招卷，曲直立见。”大尹道：“这也难凭你说。”即教开棺检验。天下有这等作怪的事，只道尸首经了许久，料已腐烂尽了，谁知都一毫不变，宛然如生。那杨氏颈下这条绳痕，转觉显明，倒教忤作人没理会。你道为何？他已得了朱常的钱财，若尸首烂坏了，好从中作弊，要出脱朱常，反坐赵

^𦉳 ——疑是“镗”字之误。“白镗”，指银钱。

^不 尴(gān)不尬(gà)——事情多生枝节，难于处置的意思。

完。如今伤痕见在，若虚报了，恐大尹还要亲验。实报了，如何得朱常银子。正在踌躇，大尹蚤已瞧破，就走下来亲验。那忤作人被大尹监定，不敢隐匿，一一实报，朱常在傍暗暗叫苦。大尹将所报伤处，将卷对看，分毫不差，对朱常道：“你所犯已实，怎么又往上司诬告？”朱常又苦苦分诉。大尹怒道：“还要强辨！夹起来！快说这缢死妇人是那里来的？”朱常受刑不过，只得招出：“本日蚤起，在某处河沿边遇见，不知是何人撒下？”那大尹极有记性，忽想起：“去年邱乙大告称，不见了妻子尸首；后来卖酒王婆告小二打死王公，也称是日抬尸首，撒在河沿上去了，至今尸首没有下落，莫不就是这个么？”暗记在心。当下将朱常、卜才都责三十，照旧死罪下狱，其余家人问徒招保。赵完等发落宁家，不题。

且说大尹回到县中，吊出邱乙大状词，并王小二那宗案卷查对，果然日子相同，撒尸地处一般，更无疑惑。即着原差，唤到邱乙大、刘三旺干证人等，监中吊出绰板婆孙氏，齐到尸场认看。此时正是五月天道，监中瘟疫大作，那孙氏刚刚病好，还行走不动，刘三旺与再旺扶挟而行。到了尸场上，忤作揭开棺盖，那邱乙大认得老婆尸首，放声号恸，连连叫道：“正是小人妻子。”干证邻里也道：“正是杨氏。”大尹细细鞠问致死情由，邱乙大咬定：“刘三旺夫妻登门打骂，受辱不过，以致缢死。”刘三旺、孙氏，又苦苦折辩。地邻俱称是孙氏起衅，与刘三旺无干。大尹喝教将孙氏拶起。那孙氏是新病好的人，身子虚弱，又走行这番，劳碌过度，又费唇费舌折辩，渐渐神色改变。经着拶子，疼痛难忍，一口气收不来，翻身跌倒，呜呼哀哉！只因这一文钱上起，又送一条性命。正是：

地狱又添长舌鬼，阳间少了绰板声。

大尹看见，即令放拶。刘三旺向前叫喊，喊破喉咙，也唤不转。再旺在旁哀哀啼哭，十分凄惨。大尹心中不忍，向邱乙大道：“你妻子与孙氏角口而死，原非刘三旺拳手相打。今孙氏亦亡，足以抵偿。今后两家和好，尸首各自领归埋葬，不许再告；违者，定行重治。”众人叩首依命，各领尸首埋葬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朱常、卜才下到狱中，想起枉费许多银两，反受一场刑杖，心中气恼，染起病来，却又沾着瘟气，二病夹攻，不勾数日，双双而死。只因这一文钱上起，又送两条性命。

未诈他人，先损自己。

说话的，我且问你：朱常生心害人，尚然得个丧身亡家之报；那赵完父子活活打死无辜二人，又诬陷了两条性命，他却漏网安享，可见天理原有报不到之处。看官，你可晓得，古老有几句言语么？是那几句？古语道：

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不是不报，时辰未到。

那天公算善报，个个记得明白。古往今来，曾放过那个？这赵完父子漏网受用，一来他的祸福未尽；二来时候不到；三来小子只有一张口，没有两副舌，说了那边，便难顾这边，少不得逐节还你一个报应。闲话体题，且说赵完父子，又胜了朱常，回到家中，亲戚邻里，齐来作贺。吃了好几日酒。又过数日，闻得朱常、卜才，俱已死了，一发喜之不胜。田牛儿念着母亲暴露，领归埋葬不题。时光迅速，不觉又过年余。原来赵完年纪虽老，还爱风月，身边有个偏房，名唤爱大儿。那爱大儿生得四五分颜色，乔乔画画，正在得趣之时。那老儿虽然风骚，到底老人家，只好虚应故事，怎能勾满其所欲？看见义孙赵一郎，身材雄壮，人物乖巧，尚无妻室，到有心看上了。常

常走到厨房下，捱肩擦背，调嘴弄舌。你想世上能有几个坐怀不乱的鲁男子，妇人家反去勾搭，他可有不肯之理。两下眉来眼去，不一日，成就了那事。彼此俱在少年，犹如一对饿虎，那有个饱期，捉空就闪到赵一郎房中，偷一手儿。那赵一郎又有些本领，弄得这婆娘体酥骨软，魄散魂销，恨不时刻并做一块。约莫串了半年有余，一日，爱大儿对赵一郎说道：“我与你虽然快活了这几多时，终是碍人耳目，心忙意急，不能勾十分尽兴。不如悄地逃往远处，做个长久夫妻。”赵一郎道：“小娘子若真肯向我，就在这里，也可做得长久夫妻。”爱大儿道：“你便是心上人了，有甚假意？只是怎地在此就做的夫妻！”赵一郎道：“昔年丁老官与田婆，都是老爹与大官人自己打死诈赖朱家的，当对教我相帮他扛抬，曾许事完之日，分一分家私与我。那个棒棍，还是我藏好。一向多承小娘相爱，故不说起。你今既有此心，我与老爹说，不要了那一分家，寻个所在住下，然后再央人说，要你为配，不怕他不肯。他若舍不得，那时你悄地竟自走了出来，他可敢道个不字么？设或不达时务，便报与田牛儿，同去告官，教他性命也自难保。”爱大儿闻言，不胜欢喜，道：“事不宜迟，作速理会。”说罢，闪出房去。次日赵一郎探赵完独自个在堂中闲坐，上前说道：“向日老爹许过事平之后，分一分家私与我。如今朱家了账已久，要求老爹分一股儿，自去营运，与我度日。”赵完答道：“我晓得了。”再过一日，赵一郎转入后边，遇着爱大儿，递个信儿道：“方才与老爹说了，娘子留心察听看，可像肯的。”爱大儿点头会意，各自开去不题。

且说赵完叫赵寿到一个厢房中去，将门掩上，低低把赵一郎说话，学与儿子，又道：“我一时含糊应了他，如今还是怎地计较？”赵寿道：“我原是哄他的甜话，怎么真个就做这指望？”老赵道：“当初不合许出了，今若不与他些，这点念头，如何肯息？”赵寿沉吟了一回，又生起歹念，乃道：“若引惯了他，做了个月月红，倒是无了无休的诈端^译。想起这事，止有他一个晓得，不如一发除了根，永无挂虑。”那老儿若是个有仁心的，劝儿子休了这念，胡乱与他些小东西，或者免得后来之祸，也未可知。千不合，万不合，却说道，“我也有这念头，但没有个计策。”赵寿道：“有甚难处，明日去买些砒礞，下在酒中，到晚灌他一醉，怕道不就完事。外边人都晓得平日将他厚待的，决不疑惑。”赵完欢喜，以为得计。他父子商议，只道神鬼不知；那晓得却被爱大儿瞧见，料然必说此事，悄悄走来覆在壁上窥听。虽则听着几句，不当明白，恐怕出来撞着，急闪入去。欲要报与赵一郎，因听得不甚真切，不好轻事重报。心生一计，到晚间，把那老儿多劝上几杯酒，吃得醉熏熏，到了床上，爱大儿反抱定了那老儿撒娇撒痴，淫声浪说。那老儿迷魂了，乘着酒兴，未免做些没正经事体。方在酣美之时，爱大儿道：“有句话儿要说，恐气坏了你，不好开口。若不说，又气不过。”这老儿正顽得气喘吁吁，借那句话头，就停住了，说道：“是那个冲撞了你？如此着恼！”爱大儿道：“耐耐一郎这厮，今早把风话撩拨我，我要扯他来见你，倒说：‘老爹和大官人，性命都还在我手里，料道也不敢难为我。’不知有甚缘故，说这般满话。倘在外人面前，也如此说，必疑我家做甚不公不法勾当，可不坏了名声？那样没上下的人，怎生设个计策摆布死了，也省了后患。”那老儿道：“元来这厮恁般无礼！不打紧，明晚就见功效了。”爱

^译 端——讹诈的由头，藉口。

大儿道：“明晚怎地就见功效？”那老儿也是合当命尽，将要药死的话，一五一十说出。那婆娘得了实言，次早闪来报知赵一郎。赵一郎闻言，吃那惊不小，想道：“这样反面无情的狠人！倒要害我性命，如何饶得他过？”摸了棒槌，锁上房门，急来寻着田牛儿，把前事说与。田牛儿怒气冲天，便要赶去厮闹。赵一郎止住道：“若先嚷破了，反被他做了准备。不如竟到官司，与他理论。”田牛儿道：“也说得是。还到那一县去？”赵一郎道：“当初先在婺源县告起，这大尹还在，原到他县里去。”那太白村离县止有四十余里，二人拽开脚步，直跑至县中。正好大尹早堂未退，二人一齐喊叫。大尹唤入，当厅跪下，却没有状词，只是口诉。先是田牛儿哭禀一番，次后赵一郎将赵寿打死丁文、田婆，诬陷朱常、卜才情繇细诉，将行凶棒槌呈上。大尹看时，血痕虽干，鲜明如昨。乃道：“既有此情，当时为何不首？”赵一郎道：“是时因念主仆情分，不忍出首。如今恐小人泄漏，昨日父子计议，要在今晚将毒药鸩害小人，故不得不来投生。”大尹道：“他父子私议，怎地你就晓得？”赵一郎急遽间，不觉吐出实话，说道：“亏主人偏房爱大儿报知，方才晓得。”大尹道：“你主人偏房，如何肯来报信？想必与你有关？”赵一郎被问破心事，脸色俱变，强词抵赖。大尹道：“事已显然，不必强辨。”即差人押二人去拿赵完父子并爱大儿前来赴审。到得太白村，天已昏黑，田牛儿留回家歇宿，不题。

且说赵寿早起就去买下砒礞，却不见了赵一郎，问家中上下，都不知道。父子虽然有些疑惑，那个虑到爱大儿泄漏。次日清晨，差人已至，一索捆翻，拿到县中。赵完见爱大儿也拿了，还错认做赵一郎调戏他不从，因此牵连在内。直至赵一郎说出，报他谋害情由，方知向来有奸，懊悔失言。两下辩论一番，不肯招承。怎当严刑锻炼，疼痛难熬，只得一一实招。只因他害了四命，情理可恨，赵完父子，各打六十，依律处斩。赵一郎好骗主妾，背恩反噬；爱大儿通同奸骗：男女二人，各责四十，杂犯死罪，齐下狱中。田牛儿释放回家。一面备文，申报上司，提解见证。不一日，申奏刑部，详勘号札，四人俱依拟秋后处决。只因这一文钱，又断送了四条性命。虽然是冤各有头，债各有主，若不为这一文钱争闹，杨氏如何得死？没有杨氏尸首，连朱常这诈害一事，也就做不成了。总为这一文钱，却断送了十三条性命。这段话叫做《一文钱小隙造奇冤》。奉劝世人，舍财忍气为上。有诗为证：

相争只为一文钱，小隙谁知奇祸连！
劝汝舍财兼忍气，一生无祸得安然。

第三十五卷 徐老仆义愤成家

犬马犹然知恋主，况于列在生人。为奴一日主人身：情恩同父子，名分等君臣。主若虐奴非正道，奴如欺主伤伦。能为义仆是良民：盛衰无改节，史册可传神。说这唐玄宗时，有一官人姓萧，名颖士^萧，字茂挺，兰陵人氏。

自幼聪明好学，该博^该三教九流，贯串诸子百家。上自天文，下至地理，无所不通，无有不晓。真个胸中书富五车，笔下高千古。年方一十九岁，高擢巍科，名倾朝野，是一个广学的才子。家中有个仆人，名唤杜亮。那杜亮自萧颖士数龄时，就在书房中服事起来。若有驱使，奋勇直前，水火不避，身边并无半文私蓄。陪伴萧颖士读书时，不待分付，自去千方百计，预先寻觅下果品饮撰供奉。有时或烹瓯茶儿，助他清思；或暖杯酒儿，接他辛苦。整夜直服事到天明，从不曾打个瞌睡。如见萧颖士读到得意之处，他在旁也十分欢喜。那萧颖士般般皆好，件件俱美，只有两桩儿毛病。你道是那两桩？第一件：乃是恃才做物，不把人看在眼内。才登仕籍，便去冲撞了当朝宰相。那宰相若是个有度量的，还恕得过，又正冲撞了是第一个忌才的李林甫。那李林甫混名叫做李猫儿，平昔不知坏了多少大臣，乃是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。却去惹他，可肯轻轻放过？被他略施小计，险些连性命都送了。又亏着座主搭教，止削了官职，坐在家里。第二件：是性子严急，却像一团烈火。片语不投，即暴躁如雷，两太阳火星直爆。奴仆稍有差误，便加捶搥。他的打法，又与别人不同。有甚不同？别人责治家奴，定然计其过犯大小，讨个板子，教人行杖，或打一十，或打二十，分个轻重。惟有萧颖士，不论事体大小，略触着他的性子，便连声喝骂，也不用什么板子，也不要人行杖，亲自跳起身来一把揪翻，随分^随掣着一件家火，没头没脑乱打。凭你什么人劝解，他也全不作准，直要打个气息。若不像意，还要咬上几口，方才罢手。因是恁般利害，奴仆们惧怕，都四散逃去，单单存得一个杜亮。论起萧颖士，止存得这个家人种儿，每事只该将就些才是。谁知他是天生的性儿，使惯的气儿，打溜的手儿，竟没丝毫更改，依然照旧施行。起先奴仆众多，还打了那个，空了这个。到得秃秃里独有杜亮时，反觉打得勤些。论起杜亮，遇着这般没理会的家主，也该学众人逃走去罢了，偏又寸步不离，甘心受他的责罚。常常打得皮开肉绽，头破血淋，也再无一点退悔之念，一句怨恨之言。打罢起来，整一整衣裳，忍着疼痛，依原在旁答应。说话的，据你说，杜亮这等奴仆，莫说千中选一，就是走尽天下，也寻不出个对儿。这萧颖士又非黑漆皮灯，泥塞竹管，是那一窍不通的蠢物；他须是身登黄甲，位列朝班，读破万卷，明理的才人：难道恁般不知好歹，一味蛮打，没一点仁慈改悔之念不成？看官有所不知，常言道得好，江山易改，禀性难移。那萧颖士平昔原爱杜亮小心驯谨，打过之后，深自懊悔道：“此奴随我多年，并无十分过失，如何只管将他这样毒打？今后断然不可！”到得性发之时，不觉拳脚又轻轻的生在他身上去了。这也不要单怪萧颖士性子急躁；谁教杜亮刚闻得叱喝一声，恰如小鬼见了钟馗一般，扑秃的两条腿就跪

^萧 颖士——唐代文学家，事迹见《唐书·文苑传》。

^该 博——博览；知道的学问很多的意思。

^随 分——随便；这里是遇着什么就拿什么的意思。

倒在地。萧颖士本来是个好打人的，见他做成这个要打局面，少不得奉承几下。

杜亮有个远族兄弟杜明，就住在萧家左边，因见他常打得这个模样，心下到气不过，攥掇杜亮道：“凡做奴仆的，皆因家贫力薄，自难成立，故此投靠人家。一来图个现成衣服，二来指望家主有个发迹之日，带挈风光，摸得些东西做个小小家业，快活下半世。像阿哥如今随了这措大^卅，早晚辛勤服事，竭力尽心，并不见一些好处，只落得常受他凌辱痛楚，恁样不知好歉的人，跟他有何出息？他家许多人都存住不得，各自四散去了。你何不也别了他，另寻头路？有多少不如你的，投了大官府人家，吃好穿好，还要作成趁一贯两贯。走出衙门前，谁不奉承：那边才叫‘某大叔，有些小事相烦。’还未答应时，这边又叫‘某大叔，我也有件事儿劳动。’真个应接不暇，何等兴头。若是阿哥这样肚里又明白，笔下又来得，做人且又温存小心，走到势要人家，怕道不是重用？你那措大，虽然中个进士，发利市就与李丞相作对，被他弄来，坐在家中，料道也没个起官的日子有何撇不下，定要与他缠帐？”杜亮道：“这些事，我岂不晓得？若有此念，早已去得多年了，何待吾弟今日劝谕。古语云：良臣择主而事，良禽择木而栖。奴仆虽是下贱，也要择个好使头。像我主人，止是性子躁急，除此之外，只怕舍了他，没处再寻得第二个出来。”杜明道：“满天下无数官员宰相，贵戚豪家，岂有反不如你主人这个穷官？”杜亮道：“他们有的，不过是爵位金银二事。”杜明道：“只这两样尽勾了，还要怎样？”杜亮道：“那爵位乃虚花之事，金银是臭污之物。有甚希罕？如何及得我主人这般高才绝学，拈起笔来，顷刻万言，不要打个稿儿。真个烟云缭绕，华彩缤纷。我所恋恋不舍者，单爱他这一件儿。”杜明听得说出爱他的才学，不觉呵呵大笑，道：“且问阿哥：你既爱他的才学，到饥时可将来当得饭吃，冷时可作得衣穿么？”杜亮道：“你又说笑话，才学在他腹中，如何济得我的饥寒？”杜明道：“元来又救不得你的饥，又遮不得你的寒，爱他何用？当今有爵位的人，尚然只喜趋权附势，没一个肯怜才惜学。你我是个下人，但得饱食暖衣，寻觅些钱钞做家，乃是本等；却这般迂阔，爱什么才学，情愿受其打骂，可不是个呆子！”杜亮笑道：“金银，我命里不曾带来，不做这个指望，还只是守旧。”杜明道：“想是打得你不爽利，故此尚要捱他的棍棒。”杜亮道：“多承贤弟好情，可怜我做兄的；但我主这般博奥才学，总然打死，也甘心服事他。”遂不听杜明之言，仍旧跟随萧颖士。不想今日一顿拳头，明日一顿棒子，打不上几年，把杜亮打得渐渐遍身疼痛，口内吐血，成了个伤痲症候。初日还强勉趋承，以后打熬不过，半眠半起。又过几时，便久卧床席。那萧颖士见他呕血，情知是打上来的，心下十分懊悔，指望还有好的日子。请医调治，亲自煎汤送药。捱了两月，呜呼哀哉！萧颖士想起他平日的好处，只管涕泣，备办衣棺埋葬。萧颖士日常亏杜亮服事惯了，到得死后，十分不便，央人四处寻觅仆从，因他打人的名头出了，那个肯来跟随。就有个肯跟他的，也不中其意。有时读书到忘怀之处，还认做杜亮在傍，抬头不见，便掩卷而泣。后来萧颖士知得了杜亮当日不从杜明这班说话，不觉气咽胸中，泪如泉涌，大叫一声：“杜亮！我读了一世的书，不曾遇着个怜才之人，终身沦落；谁想你到是我的知己。却又有眼无珠，枉送

^卅 大——指穷困的读书人；含有轻视之意。

了你性命，我之罪也！”言还未毕，口中的鲜血，往外直喷。自此也成了个呕血之疾。将书籍尽皆焚化，口中不住的喊叫杜亮，病了数月，也归大梦^大。遗命教迂杜亮与他同葬。有诗为证：

纳贿趋权步步先，高才曾见几人怜？
当路若能如杜亮，草莱^莱安得有遗贤？

说话的，这杜亮爱才恋主，果是千古奇人。然看起来，毕竟还带些腐气，未为全美。若有别桩希奇故事，异样话文，再讲回出来。列位看官稳坐着，莫要性急。适来小子道这段小故事，原是入话^入，还未曾说到正传。那正传却也是个仆人。他比杜亮更是不同：曾独力与孤孀主母，挣起个天大家事，替主母嫁三个女儿，与小主人娶两房娘子，到得死后，并无半文私蓄，至今名垂史册。待小子慢慢的道来，劝谕那世间为奴仆的，也学这般尽心尽力做家做活，传个美名；莫学那样背恩反噬，尾大不掉的，被人唾骂。你道这段话文，出在那个朝代？什么地方？元来就在本朝嘉靖爷年间，浙江严州府淳安县，离城数里，有个乡村，名曰锦沙村。村上有一姓徐的庄家，恰是弟兄三人，大的名徐言，次的名徐召，各生一子。第三个名徐哲，浑家颜氏，却到生得二男三女。他弟兄三人，奉着父亲遗命，合锅儿吃饭，并力的耕田。挣下一头牛儿，一骑马儿。又有一个老仆，名叫阿寄，年已五十多岁，夫妻两口，也生下一个儿子，还只有十来岁。那阿寄就是本村生长，当先因父母丧了，又无力殡殓，故此卖身在徐家。为人忠谨小心，朝起晏眠，勤于种作。徐言的父亲大得其力，每事优待。到得徐言辈掌家，见他年纪老了，便有些厌恶之意。那阿寄又不达时务，遇着徐言弟兄行事有不到处，便苦口规谏。徐哲尚肯服善，听他一两句，那徐言徐召是个自作自用的性子，反怪他多嘴擦舌，高声叱喝，有时还要奉承几下消食拳头。阿寄的老婆劝道：“你一把年纪的人了，诸事只宜退缩算。他们是后生家世界，时时新，局局变，由他去主张罢了；何苦的定要出口，常讨恁样凌辱！”阿寄道：“我受老主之恩，故此不得不说。”婆子道：“累说不听，这也怪不得你了！”自此阿寄听了老婆言语，缄口结舌，再不干预其事，也省了好些耻辱。正合着古人两句言语，道是：

闭口深藏舌，安身处处牢。

不则一日，徐哲忽地患了个伤寒症候，七日之间，即便了帐。那时就哭杀了颜氏母子，少不得衣棺盛殓，做些功果追荐。过了两月，徐言与徐召商议道：“我与你各只一子，三兄弟到有两男三女，一分就抵着我们两分。便是三兄弟在时，一般耕种，还算计不就，何况他已死了。我们日夜吃辛吃苦挣来，却养他一窝子吃死饭的。如今还是小事，到得长大起来，你我儿子婚配了，难道不与他婚男嫁女，岂不比你我反多去四分。意欲即今三股分开，撇脱了这条烂死蛇，由他们有得吃，没得吃，可不与你我没干涉了。只是当初老官儿遗嘱，教道莫要分开，今若违了他言语，被人谈论，却怎么处？”那时徐召若是个有人心的，便该劝徐言休了这念才是；谁知他的念头，一发起得久了，听见哥子说出这话，正合其意，乃答道：“老官儿虽有遗嘱，不

^大 梦——古人有“人生如大梦”的说法；这里指人死了。

^莱 莱——指田野、乡间。

^入 话——宋元时代，说书的人在讲正故事之前，先讲一段小故事，以引起正文，叫做“入话”。

过是死人说话了，须不是圣旨，违旨不得的。况且我们的家事，那个外人敢来谈论！”徐言连称有理。即将田产家私，都暗地配搭停当，只拣不好的留与侄儿。徐言又道：“这牛马却怎地分？”徐言沉吟半晌，乃道：“不难。那阿寄夫妻年纪已老，渐渐做不动了，活时到有三个吃死饭的，死了又要赔两口棺木，把他也当作一股，派与三房里，卸了这干系，可不是好。”计议已定，到次日备些酒肴，请过几个亲邻坐下，又请出颜氏，并两个侄儿。那两个孩子，大的才得七岁，唤做福儿，小的五岁，叫做寿儿，随着母亲，直到堂前，连颜氏也不知为甚缘故。只见徐言弟兄立起身来道：“列位高亲在上，有一言相告，昔年先父原没甚所遗，多亏我弟兄，挣得些小产业，只望弟兄相守到老，传至子侄等辈分析。不幸三舍弟近日有此大变，弟妇又是个女道家，不知产业多少。况且人家消长不一，到后边多挣得，分与舍侄便好；万一消乏了，那时只道我们有甚私弊，欺负孤儿寡妇，反伤骨肉情义了。故此我兄弟商量，不如趁此完美之时，分作三股，各自领去营运，省得后来争多竞少，特请列位高亲来作主。”遂向袖中摸出三张分书来，说道：“总是一样配搭，至公无私，只劳列位着个花押。”颜氏听说要分开自做人家，眼中扑簌簌珠泪交流，哭道：“二位伯伯，我是个孤孀妇人，儿女又小，就是没脚蟹一般！如何撑持的门户？昔日公公原分付莫要分开，还是二位伯伯总管在那里，扶持小儿女大了，但凭胡乱分些便罢，决不敢争多竞少。”徐召道：“三娘子，天下无有不散筵席，就合上一千年，少不得有个分开日子。公公乃过世的人了，他的说话，那里作得准。大伯昨日要把牛马分与你；我想侄儿又小，那个去看养，故分阿寄来帮扶。他年纪虽老，筋力还健，赛过一个后生家种作哩。那婆子绩麻纺线，也不是吃死饭的。这孩子再耐他两年，就可下得田了，你不消愁得。”颜氏见他弟兄如此说话，明知已是做就，料道拗他不过，一味啼哭。那些亲邻看了分书，虽晓得分得不公道，都要做好好先生，那个肯做闲冤家，出尖说话；一齐着了花押，劝慰颜氏收了进去，入席饮酒。有诗为证：

分书三纸语从容，人畜均分禀至公。

老仆不如牛马用，拥孤孀妇泣西风。

却说阿寄，那一早差他买东买西，请张请李，也不晓得又做甚事体。恰好在南村去请个亲戚，回来时里边事已停妥。刚至门口，正遇着老婆。那婆子恐他晓得了这事，又去多言多语，扯到半边，分付道：“今日是大官人分拨家私，你休得又去闲管，讨他的怠慢！”阿寄闻言，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当先老主人遗嘱，不要分开，如何见三官人死了，就撇开这孤儿寡妇，教他如何过活？我若不说，再有何人肯说？”转身就走，婆子又扯住道：“清官也断不得家务事，适来许多亲邻，都不开口；你是他手下人，又非甚么高年族长，怎好张主？”阿寄道：“话虽有理，但他们分的公道，便不开口；若有些欺心，就死也说不得，也要讲个明白。”又问道：“可晓得分我在那一房？”婆子道：“这到不晓得。”阿寄走到堂前，见众人吃酒，正在高兴，不好遽然问得，站在旁边。间壁一个邻家抬头看见，便道：“徐老官，你如今分在三房里了。他是孤孀娘子，须是竭力帮助便好。”阿寄随口答道：“我年纪已老，做不动了。”口中便说，心下暗暗道：“原来拨我在三房里，一定他们道我没用了，借手推出的意思。我偏要争口气，挣个事业起来，也不被人耻笑。”遂不问他们分析的事，一径转到颜氏房门口，听得在内啼哭。阿寄立住脚听时，颜氏哭道：“天阿！只道与你一竹竿到底白头相

守，那里说起半路上就抛撇了，遗下许多儿女，无依无靠！还指望倚仗做伯伯的扶养长大，谁知你骨肉未寒，便分拨开来。如今教我没投没奔，怎生过日？”又哭道：“就是分的田产，他们通是亮里，我是暗中，凭他们分派，那里知得好歹。只一件上，已见他们的肠子狠了。那牛儿可以耕田，马儿可雇倩^雇与人，只见两件有利息的拿了去；却推两个老头儿与我，反要费我的衣食。”那老儿听了这话，猛然揭起门帘叫道：“三娘，你道老奴单费你的衣食，不及牛马的力么？”颜氏越地里被他钻进来说这句话，到惊了一跳，收泪问道：“你怎他说？”阿寄道：“那牛马每年耕种雇倩，不过有得数两利息，还要赔个人去喂养跟随。若论老奴，年纪虽老，精力未衰，路还走得，苦也受得。那经商道业，虽不曾做，也都明白。三娘急急收拾些本钱，待老奴出去做些生意，一年几转，其利岂不胜似马牛数倍！就是我的婆子，平昔又勤于纺织，亦可少助薪水之费。那田产莫管好歹，把来放租与人，讨几担谷子，做了桩主，三娘同姑儿们，也做些活计，将就度日，不要动那货本。营运数年，怕不挣起个事业？何消愁闷。”颜氏见他说得有些来历，乃道：“若得你如此出力，可知好哩。但恐你有了年纪，受不得辛苦。”阿寄道：“不瞒三娘说，老便老，健还好，眠得迟，起的早，只怕后生家还赶我不上哩。这到不消虑得。”颜氏道：“你打帐做甚生意？”阿寄道：“大凡经商，本钱多便大做，本钱少便小做。须到外边去，看临期着便，见景生情，只拣有利息的就做，不是在家论得定的。”颜氏道：“说得有理，待我计较起来。”阿寄又讨出分书，将分下的家火，照单逐一点明，搬在一处，然后走至堂前答应。众亲邻直饮至晚方散。

次日，徐言即唤个匠人，把房子两下夹断，教颜氏另自开个门户出入。颜氏一面整顿家中事体，自不必说；一面将簪钗衣饰，悄悄教阿寄去变卖，共凑了十二两银子。颜氏把来交与阿寄道：“这些少东西，乃我尽命之资，一家大小俱在此上。今日交付与你，大利息原不指望，但得细微之利就够了。临事务要斟酌，路途亦宜小心些！切莫有始无终，反被大伯们耻笑。”口中便说，不觉泪随言下。阿寄道：“但请放心，老奴自有见识在此，管情不负所托。”颜氏又问道：“何时起身？”阿寄回道：“今本钱已有了，明早就行。”颜氏道：“可要拣个好日？”阿寄道：“我出去做生意，便是好日了，何必又拣？”即把银子藏在兜肚之中，走到自己房里，向婆子道：“明早要出门去做生意，可将旧衣旧裳，打叠在这一处。”元来阿寄止与主母计议，连老婆也不通他知道，这婆子见蓦地说出那句话，也觉骇然，问道：“你往何处去？做甚生意？”阿寄方把前事说与。那婆子道：“阿呀！这是那里说起！你虽然一把年纪，那生意行中，从不曾着脚，却去弄虚头，说大话，兜揽这帐。孤孀娘子的银两，是苦恼东西，莫要把去弄出个话靶，连累他没得过用，岂不终身抱怨。不如依着我，快快送还三娘，拚得早起晏眠，多吃些苦儿，照旧耕种帮扶，彼此到得安逸。”阿寄道：“婆子家晓得什么？只管胡言乱语！那见得我不会做生意，弄坏了事，要你未风先雨。”遂不听老婆，自去收拾了衣服被窝。却没个被囊，只得打个包儿，又做起一个缠袋，准备些干粮。又到市上买了一顶雨伞，一双麻鞋。打点完备，次早先到徐言、徐召二家说道：“老奴今日要往远处做生意，家中无人照管，虽则各分门户，还要二位官人早晚看顾。”徐言二人听了，不觉暗笑，答道：

^雇 倩——出租。

“这到不消你叮嘱，只要赚了银子回来，送些人事与我们。”阿寄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转到家中，吃了饭食，作别了主母，穿上麻鞋，背着包裹雨伞，又分付老婆，早晚须要小心。临出门，颜氏又再三叮咛，阿寄点头答应，大踏步去了。

且说徐言弟兄，等阿寄转身后，都笑道：“可笑那三娘子好没见识，有银子做生意，却不与你我商量，倒听阿寄这老奴才的说话。我想他生长已来，何曾做惯生意？哄骗孤孀妇人的东西，自去快活。这本钱可不白白送落。”徐召道：“便是当初合家时，却不把出来营运，如今才分得，即教阿寄做客经商。我想三娘子又没甚妆奁，这银两定然是老官儿存日，三兄弟克剥下的，今日方才出豁。总之，三娘子瞒着你我做事，若说他不该如此，反道我们妒忌了。且待阿寄折本回来，那时去笑他。”正是：

云端看厮杀，毕竟孰输赢？

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

再说阿寄离了家中，一路思想：“做甚生理便好？”忽地转着道，“闻得贩漆这项道路，颇有利息，况又在近处，何不去试他一试？”定了主意，一直来至庆云山中。从来采漆之处，原有牙行，阿寄就行家住下。那贩漆的客人，却也甚多了，都是挨次儿打发。阿寄想道：“若慢慢的挨去，可不担搁了日子，又费去盘缠。”心生一计，捉个空扯主人家到一村店中，买三杯请他，说道：“我是个小贩子，本钱短少，守日子不起的。望主人家看乡里分上，怎地设法先打发我去。那一次来，大大再整个东道清你。”也是数合当然，那主人家却正撞着是个贪杯的，吃了他的软口汤，不好回得，一口应承。当晚就往各村户凑足其数，装裹停当，恐怕客人们知得嗔怪，到寄在邻家放下，次日起个五更，打发阿寄上路。那阿寄发利市，就得了便宜，好不欢喜。教脚夫挑出新安江口，又想道：“杭州离此不远，定卖不起价钱。”遂雇船直到苏州。正遇在缺漆之时，见他的货到，犹如宝贝一般，不勾三日，卖个干净。一色都是见银，并无一毫除帐。除去盘缠使用，足足赚对合^对有余。暗暗感谢天地。即忙收拾起身。却又想道：“我今空身回去，须是趁船，这银两在身边，反担干系；何不再贩些别样货去，多少寻些利息也好。”打听得枫桥粳米到得甚多，登时落了几分价钱，乃道：“这贩米生意，量有几两赚钱。”余了六十多担粳米，一径到杭州出脱。那时乃七月中旬，杭州有一个月不下雨。稻苗都干坏了，米价腾涌。阿寄这载米，又值在巧里，每一担长了二钱，又赚十多两银子。自言自语道：“且喜做来生意，颇颇顺溜，想是我三娘福分到了。”却又想道：“既在此间，怎不去问问漆价？若与苏州相去不远，也省些盘缠。”细细访问时，比苏州更反胜，你道为何？元来贩漆的，都道杭州路近价贱，俱往远处去了，杭州到时常短缺。常言道：货无大小，缺者便贵。故此比别处反胜。阿寄得了这个消息，喜之不胜，星夜赶到庆云山。已备下些小人事，送与主人家，依旧又买三杯相请。那主人家得了些小便宜，喜逐颜开，一如前番，悄悄先打发他转身。到杭州也不消三两日，就都卖完了。算本利，果然比起先这一帐又多几两，只是少了那回头货的利息。乃道：“下次还到远处去。”与牙人算清了帐目，收拾起程。想道：“出门好几时了，三娘必然挂念，且回去回覆一声，也教他放心。”又想道：“总是收漆，要等候两日；何不先到山中，将银子教主

^对 合——对本。

人家一面先收，然后回家，岂不两便。”定了主意，到山中把银两付与牙人，自己赶回家去。正是：

先收漆货两番利，初出茅庐第一功。

且说颜氏自阿寄去后，朝夕悬挂，常恐他消折了这些本钱，怀着鬼胎。耳根边又听得徐言弟兄在背后撇唇簸嘴，愈加烦恼。一日正在房中闷坐，忽见两个儿子乱喊进来道：“阿寄回家了。”颜氏闻言，急走出房，阿寄早已在面前。他的老婆也随在背后。阿寄上前，深深唱个大喏。颜氏见了他，反增着一个蹬心拳头^④，胸前突突的乱跳，诚恐说出句扫兴话来。便问道：“你做的是个什么生意？可有些利钱？”那阿寄叉手不离方寸，不慌不忙的说道：“一来感谢天地保佑，二来托赖三娘洪福，做的却是贩漆生意，赚得五六倍利息。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恐怕三娘放心不下，特归来回覆一声。”颜氏听罢，喜从天降，问道：“如今银子在那里？”阿寄道：“留与主人家收漆，不曾带回，我明早就要去的。”那时合家都欢天喜地。阿寄住了一晚，次日清早起身，别了颜氏，又往庆云山去了。

且说徐言弟兄，那晚在邻家吃社酒醉倒，故此阿寄归家，全不晓得。到次日齐走过来，问道：“阿寄做生意归来，趁了多少银子？”颜氏道：“好教二位伯伯知得，他一向贩漆营生，倒觅得五六倍利息。”徐言道：“好造化！怎样赚钱时，不勾几年，便做财主哩。”颜氏道：“伯伯休要笑话，免得饥寒便勾了。”徐召道：“他如今在那里？出去了几多时？怎么也不来见我？这样没礼。”颜氏道：“今早原就去了。”徐召道：“如何去得恁般急速？”徐言又问道：“那银两你可曾见见数么？”颜氏道：“他说俱留在行家买货，没有带回。”徐言呵呵笑道：“我只道本利己在手了，原来还是空口说白话，眼饱肚中饥。耳边到说得热哄哄，还不知本在何处，利在那里，便信以为真。做经纪的人，左手不托右手，岂有自己回家，银子反留在外人。据我看起来，多分这本钱弄折了，把这鬼话哄你。”徐召也道：“三娘子，论起你家做事，不该我们多口，但你终是女眷家，不知外边世务，既有银两，也该与我二人商量，买几亩田地，还是长策。那阿寄晓得做甚生理？却瞒着我们，将银子与他出去瞎撞。我想那银两，不是你的妆奁，也是三兄弟的私蓄，须不是偷来的，怎看得恁般轻易！”二人一吹一唱，说得颜氏心中哑口无言，心下也生疑惑，委决不下。把一天欢喜，又变为万般闷愁。按下此处不题。

再说阿寄这老儿急急赶到庆云山中，那行家已与他收完，点明交付。阿寄此番不在苏杭发卖，径到兴化地方，利息比这两处又好。卖完了货，打听得那边米价一两三担，斗斛又大。想起杭州见今荒歉，前次余客贩的去，尚赚了钱，今在出处贩去，怕不有一两个对合。遂装上一大载米至杭州，准准余了一两二钱一石，斗斛上多来，恰好顶着船钱使用。那时到山中收漆，便是大客人了，主人家好不奉承。一来是颜氏命中合该造化，二来也亏阿寄经营伶俐。凡贩的货物，定获厚利。一连做了几帐，长有二千余金。看看捱着残年，算计道：“我一个孤身老儿，带着许多财物，不是耍处！倘有差跌，前功尽弃。况且年近岁逼，家中必然悬望，不如回去，商议置买些田产，做了根本，将余下的再出来运算。”此时他出路行头，诸色尽备；把银两逐封紧紧包裹，藏在顺袋中；水路用舟，陆路雇马，晏行早歇，十分小心。非止

^④ 心拳头——打击心头的拳头。

一日，已到家中，把行李驮入。婆子见老公回了，便去报知颜氏。那颜氏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惧。所喜者，阿寄回来，所惧者，未知生意长短若何？因向日被徐言弟兄奚落了一场，这般心里比前更是着急。三步并作两步，奔至外厢，望见这堆行李，料道不像个折本的，心下就安了一半。终是忍不住，便问道：“这一向生意如何？银两可曾带回？”阿寄近前见了个礼道：“三娘不要性急，待我慢慢的细说。”把行李尽搬至颜氏房中，把那些银子逐封交与颜氏。颜氏见着许多银两，喜出望外，连忙开箱启笼收藏。阿寄方把往来经营的事说出。颜氏因怕惹是非，徐言当日的话，一句也不说与他知道，但连称：“都亏你老人家气力了，且去歇息则个。”又分付：“倘大伯们来问起，不要与他讲真话。”阿寄道：“老奴理会得。”正话间，外面一声叩门，原来却是徐言弟兄听见阿寄归了，特来打探消耗。阿寄上前作了两个揖。徐言道：“前日闻得你生意十分旺相，今番又趁若干利息？”阿寄道：“老奴托赖二位官人洪福，除了本钱盘费，干净趁得四五十两。”徐召道：“阿呀！前次便说有五六倍利了，怎地又去了许多时，反少起来？”徐言道：“且不要问他趁多趁少，只是银子今日可曾带回？”阿寄道：“已交与三娘了。”二人便不言语，转身出去。

再说阿寄与颜氏商议，要置买田产，悄地央人寻觅。大抵出一个财主，生一个败子。那锦沙村有个晏大户，家私豪富，田产广多，单生一子名为世保，取世守其业的意思。谁知这晏世保，专于嫖赌，把那老头儿活活气死。合村的人道他是个败子，将晏世保三字，顺口改为献世保。那献世保同着一班无籍，朝欢暮乐，弄完了家中财物，渐渐摇动产业。道是零星卖来不勾用，索性卖一千亩，讨价三千余两，又要一注儿交银。那村中富者虽有，一时凑不起许多银子，无人上桩。延至岁底，献世保手中越觉干逼，情愿连一所庄房，只要半价。阿寄偶然闻得这个消息，即寻中人去，讨个经帐^经，恐怕有人先成了去，就约次日成交。献世保听得有了售主，好不欢喜。平日一刻也不着家的，偏这日足迹不敢出门，呆呆的等候中人同往。且说阿寄料道献世保是爱吃东西的，清早便去买下佳肴美酝，唤个厨夫安排。又向颜氏道：“今日这场交易，非同小可。三娘是个女眷家，两位小官人又幼，徐老仆义愤成家老奴又是下人，只好在旁说话，难好与他抗礼：须请间壁大官人弟兄来作眼，方是正理。”颜氏道：“你就过去请一声。”阿寄即到徐言门首，弟兄正在那里说话。阿寄道：“今日三娘买几亩田地，特请二位官人来张主。”二人口中虽然答应，心内又怪颜氏不托他寻觅，好生不乐。徐言说道：“既要买田，如何不托你我，又教阿寄张主。直至成交，方才来说。只是这村中，没有什么零星田卖。”徐召道：“不必猜疑，少顷便见着落了。”二人坐于门首，等至午前光景，只见献世保同着几个中人，两个小厮，拿着拜匣，一路拍手拍脚的笑来，望着间壁门内齐走进去。徐言弟兄看了，倒吃一吓，都道：“咦！好作怪！闻得献世保要卖一千亩田，实价三千余两，不信他家有許多银子？难道献世保又零卖一二十亩？”疑惑不定。随后跟入，相见已罢，分宾而坐。阿寄向前说道：“晏官人，田价昨日已是言定，一依分付，不敢短少。晏官人也莫要节外生枝，又更他说。”献世保乱嚷道：“大丈夫做事，一言已出，驷马难追。若又有他说，便不是人养的

^经 帐——出卖田产时，载明田产经界、类数、及价格等等的说明书叫做“经帐”；犹如后来的“水程”。

了。”阿寄道：“既如此，先立了文契，然后兑银。”那纸墨笔砚，准备得停停当当，拿过来就是。献世保拈起笔，尽情写了一纸绝契，又道：“省得你不放心，先画了花约^花，何如？”阿寄道：“如此更好。”徐言兄弟看那契上，果是一千亩田，一所庄房，实价一千五百两。吓得二人面面相觑，伸出了舌头，半日也缩不上去。都暗想道：“阿寄生意总是趁钱，也趁不得这些！莫不是做强盗打劫的，或是掘着了藏？好生难猜。”中人着完花押，阿寄收进去交与颜氏。他已先借下一副天秤法马，提来放在桌上，与颜氏敢出银子来兑，一色都是粉块细丝。徐言、徐召眼内放出火来，喉间烟也直冒，恨不得推开众人，通抢回去。不一时兑完，摆出酒肴，饮至更深方散。次日，阿寄又向颜氏道：“那庄房甚是宽大，何不搬在那边居住？收下的稻子，也好照管。”颜氏晓得徐言弟兄妒忌，也巴不能远开一步。便依他说话，选了新正初六，迁入新房。阿寄又请个先生，教他两位小官人——大的名徐宽，次的名徐宏。——读书。家中收拾得十分次第。那些村中人见颜氏买了一千亩田，都传说掘了藏，银子不计其数，连坑厕说来都是银的，谁个不来趋奉。再说阿寄将家中整顿停当，依旧又出去经营。这番不专于贩漆，但闻有利息的便做。家中收下米谷，又将来腾那^腾。十年之外，家私巨富。那献世保的田宅，尽归于徐氏。门庭热闹，牛马成群，婢仆雇工人等，也有整百，好不兴头！正是：

富贵本无根，尽从勤里得。

请观懒惰者，面带饥寒色。

那时颜氏三个女儿，都嫁与邻近富户。徐宽徐宏也各娶配。一应婚嫁礼物，尽是阿寄支持，不费颜氏丝毫气力。他又见田产广多，差役烦重，与徐宽弟兄，俱纳个监生，优免若干田役^优。颜氏与阿寄儿子完了姻事；又见那老儿年纪衰迈，留在家中照管，不肯放他出门，又派个马儿与他乘坐。那老儿自经营以来，从不曾私吃一些好饮食，也不曾自私做一件好衣服，寸丝尺帛，必禀命颜氏，方才敢用。且又知礼数，不论族中老幼，见了必然站起。或乘马在途中遇着，便跳下来闪在路傍，让过去了，然后又行。因此远近亲邻，没一人不把他敬重。就是颜氏母子，也如尊长看承。那徐言、徐召，虽也挣起些田产，比着颜氏，尚有天渊之隔，终日眼红颈赤。那老儿揣知二人意思，劝颜氏各助百金之物。又筑起一座新坟，连徐哲父母，一齐安葬。那老儿整整活到八十，患起病来，颜氏要请医人调治，那老儿道：“人年八十，死乃分内之事，何必又费钱钞。”执意不肯服药。颜氏母子，不住在床前看视，一面准备衣衾棺槨。病了数日，势渐危笃，乃请颜氏母子到房中坐下，说道：“老奴牛马力已少尽，死亦无恨。只有一事，越分张主，不要见怪！”颜氏垂泪道：“我母子全亏你气力，方有今日；有甚事体，一凭分付，决不违拗。”那老儿向枕边摸出两纸文书，递与颜氏道：“两位小官人，年纪已长，日后少不得要分析，倘那时嫌多道少，便伤了手足之情。故此老奴久已将一应田房财物等件，均分停当；今日交付与二位小官人，各自去管业。”又叮嘱道：“那奴仆中难得好人，诸事须要自己小心，切不可重托。”颜氏母子，含泪领命。他的老婆儿子，都在床前啼啼哭哭，也嘱咐了

^花 约——正式契约未签订以前的草约。

^腾 那——移动，掉换。这里是说：把家中的谷米卖出的钱再拿去作生意。

^优 免若干田役——明代规定，有了秀才（包括监生）的资格，就可获得免除某些项差役的权利。

几句。忽地又道：“只有大官人二官人，不曾面别，终是欠事，可与我去请来。”颜氏即差个家人去请。徐言徐召说道：“好时不直得帮扶我们，临死却来思想，可不扯淡！不去不去！”那家人无法，只得转身。却着徐宏亲自奔来相请，二人灭不个^灭侄儿面皮，勉强随来。那老儿已说话不出，把眼看了两看，点点头儿，奄然而逝。他的老婆儿媳啼哭，自不必说。只这颜氏母子俱放声号恸，便是家中大小男女，念他平日做人好处，也无不下泪。惟有徐言、徐召反有喜色。可怜那老儿：

辛勤好似蚕成茧，茧老成丝蚕命休。

又似采花蜂酿蜜，甜头到底被人收。

颜氏母子哭了一回，出去支持殓殡之事。徐言、徐召看见棺木坚固，衣衾整齐，扯徐宽弟兄到一边，说道：“他是我家家人，将就些罢了！如何要这般好断送^断？就是当初你家公公与你父亲，也没恁般齐整！”徐宽道：“我家全亏他挣起这些事业，若薄了他，内心上也打不过去。”徐召笑道：“你老大的人，还是个呆子！只是你母子命中合该有此造化，岂真是他本事挣来的哩。还有一件，他做了许多年数，克剥的私房，必然也有好些，怕道没得结果，你却挖出肉里钱来，与他备后事。”徐宏道：“不要冤枉坏人！我看他平日，一厘一毫，都清清白白^白交与母亲，并不见有什么私房。”徐召又说道：“做的私房，藏在那里，难道把与你看不成？若不信时，如今将那房中一检，极少也有整千银子。”徐宽道：“总有也是他挣下的，好道拿他的不成？”徐言道：“虽不拿他的，见个明白也好。”徐宽弟兄被二人说得疑疑惑惑，遂听了他，也不通颜氏知道，一齐走至阿寄房中，把婆子们哄了出去，闭上房门，开箱倒笼，遍处一搜，只有几件旧衣旧裳，那有分文钱钞。徐召道：“一定藏在儿子房里，也去一检。”寻出一包银子，不上二两，包中有个帐儿。徐宽仔细看时，还是他儿子娶妻时，颜氏助他三两银子，用剩下的。徐宏道：“我说他没有什么私房，却定要来看！还不快收拾好了，倘被人撞见，反道我们器量小了。”徐言、徐召自觉乏趣，也不别颜氏，径自去了。徐宽又把这事学向母亲，愈加伤感。令合家挂孝，开丧受吊，多修功果追荐。七^七终之后，即安葬于新坟傍边。祭葬之礼，每事从厚。徐宽弟兄，因念其生前如此忠义勤俭，并念其毫无私蓄，不忍要其老婆儿子伏役，祭葬已毕之后，赠以产业银两，约有千余金之数，令其妻子自己成家。里中将此事联名具呈，恳求旌奖。府县又加勘拟，申报上司，具疏奏闻。朝廷恩赐建坊，旌表其义。后来徐氏子孙繁衍，富甲^甲淳安。阿寄子孙亦颇昌盛。诗云：

年老筋衰并马牛，千金置产出人头。

托孤寄命真无愧，羞杀苍头不义侯^侯。

^灭 不个——碍不过情面；无法打发过去的意思。

^断 送——这里指衣衾棺木等物。

^白 白——原本缺一“白”字，据《今古奇观》补。

^七 ——过去迷信的习俗：人死后七天为一“七”，共七个“七”。每逢“七”这天，就烧纸诵经，据说可以“超度死者”。

^甲 ——作动词用，居第一位的意思。

^侯 头下义侯——苍头，奴仆。东汉初，彭宠自立为燕王。他的苍头子密等趁他睡着，捆在床上，劫取宝物，把他杀了，投降汉光武（刘秀）。刘秀封子密为不义侯。

第三十六卷 蔡瑞虹忍辱报仇

酒可陶情适性，兼能解闷消愁。三杯五盏乐悠悠，痛饮翻能损寿。

谨厚化成凶险，精明变作昏流。禹疏仪狄^馮岂无由？狂药使人多咎。

这首词名为《西江月》，是劝人节饮之语。今日说一位官员，只因贪杯上，受了非常之祸。话说这宣德年间，南直隶淮安府淮安卫，有个指挥姓蔡，名武。家资丰厚，婢仆颇多。平昔别无所好，偏爱的是杯中之物，若一见了酒，连性命也不相顾，人都叫他做“蔡酒鬼”，因这件上，罢官在家。不但蔡指挥会饮，就是夫人田氏，却也一般善饮，二人也不像个夫妻，到像一个酒友。偏生奇怪，蔡指挥夫妻都会饮酒，生得三个儿女，却又滴酒不闻。那大儿蔡韬，次子蔡略，年纪尚小。女儿到有一十五岁，生时因见天上有一条虹霓，五色灿烂，正环在他家屋上，蔡武以为祥瑞，遂取名叫做瑞虹。那女子生得有十二分颜色，善能描龙画凤，刺绣拈花。不独女工伶俐，且有智识才能，家中大小事体，到是他掌管。因见父母日夕沉湎，时常规谏，蔡指挥那里肯依。

话分两头，且说那时有个兵部尚书赵贵，当年未达时，住在淮安卫间壁，家道甚贫，勤苦读书，夜夜直读到鸡鸣方卧。蔡武的父亲老蔡指挥，爱他苦学，时常送柴送米，资助赵贵，后来连科及第，直做到兵部尚书，思念老蔡指挥昔年之情，将蔡武特升了湖广荆襄等处游击将军^游，是一个上好的美缺，特地差人将文凭送与蔡武。蔡武心中欢喜，与夫人商议，打点择日赴任。瑞虹道：“爹爹，依孩儿看起来，此官莫去做罢！”蔡武道：“却是为何？”瑞虹道：“做官的一来图名，二来图利，故此千乡万里远去。如今爹爹在家，日日只是吃酒，并不管一毫别事。倘若到任上也是如此，那个把银子送来，岂不白白里乾折了盘缠辛苦，路上还要担惊受怕。就是没得银子趁，也只算是小事，还有别样要紧事体，担干系哩！”蔡武道：“除了没银子趁罢了，还有甚么干系？”瑞虹道：“爹爹，你一向做官时，不知见过多少了，难道这样事到不晓得？那游击官儿，在武职里便算做美任，在文官上司里，不过是个守令官，不时衙门伺候，东迎西接，都要早起晏眠。我想你平日在家，单管吃酒，自在惯了，倘到那里，依原如此，岂不受上司责罚，这也还不算利害。或是汛地^汛盗贼生发，差拨去捕获；或者别处地方有警，调遣去出征：那时不是马上，定是舟中，身披甲冑；手执戈矛，在生死关系之际：倘若一般终日吃酒，岂不把性命送了？不如在家安闲自在，快活过了日子，却去讨这样烦恼吃！”蔡武道：“常言说得好，酒在心头，事在肚里，难道真个单吃酒不管正事不成？只为家中有你掌管，我落得快活，到了任上，你替我不得时，自然着急，不消你担隔夜忧。况且这样美缺，别人用银子谋干，尚不能勾；如今承赵尚书一片好意，特地差人送上大门，我若不去做。反拂了这段来意。我自有主意在此，你不要阻当。”瑞虹见父亲立意

^馮 疏仪狄——历史传说：仪狄会造酒，夏禹喝了，觉得很甘美，就说：“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”。于是疏远了仪狄（见《战国策》）。

^游 击将军——明代置正副总兵官、参将、游击将军、守备、把总等武官领军镇守各要地。游击将军，是第三级的武官。

^汛（xùn）地——“汛”，“讯”字的假借。“汛地”，本指关卡盘查来往行人的处所；引申为军队驻防的防地。

要去，便道：“爹爹既然要去，把酒来戒了。孩儿方才放心。”蔡武道：“你晓得我是酒寿命的，如何全戒得，只是少吃几杯罢。”遂说下几句口号：

老夫性与命，全靠水边西。
宁可不吃飯，岂可不饮酒。
今听汝忠言，节饮知谨守。
每常十遍饮，今番一加九。
每常饮十升，今番只一斗。
每常一气吞，今番分两口。
每常床上饮，今番地下走。
每常到三更，今番二更后。
再要裁减时，性命不值狗。

且说蔡武次日即教家人蔡勇，在淮关写了一只民座船，将衣饰细软，都打叠带去。粗重家伙，封锁好了，留一房家人看守。其余童仆尽随往任所。又买了许多好酒，带路上去吃。择了吉日，备猪羊祭河，作别亲戚，起身下船。稍公扯起篷，由扬州一路进发。你道稍公是何等样人？那稍公叫做陈小四，也是淮安府人，年纪三十已外，雇着一班水手，共有七人，唤做白满、李鬚子、沈铁髯、秦小圆、胡蛮二、余蛤蚧、凌歪嘴。这班人都是凶恶之徒，专在河路上谋劫客商。不想蔡武今日晦气，下了他的船只。陈小四起初见发下许多行李，眼中已是放出火来，及至家小下船，又一眼瞧见瑞虹美艳，心中愈加消魂。暗暗算计：“且远一步儿下手，省得在近处，容易露人眼目。”不一日，将到黄州，乃道：“此去正好行事了，且与众兄弟们说知。”走到稍上，对众水手道：“舱中一注大财事，不可错过，乘今晚取了罢。”众人笑道：“我们有心多日了，因见阿哥不说起，只道让同乡分上，不要了。”陈小四道：“因一路来，没个好下手处，造化他多活了这几日！”众人道：“他是个武官出身，从人又众，不比其他。须要用心。”陈小四道：“他出名的蔡酒鬼，有什么用？少停，等他吃酒到更深，放开手砍他娘罢了；只饶了这小姐，我要留他做个押舱娘子。”商议停当。少顷，到黄州江口泊住，买了些酒肉，安排起来。众水手吃个醉饱。扬起满帆，舟如箭放。那一日正是十五，刚到黄昏，一轮明月，如同白昼。至一空阔之处，陈小四道：“众兄弟，就此处罢，莫向前了。”霎时间，下篷抛锚，各执器械，先向前舱而来，迎头遇着一个家人，那家人见势头来得凶险，叫声：“老爷不好了！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叫声未绝，顶门上已遭一斧，翻身跌倒。那些家人，一个个都抖衣而颤，那里动弹得。被众强盗刀砍斧切，连排直杀去。且说蔡武自从下船之后，初时几日，酒还少吃，以后觉道无聊，夫妻依先大酌，瑞虹苦谏不止。那一晚与夫人开怀畅饮，酒量已吃到九分，忽听得前舱发喊。瑞虹急叫丫鬟来看，那丫鬟吓得寸步难移，叫道：“老爷，前舱杀人哩。”蔡奶奶惊得魂不附体，刚刚立起身来，众凶徒已赶进舱。蔡武兀自朦胧醉眼，喝道：“我老爹在此，那个敢？”沈铁髯早把蔡武一斧砍倒，众男女一齐跪下，“金银任凭取去，但求饶命。”众人道：“两件都是要的。”陈小四道：“看同乡情上，饶他砍头^砍，与他一个全尸首罢了。”即教快取索子，两个奔向后艄，取出索子，将蔡武夫妻二子，一齐绑起，止空瑞

^砍 头——原本作“砍伤”，与文意不合，据《今古奇观》改。

虹。蔡武哭对瑞虹道：“不听你言，致有今日。”声犹未绝，都撞向江中去了。其余丫鬟等婢，一刀一个，杀个干净。有诗为证：

金印将军酒量高，绿林暴客逞雄豪。

无情波浪兼天涌，疑是胥江起怒涛。

瑞虹见合家都杀，独不害他，料必然来污辱。奔出舱门，望江中便跳。陈小四放下斧头，双手抱住道：“小姐不要惊恐！还你快活。”瑞虹大怒，骂道：“你这班强盗，害了我全家，尚敢污辱我么！快快放我自尽。”陈小四道：“你这花容月貌，教我如何便舍得？”一头说，一头抱入后舱。瑞虹口中千强盗，万强盗，骂不绝口。众人大怒道：“阿哥，那里不寻了一个妻子，便受这贱人之辱！”便要赶进来杀。陈小四拦住道：“众兄弟，看我分上饶他罢！明日与你陪情。”又对瑞虹道：“快些住口，你若再骂时，连我也不能相救。”瑞虹一头哭，心中暗想：“我若死了，一家之仇，那个去报？且含羞忍辱，待报仇之后，死亦未迟。”方才住口，跌足又哭。陈小四安慰一番。众人已把尸首尽抛入江中，把船揩抹干净，扯起满帆，又使到一个沙洲边，将箱笼取出，要把东西分派。陈“小四道：“众兄弟且不要忙，趁今日十五团圆之夜，待我做了亲，众弟兄吃过庆喜的酒，然后自由自在均分，岂不美哉！”众人道：“也说得是。”连忙将蔡武带来的好酒，打开几坛，将那些食物东西，都安排起来，团团坐在舱中，点得灯烛辉煌，取出蔡武许多银酒器，大家痛饮。陈小四又抱出瑞虹坐而劝道：“小姐，我与你郎才女貌，做夫妻也不辱没了你！今夜与我成亲，却图一个白头到老。”瑞虹掩着面只是哭。众人道：“我众兄弟各人敬阿嫂一杯酒。”便筛过一杯，送在面前。陈小四接在手中，拿向瑞虹口边道，“多谢众弟兄之情，你略略沾些儿。”瑞虹那里采他，把手推开。陈小四笑道：“多谢列位美情，待我替娘子饮罢。”拿起来一饮而尽。秦小元道：“哥不要吃单杯，吃个双双到老。”又送过一杯，陈小四又接来吃了。也筛过酒，逐个答还。吃了一会，陈小四被众人劝送，吃到八九分醉了。众人道：“我们畅饮，不要难为新人。哥，先请安置罢。”陈小四道：“既如此，列位再请宽坐，我不陪了。”抱起瑞虹，取了灯火，径入后舱。放下瑞虹，掩上舱门，便来与他解衣。那时瑞虹身不由主，被他解脱干净，抱向床中，任情取乐。可惜千金小姐，落在强徒之手。

暴雨摧残娇蕊，狂风吹损柔芽。

那是一宵恩爱，分明夙世冤家。

不题陈小四。且说众人在舱中吃酒，白满道：“陈四哥此时正在乐境了。”沈铁髯道：“他们乐，我们却有些不乐。”秦小元道：“有甚不乐？”沈铁髯道：“皆是同样做事，他到独占了第一件便宜。明日分东西时，可肯让一些么？”李鬚子道：“你道是乐，我想这一件，正是不乐之处哩。”众人道：“为何不乐？”李鬚子道：“常言说的好，斩草不除根，萌芽依旧发。”杀了他一家，恨不得把我们吞在腹内，方才快活，岂肯安心与陈四哥做夫妻？”倘到人烟凑集之所，叫喊起来，众人性命，可不都送在他的手里。”众人尽道：“说得是，明日与陈四哥说明，一发杀却，岂不干净。”答道：“陈四哥今日得了甜头，怎肯杀他？”白满道：“不要与陈四哥说知，悄悄境行了。”李鬚子道：“若瞒着他杀了，弟兄情上就到不好开交。我有个两得其便的计儿在此：趁陈四哥睡着，打开箱笼，将东西均分，四散去快活。陈四哥已受用了一个妙人，多少留几件与他，后来露出事来，

止他自己受累，与我众人无干。或者不出丑，也是他的造化。恁样又不伤了弟兄情分，又连累我们不着，可不好么？”众人齐称道：“好。”立起身把箱笼打开，将出黄白之资，衣饰器皿，都均分了，只拣用不着的留下几件。各自收拾，打了包裹。把舱门关闭，将船使到一个通官路之所泊住，一齐上岸，四散而去。

筐中黄白皆公器，被底红香偏得意。

蜜房割去别人甜，狂蜂犹抱花心睡。

且说陈小四专意在瑞虹身上，外边众人算计，全然不知。直至次日已牌时分，方才起身来看，不见一人，还只道夜来中酒师着，走至稍上，却又不在于；再到前舱去看，那里有个人的影儿？惊骇道：“他们通往何处去了？”心内疑惑，复走到舱中，看见箱笼俱已打开；逐只检看，并无一物，止一只内存些少东西，并书帐之类：方明白众人分去，敢怒而不敢言。想道：“是了，他们见我留着这小姐，恐后事露，故都悄然去了。”又想到：“我如今独自个又行不得这船，住在此，又非长策，到是进退两难，欲待上涯，便中觅个人儿帮行，到有人烟之处，恐怕这小姐喊叫出来，这性命便休了。势在骑虎，留他不得了，不如斩草除根罢。”提起一柄板斧，抢入后舱。瑞虹还在床上啼哭，虽则泪痕满面，愈觉千娇百媚，那贼徒看了，神荡魂迷，臂垂手软，把杀人肠子，顿时融化。一柄板斧，扑秃的落在地下。又腾身上去，捧着瑞虹淫媾。那贼徒恣意轻薄了一回，说道：“娘子，我晓的你劳碌了，待我去收拾些饮食与你好将息。”跳起身，往稍上打火煮饭。忽地又想起道：“我若迷恋这女子，性命定然断送；欲要杀他，又不忍下手。罢，罢，只算我晦气，弃了这船，向别处过日。倘有采头，再觅一注钱财，原旧挣个船儿，依然快活。那女子留在船中，有命时便遇人救了，也算我一点阴鹭。”却又想到：“不好不好，如不除他，终久是个祸根。只饶他一刀，与他全尸罢。”煮些饭食吃饱，将平日所积囊资，并留下的些小东西，叠成一个大包，放在一边；寻一条索子，打个圈儿，赶入舱来。这时瑞虹恐又来污辱，已是穿起衣服，向着床里垂泪，思算报仇之策，不堤防这贼徒来谋害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这贼徒奔近前，左手托起头儿，右手就将索子套上。瑞虹方待喊叫，被他随手扣紧，尽力一收，瑞虹疼痛难忍，手足乱动，扑的跳了几跳，直挺挺横在床上便不动了。那贼徒料是已死，即放了手，速到外舱，拿起包裹，提着一根短棍，跳上涯，大踏步而去。正是：

虽无并枕欢娱，落得一身干净。

原来瑞虹命不该绝，喜得那贼打的是个单结，虽然被这一收时，气绝昏迷；才放下手，结就松开；不比那吊死的越坠越紧。咽喉间有了一线之隙，这点气口复透出，便不致于死。渐渐苏醒，只是遍体酥软，动弹不得，倒像被按摩的捏了个醉杨妃光景^醉。喘了一回，觉的颈下难过，勉强挣起手扯开，心内苦楚，暗哭道：“阿爹当时若听了我的言语，那有今日？只不知与这伙贼徒，前世有甚冤业，合家遭此惨祸。”又哭道：“我指望忍辱偷生，还图个报仇雪耻，不道这贼原放我不过，我死也罢了，但是冤沉海底，安能瞑目。”转思转哭，愈想愈哀，正哭之间，忽然稍上，扑的响亮一声，撞得这船幌上几幌，睡的床铺，险些攧翻。瑞虹被这一惊，哭也倒止住了。侧耳听时，但闻隔船人声喧闹，打号撑篙，这本船不见一些声息。疑惑道：

^醉 杨妃光景——像唐代杨贵妃醉酒后浑身瘫软的样子。

“这班强盗为何被人撞了船，却不开口？莫非那船也是同伙？”又想到：“或者是捕盗船儿，不敢与他争论。”便欲喊叫，又恐不能了事。方在惶惑之际，船仓中忽然有人大惊小怪，又齐拥入后舱。瑞虹还道是这班强盗，暗道：“此番性命休矣！”只听众人说道：“不知是何处官府，打劫的如此干净？人样也不留一个！”瑞虹听了这句话，已知不是强盗了，挣扎起身，高叫：“救命！”众人赶向前看时，见是个美貌女子，扶持下床，问他被劫情由。瑞虹未曾开言，两眼泪珠先下。乃将父亲官爵籍贯，并被难始末，一一细说，又道：“列位大哥，可怜我受屈无伸，乞引到官司告理，擒获强徒正法，也是一点阴鹭。”众人道：“原来是位小姐，可恼受着苦了！但我们都做主不得，须请老爹来与你计较。”内中一个便跑去相请。不多时，一人跨进舱中。众人齐道：“老爹来也！”瑞虹举目看那人面貌魁梧，服饰齐整，见众人称他老爹，料必是个有身家的，哭拜在地。那人慌忙扶住道：“小姐何消行此大礼？有话请起来说。”瑞虹又将前事细说一遗。又道：“求老爹慨发慈悲，救护我难中之人，生死不忘大德！”那人道：“不必烦恼。我想这班强盗，去路还未远，即今便同你到官司告理，差人四处追寻，自然逃走不脱。”瑞虹含泪而谢。那人分付手下道：“事不宜迟，快扶蔡小姐过船去罢。”众人便来搀扶。瑞虹寻了鞋儿穿起，走出舱门观看，乃是一只双开篷顶号货船。过得般来，请入舱中安息。众水手将贼船上家火东西，尽力搬个干净，方才起篷开船。

你道那人是谁？原来姓卞名福，汉阳府人氏，专在江湖经商，挣起一个老大家业，打造这只大船。众水手俱是家人。这番在下路脱了粮食，装回头货回家，正趁着顺风行走，忽地被一阵大风，直打向到岸边去。稍公把舵务命推挥，全然不应，径向贼船上当稍一撞。见是座船^⑤，恐怕拿住费嘴，好生着急。合船人手忙脚乱，要撑开去，不道又阁在浅处：牵扯不动，故此打号用力，因见座船上没个人影，卞福以为怪异，教众水手过来看。已后闻报，止有一个美女子，如此如此，要求搭救。卞福即怀不良之念，用一片假情，哄得过船，便是买卖了。那里是真心肯替他伸冤理枉。那瑞虹起初因受了这场惨毒，正无门申诉，所以一见了卞福，犹如见了亲人一般，求他救济，又见说出那班言语，便情以为真，更不疑惑。到得过船心定，想起道：“此来差矣！我与这客人，非亲非故，如何指望他出力，跟着同走？虽承他一力当担。又未知是真是假。倘有别样歹念，怎生是好？”正在疑虑，只见卞福，自去安排着佳肴美饌，承奉瑞虹，说道：“小娘子一定饿了，且吃些酒食则个。”瑞虹想着父母，那里下得咽喉。卞福坐在旁边，甜言蜜语，劝了一口，乃开言道：“小子有一句说话，不知小姐可肯听否？”瑞虹道：“老客有甚见谕？”卞福道：“适来小子一时义愤，许小姐同到官司告理，却不曾算到自己这船货物。我想那衙门之事，原是论不定日子的。倘或牵缠半年六月，事体还不能完妥，货物又不能脱去，岂不两下担阁。不如小姐且随我回去，脱了货物，然后另换一个小船，与你一齐下来理论这事，就盘桓几年，也不妨碍。更有一件，你我是个孤男寡女，往来行走，必惹外人谈议，总然彼此清白，谁人肯信？可不是无丝有线？况且小姐举目无亲，身无所依；小子虽然是个商贾，家中颇颇得过，若不弃嫌，就此结为夫妇。那时报仇之事，水里水去，火里火去，包在我身上，一个个缉获来，与你出气，

^⑤ 船——官船，官员所坐的船。

但未知尊意若何？”瑞虹听了这片言语，暗自心伤，簌簌的泪下，想道，“我这般命苦！又遇着不良之人。只是落在套中，料难摆脱。”乃叹口气道：“父母冤仇事大，辱身事小。况此身已被贼人玷污，总如今就死也算不得贞节了。且到报仇之后，寻个自尽，以洗污名可也。”踌躇已定，含泪答道，“官人果然真心肯替奴家报仇雪耻，情愿相从。只要发个誓愿，方才相信。”卞福得了这句言语，喜不自胜，连忙跪下设誓道：“卞福若不与小姐报仇雪耻，翻江而死。”道罢起来，分付水手：“就前途村镇停泊，买办鱼肉果品之类，合船吃杯喜酒。”到晚成就好事。

不则一日，已至汉阳。谁想卞福老婆，是个拈酸的领袖，吃醋的班头。卞福平昔极惧怕的。不敢引瑞虹到家，另寻所在安下。叮嘱手下人，不许泄漏，内中又有个请风光搏笑脸的^请，早去报知。那婆娘怒气冲天，要与老公厮闹。却又算计，没有许多闲工夫淘气。倒一字不提，暗地教人寻下掠贩的^掠，定了日期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人。到了是日，那婆娘把卞福灌的烂醉，反锁在房。一乘轿子，抬至瑞虹住处。掠贩的已先在彼等候，随那婆娘进去，教人报知瑞虹说：“大娘来了。”瑞虹无奈，只得出来相迎。掠贩的在旁，细细观看，见有十二分颜色、好生欢喜。那婆娘满脸堆笑，对瑞虹道：“好笑官人，作事颠倒，既娶你来家，如何又撒在此，成何体面。外人知得，只道我有甚缘故。适来把他埋怨一场，特地自来接你回去，有甚衣饰快些收拾。”瑞虹不见卞福，心内疑惑，推辞不去。那婆娘道：“既不愿同住，且去闲玩几日，也见得我亲来相接之情。”瑞虹见这句话说得有理，便不好推托，进房整饰。那婆娘一等他转了身，便与掠贩的议定身价，教家人在外兑了银两，唤乘轿子，哄瑞虹坐下，轿夫抬起，飞也似走，直至江边一个无人所在，掠贩的引至船边歇下。瑞虹情知中了好计，放声号哭，要跳向江中。怎当掠贩的两边扶夹，不容转动。遂推入舱中，打发了中人、轿夫，急忙解缆开船，扬着满帆而去。且说那婆娘卖了瑞虹，将屋中什物收拾回去，把门锁上，回到家中，卞福还正酣睡。那婆娘三四个把掌打醒，数说一回，打骂一回，整整闹了数日，卞福脚影不敢出门。一日捉空蜚到瑞虹住处，看见锁了门户，吃了一惊。询问家人，方知被老婆卖去久矣。只气得发昏章第十一。那卞福只因不曾与瑞虹报仇，后来果然翻江而死，应了向日之誓。那婆娘原是个不成才的烂货，自丈夫死后，越发恣意把家业倾完，又被奸夫拐去，卖与烟花门户。可见天道好还，丝毫不爽。有诗为证：

忍耻偷生为父仇，谁知好计觅风流。

劝人莫设虚言誓，湛湛青天在上头。

再说瑞虹被掠贩的纳在船中，一味悲号。掠贩的劝慰道，“不必啼泣，还你此去丰衣足食，自在快活！强如在卞家受那大老婆的气。”瑞虹也不理他，心内暗想道：“欲待自尽，怎奈大仇未报；将为不死，便成淫荡之人。”踌躇千万百遍，终是报仇心切，只得宁耐^宁，看个居止下落，再作区处。行不多路，已天晚泊船。掠贩的逼他同睡，瑞虹不从，和衣缩在一边。掠贩的便来搂抱，瑞虹乱喊杀人。掠贩的恐被邻船听得，弄出事来，放手不迭，再不敢去缠他。径载到武昌府，转卖与乐户王家。那乐户家里先有三四

^请 风光博笑脸的——拍马屁，讨好卖乖的人。

^掠 贩的——用抢骗等方式贩卖人口的人。

^宁 耐——安心忍耐。

个粉头，一个个打扮的乔乔画画，傅粉涂脂，倚门卖俏。瑞虹到了其家，看见这般做作，转加苦楚。又想道：“我今落在烟花地面，报仇之事，已是绝望，还有何颜在世！”遂立意要寻死路，不肯接客。偏又作怪，但是瑞虹走这条门路，就有人解救，不致伤身。乐户与鸨子商议道：“他既不肯接客，留之何益！倘若三不知，做出把戏，倒是老大利害。不如转货与人，另寻一个罢。”常言道：享有凑巧，物有偶然，恰好有一绍兴人，姓胡名悦，因武昌太守是他亲戚，特来打抽丰的，倒也作成寻觅了一大注钱财。那人原是贪花恋酒之徒，住的寓所，近着妓家，闲时便去串走，也曾见过瑞虹是个绝色丽人，心内着迷，几遍要来入马。因是瑞虹寻死觅活，不能到手。今番听得乐户有出脱的消息，情愿重价讨他。胡悦央人说合，对媒人说道：“你上心说成，除谢媒之外，另奉银一两，与你买茶吃。”万嘱千托，媒人应去了。胡悦眼巴巴望他回话，真如热盘上蚂蚁。媒人想他丰重谢仪去说，不想果是天就良缘，一说就成。

胡悦娶瑞虹到了寓所，当晚整备着酒肴，与瑞虹叙情。那瑞虹只是啼哭，不容亲近。胡悦再三劝慰不止，到没了主意，说道：“小娘子，你在娼家，或者道是贱事，不肯接客；今日与我成了夫妇，万分好了，还有甚苦情，只管悲泣！你且说来，若有疑难事体，我可以替你分忧解闷。倘事情重大，这府中太爷，是我舍亲，就转托他与你料理，何必自苦如此。”瑞虹见他说话有些来历，方将前事，一一告诉。又道：“官人若能与奴家寻觅仇人，报冤雪耻，莫说得为夫妇，便做奴婢，亦自甘心。”说罢又哭。胡悦闻言答道：“原来你是好人家的子女，遭此大难，可怜可怜！但此事非一时可毕，待我先教舍亲出个广捕到处挨缉；一面同你到淮安告官，拿众盗家属追比，自然有个下落。”瑞虹拜倒在地道：“若得官人如此用心，生生世世，衔结报效。”胡悦扶起道：“既为夫妇，事同一体，何必出此言！”遂携手入寝。那知胡悦也是一片假情，哄骗过了几日，只说已托太守出广捕缉获去了。瑞虹信以为实。千恩万谢，又住了数日，雇下船只，打叠起身，正遇着顺风顺水，那消十日，早至镇江；另雇小船回家。把瑞虹的事，阁过一边，毫不题起。瑞虹大失所望，但到此地间，无可奈何，遂吃了长斋，日夜暗祷天地，要来报仇。在路非止一日，已到家。胡悦老婆见娶个美人回来，好生妒忌，时常厮闹。瑞虹总不与他争论，也不要胡悦同房，这婆娘方才少解。

原来绍兴地方，惯做一项生意：凡有钱能干的，便到京中买个三考吏名色，钻谋好地方去做个佐贰官^三出来，俗名唤做“飞过海”。——怎么叫个“飞过海”？大凡吏员考满，依次选去，不知等上几年；若用了钱，空选在别人前面，指日便得做官，这谓之“飞过海”。还有独自无力，四五个合做伙什，一人出名做官，其余坐地分账。到了任上，先备厚礼，结好堂官，叨揽事管，些小事体，经他衙里，少不得要诈一两五钱。到后觉道声息不好，立脚不住，就悄地桃之夭夭。十个里边，难得一两个来去明白，完名全节。所以天下衙官，大半都出绍兴。那胡悦在家住了年余，也思量到京干这桩事体。更兼有个相知：见在当道，写书相约，有扶持他的意思，一发喜之不

^三 考吏、佐贰官——三考吏，明代规定：吏员三年一考绩，分上中下三等，叫做“初考”；六年“再考”；九年“通考”。三考满再经过吏部考试，合格的就可授官。佐贰官，例如县丞、主簿之类的辅佐知县的官。

胜。即便处置了银两，打点起程。单虑妻妾在家不睦；与瑞虹计议，要带他同往京中，谋选彼处地方，访觅强盗踪迹。瑞虹已被哄过一次，虽然不信，也还希冀出外行走，或者有个真心觅盗，只得应允。胡悦大老婆恁地与老公相打相骂，胡悦全不作准。择了吉日，雇下船只，同瑞虹径自起程。一路无话，直至京师寻寓所，安顿了瑞虹。次日整备礼物，去拜那相知官员。谁想这官人一月前暴病身亡，合家慌乱，打点扶柩归乡。胡悦没了这个倚靠，身子就酥了半边。思想银子带得甚少，相知又死，这官职怎能弄到手？欲待原复归去，又恐被人笑耻，事在两难，狐疑未决。寻访同乡一个相识商议。这人也是走那道儿的，正少了银两，不得完成，遂设计哄骗胡悦，包揽替他图个小就。设或短少，寻人借债。胡悦合该晦气，被他花言巧语，说得热闹，将所带银两一包儿递与。那人把来完成了自己官职，悄地一溜烟径赴任去了。胡悦只剩得一双空手，日逐时需，渐渐欠缺。寄书回家取索盘缠，老婆正恼着他，那肯应付分文。自此流落京师，逐日东走西撞，与一班京花子合了伙计，骗人财物。一日商议要大大寻一注东西，但没甚为由，却想到瑞虹身上，要把来认作妹子，做个美人局。算计停当，胡悦又恐瑞虹不肯，生出一段说话哄他道：“我向日指望到此，选得个官职，与你去遍访仇人；不道时运乖蹇，相知已死，又被那天杀的，盗去银两；沦落在此，进退两难。欲待回去，又无处设法盘缠。昨日与朋友们议得个计策，到也尽通。”瑞虹道：“是甚计策？”胡悦道：“只说你是我的妹子，要与人为妾；倘有人来相看，你便见他一面。等哄得银两到手，连夜悄然起身，他们那里来寻觅。顺路先到淮安，送你到家，访问强徒，也了我心上一件事情。”瑞虹初时本不欲得。次后听说顺路送归家，却方才许允。胡悦讨了瑞虹一个肯字，欢喜无限，教众光棍四处去寻主顾。正是：

安排地网天罗计，专待落坑堕堑人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浙江、温州府有一秀士，姓朱名源，年纪四旬以外，尚无子嗣。娘子几遍劝他取个偏房朱。源道：“我功名淹蹇^①，无意于此。”其年秋榜高登，到京会试。谁想福分未齐，春闱不第，羞归故里；与几个同年相约，就在京中读书，以待下科。那同年中晓得朱源还没有儿子，也苦劝他娶妾。朱源听了众人说话，教人寻觅。刚有了这句口风，那些媒人互相传说，几日内便寻下若干头脑，请朱源逐一相看择拣，没有个中得意。那众光棍缉着那个消息，即来上桩，夸称得瑞虹姿色绝世无双，古今罕有。哄动朱源期下日子，亲去相看。此时瑞虹身上衣服，已不十分整齐；胡悦教众光棍借来妆饰停当。众光棍引了朱源到来，胡悦向前迎接，礼毕就坐，献过一杯茶，方请出瑞虹站在遮堂门边。朱源走上一步，瑞虹侧着身子，道个万福。朱源即忙还礼。用目仔细一觑，端的娇艳非常，暗暗喝采道：“真好个美貌女子！”瑞虹也见朱源人材出众，举止闲雅，暗道：“这官人到好个仪表，果是个斯文人物。但不知甚么晦气，投在网中。”心下存了个懊悔之念。略站片时，转身进去。众光棍从旁衬道：“相公，何如？可是我们不说谎么？”朱源点头微笑道：“果然不谬。可到小寓议定财礼，择吉行聘便了。”道罢起身，众人接脚随去，议了一百两财礼。朱源也闻得京师骗局甚多，恐怕也落了套儿，讲过早上行礼，到晚即要过门。众光棍又去与胡悦商

^① 名淹蹇(y n j i n)——功名，指中科第，作官。淹，迟缓。蹇，困迫。就是说：没有考上科举，没作官，很不得意。

议。胡悦沉吟半晌，生出一个计，恐瑞虹不肯。教众人坐下，先来与他计较道：“适来这举人已肯上桩，只是当日便要过门，难做手脚。如今只得将计就计，依着他送你过去，少不得备下酒肴，你慢慢的饮至五更时分，我同众人便打入来，叫破地方，只说强占有夫妇女，就引你同来，声言要往各衙门呈告。想他是个举人，怕干碍前程，自然反过来求伏。那时和你从容回去，岂不美哉！”瑞虹闻言，揪然不乐，答道：“我前生不知作下甚业？以至今世遭如此大难！如何又作恁般没天理的事害人？这个断然不去。”胡悦道：“娘子，我原不欲如此，但出于无奈，方走这条苦肉计。千万不要推托！”瑞虹执意不从。胡悦就双膝跪下道：“娘子，没奈何将就做这一遭，下次再不敢相烦了。”瑞虹被逼不过，只得应允。胡悦急急跑向外边，对众人说知就里。众人齐称妙计，回覆朱源，选起吉日，将银两兑足，送与胡悦收了。众光棍就要把银两分用，胡悦道：“且慢着，等待事妥，分也未迟。”到了晚间，朱源叫家人雇乘轿子，去迎瑞虹，一面分付安排下酒馔等候。不一时，已是娶到。两下见过了礼，邀入房中，叫家人管待媒人酒饭，自不必说。

单讲朱源同瑞虹到了房中，瑞虹看时，室中灯烛炜煌，设下酒席。朱源在灯下细观其貌，比前更加美丽，欣欣自得，道声：“娘子请坐。”瑞虹羞涩不敢答应，侧身坐下。朱源叫小厮斟过一杯酒，恭恭敬敬递至面前放下，说道：“小娘子，请酒。”瑞虹也不敢开言，也不回敬。朱源知道他是怕羞，微微而笑。自己斟上一杯，对席^对相陪。又道：“小娘子，我与你已为夫妇，有甚怕羞！多少饮一盏儿。小生候乾。”瑞虹只是低头不饮。朱源想道：“他是女儿家，一定见小厮们在此，所以怕羞。”即打发出外，掩上门儿，走至身边道，“想是酒寒了，可换些热的饮一杯，不要拂了我的敬意。”遂自斟一杯，递与瑞虹。瑞虹看了这个局面，转觉羞惭，孳然伤感。想起幼时父母何等珍惜，今日流落至此，身子已被玷污，大仇又不能报，又强逼做这般丑态骗人，可不辱没祖宗。柔肠一转，泪珠簌簌乱下。朱源看见流泪，低低道：“小娘子，你我千里相逢，无缘会合，有甚不足，这般愁闷？莫不宅上有甚不堪之事，小娘子记挂么？”连叩数次，并不答应。觉得其容转戚。朱源又道：“细观小娘子之意，必有不得已事，何不说与我知，尚可效力，决不推故。”瑞虹又不则声。朱源到没个理会，只得自斟自饮。吃勾半酣，听谯楼已打二鼓了。朱源道：“夜深了，请歇息罢。”瑞虹也全然不采。朱源又不好催逼，到走去书桌上，取过一本书儿观看，陪他同坐。瑞虹见朱源殷勤相慰，不去理他，并无一毫愠怒之色，转过一念道：“看这举人到是个盛德君子，我当初若遇得此等人，冤仇申雪久矣。”又想到：“我看胡悦这人，一味花言巧语，若专靠在他身上，此仇安能得报？他今明明受过这举人之聘，送我到此；何不将计就计，就跟着他，这冤仇或者到有报雪之期。”左思右想，疑惑不定。朱源又道：“小娘子请睡罢。”瑞虹故意又不答应。朱源依然将书观看。看看三鼓将绝，瑞虹主意已定。朱源又催他去睡，瑞虹才道：“我如今方才是你家的人了。”朱源笑道：“难道起初还是别家的人么？”瑞虹道：“相公那知就里。我本是胡悦之妾，只因流落京师，与一班光棍生出这计，哄你银子。少顷便打入来，抢我回去，告你强占良人妻女。你怕干碍前程，还要买静求安。”朱源闻言大惊道：“有恁般

^对 席——原本作“逼他”，与文意不合；据《今古奇观》改。

异事！若非小娘子说出，险些落在套中。但你既是胡悦之妾，如何又泄漏与我？”瑞虹哭道：“妾有大仇未报，观君盛德长者，必能为妾伸雪，故愿以此身相托。”朱源道：“小娘子有何冤抑，可细细说来，定当竭力为你图之。”瑞虹乃将前后事泣诉，连朱源亦自惨然下泪。正说之间，已打四更。瑞虹道：“那一班光棍，不久便到；相公若不早避，必受其累。”朱源道：“不要着忙。有同年寓所，离此不远，他房屋尽自深邃，且到那边暂避过一夜，明日另寻所在，远远搬去，有何患哉！”当下开门，悄地唤家人点起灯火，径到同年寓所，敲开门户。那同年见半夜而来，又带着个丽人，只道是来历不明的，甚以为怪。朱源一一道出。那同年即移到外边去睡，让朱源住于内厢。一面叫家人们相帮，把行李等件，尽皆搬来，止存两间空房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众光棍一等瑞虹上轿，便逼胡悦将出银两分开。买些酒肉，吃到五更天气，一齐赶至朱源寓所，发声喊打将入去。只见两间空屋，那有一个人影。胡悦到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他如何晓得？预先走了！”对众光棍道：“一定是你们倒勾结来捉弄我的，快快把银两还了便罢。”众光棍大怒，也翻转脸皮，说道：“你把妻子卖了，又要来打抢，反说我们有甚勾当，须与你干休不得！”将胡悦攒盘打勾臭死。恰好五城兵马^五经过，结扭到官，审出骗局实情，一概三十，银两追出入官。胡悦短递回籍。有诗为证：

牢笼巧设美人局，美人原不是心腹。

赔了夫人又打臀，手中依旧光陆秃。

且说朱源自娶了瑞虹，彼此相敬相爱，如鱼似水。半年之后，即怀六甲。到得十月满足，生下一个孩子，朱源好不喜欢，写书报知妻子。光阴迅速，那孩子早又周岁。其年又值会试，瑞虹日夜向天祷告，愿得丈夫黄榜题名，早报蔡门之仇。场后开榜，朱源果中了六十九名进士，殿试三甲，该选知县。恰好武昌县缺了县官，朱源就讨了这个缺，对瑞虹道：“此去仇人不远，只怕他先死了，便出不得你的气，若还在时，一个个拿来沥血祭献你的父母，不怕他走上天去。”瑞虹道：“若得相公如此用心，奴家死亦瞑目。”朱源一面差人回家，接取家小在扬州伺候，一同赴任。一面候吏部领凭^凭。不一日领了凭限来，辞朝出京。原来大凡吴、楚之地作官的，都在临清张家湾雇船，从水路而行，或径赴任所，或从家乡而转，但从其便。那一路都是下水，又快又稳；况带着家小，若没有勘合脚力^勘，陆路一发不便了。每常有下路粮船，运粮到京，交纳过后，那空船回去，就揽这行生意，假充座船，请得个官员坐舱，那船头便去包揽他人货物，图个免税之利，这也是个旧规，却说朱源同了小奶奶到临清雇船，看了几个舱口，都不称怀，只有一只整齐，中了朱源之意。船头递了姓名手本，磕头相见。管家搬行李安顿舱内，请老爷奶奶下船。烧了神福，船头指挥众人开船。瑞虹在舱中，听得船头说话，是淮安声音，与贼头陈小四一般无二。问丈夫什么名字，朱源查

^五 城兵马——明代，在北京设中、东、西、南、北五城兵马指挥司，有指挥，副指挥、吏口等官，管理巡捕盗贼，疏理街道沟渠，及囚犯火禁等事。

^凭 ——凭照；指委派令一类的证件。

^勘 合、脚力——“勘合”，古时调遣军队，用竹木作符契，上盖印信，剖为两半；一半交奉令去调遣的人，一半文被调遣的主将。军队到时，将两半相合，勘验真伪，这种符契叫做“勘合”。明代，公差来往，照例要拿勘合，以凭查验。“脚力”，指伏马。

那手本写着：船头吴金禀叩。姓名都不相同。瑞虹走到船舱边，听他声口越听越像，心中暗想，这声音明明是陈小四，为何手本上写着吴金。朱源扯瑞虹背后私认他面貌，又与陈小四无异；只是姓名不同，好生奇怪。欲待盘问，又没个因由。偶然这一日，朱源的座师船到，过船去拜访，那船头的婆娘进舱来拜见奶奶，送茶毕，瑞虹看那妇人：

虽无十分颜色，也有一段风流。

瑞虹有心问那妇人道：“你几岁了？”那妇人答道：“二十九岁了。”又问：“那里人氏？”答道：“池阳人氏。”瑞虹道：“你丈夫不象个池阳人。”那妇人道：“这是小妇人的后夫。”瑞虹道：“你几岁死过丈夫的？”那妇人道：“小妇人夫妇为运粮到此，拙夫一病身亡。如今这拙夫是武昌人氏，原在船上做帮手，丧事中亏他一力相助，小妇人孤身无倚，只得就了他，顶着前夫名字，完这场差使。”瑞虹问在肚里，暗暗点头。将香帕赏他，那妇人千恩万谢的去了。瑞虹等朱源上船，将这话述与他听了。眼见吴金即是陈小四，正是贼头。朱源道：“路途不可造次，且耐着他到地方上施行，还要在他身上追究余党。”瑞虹道：“相公所见极是明理；只是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睁，这几日何如好过！”恨不得借滕王阁的顺风^𠄎，一阵吹到武昌。

饮恨亲冤已数年，枕戈思报叹无缘。

同舟敌国今相遇，又隔江山路几千。

却说朱源舟至扬州，那接取大夫人的还未曾到，只得停泊码头等候。瑞虹心上一发气闷。等到第三日，忽听得岸上鼎沸起来。朱源叫人问时，却是船头与岸上两个汉子扭做一团厮打。只听得口口声声说道：“你干得好事！”朱源见小奶奶气闷，正没奈何。今番且借这个机会，敲那贼头几个板子，权发利市。当下喝教水手：“与我都拿过来。”原来这班水手，与船头面和意不和，也有个缘故。——当初陈小四缢死了瑞虹，弃船而逃，没处投奔，流落到池阳地面，偶值吴金这只粮船起运，少个帮手，陈小四就上了他的船。见吴金老婆像个爱吃枣儿汤^𠄎的，岂不正中下怀，一路行奸卖俏搭识上了。两个如胶似漆，反多那老公碍眼，船过黄河，吴金害了个寒症，陈小四假意殷勤，赎药调理。那药不按君臣，一服见效^𠄎，吴金死了。妇人身边取出私财，把与陈小四，只说借他的东西，断送老公。过了一两个七，又推说欠债无偿，就将身子白白的嫁了他。虽然备些酒食，暖住了众人，却也中心不伏。为此缘由，所以面和意不和。——听得舱里叫一声：“都拿过来。”蜂拥的上岸，把两个人一齐扣下船来，跪于将军柱边。朱源问道：“为何厮打？”船头禀道：“这两个人原是小人合本撑船伙计，因盗了资本，背地逃走，两三年不见面。今日天遣相逢，小人与他取讨，他倒图赖小人，两个来打一个。望老爷与小人做主。”朱源道：“你二人怎么说？”那两个汉子道：“小人并没此事，都是一派胡言。”朱源道：“难道一些影儿也没有，平地就厮打起来？”那两个汉子道：“有个缘故。当初小的们，虽然与他合本撑船，只为他迷恋了个妇女，小的们恐误了生意，把自己本钱收

^𠄎 滕王阁的顺风——这是关于唐代文学家王勃的传说故事；详见本书第四十卷《马当神凤送滕王阁》。

^𠄎 吃枣儿汤——比喻爱勾勾搭搭，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。

^𠄎 药不按君臣，一服见效——中医治病所开药方，是按照“君臣佐使”的原则来配置主药和输药的份量。如下按一定比例配方，就会把病治坏或治死。“一服见效”，是反话，就是治死了。

起，各自营运，并不曾欠他分文。”朱源道：“你两个叫什么名字？”那两个汉子不曾开口，倒是陈小四先说道：“一个叫沈铁鬣，一个叫秦小圆。”朱源却待再问，只见背后有人扯拽，回头看时，却是丫鬟，悄悄传言，说道：“小奶奶请老爷说话。”朱源走进后舱，见瑞虹双行流泪，扯住丈夫衣袖，低声说道：“那两个汉子的名字，正是那贼头一伙，同谋打劫的人，不可放他走了。”朱源道：“原来如此。事到如今，等不得到武昌了。”慌忙写了名帖，分付打轿，喝叫地方，等三人一串儿缚了，自去拜扬州太守，告诉其事。太守问了备细，且教把三个贼徒收监，次日面审。朱源回到船中，众水手已知陈小四是个强盗，也把谋害吴金的情节，细细禀知。朱源又把这些缘繇，备写一封书帖，送与太守，并求究问余党。太守看了，忙出飞签，差人拘那妇人，一并听审。扬州城里传遍了这件新闻，又是盗案，又是奸淫事情，有妇人在内，那一个不来观看。临审之时，府前好不热闹。正是：

好事不出门，恶事传千里。

却说太守坐堂，吊出三个贼徒，那妇人也提到了，跪于阶下。陈小四见那婆娘也到，好生惊怪，道：“这厮打小事，如何连累家属？”只见太守却不叫吴金名字，竟叫陈小四。吃了这一惊非小，凡事逃那实不过，叫一声不应，再叫一声不得不答应了。太守相公冷笑一声道：“你可记得三年前蔡指挥的事么？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今日有何理说！”三个人面面相觑，却似鱼胶粘口，一字难开。太守又问：“那时同谋还有李鬣子、白满、胡蛮二、凌歪嘴、余蛤蚧，如今在那里？”陈小四道：“小的幼习水手趁食、不合误投歹船。至于谋劫之夜，小的睡熟，实不知情。及至醒时，众盗分账各窜，只得奔投远方，偶遇吴金船上缺人，招留在船。后因吴金病死，他妻子赘我、顶名运船度日。”话未辨完，太守道：“谁许闲话！只问你那几个贼徒，今在何处？”秦小圆说：“当初分了金帛，四散去了。闻得李鬣子、白满随着山西客人，贩买绒货；胡蛮二、凌歪嘴、余蛤蚧三人，逃在黄州撑船过活。小的们也不曾相会。”太守相公又叫妇人上前问道：“你与陈小四奸密，毒杀亲夫，遂为夫妇，这也是没得说了。”妇人方欲抵赖，只见阶下一班水手都上前禀话，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说得那妇人顿口无言。太守相公大怒，喝教选上号毛板，不论男妇，每人且打四十，打得皮开肉绽，鲜血迸流，当下录了口词，三个强盗通问斩罪，那妇人问了凌迟。齐上刑具，发下死囚牢里。一面出广捕，挨获白满、李鬣子等。太守问了这件公事，亲到船上答拜朱源，就送审词他看。朱源感谢不尽。瑞虹闻说，也把愁颜放下七分。

又过几日，大奶奶已是接到。瑞虹相见，一妻一妾，甚是和睦。大奶奶又见儿子生得清秀，愈加欢喜。不一日，朱源于武昌上任，管事三日，便差的当捕役缉访贼党胡蛮等。果然胡蛮二凌歪嘴在黄州江口撑船，手到拿来。招称：“余蛤蚧一年前病死，白满李鬣子见跟陕西客人，在省下开铺。”朱源权且收监，待拿到余党，一并问罪。省城与武昌县相去不远，捕役去不多日，把白满、李鬣子二人一索子捆来，解到武昌县。朱源取了口词，每人也打四十。备了文书，差的当公人，解往扬州府里，以结前卷。朱源做了三年县宰，治得那武昌县道不拾遗，犬不夜吠，行取御史，就出差淮扬地方。瑞虹嘱咐道：“这班强盗，在扬州狱中，连岁停刑，想未曾决。相公到彼，可了此一事；就与奴家沥血祭奠父亲，并两个兄弟。一以表奴家之诚，二以全相公之信。还有一事，我父亲当初曾收用一婢，名唤碧莲，曾有六月怀孕；

因母亲不容，就嫁出与本处一个朱裁为妻。后来闻得碧莲所生，是个男儿。相公可与奴家用心访问。若这个儿子还在，可主张他复姓，以续蔡门宗祀，此乃相公万代阴功。”说罢，放声大哭，拜倒在地。朱源慌忙扶起道：“你方才所说二件，都是我的心事。我若到彼，定然不负所托。就写书信报你得知。”瑞虹再拜称谢。再说朱源赴任淮、扬，这是代天子巡狩，又与知县到任不同。真个：

号令出时霜雪凛，威风到处鬼神惊。

其时七月中旬，未是决囚之际。朱源先出巡淮安，就托本处府县访缉朱裁及碧莲消息，果然访着。那儿子已八岁了，生得堂堂一貌。府县奉了御史之命，好不奉承。即日香汤沐浴，换了衣履，送在军卫供给，申文报知察院。朱源取名蔡续，特为起奏一本，将蔡武被祸事情，备细达于圣聪。“蔡氏当先有汗马功劳，不可令其无后。今有幼子蔡续，合当归宗，俟其出效承袭。其凶徒陈小四等，秋后处决。”圣旨准奏了。其年冬月，朱源亲自按临扬州，监中取出陈小四与吴金的老婆，共是八个，一齐绑赴法场，刷的刷，斩的斩，干干净净。正是：

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若还不报，时辰未到。

朱源分付刽子手，将那几个贼徒之首，用漆盘盛了，就在城隍庙里设下蔡指挥一门的灵位，香花灯烛，三牲祭醴，把几颗人头、一字儿摆开。朱源亲制祭文拜奠。又于本处选高僧做七七功德，超度亡魂，又替蔡续整顿个家事，嘱付府县青目^青。其母碧莲一同居住，以奉蔡指挥岁时香火。朱裁另给银两别娶。诸事俱已停妥，备细写下一封家书，差个得力承舍^承，赍回家中，报知瑞虹。瑞虹见了书中之事，已知蔡氏有后，诸盗尽已受刑，沥血奠祭；举手加额，感谢天地不尽。是夜，瑞虹沐浴更衣，写下一纸书信，寄谢丈夫；又去拜谢了大奶奶；回房把门栓上^栓，将剪刀自刺其喉而死。其书云：

贱妾瑞虹百拜相公台下：虹身出武家，心娴闺训。男德在义，女德在节；女而不节，与禽何异！虹父韬 不戒^韬， 蘖 迷神。诲盗^海亡身，祸及母弟，一时并命。妾心胆俱裂，浴泪弥年。然而隐忍不死者，以为一人之廉耻小，J 门之仇怨大。昔李将军忍耻降虏，欲得当以报汉^李；妾虽女流，志窃类此。不幸历遭强暴，衷怀未申。幸遇相公，拔我于风波之中，谐我以琴瑟之好。识荆之日，便许复仇。皇天

^青 目——特别照顾的意思。晋代阮籍能为青白眼：用青眼对他所看得起的人，用白眼对待看不起的人。后来把“青目”“青睐”引申为看得起、照顾的意思。

^承 舍——衙门里传递公文信件的小吏。

^栓 房把门栓上——原本作“抱着自家儿子”，与情节不大符合，据《今古奇观》改。

^韬 不戒——古兵书中有“六韬”及“玉篇”，故用，“韬”为兵法的代称。不戒，没有戒备。就是说：蔡指挥是军官，懂得兵法，但疏于戒备，以致被杀。

蘖——一般写作“麴蘖”；酒酿，酿酒所用的发酵的药。引申作酒的代称。

^海 盗——《易经·系辞》：“慢藏诲盗”。意思是说：如不把财物藏好，暴露在外边，就等于告诉盗贼来取财物。

^李 李将军忍耻降虏，欲得当以报汉——李陵，西汉时的将军。他在一次对匈奴的作战中，因兵少无援，被俘投降。他后来向人表示，他想暂时忍辱投降，等待适当机会，再立功报答汉朝。可是他这个愿望始终没有实现。

见怜，宦游早遂。诸奸贯满，相次就毙；而且明正典刑，沥血设饷。蔡氏已绝之宗，复蒙披根见本，世禄复延。相公之为德于衰宗者，天高地厚，何以喻兹。妾之仇已雪而志以遂矣。失节贪生，貽玷阙阙^貽，妾且就死，以谢蔡氏之宗于地下。儿子年已六岁，嫡母怜爱，必能成立，妾虽死之日，犹生之年。姻缘有限，不获面别，聊寄一笺，以表衷曲。

大奶奶知得瑞虹死了，痛惜不已，殓殮悉从其厚。将他遗笔封固，付承舍寄往任上，朱源看了，哭倒在地，昏迷半晌方醒。自此患病，闭门者数日，府县都来候问。朱源哭诉情繇，人人堕泪，俱赞叹其节孝，今古无比，不在话下。后来朱源差满回来，历官至三边总制^三。瑞虹所生之子，名曰朱懋，少年登第，上疏表陈生母蔡瑞虹一生之苦，乞赐旌表。圣旨准奏，特建节孝坊，至今犹在。有诗赞云：

报仇雪耻是男儿，谁造裙钗有执持。
堪笑硠硠^硠真小谅，不成一事枉嗟咨。

^貽 玷阙阙——“玷”，污。“阙阙”，古代官宦人家门前立的两根大柱子；引申为贵家巨室的代称。“貽玷阙阙”，污辱了官家门户的意思。

^三 边总制——官名。明代防守从东北到西北一带边防的军事长官。

^硠 硠(k ng k ng)——语出《论语》：“硠硠然小人哉”。硠硠，小人鄙贱之貌。这里是说：按一般人的见识，就不可能象瑞虹那样忍辱负重，待机复仇。

第三十七卷 杜子春三入长安

想多情少宜求道，想少情多易入迷。

总是七情难断灭，爱河波浪更堪悲。

话说隋文帝开皇年间，长安城中，有个子弟姓杜，双名子春，浑家韦氏，家住城南，世代在扬州做盐商营运。真有万万贯家资，千顷田地。那杜子春倚借着上祖资业，那晓得稼穡艰难。且又生性豪侠，要学那石太尉的奢华，孟尝君^石的气概。宅后造起一座园亭，重价构取名花异卉，巧石奇峰，妆成景致。曲房深院中，置买歌儿舞女，艳妾妖姬，居于其内。每日开宴园中，广召宾客。你想那扬州乃是花锦地面，这些浮浪子弟，轻薄少年，却又尽多，有了杜子春恁样撒漫财主，再有那个不来。虽无食客三千，也有帮闲几百。相交了这般无藉，肯容你在家受用不成？少不得引诱到外边游荡。杜子春心性又是活的，有何不可？但见：

轻车奴马，春野游行；走狗擎鹰，秋田较猎。青楼买笑，缠头那惜千缗；博局呼卢，一掷常输十万。画船箫管，恣意逍遥；选胜探奇，任情散诞。风月场中都总管，烟花寨内大主盟。

杜子春将银子认做没根的，如土块一般挥霍。那韦氏又是招得水出的女儿家，也只晓得穿好吃好，不管闲帐。看看家中金银搬完，屯盐卖完，手中干燥，央人四处借债。扬州城中那个不晓得杜子春是个大财主，才说得声，东也送至，西也送至，又落得几时脾胃。到得没处借时，便去卖田园，货屋宅。那些债主，见他产业摇动，都来取索。那时江中芦洲也去了，海边盐场也脱了，只有花园住宅，不舍得与人，到把衣饰器皿变卖。他是用过大钱的，这些少银两，犹如吃碗泡茶，顷刻就完了。你想杜子春自幼在金银堆里滚大起来，使滑的手，若一刻没得银用，便过不去。难道用完了这项，却就罢休不成，少不得又把花园住宅出脱。大凡东西多的时节，便觉用之不尽，若到少来，偏觉得易完。卖了房屋，身子还未搬出，银子早又使得干净，那班朋友，见他财产已完，又向旺处去了，谁个再来趋奉。就是奴仆，见家主弄到恁般地位，赎身的赎身，逃走的逃走，去得半个不留。姬妾女婢，标致的准了债去，貌丑的卖来用度，也各自散去话^话。单单剩得夫妻二人相向，几间接脚屋里居住，渐渐衣服凋敝，米粮大缺。莫说平日受恩的不来看觑他，就是杜子春自己也无颜见人，躲在家中。正是：

床头黄金尽，壮士无颜色。

杜子春在扬州做了许多时豪杰，一朝狼狈，再无面目存坐得住，悄悄的归去长安祖居，投托亲戚。元来杜陵韦曲^杜二姓，乃是长安巨族，宗支十分蕃盛。也有为官作宦的，也有商贾经营的，排家都是至亲至戚，因此子春起这念头；也不指望他资助，若肯借贷，便好度日。岂知亲眷们都道，子春泼天家计，尽皆弄完，是个败子，借贷与他，断无还日。为此只推着没有，并无一个应承。便十二分至戚，情不可却，也有周济些的；怎当得子春这个大

^石 太尉、孟尝君——石太尉，指石崇。晋代人。曾官荆州刺史，卫尉。因作海外贸易致富；和王恺、羊琇等人以奢靡豪华互相夸耀。孟尝君，即田文。战国时齐国的相，“孟尝君”是他的封号。他经常养着食客数千人。

^话 ——疑是“了”字之误。

^杜 陵、韦曲——在陕西长安县东南，是汉唐时代的胜地；杜韦两大姓住在这里。

手段，就是热锅头上，洒着一点水，济得甚事！好几日，饭不得饱吃，东奔西趁，没个头脑。偶然打向西门经过，时值十二月天气，大雪初晴，寒威凛烈。一阵西风，正从门圈子里刮来，身上又无绵衣，肚中又饿，刮起一身鸡皮栗子^鸡，把不住的寒颤。叹口气道：“我杜子春岂不枉然！平日攀这许多好亲好眷，今日见我沦落，便不礼我，怎么受我恩的也做这般模样？要结那亲眷何用？要施那仁义何用？我杜子春也是一条好汉，难道就没再好的日子？”正在那里自言自语，偶有一老者从旁走过，见他叹气，便立住脚问道：“郎君为何这般长叹？”杜子春看那老者，生得：

童颜鹤发，碧眼庞眉。声似铜钟，须如银线。戴一顶青蓝唐巾，披一领茶褐道袍，腰系丝绦，脚穿麻履。若非得道仙翁，定是修行长者。

杜子春这一肚子气恼，正莫发脱处，遇着这老者来问，就从头备诉一遍。那老者道：“俗语有云：世情看冷暖，人面逐高低。你当初有钱是个财主，人自然趋奉你；今日无钱，是个穷鬼，便不礼你，又何怪哉！虽然如此，天不生无禄之人，地不长无根之草；难道你这般汉子，世间就没个慷慨仗义的人周济你的？只是你目下须得银子几何，才勾用度？”子春道：“只三百两足矣。”老者道：“量你好大手段，这三百两干得甚事？再说多些。”子春道：“三千两。”老者摇手道：“还要增些。”子春道：“若得三万两，我依旧到扬州去做个财主了。只是难讨这般好施主。”老者道：“我老人家虽不甚富，却也一生专行好事，便助你三万两。”袖里取出三百文钱，递与子春聊备一饭之费。”明日午时，可到西市波斯馆^西里会我，郎君勿误！”那老者说罢，径一直去了。子春心中暗喜道：“我终日求人，一个个不肯周济，只道一定饿死；谁知遇着这老者发个善心，一送便送我三万两，岂不是天上吊下来的造化！如今且将他赠的钱，买些酒饭吃了，早些安睡。明日午时，到波斯馆里，领他银子去。”走向一个酒店中，把三百钱都先递与主人家，放开怀抱，吃个醉饱，回至家中去睡。却又想道：“我杜子春聪明一世，懵懂片时。我家许多好亲好眷，尚不礼我；这老者素无半面之识，怎么就肯送我银子？况且三万两，不是当耍的，便作石头也老重一块。量这老者有多大家私，便把三万两送我？若不是见我嗟叹，特来宽慰我的；必是作耍我的：怎么信得他？明日一定是不该去。”却又想道：“我细看那老者，是个至诚的。我又不曾与他那求乞，他没有银子送我便罢了，说那谎话怎的？难道是舍真财调假谎，先送我三百文钱，买这个谎说？明日一定是该去，去也是，不去也是。”想了一会，笑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！那里是三万两银子，敢只把三万个钱送我，总是三万之数，也不见得。俗谚道得好：饥时一粒，胜似饱时一斗。便是三万个钱，也值得三十多两，勾我好几日用度，岂可不去？”子春被这三万银子在肚里打搅，整整一夜不曾得睡。巴到天色将明，不想精神困倦，到一觉睡去。及至醒来，早已日将中了，忙忙的起来梳洗。他若是个有见识的，昨日所赠之钱，还存下几文，到这早买点心吃了去也好；只因他是松溜的手儿，撒漫的性儿，没钱便烦恼，及至钱入手时，这三百文又不在他心上了。况听见有三万银子相送，已喜出望外，那里算计至此。他的肚皮，两日到饿服了，却也不在心上。梳裹完了，临出门

^鸡 皮栗子——即俗语所说的“鸡皮疙瘩”；因寒冷而皮肤上起的皱纹和颗粒。

^西 市波斯馆——唐代长安有东西两市，商业极盛。波斯馆，是波斯国商人所开的铺馆。

又笑道：“我在家也是闲，那波斯馆又不多远，做我几步气力不着，便走去何妨。若见那老者，不要说起那银子的事，只说昨夜承叨铜钱，今日特来相谢，大家心照，岂不美哉！”元来波斯馆，都是四夷进贡的人，在此贩卖宝货，无非明珠美玉，文犀瑶石，动是上千上百的价钱，叫做金银窠里。子春一心想着要那老者的银子，又怕他说谎，这两只脚虽则有气没力的，一步步荡到波斯馆来；一只眼却紧紧望那老者在也不在。到得馆前，正待进门，恰好那老者从里面出来，劈头撞见。那老者嗔道：“郎君为甚的爽约？我在辰时到此，渐渐的日影挫西，还不见来，好守得不耐烦！你岂不晓得秦末张子房曾遇黄石公[※]于圯桥之上，约后五日五更时分，到此传授兵书，只因子房来迟，又约下五日，直待走了三次，半夜里便去等候，方才传得三略之法，辅佐汉高祖平定天下，封为留侯。我便不如黄石公，看你怎做得张子房？敢是你疑心我没银子把你么？我何苦讨你的疑心。你且回去，我如今没银子了。”只这一句话，吓得子春面如土色，懊悔不及。恰像折翅的老鹤，两只手不觉直掉了下去。想道：“三万银子到手快了，怎么恁样没福，到熟睡了去，弄到这时候！如今他却不肯了。”又想道：“他若也像黄石公肯再约日子，情愿隔夜打个铺儿睡在此伺候。”又想道：“这老官儿既有心送我银子，早晚总是一般的，又吊什么古今，论什么故事？”又想道：“还是他没有银子，故把这话来遮掩。”正在胡猜乱想，那老者恰像在他腹中走过一遭的，便晓得了，乃道：“我本待再约个日子，也等你走几遭儿，则是你疑我道一定没有银子，故意弄这腔调。罢！罢！罢！有心做个好事，何苦又要你走，可随我到馆里来。”子春见说原与他银子，又像一个跳成拨着关捩子[※]直竖起来。急松松跟着老者径到西廊下第一间房内，开了壁厨，取出银子，一划都是五十两一个元宝大锭，整整的六百个，便是三万两，摆在子春面前，精光耀目。说道：“你可将去，再做生理，只不要负了我相赠的一片意思。”你道杜子春好不莽赖，也不问他姓甚名谁？家居那里？刚刚拱手，说得一声：“多谢，多谢！”便领三十来个脚夫，竟把银子挑回家去。杜子春到明日绝早，就去买了一匹骏马，一付鞍鞴，又做几件时新衣服，便去夸耀众亲家眷，说道：“据着你们待我，我已饿死多时了。谁想天无绝人之路，却又有做方便的送我好几万银子。我如今依旧往扬州去做盐商，特来相别，有一首《感怀诗》在此，请政。”诗云：

九叩高门十不应，耐他凌辱耐他憎。

如今骑鹤扬州去，莫问腰缠有几星。

那些亲眷们一向讪笑杜子春这个败子，岂知还有发迹之日。这些时见了那首《感怀诗》，老大的好没颜色。却又想道：“长安城中，那有这等一舍便舍三万两的大财主？难道我们都不晓得？一定没有这事。”也有说他祖上埋下的银子，想被他掘着了。也有说道，莫非穷极无计，交结了响马强盗头儿，这银子不是打劫客商的，便是偷窃库藏的。都在半信半不信之间。这也不在话下。

且说子春那银子装上几车，出了东都门，径上扬州而去。路上不则一日，早来到扬州家里，浑家韦氏迎着道：“看你气色这般光彩，行里又这般沉重，多分有些钱钞。但不知那一个亲眷借贷你的？”子春笑道：“银倒有

[※] 于房曾遇黄石公——张良，字子房；遇黄石公事，见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。

[※] 捩子——简单的机捩、机括；一种半自动性的装置。

数万，却一分也不是亲眷的。”备细将西门下叹气，波斯馆里赠银的情节，说了一遍。韦氏便道：“世间难得这等好人？可曾问他甚么名姓？等我来生也好报答他的恩德。”子春却呆了一向，说道：“其时我只看见银子，连那老者也不看见，竟不曾问得。我如今谨记你的言语，倘或后来再赠我的银子时节，我必先问他名姓便了。”那子春平时的一起宾客，闻得他自长安还后，带得好几万银子来，依旧做了财主；无不趋奉，似蝇攒蚁附一般，因而撺掇他重妆气象，再整风流。只他是使过上百万银子的，这三万两能勾几时挥霍，不及两年，早已罄尽无余了。渐渐卖了马骑驴，卖了驴步走，熬枯受淡，度过日子。岂不知坐吃山空，立吃地陷，终是没有来路。日久岁长，怎生捱得！悔道：“千错万错，我当初出长安别亲眷之日，送什么《感怀诗》，分明与他告绝了，如今还有甚嘴脸好去干求他？便是干求，料他也决不礼我，弄得我家难奔，有国难投，教我怎处！”韦氏道：“倘或前日赠银子的老儿尚在，再赠你些，也不见得。”子春冷笑道：“你好痴心妄想！那个老儿生死若何？贫富若何？怎么还望他赠银子。只是我那夫妇还是肺腑骨肉，到底割不断的。常言傍生死如傍熟。我如今没奈何，只得还至长安去，求那亲眷。”正是：

要求生活计，难惜脸皮羞。

杜子春重到长安，好不卑词屈体，去求那众亲眷。岂知亲眷们如约会的一般，都说道：“你还去求那顶尖的大财主；我们有甚力量扶持得起？”只这冷言冷语。带讥带讪的，教人怎么当得！险些把子春一气一个死。忽一日打从西门经过，劈面遇着老者，子春不胜感愧，早把一个脸都挣得通红了。那老者问道：“看你气色，像个该得一注横财的；只是身上衣服，怎么这般褴褛？莫非又消乏了？”子春谢道：“多蒙老翁送我三万银子，我只说是用不尽的；不知略撒漫一撒漫，便没有了。想是我流年不利，故此没福消受，以至如此。”老者道：“你家好亲好眷，遍满长安，难道更没周济你的？”子春听见说亲眷周济这句话，两个眉头，就攒着一堆，答道：“亲眷虽多，一个个都是一钱不舍的悭吝鬼，怎比得老翁这般慷慨？”老者道：“如今本当再赠你些才是，只是你三万银子不勾用得两年，若活了一百岁，教我那里去讨那百多万赠你？休怪休怪！”把手一拱，望西去了。正是：

须将有日思无日，休想今人似昔人。

那老者去后，子春叹道，“我受了亲眷们许多讪笑，怎么那老者最哀怜我的，也发起说话来。敢是他硬做好汉，送了我三万银子，如今也弄得手头干了。只是除了他，教我再望着那一个搭救。”正在那里自言自语，岂知老者去不多远，却又转来，说道：“人家败子也尽有，从不见你这个败子的头儿，三万银子，恰象三个铜钱，翼翼眼就弄完了。论起你怎样会败，本不该周济你了，只是除了我，再有谁周济你的？你依旧饥寒而死，却不枉了前一番功果。常言道：杀人须见血，救人须救彻。还只是废我儿两银子不着，救你这条穷命。”袖里又取出三百个铜钱，递与子春道：“你可将去买些酒饭吃，明日午时仍到波斯馆西廊下相会。既是三万银子不勾用度，今次须送你十万两。只是要早来些，莫似前番又要我等你。”且莫说那老者发这样慈悲心，送过了三万，还要送他十万，倒不亏杜子春好一副厚面皮，明日又自领受他的。当下子春见老者不但肯周济，且又比先反增了七万，喜出望外，双手接了三百铜钱，深深作了个揖起来，举举手大踏步就走，一直到一个酒店中，依然把三百个钱做一垛儿先付与酒家。走上酒楼，拣副座头坐

下。酒保把酒肴摆将过来。子春一则从昨日至今，还没饭在肚里；二则又有十万银子到手，欢喜过望，放下愁怀，恣意饮啖。那酒家只道他身边还有铜钱，嘎饭案酒，流水搬来。子春又认做三百钱内之物，并亦不推辞，尽情吃个醉饱，将剩下东西，都赏了酒保。那酒保们见他手段来得大落，私下议道：“这人身上便褴褛，到好个撒漫主顾！”子春下楼，向外便走。酒家道：“算明了酒钱去。”子春只道三百钱还吃不了，乃道：“余下的赏你罢，不要算了。”酒家道：“这人好混帐，吃透^透了许多东西，到说这样冠冕话。”子春道：“却不干我事，你自送我吃的。”彻身又走，酒家上前一把扯住道：“说得好自在！难道再多些，也是送你吃的！”两下便争嚷起来。旁边走过邻里，都来相观，问：“吃透多少？”酒家把帐一算，说：“还该二百。”子春呵呵大笑道：“我只道多吃了几万，恁般着忙！原来止得二百文，乃是小事，何足为道。”酒家道：“正是小事，快些数了走开。”子春道：“却今日带得钱少，我明日送来还你。”酒家道：“认得你是那个，却睬与你？”杜子春道：“长安城中，谁不晓得我城南杜子春是个大财主？莫说这二百文，再多些决不少你的。若不相托，写个票儿在此，明日来取。”众人见他自称为大财主，都忍不住笑，把他上下打量。内中有个闻得他来历的，在背后笑道：“原来是这个败子，只怕财主如今轮不着你了。”子春早又听见，便道：“老丈休得见笑！今日我便是这个嘴脸，明午有个相识，送我十万银子，怕我不依旧做财主么？”众人闻得这话，一发都笑倒了，道：“你这人莫不是风了？天下那有送十万银子的，相识在那里？”酒家道：“我也不管你有十万二十万，只还了我二百钱走路。”子春道：“要，便明日多赏了你俩把，今日却一文没有。”酒家道：“你是甚么鸟人？吃了东西，不肯还钱。”当胸揪住，却待要打，子春正摔脱不开，只听有人说道：“莫打，有话讲理。”分开众人，捱身进来。子春睁睛观看，正好是西门老者，忙叫道：“老翁来得恰好！与我评一评理。”老者问道：“你们为何揪住这位郎君厮闹？”酒家道：“他吃透了二百钱酒，却要白赖，故此取索。”子春道：“老翁所要^要三百文，先交付与他，然后饮酒，他自要多把东西与人吃，干我甚事？今情愿明日多还他些，执意不肯，反要打我。老翁，你且说谁个的理直？”老者向酒家道：“既是先交钱后饮酒，如何多把与他吃？这是你自己不是。”又对子春道：“你在穷困之乡，也不该吃这许多。如今通不许多说，我存得二百钱在此，与你两下和了罢。”袖里摸出钱来，递与酒家。酒家连称多谢。子春道：“又蒙老翁周全，无可为报。若不相弃，就此小饮三杯，奉酬何如？”老者微微笑道：“不消，改日扰你罢。”向众人道声请了，原覆转身而去。子春也自归家。这一夜，杜子春心下想道：“我在贫窶之中，并无一个哀怜我的，多亏这老儿送我三万银子，如今又许我十万，就是今日，若不遇他来周全，岂不受这酒家罗啐。明日到波斯馆里，莫说有银子，就做没有，也不可不去，况他前次既不说谎，难道如今却又弄谎不成？”巴不到明日早，一径的投波斯馆来，只见那老者已先在彼，依旧引入西廊下房内，搬出二千个元宝锭，便是十万两，交付子春收讫。叮嘱道：“这银子难道不许你使用；但不可一造的用尽了，又来寻我。”子春谢道：“我杜子春若再败时，老翁也不必看觑我了。”即便顾了

^透 ——这里是超过了，欠的意思。

^要 ——疑是“赐”字之误。

车马，将银子装上，向老者叫声聒噪，押着而去。

元来偷鸡猫儿到底不改性的，刚刚挑得银子到家，又早买了鞍马，做了衣服，去辞别他众亲眷，说道：“多承指示，教我去求那大财主，果然财主手段，略不留难，又送我十万银子。我如今有了本钱，便住在城中，也有坐位了。只是我杜子春天生败子，岂不玷辱列位高亲？不如仍往扬州与盐商合伙，到也稳便。”这个说话，明明是带着刺儿的。那亲眷们却也受了子春一场呕气，敢怒而不敢言。且说子春，整备车马，将那十万银子，载的载，驮的驮，径往扬州。韦氏看见许多车马，早知道又弄了些银子回来了，便问道，“这行李莫非又是西门老儿资助你的？”子春道：“不是那老儿，难道还有别人？”韦氏道：“可曾问得名姓么？”子春睁着眼道：“哎呀！他在波斯馆里搬出十万银子时节，明明记得你的分付，正待问他，却被他婆儿气，再四叮嘱我，好做生理，切不可浪费了，我不免回答他几句。其时一地的元宝锭，又要顾车顾马，看他装载；又要照顾地下，忙忙的收拾不迭；怎讨得闲工夫，又去问他名姓、虽然如此，我也甚是懊悔，万一我杜子春旧性发作，依先用完了，怎么又好求他？却不是天生定该饿死的。”韦氏笑道：“你今有了十万银子，还怕穷哩！”元来子春初得银子时节，甚有做人家的意思，及到扬州，豪心顿发，早把穷愁光景尽皆忘了。莫说旧时那些帮闲不作家的朋友，又来撺哄；只那韦氏出自大家，不把银子放在眼里的，也只图好看，听其所为。真个银子越多，用度越广，不上三年，将这十万两荡得干干净净，倒比前次越穷了些。韦氏埋怨道：“我教你问那老儿名姓，你偏不肯问，今日如何？”子春道：“你埋怨也没用。那老儿送了三万，又送十万，便问得名姓，也不好再求他了。只是那老儿不好求，亲眷又不好求，难道杜子春便是这等坐守死了！我想长安城南祖居，尽值上万多银子。众亲眷们，都是图谋的，我既穷了，左右没有面孔在长安，还要这宅子怎么？常言道：有千年产，没千年主，不如将来变卖，且作用度，省得靠着米囤却饿死了。”这叫做杜子春三入长安，岂不是天生的一条的痴汉！有诗为证：

莫待黄金积满阶，等闲费尽几时来？

十年为侠成何济，万里投人谁见哀！

却表子春到得长安，再不去求众亲眷，连那老儿也怕去见他；只住在城南宅子里，请了几个有名的经纪^经，将祖遗的厅房上座几所，下连基地，时值价银一万两，二面议定，亲笔填了文契，托他绝卖。只道这价钱是瓮中捉鳖，手到拿来；岂知亲眷们量他穷极，故意要死他的货，偏不肯买。那经纪都来回的。子春叹道：“我杜子春直恁的薄命低！似这寸金田地，偏有卖主，没有受主。敢则经纪们不济，须自家出去寻个头脑。”刚刚道至大街上，早望见那老者在前面来了，连忙的躲在众人丛里，思量避他。岂知那老者却从背后一把曳住袖子，叫道：“郎君，好负心也！”只这一声，羞得杜子春再无容身之地。老者道：“你全不记在西门叹气之日了！老夫虽则凉薄，也曾两次助你好几万银子，且莫说你怎么样报我，难道喏也唱不得一个？见了我到躲了去。我何不把这银子料^料在水里，也呼地的响一声？”子春谢罪道：“我杜子春，单只会做人家，心肝是有的，宁不知感老翁大

^经 纪——作买卖双方的中间人、介绍人，叫做经纪。也作为买卖人的代称。

^料 ——这里同“撂”；扔，丢。

恩！只是两次银子，都一造的荡废^鄙，望见老翁，不胜惭愧，就恨不得立时死了。以此躲避，岂敢负心！”那老者便道：“既是这等，则你回心转意；肯做人家，我还肯助你。”子春道：“我这一次，若再败了，就对天设下个誓来。”老者笑道：“誓到不必设；你只把做人家勾当说与我听着。”子春又道：“我祖上遗下海边上盐场若干所，城里城外冲要去处，居房若干间，长江上下芦洲若干里，良田若干顷，极是有利息的。我当初要银钱用，都澜贱^澜的典卖与人了。我若有了银子，尽数取赎回来，不消两年，便可致富。然后兴建义庄，开辟义冢，亲故们赢老的养膳他，幼弱的抚育他，孤孀的存恤他，流离颠沛的拯救他，尸骸暴露的收埋他，我于名教^名复圆矣。”老者道：“你果有此心，我依旧助你。”便向袖里一摸，却又摸出三百个钱，递与子春，约道：“明日午时到波斯馆里来会我，再早些便好。”子春因前次受了酒家之气，今番也不去吃酒；别了老者，一径回去。一头走，一头思想道：“我杜子春天生莽汉，幸遇那老者两次赠我银子，我不曾问得他名姓，被妻子埋怨一个不了。如今这次，须不可不问。”只待天色黎明，便投波斯馆去。在门上坐了一会，方才那老者走来。此时尚是辰牌时分。老者喜道：“今日来得恰好。我想你说的做人家勾当，若银子少时，怎济得事？须把三十万两助你。算来三十万，要六千个元宝锭，便数也数得一日，故此要你早些来。”便引子春入到西廊下房内，只一搬，搬出六千个元宝锭来，交付明白，叮嘱道：“老夫一生家计，尽在此了；你若再败时节，也不必重来见我，”子春拜谢道：“敢问老翁高姓大名？府上那里？”老者道：“你待问我怎的？莫非你思量报我么？”子春道：“承老翁前后共送了四十三万，这等大恩，还有甚报得？只狗马之心，一毫难尽。若老翁要宅子住，小子卖契尚在袖里，便敢相奉。”老者笑道：“我若要你这宅子，我只守了自家的银子却不好。”子春道：“我这杜子春贫乏了，平时亲识没有一个看顾我的；独有老翁三次周济。想我杜子春若无可去之处，怎肯便舍这许多银子？倘或要用我杜子春，敢不水里水里去，火里火里去。”老者点着头道：“用便有用你去处，只是尚早。且待你家道成立，三年之后，来到华山云台峰上，老君祠前双桧树下，见我便是。”有诗为证：

四十三万等闲轻，末路犹然讳姓名。

他日云台虽有约，不知何事用狂生？

却说子春把那三十万银子，扛国家去，果然这一次顿改初心，也不去整备鞍马，也不去制备衣服，也不去辞别亲眷，悄悄的雇了车马，收拾停当，径往扬州。原来有了银子，就天上打一个霹雳，满京城无有不知的。那亲眷们都也说道：“他有了三十万银子，一般财主体面；况又沾亲，岂可不去饯别。”也有说道：“他没了银子时节，我们不曾礼他；怎么有了银子便去饯别？这个叫做前倨后寒，断不可小觑了我们。”到底愿送者多，不愿送者少，少的拗不过多的，一齐备了送出东都门外，与杜子春饯别。只见酒到三巡，子春起来谢道：“列位高亲远送，小子信口得个曲儿，将回敬一杯，休得见笑。”你道是什么曲儿？原来都是叙述穷苦无处求人的意思，只教那

^鄙 一造的荡废——都一起花光、浪费掉了。

^澜 贱——即“滥贱”；价钱非常贱。

^名 教——封建社会里，讲求名分、伦常的道理，称为“名教”；如君臣，父子、夫妇、兄弟、朋友，各有相对的名义，也各有相对的权利和义务。

亲眷们听着，坐又坐不住，去又去不得，倒是不来送行也罢了，何苦自讨这场没趣。曲云：

我生来的是富家，从幼的喜奢华，财物撒漫贱如沙。觑着囊资渐寡，看看手内光光乍，看看身上丝挂。欢娱博得叹和嗟，枉教人作话靶。

待求人难上难，说求人最感伤。朱门走遍自彷徨，没半个钱儿到掌。若没有城西老者宽洪量，三番相赠多情况；这微躯已丧路途傍，清列位高亲主张。

子春唱罢，拍手大笑，向众亲眷说声请了，洋洋而去。心里想道：“我当初没银子时节，去访那亲眷们，莫说请酒，就是一杯茶也没有；今日见我有了银子，便都设酒出门外送我。原来银子这般不可少的，我怎么将来容易浪费了！”一路上好生感叹。到得扬州，韦氏只道他止卖得些房价在身，不勾撒漫，故此服饰舆马，比前十分收敛。岂知子春在那老者眼前，立下个做人家的誓愿，又被众亲眷们这席酒识破了世态，改转了念头，早把那扶兴不扶败的一起朋友，尽皆谢绝，影也不许他上门。方才陆续的将典卖过盐场客店，芦洲稻田，逐一照了原价，取赎回来。果然本钱大，利钱也大。不上两年，依旧泼天巨富。又在两淮南北，直到瓜州地面，造起儿所义庄，庄内各有义田、义学、义冢。不论孤寡老弱，但是要养育的，就给衣食供膳他；要讲读的，就请师傅教训他；要殡殓的，就备棺椁埋葬他。莫说千里内外，感被恩德；便是普天下，那一个不赞道：“杜子春这等败了，还挣起人家。才做得家成，又干了多少好事，岂不是天生的豪杰！”原来子春牢记那老者期约在心，刚到三年，便把家事一齐交付与妻子韦氏，说道：“我杜子春三入长安，若没那老者相助，不知这副穷骨头死在那里？他约我家道成立，三年之外，可到华山云台峰上老君祠前，双桧树下，与他相见，却有用着我的去处。如今已是三年时候。须索到华山去走一道。”韦氏答道：“你受他这等大恩，就如重生父母一般，莫说要用着你，便是要用我时，也说不得了。况你贫穷之日，留我一个在此，尚能支持，如今现有天大家私，又不怕少了我吃的，又不怕少了我穿的，你只管放心，自去便了。”当日整治一杯别酒，亲出城西饯送子春上路。

竹叶杯中辞少妇，莲花峰上访真人。

子春别了韦氏，也不带从人，独自一个上了牲口，径往华山路上前去。原来天下名山，无如五岳，你道那五岳？

中岳嵩山 东岳泰山 北岳恒山
南岳霍山 西岳华山。

这五岳都是神仙窟宅。五岳之中，惟华山最高。四面看来，都是方的，如刀斧削成一片，故此俗人称为“削成山”。到了华山顶上，别有一条小路，最为艰险，须要攀藤附葛而行。约莫五十余里，才是云台峰。子春抬头一望，早见两株桧树，青翠如盖，中间显出一座血红的山门，门上竖着扁额，乃是“太上老君之祠”六个老大的金字，此时乃七月十五，中元令节，天气尚热，况又许多山路，走得子春浑身是汗，连忙拭净敛容，向前顶礼仙像。只见那老者走将出来，比前大是不同，打扮得似神仙一般。但见他：

戴一顶玲珑碧玉星冠，被一领织锦绛绡羽衣，黄丝绶腰间婉转，红云履足下蹒跚。项上银须洒洒，鬓边华发斑斑。两袖香风飘瑞霭，一双光眼露朝星。

那老者遥问道：“郎君果能不负前约，远来相访乎！”子春上前纳头拜了两拜，躬身答道：“我这身子，都是老翁再生的。既蒙相约，岂敢不来！但不知老翁有何用我杜子春之处？”老者道：“若不用你，要你冲炎冒暑来此怎的！”便引着子春进入老君祠后。这所在，乃是那老子炼药去处。子春举目看时，只见中间一所大堂，堂中一座药灶，玉女九人环灶而立，青龙白虎分开左右。堂下一个大瓮，有七尺多高，瓮中有五尺多阔，满满贮着清水。西壁下铺着一张豹皮，老者教子春靠壁向东盘膝坐下，却去提着一壶酒，一盘食来。你道盘中是甚东西？乃是三个小石子。子春暗暗想道：“这便石子怎生好吃？”原来煮熟的，就如芋头一般，味尤甘美。子春走了许多山路，正在饥渴之际，便把酒食都吃尽了。其时红日沉西，天色傍晚，那老者分付道：“郎君不远千里，冒暑而来，所约用你去处，单在于此。须要安神定气，坐到天明。但有所见，皆非实境。任他怎生样凶险，怎生样苦毒，都容你看，不可惊慌。”分付已毕，自向药灶前去，却又回头叮嘱道：“郎君切不可忘了我的分付，便是一声也则不得的。牢记！牢记！”子春应允。刚把身子坐定，鼻息调得几口，早看见一个将军，长有一丈五六，头戴凤翅金盔，身穿黄金铠甲；带领着四五千人马，鸣锣举鼓，呐喊摇旗，拥上堂来，喝问：“西边坐着的是谁？怎么不回避我？快通名姓。”子春全不答应。激得将军大怒，喝教人箭射来，也有用刀夹背斫的，也有用枪当心戳的，好不利害！子春谨记者者分付，只是忍着，并不做声。那将军没奈何他，引着兵马也自去了。金甲将军才去，又见一条大蟒蛇，长可十余丈，将尾缠住子春，以口相向，焰焰的吐出两个舌尖，抵入鼻子孔中。又见一群狼虎，从头上扑下，咆哮之声，振动山谷，那燎牙就如刀锯一般锋利，遍体咬伤，流血满地。又见许多凶神恶鬼，却是铜头铁角，狰狞可畏，跳跃而前。子春任他百般欺弄，也只是忍着。猛地里又起一阵怪风，刮得天昏地黑，大雨如注，堂下水涌起来，直漫到胸前。轰天的霹雳，当头打下，电火四掣，须发都烧。子春一心记着老者分付，只不做声。渐渐的雷收雨息，水也退去。子春暗暗喜道：“如今天色已雾，想再没有甚么慌吓我了。”岂知前次那金甲大将军，依旧带领人马，拥上堂来，指着子春喝道：“你这云台山妖民，到底不肯通名姓，难道我就奈何不得你？”便令军士，疾去扬州，擒他妻子韦氏到来。说声未毕，韦氏已到，按在地上，先打三百杀威棒，打得个皮开肉绽，鲜血迸流。韦氏哀叫道：“贱妾虽无容德，奉事君子有年，岂无伉俪之情。乞赐一言，救我性命。”子春暗想老者分付，说是“随他所见，皆非实境，安知不是假的？况我受老者大恩，便真是妻子，如何顾得。”并不开言。激得将军大怒，遂将韦氏千刀万剐。韦氏一头哭，一头骂，只说：“枉做了半世夫妻，忍心至此！我死在九泉之下，誓必报冤。”子春只做不听得一般。将军道：“这贼妖术已成，留他何用？便可一并杀了。”只见一个军士，手提大刀，走上前来，向子春颈上一挥，早已身首分为两处。你看杜子春，刚才弄得成家，却又死于非命，岂不痛惜可怜！

游魂渺渺归何处？遗业忙忙付甚人？

那子春颈上被斫了一刀，已知身死，早有夜叉在旁，领了他魂魄竟投十地阎君殿下，都道：“子春是个云台峰上妖民，合该押赴酆都地狱，遍受百般苦楚，身躯糜烂。”原来被业风一吹，依然如旧。却又领子春魂魄，托生在宋州原任单父县丞叫做王勘家做个女儿。从小多灾多病，针灸汤药，无时间断。渐渐长成，容色甚美。只是说不出一句言语来，是个哑的。同乡有个

进士，叫做卢珪，因慕他美，要娶为妻。王家推辞，哑的不好相许。卢珪道：“与我做媳妇，只要有容有德，岂在说话？便是哑，不强似长舌的。”却便下了财礼，迎取过门，夫妻甚是相得。早生下儿子，已经两岁，生得眉清目秀，红的是唇，白的是齿，真个可爱！忽一日卢珪抱着抚弄，却问王氏道：“你看这样儿子，生得好么？”王氏笑而不答。卢珪怒道：“我与你结发三载，未尝肯出一声，这是明朗鄙贱着我，还说甚恩情那里，总要儿子何用？”到提着两只脚，向石块上只一扑，可怜掌上明珠，扑做一团肉酱。子春却忘记了王家哑女儿，就是他的前身，看见儿子被丈夫活活扑死了，不胜爱惜，刚叫得一个“噫”字，岂知药灶里迸出一道火光，连这所大堂险些烧了。其时天色已将明，那老者忙忙向前提着子春的头，将他浸在水瓮里，良久方才火息。老者跌脚叹道：“人有七情，乃是喜怒忧惧爱恶欲。我看你六情都尽，惟有爱情未除。若再忍得一刻，我的丹药已成，和你都是仙了。今我丹药还好修炼，只是你的凡胎，却几时脱得？可惜老大世界；要寻个仙才，难得如此！”子春懊悔无地，走到堂上，看那药灶时，只见中间贯着手臂大一根铁柱，不知仙药都飞在那里去了？老者脱了衣服，跳入灶中，把刀在铁柱上，刮得些药末下来，教子春吃了，遂打发下山。子春伏地谢罪，说道：“我杜子春不才，有负老师嘱咐。如今情愿跟着老师出家，只望袁怜弟子，收道在山上罢。”老者摇手道：“我这所在，如何留得你？可速回去，不必多言。”子春道：“既然老师不允，容弟子改过自新，三年之后，再来效用。”老者道：“你若修得心尽时，就在家里也好成道。若修心不尽，便来随我，亦有何益。慎之！勉之！”子春领命，拜别下山。不则一日，已至扬州。韦氏接着问道：“那老者要你去，有何用处？”子春道：“不要说起，是我不才，负了这老翁一片美情。”韦氏问其缘故，子春道：“他是个得道之人，教我看守丹灶，嘱咐不许开言。岂知我一时见识不定，失口叫了一个‘噫’字，把他数十年辛勤修合^合的丹药，都弄走了。他道我再忍得一刻，他的丹药成就，连我也做了神仙。这不是坏了他的事，连我的事也坏了？以此归来，重加修省。”韦氏道：“你为甚却道这‘噫’字？”子春将所见之事，细细说出，夫妻不胜嗟叹。自此之后，子春把天大家私，丢在脑后，日夕焚香打坐，涤虑凝神，一心思想神仙路上。但遇孤孀贫苦之人，便动千动百的舍与他，虽不比当初败废，却也渐渐的十不存一。倏忽之间，又是三年。一日对韦氏说道：“如今待要再往云台求见那老者，超脱尘凡。所余家私，尽着勾你用度，譬如我已死，不必更想念了。那韦氏也是有根器的，听见子春要去，绝无半点留念，只说道：“那老者为何肯舍这许多银子送你，明明是看你有神仙之分，故来点化，怎么还不省得？”明早要与子春饯行。岂知子春这晚题下一诗，留别韦氏，已潜自往云台去了。诗云：

骤兴骤败人皆笑，旋死旋生我自惊。

从今撒手离尘网，长啸一声归白云。

你道子春为何不与韦氏面别，只因三年斋戒，一片诚心，要从扬州步行到彼；恐怕韦氏差拨伴当跟随，整备车马送他，故此悄地出了门去。两只脚上，都走起茧子来，方才到得华州地面。上了华山，径奔老君祠下，但见两株桧树，比前越加葱翠。堂中绝无人影，连那药灶也没了踪迹。子春叹道：“一定我杜子春不该做神仙，师父不来点化我了，虽然如此，我发了这等一

^合 ——原本作“命”，与文意不符，今改。

个愿心，难道不见师父就去了不成？今日死也死在这里，断然不回去了。”便住在祠内，草衣木食，整整过了三年。守那老者不见，只得跪在仙像前叩头，祷告云：

窃惟弟子杜子春，下土愚民，尘凡俗子。奔逐货利之场，迷恋身色之内。蒙本师慨发慈悲，指皈大道，奈弟子未断爱情，难成正果。遗归修省，三载如初。再叩丹台，一诚不二。洗心涤虑，六根净清无为；养性修真，万缘去除都尽。伏愿道缘早启，仙驭速临。拔凡骨于尘埃，开迷踪于觉路。云云。

子春正在神前祷祝，忽然祠后走出一个人来，叫道：“郎君，你好至诚也！”子春听见有人说话，抬头一望，看时却正是那老者。又惊又喜，向前叩头道：“师父，想杀我也！弟子到此盼望三年，怎的再不能一面？”老者笑道：“我与你朝夕不离，怎说三年不见？”子春道：“师父既在此间，弟子缘何从不看见？”老者道：“你且看座上神像，比我如何？”子春连忙走近老君神像之前，定睛细看，果然与老者全无分别，乃知向来所遇，即是太上老君。便伏地请罪，谢道：“弟子肉眼怎生认得？只望我师哀怜弟子，皈依大师。”老君笑道：“我因怕汝处世日久，尘根不一，故假摄七种情缘，历历试汝。今汝心下已皆清净，又何言哉！我想汉时淮南王刘安，专好神仙：真感得八公^八下界，与他修合丹药。炼成之日，合宅同升，连那鸡儿狗子，餮了鼎中药末，也得相随而去，至今鸡鸣天上，犬吠云间。既是你做神仙，岂有妻子偏不得道。我这有神丹三丸，特相授汝，可留其一，持归与韦氏服之。教他免堕红尘，早登紫府。”子春再拜，受了神丹，却又禀道，“我弟子贫穷时节，投奔长安亲眷，都道我是败子，并无一个慈悲我的。如今弟子要同妻韦氏，再往长安，将城南祖居舍为太上仙祠，祠中铸造丈六金身，供奉香火。待众亲眷聚集，晓喻一番，也好打破他们这重魔障。不知我师可容许我弟子否？”老君赞道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汝既有此心，待金像铸成之日，吾当显示神道，摯汝升天，未为晚也。”正是：

十年一觉扬州梦，赢得人间败子名。

话分两头，却说韦氏，自子春去后，却也一心修道，屏去繁华，将所遗家私尽行布施，只在一个女道士观中，投斋度日。满扬州人见他夫妻云游的云游，乞丐的乞丐，做出这般行径，都莫知其故，忽一日子春回来，遇着韦氏，两个俱是得道之人，自然不言而喻。便把老君所授神丹，付与韦氏服了，只做抄化模样，径赴长安去投见那众亲眷，呈上一个疏簿，说把城南祖居，舍作太上老君神庙，特募黄金十万两，铸造丈六金身，供奉殿上。要劝那众亲眷，共结善缘。其时亲眷都笑道：“他两次得了横财，尽皆废败，这不必说了；后次又得一大注，做了人家，如何三年之后，白白的送与人去？只他丈夫也罢了，怎么韦氏平时既不谏阻，又把分拨与他用度的，亦皆散舍？岂不夫妻两个都是薄福之人，消受不起，致有今日。眼见得这座祖宅，还值万数银子，怎么又要舍作道院；别来募化黄金，兴铸仙像。这等痴人，便是募得些些，左右也被人骗去。我们礼他则甚！”尽都闭了大门，推辞不管闲事。子春夫妻含笑而归。那亲眷们都量定杜子春夫妻，断然铸不起金像的，故此不肯上疏。岂知半月之后，子春却又上门递进一个请帖儿，写着道：

^八 公——神仙故事中的八个神仙；据说他们变化为十五岁的童子，度化淮南王刘安成了仙。

子春不自量力，谨舍黄金六千斤，铸造老君仙像。仰仗众缘，法相院成，拟于明日奉像升座。特备小斋，启请大德，同观胜事，幸勿他辞！

那亲眷们看见，无不惊讶，叹道：“怎么就出得这许多金子？又怎么铸造得这般神速？”连忙差人前去打听，只见众亲眷的请帖，家家都有了。大家说道：“我们看一个杜子春亲送请帖，也不知杜子春有多少身子。”都道：“这事有些跷蹊。”到次日，没一个不来。到得城南，只见人山人海，填街塞巷，合城男女，都来随喜。早望见门楼已都改造过了，造得十分雄壮，上头写着栲栳^栳大金字；是：“太上行宫”四个字。进了门楼，只见殿宇廊庑，一划的金碧辉煌，耀睛夺目，俨如天宫一般。再到殿上看时，真个黄金铸就的丈六天身，庄严无比。众亲眷看了，无不摇首咋舌道：“真个他弄起恁样大事业！但不知这些金子是何处来的？”又见神座前，摆下一大盘蔬菜，一卮子酒，暗暗想道：“这定是他办的斋了。纵便精洁，无过有一两器，不消一个人，便一口吃完了；怎么下个请帖，要遍斋许多人？”众亲道：“好不古怪。”只见子春夫妇，但遇着一个到金像前瞻礼的，便捧过斋来请他吃些，没个不吃，没个不赞道甘美。那亲眷们正在惊叹之际，忽见金像顶上，透出一道神光，化做一朵白云，中间的坐了老君，左边坐了杜子春，右边坐了韦氏，从殿上出来，身到空里，约莫离地十余丈高。只见子春举手与众人作别，说道：“横眼凡民，只知爱惜钱财，焉知大道。但恐三灾横至，四大^三崩摧，积下家私，抛于何处？可不省哉！可不惜哉！”晓喻方毕，只听得一片笙箫仙乐，响振虚空，施节导前，旛盖拥后，冉冉升天而去。满城士庶，无不望空合掌顶礼。有诗为证：

千金散尽罄无遗，一念皈依死不移。

慷慨丈夫终得道，白云朵朵上天梯。

^栳 栳——用柳条或竹子编制成的盛物器；又叫做“笆斗”。

^三 灾、四大——“三灾”，佛教的说法：小三灾指刀兵、饥馑、疫病，起于住劫中灭劫之末。大三灾指火、水、风，起于坏劫之末。“四大”，佛教名词；指地、水、火、风。

第三十八卷 李道人独步云门

尽说神仙事渺茫，谁人能脱利名缰？

今朝偶读云门传，阵阵薰风透体凉。

话说昔日隋文帝开皇初年，有个富翁，姓李名清，家住青州城里，世代开染坊为业。虽则经纪人家，宗族到也蕃盛，合来共有五六千丁，都是有本事，光着手赚得钱的。因此家家饶裕，远近俱称为李半州。一族之中，惟李清年齿最尊，推为族长。那李清天性仁厚，族中不论亲疏远近，个个亲热，一般看待，再无两样心肠。为这件上，合族长幼男女，没一个不把他敬重。每年生日，都去置办礼物，与他续寿。宗族已是大了，却又好胜，各自搜觅异样古物、朝元锦绣绉罗馈送。他生平省俭惜福，不肯过费，俱将来藏置土库中。逐年堆积上去，也不计其数。只有一件事，再不吝惜。你道是那一件？他自幼行善，利人济物，兼之慕仙好道，整千贯价布施。若遇个云游道士，方外全真^全，叩留至家中供养，学些丹术，讲些内养。谁想那班人都是走方光棍，一味说骗钱财，何曾有真实学问！在自费过若干东西，便是戏法讨不得一个。然虽如此，他这点精诚，终是不改，每日焚香打坐，养性存心，有出世之念。

其年恰好齐头七十。那些子孙们，两月前便在那里商议，说道：“七十古稀之年，是人生最难得的，须不比平常诞日。各要寻几件希奇礼物上寿，祝他个长春不老。”李清也料道子孙辈必然如此，预先设下酒席，分着一支一支的，次第请来赴宴。因对众人说：“赖得你等勤力，各能生活，每年送我礼物，积至近万，衣装器具，华侈的东西，也无用处；我因不好拂尔等盛情，所以有受无却。然而一向贮在土库，未尝一阅，多分已皆朽坏了。费你等钱帛，做我的粪土，岂不可惜！今日幸得天曹尚未录我魂气，生日将到，料你等必然经营庆生之礼，甚非我的本意！所以先期相告，切莫为此！”子孙辈皆道：“庆生的礼，自古叫做续寿。况兼七十岁，人生能有几次，若不庆贺，何以少展儿子孝顺之心？这可是少得的！”李清道：“既你等主意定夺，只凭我所要的，将来送我何如？”子孙辈欣然道：“愿闻尊命！”李清道：“我要生日前十日，各将手指大麻绳百尺送我，总算起来约有五六万丈，以此续寿，岂不更为长远！”众人闻声，暗暗称怪，齐问道：“太公分付，敢不奉命。但不知要他做甚？”李清笑道：“且待你等都送齐了，然后使你等知之，今犹未可轻言也。”众子孙领了李清分付之后，真个一传十，十传百，都将麻绳百尺，赶在生日前交纳，地上叠得高高的，竟成一座绳山。只是不知他要这许多绳何用？

元来离着青州城南十里，有一座山叫做云门山，山顶上分做两个，俨如斧劈开的。青州城里人家，但是向南的，无不看见这山飞云度鸟，窳儿^窳内经过，皆历历可数，俗人又称为劈山。那山顶中间，却有个大穴，湏湏洞洞^湏的，不知多少深。也有好事的，把大石块投下，从不曾听见些声响。以此人都道是没底的。只见李清受了麻绳之后，便差人到那山上紧靠著穴，只竖

^全 真——金代道士王嘉融合儒、佛、道三教为一，创立“全真教”，成为道教中的一个支派。后来当作一般道士的称呼。隋代还没有这个名称。

^窳 儿——指山顶上的缺口。

^湏 洞洞——没有边际，广大深远的样子。

起两个大概子，架上轱辘。家里又唤打竹家火的，做一个结结实实的大竹篮，又到铜铺里买上大小铜铃好几百个，也不知道弄出什么勾当？子孙辈一齐的都来请问，李清方才答道：“我元说终使你等知之，难道我就瞒着去了。我自幼好道，今经五十余年，一无所得。常见《图经》载那云门山是神仙第七个洞府。我年已七十，便活在世上，也不过两三年了。趁今手足尚还强健，欲千生日这一日，惜你等所送的麻绳，用著四根，悬在大竹篮四角，中间另是一根，系上铜铃，待我坐于篮内，却慢慢的绞下。若有些不虞去处，见我摇动中间这绳，或听见铃响，便好将我依旧盘上。万一有缘，得与神仙相遇，也少不得回来，报知你等。”说犹未毕，只见子孙辈都叩头跪道：“不可，不可！这个大穴里面，且莫说山精木魅，毒蛇怪兽，藏著多少：只是那一道乌黑的臭气，也把人熏死了。高年之人，怎么禁得这般利害？”李清道：“我意已决，便死无悔！你若不容我，必然私自逃去，从空投下。不得麻绳竹篮，永无出来的日子。”内中也有老成的，晓得他生是个执性的人，便道：“恭敬不如从命。只是这等天大的事，岂可悄然便去；须要遍告亲戚，同赴云门山相送，也使四海流传，做个美谈，不亦可乎！”李清道：“这却使得。”那李家一姓子孙，原有五六千，又去通知亲眷，同来拜送。只算一人一个，却不就是上万的人了。到得李清生辰这一日，无不陈了鼓乐，携了酒馔，一齐的捧著李清，竟往云门山去。随着去看的人，也不知有多少，几乎把青州城都出空了。不一时，到了云门山顶。众人举目四下一望，果然好景。但见：

众峰朝拱，列嶂环围。响冷冷流泉幽咽，密茸茸乱草迷离。崖边怪树参天，岩上奇花映日。山径烟深，野色过桥。青霭近冈形势远，松声隔水白云连。浙渐但闻林坠露，萧萧只听叶吟风。

那竹篮绳索等件，俱已整备停当。众亲眷们，都更递的上前奉酒。内中也有一个高年的说道：“老亲家，你好道之心，这般决烈，必然是神仙路上人，此去保无他虑；但我等做事也要老成，方无后悔。我想这等黑洞洞深穴，从来没人下去，怎把千金之体，轻投不测？今日既有竹篮绳索，不若先取一个狗来，放下去看。若是这狗无事，再把一个伶俐些家人下去，看道有甚么仙迹在那里。待他上来说是了，方才送老亲家下去，岂不万全。”李清笑道：“承教，承教！只是要求道的，长拼个死，才得神仙可怜，或肯收为弟子。这个穴内，相传是神仙第七洞府，又不比砒霜毒药，怎么要试他利害？似此疑惑，便是退悔道心，怎能勾超凡脱浊？我主意已定，好歹要下去走遭。不消列位高亲担忧。老汉信口谄得四句俚言，在此留别，望勿见笑！”众亲眷齐道：“愿闻珠玉。”李清随念出一首诗来，诗云：

久拼残命已如无，挥手云门愿不孤。

翻笑壶公^⑤曾得道，犹烦市上有悬壶。

众人听了这诗，无不点头嗟叹，勉强解慰道：“老亲家道心恁般坚固，但愿一下去，便得逢仙。”李清道：“多谢列位祈祝，且看老汉缘法何如。”遂起来向空拜了两拜，便去坐在竹篮内，挥手与众亲眷子孙辈作别，再也不说甚话，一径的将麻绳 辘辘放将下去，莫说众亲眷子孙辈，都一个个面色如上，连那看的人也惊呆了，摇头咋舌道：“这老儿好端端在家受用到不好，却痴心妄想，往恁样深穴中去求仙！可不是讨死吃么？”噫！

^⑤ 公——东汉时，有一老翁名王壶公，在市上卖药，常悬一壶，卖药毕，即跳入壶中，见《后汉书》。

李清这番下去了，不知几时才出世哩？正是：

神仙本是凡人做，只为凡人不肯修。

却说李清放下也不知有几千多丈，觉得到了底上，便爬出竹篮，去看那里面有何仙迹。岂知穴底黑洞洞的，已是不见一些高低；况是地下有水一般，又滑又烂。还不曾走得一步，早跌上一交。那七十岁老人家，有甚气力，才挣得起，又闪上一跌。只两交，就把李清跌得昏晕了去。那上面亲眷子孙辈，看看日色傍晚，又不见中间的麻绳曳动，又不听得铜铃响，都猜着道：“这老人家被那股阴湿的臭气相触，多分不保了。”且把辘轳绞上竹篮看时，只见一个空篮，不见了李清。其时就着了忙，只得又把竹篮放下。守了一会，再绞上来，依旧是个空篮。那伙看的人，也有嗟叹的，也有发笑的，都一哄走了。子孙辈向着穴中，放声大哭，埋怨道：“我们苦苦谏阻，只不肯听，偏要下去。七十之人，不为寿夭，只是死便死了，也留个骸骨，等我们好办棺椁葬他。如今弄得尸首都没了，这事怎处？”那亲眷们人人哀感，无不洒泪。内中也有达者说道：“人之生死，无非大数。今日生辰，就是他数尽之日，便留在家里，也少不得是死的，况他志伺如此，纵死已遂其志，当无所悔。虽然没了尸首，他衣冠是有的，不若今晚且回去，明早请几个有法力的道士，重到这里，招他魂去。只将衣冠埋葬，也是古人一个葬法，我闻轩辕皇帝，得了大道，已在鼎湖升天去了，还留下一把剑，两只履，装在棺内，葬于桥山^𠄎。又安知这老翁不做了神仙，也要教我们与他做个空冢。只管对着穴口啼啼哭哭，岂不惑哉！”子孙辈只得依允，拭了眼泪，收拾回家。到明日重来山顶，招魂回去。一般的设座停棺，少不得诸亲众眷都来祭奠。过了七七四十九日，造坟下葬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李清被这两跌，晕去好几时，方才醒得转来，又去细细的摸看。元来这穴底，也不多大，只有一丈来阔，周围都是石壁，别无甚奇异之处。况且脚下烂泥，又滑得紧，不能举步，只得仍旧去寻那竹篮坐下，思量曳动绳索，摇响铜铃，待他们再绞上去。伸手遍地摸着，已不见了竹篮，叫又叫不应，飞又飞不出，真个来时有路，去日无门，教李清怎么处置，只得盘膝儿，坐在地下。也不知捱了几日，但觉饥渴得紧，一时难过，想道古人啮雪吞毡，尚且救了性命：这里无雪无毡，只有烂泥在手头，便去抓一把来咽下。岂知神仙窟宅，每遇三千年才一开底里，迸出泥来，叫做“青泥”，专是把与仙人做饭吃的，尽也有些味道，可解饥渴。吃了几口，觉得精神好些。却又去细细摸看，只见石壁擦底下，又有个小穴，高不上二尺，心下想道：“只管坐在泥中，有何了期！左右没命的人了，便这里面有甚么毒蛇妖怪，也顾不得，且是爬将进去，看个下落。只因这番，直教黑茫茫断头之路，另见个境界风光；活喇喇拚命之夫，重开个铺行生理^𠄎。正是：

阎王未注今朝死，山穴宁无别道通？

李清不顾性命，钻进小穴里去，约莫的爬了六七里，觉得里顶渐渐高了二尺来多，左右是立不直的，只是爬着地走。那老人家也不知天晓日暗，倦时就睡上一觉，饥时就把青泥吃上几口，又爬了二十余里。只见前面透出星也似一点亮光，想道：“且喜已有出路了。”再把青泥吃些，打起精神，一钻钻向前去，出了穴口，但见青的山，绿的水，又是一个境界。李清起来伸

^𠄎 山——在今陕西黄陵县，有黄帝轩辕氏的陵墓在那里。

^𠄎 开个铺行生理——重新开一个店铺生活；就是另找出一条生路的意思。

一伸腰，站一站脚，整衣拂履，望空谢道：“惭愧！今朝脱得这一场大难！”依着大路，走上十四五里，腹中渐渐饥馁，路上又没一个人家卖得饭吃。总有得买，腰边也没钱钞。穴里的青泥，又不曾带得些出来，看看走不动了。只见路傍碧靛青的流水，两岸覆着菊花，且去捧些来吃。岂知这水也不是容易吃的，仙家叫做“菊泉”，最能延年却病。那李清才吃得几口，便觉神清气爽，手脚都轻快了。又走上十多里，忽望见树顶露出琉璃瓦盖造的屋脊，金碧闪烁，不知甚么所在？飞撚的赶到那里去看，却是血红的观门，周围都是白玉石砌就台基座。共有九层，每一层约有一丈多高。又没个阶坡，只得攀藤扞葛。拼命吊将上去。那门儿又闭着，不敢擅自去扣，只得屏气而待。直等到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¹，方才有个青衣童子开门出来，喝道：“李清，你来此怎么？”李清连忙的伏地叩头，称道：“青州染匠李清不揣凡庸，冒叩洞府，伏乞收为弟子，生死难忘！”那童子笑道：“我怎好收留得你？且引你进去恳求我主人便了。”那青衣童子，入去不久，便出来引李清进去，到王墀之下，仰看壁上华丽如天宫一般，端的好去处。但见：

朱甍耀日，碧瓦标霞。起百尺琉璃宝殿，髤九层白玉瑶台。隐隐雕梁镌玳瑁，行行绣柱嵌珊瑚。琳宫贝阙，飞檐长接彩云浮；玉宇琼楼，画栋每含苍雾宿，曲曲栏干围玛瑙，深深帘幕挂珍珠。青鸾玄鹤双双舞，白鹿丹麟对对游。野外千花开烂熳，林间百鸟啭清幽。

李清去那殿中看时，只见正居中坐着一位仙长，头戴碧玉莲冠，身披缕金羽衣，腰系黄绦，足穿朱屐，手中执着如意，有神游八极之表。东西两傍，每边又坐着四位，一个个仙风道骨，服色不一。满殿祥云缭绕，香气氤氲，真个万籁无声，一尘不到，好生严肃。李清上前，逐位叩了头，依旧将这冒死投见的情节，表诉一遍。只见中间的仙长说道：“李清，你未该来此，怎么就擅自投到？我这里没有你的坐位，快回去罢！”李清便涕泪哀求道：“我李清一生好道，不曾有些儿效验，今日幸得到了仙宫，面见仙长，岂肯空手回去？我已是七十岁的人，左右回去，也没多几时活，难道还再来得成？情愿死便死在阶下，断然不回去了。”那仙长只是摇头不允。却得傍边的替他禀道：“虽则李清未该到此，但他：一片虔诚，亦自可怜！我今若不留他，只道神仙到底修不得的了。况我法门中，本以度人为第一功德。姑且收留门下，若是不堪受教，再遣他回去，亦未迟也！”那仙长才点着头道：“也罢！也罢！姑容他在西边耳房暂住。”李清连忙拜谢。一头走到耳房里去，一头想道：“我若没有些道气，怎得做仙家弟子？只是当初曾与子孙们约道，遇得仙时，少不得给假回去，报知你等。今我再三哀禀，又得傍边这几位仙长相劝，才许收留，怎么又请回去了万一触件了他，嗅责我尘缘未净，如何是好？且自安心静坐，再过几时，另作区处。”那李清走到西边耳房下，尚未坐定，只见一个老者，从门外进来，禀道：“蓬莱山霞明观丁尊师初到，西王母特启瑶池大宴，请群真同赴。”并不见有人陈设，早已几乘鹤驾鸾车，齐齐整整，摆列殿下。其时中间的仙长在前，两傍的八位在后，次第步出殿来。那李清也免不得随着那伙青衣童子，在丹墀里候送。只见仙长觑着李清分付道：“你在此，若要观山玩水，任意无拘；惟有北窗，最是轻易开不得的，谨记谨记！”说罢，各各跨上鸾鹤，腾空而起。自然有

¹ 佛出世，二佛升天——“出世”，表示“生”；“升天”，表示“死”。这句话是说：一直等到一佛生、二佛死；时间很长的意思。

云霞拥护，萧管喧间，这也不能备述。

岂知李清在耳房下，凭窗眺望，看见三面景致。幽禽怪鸟，四时有不绝之音；异草奇花，八节有长春之色。真个观之不足，玩之有余。渐渐转过身来。只见北窗斜掩，想道：“既是三面都好看，怎么偏生一个北窗，却看不得？必定有甚奇异之处，故不把与我看。如今仙长已去赴会，不知多少程途，未必就回，且待我悄悄的开来看看。仙家那里便知道了。”走向前轻轻把手一推，呀的一声，那窗早已开了。举目仔细一观，有恁般作怪的事！一座青州城正临在北窗之下。见州里人家，历历在目。又见所住高大屋宅，渐已残毁，近族傍支，渐已零落，不胜慨叹道：“怎么我出来得这几日，家里便是这等一个模样了？俗语道得好，家无住，屋倒柱。我若早知如此，就不到得这里也罢！何苦使我子孙恁般不成器，坏了我的门风。”不觉归心顿然而起。岂知叹声未毕，众仙长已早回来了。只听得殿上大叫：“李清！李清！”那李清连忙掩上北窗，走到阶下。中间的仙长大怒道：“我分付你不许偷开北窗，你怎么违命，擅自开了？又嗟叹懊悔，思量回去。我所以不肯收留者，正为你尘心不断故也。今日如何还容得你在此！便可速回，无得溷我洞府。”那李清无言可答，只是叩头请罪，哀告道：“我来时不知吃了多少苦楚，真个性命是毫厘丝忽^①上挣来的。如今回去，休说竹篮绳索，已被家里人绞上；就是这三十多里小小穴道中，我老人家怎么还爬得过？”仙长笑道：“这不必忧虑，我另有个路径，救人指引你出去。”那李清方才放下了这条肚肠，起来拜谢出门。只见东手头一位，向着仙长不知说甚话，仙长便唤李清：“你且转来。”李清想道：“一定的又似前番相劝，收留我了。”不胜欣然。急急走转去跪下，听候法旨。你道那仙长唤李清回来，说些甚么？说道：“我遣便遣你回去，只是你没个生理，何以度日？我书架上有的是书，你可随意取一本去，若是要觅衣饭，只看这书上，自然有了，”李清口里答应，心里想道：“元来仙长也只晓得这里的事，不晓得我青州郡里的事。我本有万金家计，就是子孙辈连年送的生日礼物，也有好几千，怎么刚出来得这两日，便回去没有饭吃了？”只是难得他一片好意，不免走近书架上，取了一本最薄的，过去拜谢。那仙长问道：“书有了么？”李清道：“有了。”仙长道：“既有了书，去罢！”李清正待出门，只见西手头一位，向着仙长，也不知说甚话，那仙长把头一点，又叫道：“李清你且转来。”李清想道：“难道这一番不是劝他收留我的？”岂知仍旧不是。只见仙长道：“你回去，也要走好些路，才到得家里。便到了家里，也不能勾就有饭吃，你可吃饱了去。”早有童子，拿出两个人芋头来，递与李清吃。元来是煮熟的鹅卵石，就似芋头一般，软软的嫩嫩的，又香又甜，比着云门穴底的青泥，越加好吃。再走过去拜谢。那仙长道：“李清，你此去，也只消七十多年，还该到这里的。但是青州一郡，多少小儿的性命，都还在你身上！你可广行方便，休得堕落。我有四句偈语，把与你一生受用，你紧记着！”偈语云：

见“石”而行，听“简”而问。傍“金”而居，先“裴”而遯。

李清再拜受了这偈语，却教初来时元引进的童子送他回去。竟不知又走出个甚的路径来，总便不消得万丈麻绳，难道也没有一些险处？元来那童子指引的路径，全不是旧时来的去处，却绕着这一所仙院，倒转向背后山坡上

^① 厘丝忽——旧时作为重量中最轻最小的四个单位；这里比喻极其轻微之意。

去。只见一个所在，出得好白石头，有许多人在那里打他。李清问道：“仙家要这石头何用？”童子道：“这个是白玉，因为早晚又有一个尊师该来，故此差人打去，要做第十把交椅。”李清便问道：“这个尊师，是甚么名姓？”童子道：“连我们也只听得是这等说，怎么知道？便知道，也不好说得，恐怕泄漏天机，被主人见罪。”一头说，一头走，也行了十四五里，都是龟背大路，两傍参天的古树，间着奇花异卉，看不尽的景致，便再走两里，也不觉的。又走过一座高山，这路径渐渐僻小，童子把手指道：“此去不上十里，就是青州北门了。”李清道：“我前日来时，是出南门的，怎么今日却进北门？我生长在青州已七十岁了，那晓得这座云门山是环着州城的。可知道开了北窗，便直看见青州城里。但不知那一边是前路？那一边是后路？可指示我，等我日后再来叩见仙长，只打这条路上来，却不省费许多麻绳吊去云门穴里去？”问未绝口，岂知飕飕的一阵风起，托地跳出一个大虫来，向着李清便扑。惊得李清魂胆俱丧，叫声：“苦也！”望后便倒，吓死在地。可怜，

身名未得登仙府，支体先归虎腹中。

说话的，我且问你：尝闻好古老传说，那青泥白石，乃仙家粮粮，凡人急切难遇，若有缘的尝一尝，便疾病不能侵，妖怪不能近，虎狼不能伤。这李清两件既已都曾饱食，况又在洞府中住过，虽则道心不坚，打发回去，却又原许他七十年后，还归洞府，分明是神仙了，如何却送在大虫口里？看官们莫要性急，待在下慢慢表白出来。那大虫不是平常吃人的虎，乃是个神虎，专与仙家看山守门的。是那童子故意差来把李清惊吓，只教他迷了来路，元非伤了性命。那李清死去半晌，渐渐的醒转来，口里只叫：“救命，救命！”慢慢挣扎坐起看时，大虫已是不见，连青衣童子也不见去向，跌足道：“罢了！罢了！这童子一定被大虫驮去吃了。可怜！可怜！”却又想道：“那童子是侍从仙长的，料必也有些仙气，大虫如何敢去伤他？决无此理。只是因甚不送我到家，半路就撇了去。”心下好生疑惑，爬将起来，把衣服整顿好了，忽地回头观看，又吃一惊：怎么那来路一划都是高山陡壁，全无路径？连称：“奇怪！奇怪！”口里便说，心中只怕又跳出一个大虫来，却不丧了这条老命。且自负命跑去，约莫走上四五里，却是三叉路口，又没一个行人来往，可以问信。看看日色傍晚，万一走差路头怎了！正在没摆布处，猛然看见一条路上，却有块老大的石头，支出在那里，因而悟道：“仙长传授我的偈语，有句道：‘见石而行。’却不是教我往这条路去？”果然又走上四五里，早是青州北门了。进了城门，觉得街道还略略可认，只是两边的屋宇，全比往时不同，莫测其故。欲要问人，偏生又不遇着一个熟的。渐渐天色又黑，只得赶回家去。岂知家里房子，也都改换，却另起了大门楼，两边八字墙，好不雄壮！李清暗道：“莫非错走到州前来了？”仔细再看：“像便像个衙门，端只是我家里。难道这等改换了，我便认不得。想我离家去，只在云门穴里，不知担阁了几日，也是有数的。后面钻出小穴来，总是今日这一日，怎么便有这许多差异的事？莫非州里见我不在，就把我家房子，白白的占做衙门？可道凡事也不问个主。只可惜今日晚了，拚到明日，打进状词，与他理会。随你官府，也少不得给官价还我。”只得寻个客店安歇，争奈身边一个钱也没有，不免解件衣服下来，换了一贯钱。还觉腹中是饱的，只买一角酒来吃了。便待去睡，终久心下彷徨，这夜如何睡得着。李清在床上翻来覆去，自嗟自叹，悔道：“我怎么倒去抱怨仙长？他明

明说我回去将何度日？教我取书一本，别做生理。又道是：我回去，就也未有的饭吃，把两个煮熟的石子与我，岂不是预知已有今日了。”便去袖里把书一摸，且喜得尚在，只如今未有工夫去看。

待到天明，还了房钱，便遍著青州大街上都走转来，莫说众亲眷子孙没有一个，连那染坊铺面，也没一间留下的。只得陪个小心，逢人便问，岂知个个摇头，人人努嘴，都说道：“我们并不知道有甚李清。也并不曾见说云门山穴里有人下去得的？”只教李清茫然莫知所以。看看天晚，只得又向客店中安歇。到第二日，又向小巷儿里，东抄西转，也不曾遇着一个。但是问人，都与大街上说话一般。一发把李清弄呆了，想道：“我也怪前日出来的路径，有些差异，莫非这座青州城是新建的？不是我旧青州，故此没个熟人相遇。天下云门山只有一个，绝无两个。我何不出了南门，径到云门山上一看，若云门山无异，这便是我旧青州了。再慢慢的访问，好歹究出甚的缘故来。”忙忙的奔出南门，径往云门山去。将至山顶，早见一座亭子，想道：“这路径明明是云门山的，几时有个亭子在这里？且待我看是甚么亭？”元来题着“烂绳亭。开皇四年立。”李清道：“是了！昔日樵夫曾遇见仙人下棋，他看得一局棋完，不知已过了多少年岁，这斧柄坐在身下，已烂坏了，至今世人传说烂柯的故事。多分是我众子孙，道我将这麻绳吊下云门穴底，也去遇了神仙，把绳都烂掉在山上，故建立这座亭子，名为烂绳亭。无非要四方流传，做个美谈的意思。看他后面写着开皇四年立，却不仍是今年的日月，怎么城里人家就是这等改换了？且再到上边去看。”只见当着穴口，竖个碑石，题道：“李清招魂处。”李清吓了一跳道：“我现今活活的在此，又不曾死，要招我的魂做甚么？”又想了一想道：“是了是了！是我下到这般险处，提起竹篮上来，又不见了，疑心道死了，故在此招我的魂。”回去又想了一想道：“咦！莫非是我真个死了，今日是魂灵到此？”心下反榜惶起来，不能自决。想道：“既是招魂，必有个葬处，若是葬，必在祖莹左右，人家虽有改换之日，祖宗坟墓，却千年不改换的。何不再去祖坟上一看，或者倒有个明白。”下了云门山，一径的转过东门，远远望见祖坟上，山势活似一条青龙，从天上飞将下来的。想起，“《葬经》^①上面有云：‘山如凤翁，或似龙蟠，一千年后当出仙官。’看我祖坟上有这般风水，怎么刚出得我一个，才遇见仙人，又被赶逐回家，焉能勾升天日子。却不知这风水，毕竟应在那个身上？”到了祖坟，不免拜了两拜，只见许多合抱的青松白杨，尽被人代去。坟上的碑石，也有推倒的，也有打断的，全不似旧时模样。不胜凄感，叹道：“我家众子孙，真个部死断了，就没一个来到坟上照管？”单有一个碑，倒还是竖着的，碑上字迹，仿佛可认，乃是“故道士李清之墓”七个字。李清道：“既是招魂葬，无过把些农冠埋在里面，料必是个空冢。只是碑石，已被苔藓驳蚀几尽，须不是开皇四年立的，可知我死已多时了，今日来家的，一定是我魂灵，故此幽冥间隔，众亲眷子孙，都不得与我相见。不然，这上千上万的人，怎么就没一个在的？”那李清满肚子疑心：“只当青天白日，做梦一般，又不知是生，又不知是死，教我那里去问个明白？”正在傍惶之际，忽听得隐隐的渔鼓筒^②响，走去看时，却是东

^① 《葬经》——旧题“晋郭璞撰”；是一部讲风水迷信的书。

^② 鼓筒——渔鼓，竹筒两端蒙上鱼皮协乐器。筒，用绳子串起来的两块板。都是唱过情时伴奏的两种简单乐器；口里一面唱，手里一面敲打作响。

岳庙前一个瞎老儿，在那里唱道情，向着人掠钱。方才想起：“临出山时，仙长传授我的偈语，第二句道：‘听筒而问。’这个不是渔鼓筒？我该问他的。且自站在一边，待众人散后，过去问他便了。”只见那瞎老儿，止掠得十来文钱，便没人肯出。内中一个道：“先生，你且说唱起来，待我们敛足与你。”瞽者道：“不成不成！我是个瞎子，倘说完了，都一溜走开，那里来寻讨？”众人道：“岂有此理！你是个残疾人，哄了你也不当人子。”那瞽者听信众人，遂敲动渔鼓筒板，先念出四句诗来道：

暑往寒来春复秋，夕阳桥下水东流。

将军战马今何在？野草闲花满地愁。

念了这四句诗，次第敷衍正传，乃是“庄子叹骷髅”一段话文，又是道家故事，正合了李清之意。李清挤近一步，侧耳而听。只见那瞽者说一回，唱一口，正叹到骷髅皮生肉长，复命还阳，在地下直跳将起来。那些人也有笑的，也有嗟叹的，却好是个半本，瞽者就住了鼓筒，待掠钱足了，方才又说。——此乃是说平话^①的常规。谁知众人听话时一团高兴，到出钱时，面面相觑，都不肯出手。又有身边没钱的，假意说几句冷话，佯佯的走开去了。刚刚又只掠得五文钱。那掠钱的人，心中焦躁，发起喉急，将众人乱骂。内中有一后生出尖揽事，就与那掠钱的争嚷起来。一递一句，你不让，我不让，便要上交厮打。把前后掠的十五文钱，撒做一地。众人发声喊，都走了。有几个不走的，且去劝厮打，单撇着瞽者一人。李清动了个恻隐之心，一头在地上捡起那十五文钱，交付与瞽者，一头口里叹道：“世情如此晓薄，钱财恁般珍重！”瞽者接钱在手，闻他叹语，问道：“你是兀谁？”李清道：“老汉是问信的。你若晓得些根由，到送你几十文酒钱。”瞽者道：“问甚么信？”李清道：“这青州城内，有个做染匠的李家，你可晓得么？”瞽者道：“在下正姓李：敢问老翁高姓大名？”李清道：“我叫做李清，今年七十岁了。”瞽者笑道：“你怎么欺我瞎子，就要讨我的便宜。我也不是个小伙子，年纪倒比你长些，今年七十六岁了。只我嫡堂的叔曾祖，叫做李清。你怎么也叫做李清？”李清见他说话有些根由，便改着口道：“天下尽有同名同姓的，岂敢讨你的便宜？我且问你，那令曾叔祖，如今到那里去了？”瞽者道：“这说话长哩。直在隋文帝开皇四年，我那叔曾祖正是七十岁，要到云门山穴里，访甚么神仙洞府，整俯了许多麻绳，一吊吊将下去。你道这个穴里，可容易去得的，自然死了。元来我家合族全仗他一个的福。自他死后，家事都就零落；况又遭着兵火，遂把我阖族子孙，都灭尽了。单留得我一个现世报，还在这里；却又无男无女，靠唱道情度日。”李清暗忖道：“元来都认我死在云门穴里了。”又问道：“他吊下云门穴去，才只一年里面，怎么家事就这等零落得快？合族的人，也这等死亡得尽？”瞽者道：“哎呀！敢是你老翁说梦哩。如今须不是开皇四年，是大唐朝高宗皇帝永徽五年了。隋文帝坐了二十四年天下，传与炀帝，也做了十四年，被字文化及谋了位，因此天下大乱。却是唐太宗打了天下，又让与别人做皇帝，叫做高祖，坐了九年；太宗自家坐了二十三年；如今皇帝就是太宗的太子，又登基五年了。从开皇四年算起，共是七十二年。我那叔曾祖去世时节，我只有得五岁，如今现活七十六岁了，你还道快哩。”李清又道：“闻得李家族里，有五六千丁，便隔得七十三年，也不该就都死灭，只剩得你一

^① 平话——“平活”，一作“评话”。“说平话”，就是“说书”。

个。”瞽者道：“老翁你怎知这个缘故？只因我族里人，都也有些本事，会光着手赚得钱的。不料隋炀帝死后，有个王世充造反，到我青州，看见我族里人，丁丁精壮，尽皆拿去当军，那王世充又十分不济，屡战屡败，遂把手下军马，都消折了。我那时若不亏着是个带残疾的，也留不到今日。”李清听了这一篇说话，如梦初觉，如醉方醒，把一肚子疑心，才得明白。身边只有三四十文钱，尽数送与瞽者，也不与他说明这些缘故，便作别转身，再进青州城来。

一路想道：“古诗有云：‘山中方七日，世上已千年。’果然有这等异事！我从开皇四年，吊下云门穴去，往还能得几日，岂知又是唐高宗永徽五年，相隔七十二年了。人世光阴，这样容易过的！若是我在里面多住几时，却不连这青州城也没有了。如今我的子孙已都做故人，自己住的高房大屋，又皆属了别姓，这也不必说起。只是我身边没有半分钱钞，眼前又别无熟识，可以挪借，教我把甚么度日？左右也是个死，那仙长何苦定要赶我回来怎的？”叹了几声，想了一会，猛然省道：“我李清这般懵懂，怎么思量还要做仙哩？我临出门时，仙长明明说我回家来，怕没饭吃，曾教我到他书架上拿本书去，如今现在袖里，何不取出书来，看道另做甚么生意？”你道这本书，是甚么书？元来是本医书，专治小儿的病症，也不多几个方子在上面。那李清看见，方才悟道：“仙长曾对我说，此去不消七十多年，依旧容我来到那里。我想这七十年，非比云门穴底下，须在人世上好几时，不是容易过的。况我老人家，从来药材行里，不曾着脚，怎便莽莽广广^莽的要去行医！且又没些本钱，置办药料；不如到药铺里寻个老成人，与他商量，好做理会。”刚刚走得三百余步，就有一个白粉招牌，上写着道：“积祖金铺出卖川广道地生熟药材。”当下李清看见，便大喜道：“仙长传授我的第三句偈语，说道：‘傍金而居。’这不是姓金的了？世称神仙未卜先知，岂不信哉！岂不信哉！”只见铺中坐的，还不上二十多岁，叫做金大郎。李清连忙向前，与他唱个喏，问道：“你这药材，还是现卖，也肯赊卖？”金大郎道：“别人家买药的，就要现钱才卖；只有行医开铺的，是长久主顾，但要药料，只上个帐簿取去，或一季或一月一算，总数还钱。叫做半赊半现。”李清便扯个谎道：“我原是个幼科医人，一向背着包，沿村走的。如今年纪老了，也要开个铺面，坐地行医，不知那里有空房，可以赁住？乞赐指引。也好与贵铺做个主顾。”金大郎道：“就是我家隔壁，有一间空房，不见门上贴着招赁两字么？只怕窄狭，不彀居住。”李清道：“我老身别无家小，便一间也尽勾了。只是铺前须要竖面招牌，铺内须要药厢药刀，各色家伙，方才像个行医的。这几件，都在那里去置办？不知可也赊得否？”金大郎道：“我铺里尽有现成余下的在此，我一发都借了你去。待生意兴旺时，连那药帐，一总算还与我，岂不两得其便。”那李清亏得金大郎一力周旋，就在他药铺间壁住下。想起：“当初在云门山上，与亲族告别之时，曾有诗云：翻笑壶公曾得道，犹烦市上有悬壶。不意今日回来，又要行医，却不应了两句讖语。”遂在门前，横吊起一面小牌，写着“悬壶处”三个字。直竖起一面大牌，写着“李氏专医小儿疑难杂症”十个字。铺内一应什物家伙，无不完备。真个装一佛像一佛，自然像个专门的太医起来。

恰好这一年青州城里，不论大小人家，都害时行天气，叫做小儿瘟，但

^莽 莽广广——莽莽闯闯；卤莽的意思。

沾着的便死。那幼科就没请处，连大方脉的，也请了去。岂知这病，偏生利害，随你有名先生下的药，只当投在水里，眼睁睁都看他死了。只有李清这老儿古怪，不消自到病人家里切脉看病，只要说个症候，怎生模样，便随手撮上一帖药，也不论这药料，有贵有贱，也不论见效不见效，但是一帖，要一百个钱。若讨他两帖的，便道：“我的药，怎么还用两帖？”情愿退还了钱，连这一帖也不发了。那讨药的人，都也半信半不信，无奈病势危急，只得也赎一帖，回去吃看。你道有这等妙药？才到得小儿口里，病就好一半，一咽下肚里去，便全然好了，还有拿得药回去，小儿已是死了的，但要煎的药香，冲在那小儿鼻孔内，就醒将转来。这名头就满城传遍，都称他做李一帖。从此后，也不知医好了多少小儿，也不知赚过了多少钱钞。我想李清是个单身子，日逐用度有限，除算还了房钱药钱，和那什物家伙钱以外，赢余的难道似平时积攒生日礼一般，都烂着在家里？毕竟有个来处，也有个去处。元来李清这一次回来，大不比当初性子，有积无散。除还了金大郎铺内赊下各色家伙，并生熟药料的钱，其余只勾了日逐用度，尽数将来赈济贫乏，略不留难。这叫做广行方便，无量功德，以此声名，越加传播。莫说青州一郡，遍齐鲁地方，但是要做医的，闻得李一帖名头，那一个不来拜从门下，希图学些方术。只见李清再不看甚医书，又不亲到病人家里诊脉。凡遇讨药人来，收了铜钱便撮，止一帖药，又不多几样药味。也有说来病症是一样的，倒与他各样的药，也有说来病症是各样的，倒与他一样药。但见拿药去吃的，无有不效。众皆茫然，莫测其故，只得觅个空间，小心请教。李清道：“你等疑我不曾看脉，就要下药。不知医道中，本以望闻问切，目为神圣工巧^㉑，可见看脉是医家第四等，不是上等。况小儿科与大方脉不同，他气血未全，有何脉息，可以看得。总之，医者意也。无过要心下明，指下明，把一个意思揣摩将去。怎么靠得死方子，就好疗病？你等俱看我的下药，便当想我所以下药的意思。那《大观本草》这部书，却不出在我山东的，你等熟读本草，先知了药性，才好用药。上者要看本年是甚司天，就与他分个温凉。二者看害病的是那地方人，或近山或近水，就与他分个燥湿。三者看是甚等样人家，富贵的人，多分柔脆，贫贱的人，多分坚强，就与他分个消补，细细的问了症候，该用何等药味，然后出些巧思，接着君臣佐使，加减成方，自然药与病合，病随药去。所以古人将用药比之用兵，全在用得药当，不在药多。赵括徒读父书，终致败灭^㉒，此其鉴也！”众等皆拜谢教而退。岂知李清身边，自有薄薄的一本仙书，怎肯轻易泄漏？正是：

小儿有命终须救，老子无书把甚看。

李清自唐高宗永徽^㉓五年，行医开铺起，真个光阴迅速，不觉过了第六年，又是显庆五年，龙朔三年，麟德二年，乾封二年，总章二年，咸亨四年，上元二年，仪凤三年，调露一年，永隆一年，开耀一年，一总共是二十

^㉑ 闻问切，目为神圣工巧——语见中医医书《难经》：“望而知之谓之‘神’，闻而知之谓之‘圣’，问而知之谓之‘工’，切脉而知之谓之‘巧’。”“望闻问切”，是中医诊断病状的四种方法：望，望气色；闻，听声音；问，问病情；切，摸脉搏。

^㉒ 括徒读父书，终致败灭——赵括，战国时赵国的名将赵奢的儿子；少学兵法，自以为天下无敌；后来在对秦国的战役中，大败被杀。这里是比喻不可拘泥于书本知识的意思。

^㉓ 徽、显庆，龙朔、麟德、乾封、总章、咸亨、上元、仪凤、调露、永隆、开耀、永淳——都是唐高宗（李治）的年号。

七年了。这一年却是永淳元年，忽然有个诏书下来，说御驾亲幸泰山，要修汉武帝封禅的故事。你道如何叫做封禅？只为天下五座名山，称做五岳。五岳之中无如泰山，尤为灵秀，上通于天，云雨皆从此出。故有得道的皇帝，遇着天下太平，风调雨顺，亲到泰山顶上，祭祀岳神，刻下一篇纪功德的颂，合成天地。那碑上刻的字，都是赤金填的，叫做金书。碑外又有个白玉石的套子，叫做玉检。最是朝廷盛举。那天帝是不好欺的，颂上略有些不实，便起怪风暴雨，不能终事。这也不是汉武帝一个创起的，直从大禹以前，就有六十九代，都曾封禅。后来只有秦始皇和汉武帝两个，这怎叫得有道之君。无非要粉饰太平，侈人观听。毕竟秦始皇遇着大雨，只得躲避松树底下；汉武帝下山，也被伤了左足。故此武帝之后，再没有敢去封禅的。那唐高宗这次诏书，已是第三次了。青州地方，正是上泰山的必由去处，刺史官接了诏，不免点起排门夫，填街砌路，迎候圣驾。那李清既有铺面，便也编在人夫数内，催去着役。

其时青州自有了李清行医，羞得那幼科先生，都关了铺门，再没个敢出头的，若教他去做夫砌路，万一小儿们有个急病，一时怎么就请得他到，讨得药吃？因此合郡的人，都到州里去替他禀脱。少不得推几个能言会语的做头，向前禀道：“现今行医的李清已是九十七岁近百的人，有甚么气力当夫？我们情愿替他出钱，另雇精壮少年应役，仍留他在铺里，也好保全我一个小儿的性命。”元来李清开铺这一年，依还说是七十岁。因此人只认他九十六岁，那知他已是一百六十八岁了。从来律上凡七十以上的，即系是年老，准免差役。所以合郡的人，借这个名色，要与他雇工替役，仍留他在铺行医。岂知州刺史是岭南人，他那地方，最是信巫不信医的，说道：“虽然李清已有九十七岁，想他筋力强健，尽好做工，怎么手里撮得药，偏修不得路？不见姜太公八十二岁，还要辅佐周武王，兴兵上阵。既做了朝廷的百姓，死也则索要做，躲避到那里去？总便他会医小儿，难道偌大一坐青州，只有他幼科一个？查他开铺以来，只得二十七年，以前的青州人家小儿，也不曾见都死绝了。怎么独独除下他一个名字，何以服众？”随他合郡的人，再三苦禀，只是不听。急得那许多人，就没个处置。都走到李清铺前商议，要央个紧要的分上，再去与州官说，李清道：“多谢列位盛情！以我老朽看来，到不去说也罢。你道一些小事，有何难听，那州官这等拘执，无过虑着圣驾亲来，非寻常上司之比。少有不肖，便是砍头的罪过。放此只要正身著役。恐怕雇工的做出事来，以后不好查究。做官的肚肠，大概如此，断然不肯再听人说。但我揣度事势，这诏书也多分要停止的。在麟德二年一次，调露元年又一次。如今却是第三次。既是前两次不来，难道这一次又来得成。包你五日里面，就有决裂。不若且放下胆，凭他怎生样差拨便了！”众人听了这篇说话，都怪道：“眼见得州里早晚就要金了牌，分了路数，押夫着役，如火急一般，那老几倒说得冰也似冷。若是诏书一日不停止，怕你一日不做夫！我们倒思量与他央个分上人保求顶替，他偏生自要去当。想是在铺里收钱不送，只要到州里来领他二分一日的工食哩。”都冷笑一声，各自散去。岂知高宗皇帝这一次，已是决意要到泰山封禅，诏下礼部官，草定了一应仪注^①，只待择个黄道吉日，御驾启行；忽然患了个痿痹的症候，两只脚都站不起来，怎么还去行得这等大礼？因此青州上司，隔不得三日之内，移

^① 注一礼节，仪式。

文下来，将前诏停止。那合郡的人，方信李清神见，越加叹服。

元末山东地面，方术之士最多，自秦始皇好道，遣徐福载了五百个童男童女到蓬莱山，来不死之药。那徐福就是齐人。后来汉武帝也好道，拜李少君为文成将军^拜，栾大为五利将军，日逐在通天台、竹宫、桂馆，祈求神仙下降。那少君栾大也是齐人。所以世代相传，常有此辈。一向看见李清自七十岁开医铺起，过了二十六年，已是近百的人，再不见他添了一些儿老态，反觉得精神颜色，越越强壮，都猜是有内养的。如今又见他预知过往未来之事，一定是得道之人，与董奉韩康一般，隐名卖药。因此那些方士，纷纷然都来拜从门下，参玄访道，希图窥他底蕴。屡屡叩问李清，求传大道。李清只推着老朽，元没甚知觉，唯有三十岁起，便绝了欲，万事都不营心，图个静养百已，所以一向没病没痛，或者在此。方士们疑他隐讳，不肯轻泄。却又问道：“寿便养得，那过去未来之事，须不是容易晓得的。不知老师有何法术，就预期五日内当有停止诏书消息？”李清道：“我那里真是活神仙，能未卜先知的人。岂不知孔夫子萍实商羊故事^萍！只是平日里，听得童谣，揣度将去，偶然符合。盖因童谣出于无心，最是天地间一点灵机，所以有心的试他，无有不验。我从永徽五年，在此开医铺起，听见龙朔年间，就有个童谣，料你等也该记得的。那童谣上说道：‘那泰山高，高几层？不怕上不得，到怕不得登。三度征兵马，旁道打腾腾。’

三度去，登不得。’果然前两度已验，故知此回必无登理。大抵老人家闻见多，经验多，也无过因此识彼，难道有甚的法术不成！”这方士们见他不肯说，又常是收钱撮药，忙忙的没个闲暇，还有那伙要赈济的来打搅，以此渐渐的也散去了。明年高宗皇帝晏驾，却是武则天后临朝，坐了二十一年，才是太子中宗皇帝，坐了六年，又被韦皇后谋乱。却是睿宗皇帝除了韦后，也坐了六年，传位玄宗皇帝，初年叫做开元，不觉又过了九年，总共四十三年。满青州城都晓得李清，已是一百四十岁。一来见他医药神效如旧，二来容颜不老，也如旧日，虽或不是得道神仙，也是个高年人瑞，因此学医的，学道的，还有真实信他的，只在门下不肯散去。正是：

神仙原在阎浮界，骨肉还须夙世成。

话分两头，却说玄宗天子，也志慕神仙，尊崇道教，拜着两个天师，一个叶法善，一个邢和璞，皆是得道的，专为天子访求异人，传授玄素赤黄，及还婴泝流^还之事。这一年却是开元九年，邢叶二天师奏道：“现有三个真仙在世，一个叫做张果，是恒州条山人。一个叫做罗公远，是邢州人。一个叫做李清，是北海人。虽然在烟霞之外，无意世上荣华，若是朝廷虔心遣使聘他，或者肯降体而来，也未可知。”因此玄宗天子，差中书舍人徐峤去聘张果，太常博士崔仲芳去聘罗公远，通事舍人裴聘聘李清。三个使臣辞朝别圣，捧着玺书，各自去征聘不题。元来李清尘世限满，功行已圆，自然神性灵通，早已知裴舍人早晚将到，省起昔日仙长分付的偈语：“第四句说道：

^拜 李少君为文成将军——据《史记》记载，是拜文翁为文成将军，不是拜李少君。

^萍 实商羊故事——都是孔子（丘）的传说故事：楚昭王渡江，有种东西像斗大，撞着他的船。他派人问孔子，孔子说：这是“萍实”，可以吃；惟有霸者才能获得这种东西。“商羊”，传说中的鸟名。齐国有一只脚的鸟，齐君派人问孔子，孔子说：这种鸟叫做“商羊”，它一出现，天就将要下大雨。

^还 素赤黄、还婴泝流——道教迷信的方术：“玄素”，炼黄白丹药。“赤黄”，聚敛魂魄。“还婴”，返老还童、“泝流”，阴阳采补。

‘先裴而遁。’这个‘遁’字，是逃遁之遁，难道叫我逃走不成？明明是该尸解去了。”你道怎么叫做尸解？从来仙家成道之日，少不得该离人世，有一样白日飞升的谓之羽化，有一样也似世人一般死了的，只是棺中到底没有尸骸，这为之尸解。惟有尸解这门，最是不同。随他五行，皆可解去。以此世人却有不知道他是神仙的。

且说李清一个早起，教门生等休挂牌面，说道：“我今日不卖药了，只在午时，就要与汝等告别。”众门生齐吃一惊，道：“师父好端端的，如何说出这般没正经话来？况弟子辈久侍门下，都不曾传授得师父一毫心法，怎的就去了？还是再留几时，把玄妙与弟子们细讲一讲，那时师父总然仙人^人，道统流传，使后世也知师父是个有道之人。”李清笑道：“我也没甚玄秘可传，也不必后人晓得。今大限已至，岂可强留。只是隔壁金大郎，又不在此，可烦汝等为我买具现成棺木，待我气绝之后，即便下棺，把钉钉上，切不可停到明日。我铺里一应家伙什物，都将来送与金大郎，也见得我与他七十年老邻老舍，做主顾的意思。”众门生一一领命，流水去买办棺木等件，顷刻都完。那金大郎也年八十九岁了，筋骨亦甚强健，步履如飞，挣了老大家业，儿孙满堂，人都叫他金阿公。只有李清还在少年时看他老起来的，所以原呼他为大郎。那日起五更往乡间去了，所以不在。李清到了午时，香汤沐浴，换了新衣，走入房中。那些门生，都紧紧跟着。李清道：“你们且到门首去，待我静坐片时，将心境清一清，庶使临期不乱。”问：“金大郎回了，请来面别，也不在一向相处之情。”众门生依言，齐走出门，就问金大郎，却还未回。隔了片时，进房观看李清，已是死了。众门生中，也有相从久的，一般痛哭流涕，也有不长俊的，只顾东寻西觅，搜索财物。乱了一回，依他分付，即便入棺。元来这尸，也有好些异处。但见他一双手，两只脚，都交在胸前，如龙蟠一般。怎好便放下去？待要与他扯一扯直，岂知是个僵尸，就如一块生铁打成，动也动不得。只得将就抬入棺中，钉上材盖，停在铺里。李清是久名向知的，顷刻便传遍了半个青州城，主顾人家都来吊探。众门生迎来送往，一个个弄得口苦舌干，腰驼背曲。有诗为证：

百年踪迹混风尘，一旦辞归御白云。

羽盖霓旌何处存？空留药臼付门人。

却说通事舍人裴聘，一路乘传而来，早到青州境上，那刺史官已是知得，帅着合郡父老，香烛迎接。直到州堂开读诏书，却是征聘仙人李清。刺史官茫然无知，遂问众父老。父老们禀道：“青州地方，但有个行小儿科的李清，他今年一百四十岁，昨日午时，无病而死。此外并不曾闻有甚仙人李清在那里。”裴舍人见说，倒吃了一惊，叹道：“下官受了多少跋涉，贺诏到此，正聘行医的仙人李清，指望敦请得入朝，也叫做不辱君命。偏生不凑巧，刚刚的不先不后，昨日死了，连面也不曾得见。这等无缘，岂不可惜！我想汉武帝时，曾闻得有人修得神仙不死之药，特差中大夫去求他药方，这中大夫也是未到前，适值那人死了。武帝怪他去迟，不曾求得药方，要杀这大夫。亏着东方朔谏道：‘那人既有不死之药，定然自己吃过，不该死了，既死了，药便不验，要这方也没用。’武帝方悟。今幸我天子神明，胜于汉武，纵无东方朔之谏，必不至有中大夫之恐。但那叶二天师既称他是仙人，

^人——疑是“去”字之误。

自当后天不老，怎么会死？若果死，就不是仙人了。虽然如此，一百四十岁的人，无病而死，便不是仙人，却也难得。”即使分付州官，取左右邻不扶结状^不，见得李清乎日有何行谊，怎地修行的，于某年月某日时，已经身死，方好复命。刺史不敢怠慢，即唤李清左近邻佑，责令具结前来，好送天使起身。那些邻舍领命出去。内中一个道：“我们尽是后生，不晓得他当初来历详细，如何具结？闻说止有金阿公是他起头相处的，必然知他始末根由。昨日往乡间去了，少不得只在今日明早便归，待他斟酌写一张同去呈递，也好回答。”众人齐称有理。同回家去。恰好金老儿从乡间归来，一个人背着一大包草头跟着，劈面遇见。众人迎住道：“好了，金阿公回也！你昨日不到乡间去，也好与你老友李太医作别。”金老儿道：“他往那里去，要作别？”众人道：“他昨日午时，已辞世了。”金老儿道：“罪过！罪过！我昨日在南门遇见的，怎说怎样话咒他？”众人反吃一惊道，“人也死了，怎么你又看见？想是他的魂灵了。”金老儿也惊道：“不信有这等奇事！”也不回家，一径奔到李清铺里，只见摆着灵柩，众门生一片都带着白，好些人在那里吊问。金老儿只管摇首道：“怪哉！怪哉！”众门生向前道：“我师父昨日午时归天了，因为你老人家不在，这灵柩还停在此。”又递过一张单来，到铺内一应什物家伙，遗命送与你做遗念的。金老儿接单，也不观看，只叫道：“难道真个死了！我却不信。”众邻舍问道：“金阿公，你且说昨日怎的看见他来？”金老儿道：“昨日我出门虽早，未出南门，就遇了一个亲戚，苦留回去吃饭，直弄到将晚，方才别得。走到云门山下，已是午牌时分。因见了几种好草药，方在那里收采，撞见一个青衣童子，捧个香炉前走，我也不在其意。不上六七十步，便是你师父来，不知何故，左脚穿着鞋子，右脚却是赤的。我问他到那里去？他说道：‘我因云门山上烂绳亭子里，有九位师父师兄，专等我说话，还有好几日，未得回来哩。’他又在袖里取出一封书，一个锦囊，囊里像是个如意一般，递与我，教带到州里；好好的送甚裴舍人，不要误了他事。即今书与锦囊现在我处，如何却是死了？”便向袖中摸出来看。众门生起初疑心金老捣鬼，还不肯信，直待见了所寄东西，方才信道：“且莫论午时不午时；只是我师父，从不见出铺门，怎有这东西寄送？岂不古怪！”众邻舍也道：“真也是希见的事！他已死了，如何又会寄东西？却又先晓得裴舍人来聘他，便做道魂灵出现，也没恁般显然！一定是真仙了。”金老人问道：“什么裴舍人聘他？”众邻舍将朝廷差裴舍人征聘，州官知得已死，着令结状之事说出。金老儿道：“元来如此。如今他既有信物，何必又要结状。我同你们去叩见州官，转达天使。”众人依着金老儿说话，一齐跟来。金老儿持了书与锦囊，直至州中，将李清昨日遇见寄书的话禀知。州官也道奇异，即带一干人同去回覆天使。那裴舍人正道此行没趣，连催州里结状，就要起身。只见州官引众人捧着书礼，禀是李清昨日午时，转托邻佑金老儿送上天使的，请自启看。裴舍人就教拆开书来，却是一通谢表。表上说道：

陛下玉书金格，已简于九清矣。真人降化，保世安民，但当法唐虞之无为，守文景之俭约。恭候运数之极，便登蓬阁之庭。何必木食草衣，剖心灭智，与区区山泽之流，学习方术者哉！无论臣初窥大道，

^不 扶结状——“扶”，指“扶同”，一名“苻同”，明代法律名词。“不扶结状”，众口一辞，证明无伪，对某一案件具结的状词。

尚未证入仙班；即张果仙尊，罗公远道友，亦将告还方外，皆不能久侍清朝，而共佐至理者也。昔秦始皇远聘安期生于东海之上，安期不赴，因附使者回献赤玉舄一双。臣虽不才，敢忘答效？谨以绿玉如意一枚，聊布鄙忱，愿陛下鉴纳。

裴舍人看罢，不胜叹异，说道：“我闻神仙不死，死者必尸解也。何不启他棺看？若果系空的，定为神仙无疑。却待我回朝去，好复圣上，连众等亦解了无穷之惑。”合州官民皆以为然，即使同赴铺中，将棺盖打开看时，棺中止有青竹杖一根，鞋一只，竟不知昨日尸首在那里去了？倒是不开看也罢，既是开看之后，更加奇异。但见一道青烟，冲天而起，连那一具棺木，都飞向空中，杳无踪影。唯闻得五样香气，遍满青州，约莫三百里内外，无不触鼻。裴舍人和合州官民，尽皆望空礼拜。少不得将谢表锦囊，好好封裹，送天使还朝去讫。到得明年，普天下疫疠大作，只有青州但闻的这香气的，便不沾染。方知李清死后，为着故里，犹留下这段功果。至今云门山上立祠，春秋祭祀不绝。诗云：

观棋曾说烂柯亭，今日云门见烂绳。
尘世百年如旦暮，痴人犹把利名争。

第三十九卷 汪大尹火焚宝莲寺

削发披缁修道，烧香礼佛心虔。不宜潜地去胡缠，致使清名有玷。

念佛持斋把素，看经打坐参禅。逍遥散诞胜神仙，万贯腰缠不羨。

话说昔日杭州金山寺，有一僧人，法名至慧，从幼出家，积资富裕。一日在街坊上行走，遇着了一个美貌妇人，不觉神魂荡漾，遍体酥麻，恨不得就抱过来，一口水咽下肚去。走过了十来家门面，尚回头观望，心内想道：“这妇人不知是甚样人家？却生得如此美貌！若得与他同睡一夜，就死甘心！”又想道：“我和尚一般是父娘生长，怎地剃掉了这几茎头发，便不许亲近妇人。我想当初佛爷，也是扯淡！你要成佛作祖，止戒自己罢了，却又立下这个规矩，连后世的人都戒起来。我们是个凡夫，那里打熬得过！又可恨昔日置律法的官员，你们做官的出乘驷马，入罗红颜，何等受用！也该体恤下人，积点阴鹭，偏生与和尚做尽对头，设立恁样不通理的律令！如何和尚犯奸，便要责杖？难道和尚不是人身？就是修行一事，也出于各人本心，岂是捉缚加拷得的！”又归怨父母道：“当时既是难养，索性死了，倒也干净！何苦送来做了一家货，今日教我寸步难行。恨得这口怨气，不如还了俗去，娶个老婆，生男育女，也得夫妻团聚。”又想起做和尚的不耕而食，不织而衣，住下高堂清舍，烧香吃茶，恁般受用，放掉不下。一路胡思乱想，行一步，懒一步，慢腾腾的荡至寺中。昏昏闷坐，未到晚便去睡卧，心上记挂这美貌妇人，难得到手，长吁短叹，怎能合眼。想了一回，又叹口气道：“不知这佳人姓名居止，我却在此痴想，可不是个呆子！”又想道：“不难，不难，女娘弓鞋小脚，料来行不得远路，定然只在近处，拚几日工夫，到那答地方，寻访消息，或者姻缘有分，再得相遇，也未可知，那时暗地随去，认了住处，寻个熟脚，务要弄他到手。”算计已定，盼望天明，起身洗盥，取出一件新做的细绢褊衫，并着干鞋净袜，打扮得轻轻薄薄，走出房门，正打从观音殿前经过，暗道：“我且问问菩萨，此去可能得遇。”遂双膝跪到，拜了两拜，向桌上拿过签筒，摇了两三摇，扑的跳出一根，取起看时，乃是第十八签，注着上上二字。记得这四句签诀云：

天生与汝有姻缘，今日相逢岂偶然。

莫惜勤劳问贪懒，管教目下胜从前。

求了这签，喜出望外，道：“据这签诀上，明明说只在早晚相遇，不可错过机会。”又拜了两拜，放下签筒，急急到所遇之处，见一妇人，冉冉而来。仔细一觑，正是昨日的欢喜冤家，身畔并无一人跟随。这时又惊又喜，想道菩萨的签，果然灵验，此番必定有些好处，紧紧的跟在后边。那妇人向着侧边一个门面，揭起班竹帘儿，跨脚入去，却又掉转头，对他嘻嘻的微笑，把手相招。这和尚一发魂飞天外，喜之不胜，用目四望，更无一人往来，慌忙也揭起帘儿径钻进去问讯，那妇人也不还礼，绰起袖子望头上一扑，把僧帽打下地来，又赶上一步，举起尖趂趂小脚儿一蹴，谷碌碌直滚开在半边，口里格格的笑。这和尚惟觉得麝兰扑鼻，说道，“娘子休得取笑！”拾取帽子戴好。那妇人道：“你这和尚，青天白日，到我家来做甚？”至慧道：“多感娘子错爱，见招至此，怎说这话！”此时色胆如天，也不管他肯不肯，向前搂抱，将衣服乱扯。那妇人笑道：“你这贼秃！真是不见妇人面的，怎的就恁般粗卤！且随我进来。”湾湾曲曲，引入房中。彼此解衣，抱向一张榻上行事。刚刚肌肉相凑，只见一个大汉，手提钢斧，抢

入房来，喝道：“你是何处秃驴？敢至此奸骗良家妇女！”吓得至慧战做一团，跪到在地下道：“是小僧有罪了！望看佛爷面上，乞饶狗命，回寺去诵十部《法华经》，保佑施主福寿绵长。”这大汉那里肯听，照顶门一斧，砍翻在地。你道被他一斧，还是死也不死？元来想极成梦，并非实境，那和尚撒然惊觉，想起梦中被杀光景，好生害怕。乃道：“偷情路险，莫去惹他，不如本分还俗，倒得安稳。”自此即蓄发娶妻，不上三年，痨瘵而死，离寺之日，曾作诗云：

少年不肯戴儒冠，强把身心赴戒坛。
雪夜孤眠双足冷，霜天剃发髑髅寒。
朱楼美女应无分，红粉佳人不许看。
死后定为惆怅鬼，西天依旧黑漫漫。

适来说这至慧和尚，虽然破戒还俗，也还算做完名全节。如今说一件故事，也是佛门弟子。只为不守清规，弄出一场大事，带累佛面无光，山门失色。这话文出在何处？出在陕西南宁府永淳县，在城有个宝莲寺。这寺从前朝至今，累世相传，房廊屋舍，数百多间，田地也有上千余亩。钱粮广盛，衣食丰富，是个有名的古刹。本寺住持，法名佛显，以下僧众，约有百余，一个个都分派得有职掌。凡到寺中游玩的，便有个僧人来相迎，先请至净室中献茶，然后陪待遍寺随喜一过，又摆设茶食果品，相待十分尽礼。虽则来者必留，其中原分等则。若遇官宦富豪，另有一般延款，这也不必细说。大凡僧家的东西，赛过吕太后的筵宴^⑤，不是轻易吃得的！却是为何？那和尚们，名虽出家，利心比俗人更狠，这几瓯清茶，几碟果品，便是钓鱼的香饵。不管贫富，就送过一个疏簿，募化钱粮，不是托言塑佛妆金，定是说重修殿宇。再没话讲，便把佛前看灯油为名，若遇着肯舍的，便道是可扰之家，面前十般谄谀，不时去说骗。设遇着不肯舍的，就道是鄙吝之徒，背后百样诋毁，走过去还要唾几口涎沫。所以僧家再无个履足之期。又有一等人，自己亲族贫乏，尚不肯周济分文，到得此辈募缘，偏肯整几两价布施，岂不是舍本从末的痴汉！有诗为证：

人面不看看佛面，平人不施施僧人。
若念慈悲分缓急，不如济苦与怜贫。

惟有宝莲寺与他处不同，时常建造殿宇楼阁，并不启口向人募化。为此远近士庶，都道此寺和尚善良，分外敬重，反肯施舍的募缘的，倒胜数倍。况兼本寺相传有个子孙堂，极是灵应，若去烧香求嗣的，真个祈男得男，祈女得女。你道是怎地样这般灵感？元来子孙堂两傍，各设下净室十数间，中设床帐，凡祈嗣的，须要壮年无病的妇女，斋戒七日，亲到寺中拜祷，向佛讨筮^⑥。如讨得圣筮，就宿干净室中一宵，每房只宿一人。若讨不得圣筮，便是举念不诚，和尚替他忏悔一番，又斋戒七日，再来祈祷。那净室中四面严密，无一毫隙缝，先教其跟来的仆从，四围点检一过。但凭拣择停当，至晚送妇女进房安歇，亲人仆从睡在门外看守。为此并无疑惑。那妇女回去，

^⑤ 太后的筵宴——汉高祖（刘邦）死后，他的妻子吕雉听政，称为吕太后。有一次她请群臣吃酒，用军法劝酒，有一人避酒逃去，当场就被杀了头。因此，后来就有这句谚语，表示这酒不是好吃的。

^⑥ 筮——就是“掷筮”；在神前用两块挖空的木块，丢在地下，看它俯仰的情况，以定吉凶，这种迷信的动作，叫做“讨筮”或“掷筮”。

果然便能怀孕，生下男女，且又魁伟肥大，疾病不生。因有这些效验，不论士宦民庶眷属，无有不到子孙堂求嗣。就是邻邦隔县闻知，也都来祈祷。这寺中每日人山人海，好不热闹。布施的财物不计其数。有人问那妇女，当夜菩萨有甚显应。也有说梦佛送子的，也有说梦罗汉来睡的，也有推托没有梦的，也有羞涩不肯说的，也有祈后再不往的，也有四时不常去的。你且想：佛菩萨昔日自己修行，尚然割恩断爱；怎肯管民间情欲之事，夜夜到这寺中，托梦送子？可不是个乱话。只为这地方，元是信巫不信医的，故此因邪入邪，认以为真，迷而不悟，白白里送妻女到寺，与这班贼秃受用。正是：

分明断肠草，错认活人丹。

原来这寺中僧人，外貌假作谦恭之态，却到十分贪淫奸恶。那净室虽然紧密，俱有暗道可入，俟至钟声定后，妇女睡熟，便来奸宿。那妇女醒觉时，已被轻薄，欲待声张，又恐反坏名头，只得忍着而就。一则妇女身无疾病，且又斋戒神清；二则僧人少年精壮，又重价修合种子丸药，送与本妇吞服，故此多有胎孕，十发九中。那妇女中识廉耻的，好似哑子吃黄连，苦在心头，不敢告诉丈夫。有那一等无耻淫荡的，倒借此为繇，不时取乐。如此浸淫，不知年代。也是那班贼秃恶贯已盈，天遣一位官人前来。那官人是谁？就是本县新任大尹，姓汪名旦，祖贯福建泉州晋江县人氏。少年科第，极是聪察。晓得此地夷汉杂居，土俗慥悍，最为难治。莅任之后，摘伏发隐^摘，不畏豪横，不上半年，治得县中奸宄^奸敛迹，盗贼潜踪，人民悦服。访得宝莲寺，有祈嗣灵应之事，心内不信。想道：“既是菩萨有灵，只消祈祷，何必又要妇女在寺宿歇，其中定有情弊。但未见实迹，不好轻举妄动，须到寺亲验一番，然后相机而行。”择了九月朔日，特至宝莲寺行香。一行人从簇拥到寺前。汪大尹观看那寺周围，都是粉墙包裹，墙边种植古柳高槐，血红的一座朱漆门楼，上悬金书扁额，题着“宝莲禅寺”四个大字。山门对过一带照墙，傍墙停下许多空轿。山门内外，烧香的往来拥挤，看见大尹到来，四散走去。那些轿夫，也都手忙脚乱，将轿抬开。汪大尹分付左右，莫要惊动他们。住持僧闻知本县大爷亲来行香，撞起钟鼓，唤齐僧众，齐到山门口跪接。汪大尹直至大雄宝殿，方才下轿。看那寺院，果然造得齐整，但见：

层层楼阁，叠叠廊房。大雄殿外，彩云缭绕罩朱扉；接众堂前，瑞气氤氲笼碧瓦。老桧修篁，掩映画梁雕栋；苍松古柏，荫遮曲槛回栏。果然净土人间少，天下名山僧占多。

汪大尹向佛前拈香礼拜，暗暗祷告，要究求嗣弊窦。拜罢，佛显率众僧向前叩见，请入方丈坐下。献茶已毕，汪大尹向佛显道：“闻得你合寺僧人，焚修勤谨，戒行精严，都亏你主持之功。可将年贯开来，待我申报上司，请给度牒与你，就署为本县僧官^僧，永持此寺。”佛显闻言，喜出意外，叩头称谢。汪大尹又道：“还闻得你寺中祈嗣，最是灵感，可有这事么？”佛显禀道：“本寺有个子孙堂，果然显应的！”汪大尹道：“祈嗣的可要做甚斋醮？”佛显道：“并不要设斋诵经，止要求嗣妇女，身无疾病，举念虔诚，斋戒七日，在佛前祷祝，讨得圣笞，就旁边净室中安歇，祈得有

^摘 伏发隐——除去、消灭尚未暴露的隐患、坏事。

^奸 宄（gu）——盗贼、坏人。

^僧 官——历代于省、府、县设置管理各该地的和尚的官员，称为僧官；有僧正、僧统、僧录等名称。

梦，便能生子。”汪大尹道：“妇女家在僧寺安歇，只怕不便。”佛显道：“这净室中，四围紧密，一女一室，门外就是本家亲人守护，并不许一个闲杂人往来，原是稳便的！”汪大尹道：“原来如此。我也还无子嗣，但夫人不好来得。”佛显道：“老爷若要求嗣，只消亲自拈香祈祷，夫人在衙斋戒，也能灵验。”汪大尹道：“民俗都要在寺安歇，方才有效，怎地夫人不来也能灵验？”佛显道：“老爷乃万民之主，况又护持佛法，一念之诚，便与天地感通，岂是常人之可比！”你道佛显为何不要夫人前来？俗语道得好，贼人心虚。他做了这般勾当，恐夫人来时，随从众多，看出破绽，故此阻当。谁知这大尹也是一片假情，探他的口气。当下汪大尹道：“也说得是。待我另日竭诚来拜，且先去游玩一番。”即起身教佛显引导，从大殿旁穿过，便是子孙堂。那些烧香男女，听说知县进来，四散潜躲不迭。汪大尹看这子孙堂，也是三间大殿，雕梁绣柱，画栋飞甍，金碧耀目。正中间一座神厨，内供养着一尊女神，珠冠璎珞，绣袍彩帔，手内抱着一个孩子，旁边又站四五个男女，这神道便是做子孙娘娘。神厨上黄罗绣幔，两下银钩挂开，舍下的神鞋，五色相兼，约有数百余双。绣旛宝盖，重重叠叠，不知其数。架上画烛火光，照彻上下。炉内香烟喷溥，贯满殿庭。左边供的是送子张仙，右边便是延寿星官。汪大尹向佛前作个揖，四下闲走一回，又教佛显引去观宿歇妇女的净室。元来那房子是逐间隔断，上面天花顶板，下边尽铺地平，中间床帏桌椅，摆设得甚是济楚。汪大尹四遭细细看觑，真个无丝毫隙缝。就是鼠虫蚂蚁，无处可匿。汪大尹寻不出破绽，原转出大殿上轿。佛显又率众僧到山门外跪送。

汪大尹在轿上一路沉吟道：“看这净室，周回严密，不像个有情弊的。但一块泥塑木雕的神道，怎地如此灵感？莫不有甚邪神，托名诳惑？”左想右算，忽地想出一个计策。回至县中，唤过一个令史[◆]，分付道：“你悄地去唤两名妓女，假妆做家眷，今晚送至宝莲寺宿歇。预备下朱墨汁两碗，夜间若有人来奸宿，暗涂其头，明早我亲至寺中查勘。切不可走漏消息。”令史领了言语，即去接了两个相熟表子来家，唤做张媚姐、李婉儿。令史将前事说与。两个妓女，见说县主所差，怎敢不依？捱到傍晚，妓女妆束做良家模样，顾下两乘轿子，仆从扛抬铺盖，把朱墨汁藏在一个盒子中，跟随于后，一齐至宝莲寺内。令史拣了两间净室，安顿停当，留下家人，自去回覆县主。不一时，和尚教小沙弥^小来掌灯送茶。是晚祈嗣的妇女，共有十数余人，那个来查考这两个妓女是不曾烧香讨笞过的。须臾间，钟鸣鼓响，已是起更时分，众妇女尽皆入寝。亲戚人等，各在门外看守。和尚也自关闭门户进去不题。

且说张媚姐掩上门儿，将银硃碗放在枕边，把灯挑得明亮，解衣上床，心中有事，不敢睡着，不时向帐外观望。约莫一更天气，四下人声静悄，忽听得床前地平下，格格作响，还道是扇虫作耗，抬头看时，见一扇地平板，渐渐推过在一边，地下钻出一个人头，直立起来，乃是一个和尚，到把张媚姐吓了一跳，暗道：“元来这些和尚，设下恁般贼计，好骗良家妇女，怪道县主用这片心机。”且不做声，看那和尚轻手轻脚，走去吹灭灯火，步到床前，脱卸衣服，揭开帐幔，捱入被中。张媚姐只做睡着。那和尚到了被里，

◆ 史——官名；这里指县衙门里管文书等事的吏。

小 沙弥——小和尚。

腾身上去，张媚姐假作梦中惊醒，说道：“你是何人？夤夜至此淫污。”举手推他下去。那和尚双手紧紧搂抱，说道：“我是金身罗汉，今特来送子与你。”口中便说，那和尚颇有本领，张媚姐是个宿妓，也还当他不起。趁他情浓深处，伸手蘸了银硃，向和尚头上，尽都抹到。这和尚只道是爱他，全然不觉。一连耍了两次，方才起身下床，递过一个包儿道：“这是调经种子丸，每服三钱，清晨滚汤送下，连服数日，自然胎孕坚固，生育快易。”说罢而去。张媚姐身子已是烦倦，朦胧合眼，觉得身边又有人捱来。这和尚更是粗卤，张媚姐还道是初起的和尚，推住道：“我顽了两次，身子疲倦，正要睡卧，如何又来？怎地这般不知餍足？”和尚道：“娘子莫错认了，我是方才到的新客，滋味还未曾尝，怎说不知餍足？”张媚姐看见和尚轮流来宿，心内惧怕，说道：“我身体怯弱，不惯这事，休得只管胡缠。”和尚道：“不打紧，我有绝妙春意丸在此，你若服了，就通宵顽耍，也不妨得。”即伸手向衣服中，摸个纸包递与。张媚姐恐怕药中有毒，不敢吞服，也把银硃，涂了他头上。那和尚直到鸡鸣时候方去。原把地平盖好不题。

再说李婉儿才上得床，不想灯火被蛾儿扑灭，却也不敢合眼。更余时候，忽然床后簌簌的声响，早有一人扯起帐子，钻上床来，捱身入被，把李婉儿双关抱紧，一张口就凑过来做嘴。李婉儿伸手去摸他头上，乃是一个精光葫芦，却又性急，便蘸着墨汁满头摩弄，问道：“你是那一房长老？”这和尚并不答言，李婉儿年纪比张媚姐还小，性格风骚，又惊又喜，想道：“一向闻得和尚极有本事，我还未信，不想果然。”

云雨刚毕，床后又钻一个来，低低说道：“你们快活得勾了，也该让我来顽顽，难道定要十分尽兴。”那和尚微微冷笑，起身自去。后来的和尚到了被中，轻轻款款，把李婉儿满身抚摸。李婉儿假意推托不肯，和尚捧住亲个嘴道：“娘子想是适来被他顽倦了，我有春意丸在此，与你发兴。”李婉儿咽下肚去，觉得香气透鼻，交接之间，体骨酥软，十分得趣。李婉儿虽然淫乐，不敢有误县主之事，又蘸了墨汁，向和尚头上周围摸到，说道：“倒好个光头。”和尚道：“娘子，我是个多情知趣的妙人，不比那一班粗蠢东西，若不弃嫌，常来走走。”李婉儿假意应承。云雨之后，一般也送一包种子丸药。到鸡鸣时分，珍重而别。正是：

偶然僧俗一宵好，难算夫妻百夜恩。

话分两头，且说那夜，汪大尹得了令史回话，至次日五鼓出衙，唤起百余名快手民壮，各带绳索器械，径到宝莲寺前，分付伏于两旁，等候呼唤。随身止带十数余人。此时天已平明，寺门未开，教左右敲开。里边住持佛显知得县主来到，衣服也穿不及，又唤起十数个小和尚，急急赶出迎接。直到殿前下轿，汪大尹也不拜佛，径入方丈坐下。佛显同众僧叩见，汪大尹讨过众僧名簿查点。佛显教道人撞起钟鼓，唤集众僧。那些和尚都从睡梦中惊醒，闻得知县在方丈中点名，个个慌忙奔走。不一时都已到齐，汪大尹教众僧把僧帽尽皆除去。那些和尚怎敢不依，但不晓得有何缘故。当时不除，到也罢了，才取下帽子，内中显出两个血染的红顶，一双墨涂的黑顶。汪大尹喝令左右，将四个和尚锁住，推至面前跪下，问道：“你这四人为何头上涂抹红硃黑墨？”那四僧还不知是那里来的，面面相觑，无言可对。众和尚也各骇异。汪大尹连问几声，没奈何，只得推称同伴中取笑，并非别故。汪大尹笑道：“我且唤取笑的人来，与你执证。”即教令史去唤两个妓女。谁知都被那和尚们盘桓了一夜，这时正好熟睡。那令史和家人险些敲折臂膊，喊

破喉咙，方才惊觉起身，跟至方丈中跪下。汪大尹问道：“你二人夜来有何所见？从实说来。”二妓各将和尚轮流奸宿，并赠春意种子丸药，及硃墨涂顶，前后事一一细说。袖中摸出种子春意丸呈上。众僧见事已败露，都吓得胆战心惊，暗暗叫苦。那四个和尚，一味叩头乞命。汪大尹喝道：“你这班贼驴！焉敢假托神道，哄诱愚民，奸淫良善！如今有何理说？”佛显心生一计，教众僧徐徐跪下，禀道：“本寺僧众，尽守清规；止有此四人，贪淫奸恶，屡训不悛，正欲合词呈治，今幸老爷察出，罪实该死。其余实是无干，望老爷超拔。”汪大尹道：“闻得昨晚求嗣的甚众，料必室中都有暗道。这四个奸淫的，如何不到别个房里，恰恰都聚在一处，入我彀中，难道有这般巧事？”佛显又禀道：“其实净室，惟此两间有个私路，别房俱各没有。”汪大尹道：“这也不难，待我唤众妇女来问，若无所见，便与众僧无干。”即差左右，将祈嗣妇女，尽皆唤至盘问，异口同声，俱称并无和尚奸宿。汪大尹晓得他怕羞不肯实说，喝令左右搜检身边，各有种子丸一包。汪大尹笑道：“既无和尚奸宿，这种子丸是何处来的？”众妇人个个羞得是面红颈赤。汪大尹又道：“想是春意丸，你们通服过了。”众妇人一发不敢答应。汪大尹更不穷究，发令回去。那些妇女的丈夫亲属，在旁听了，都气得遍身麻木，含着羞耻，领回不题。佛显见搜出了众妇女种子丸，又强辨是入寺时所送。两个妓女又执是奸后送的。汪大尹道：“事已显露，还要抵赖！”教左右唤进民壮快手人等，将寺中僧众，尽都绑缚，止空了香公道人，并两个幼年沙弥。佛显初时意欲行凶，因看手下人众，又有器械，遂不敢动手。汪大尹一面分付令史，将两个妓女送回。起身上轿，一行人押着众僧在前。那时哄动了一路居民，都随来观看。汪大尹回到县中，当堂细审，用起刑具。众和尚平日本是受用之人，如何熬得？才套上夹棍，就从实招称。汪大尹录了口词，发下狱中监禁，准备文书，申报上司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佛显来到狱中，与众和尚商议一个计策，对禁子^禁凌志说道：“我们一时做下不是，悔之无及！如今到了此处，料然无个出头之期。但今早拿时，都是空身，把甚么来使用？我寺中向来积下的钱财甚多，若肯悄悄地放我三四人回寺取来，禁牌^禁的常例^常，自不必说，分外再送一百两雪花。”那凌志见说得热闹动火，便道：“我们同辈人多，不繇一人作主，这百金四散分开，所得几何，岂不是有名无实。如出得二百两与众人，另外我要一百两偏手，若肯出这数，即今就同你去。”佛显一口应承道：“但凭禁牌分付罢了，怎敢违拗！”凌志即与众禁子说知，私下押着四个和尚回寺，到各房搜括，果然金银无数。佛显先将三百两交与凌志。众人得了银子，一个个眉花眼笑。佛显又道：“列位再少待片时，待我收拾几床铺盖进去，也好睡卧。”众人连称：“有理。”纵放他们去打叠。这四个和尚把寺中短刀斧头之类，裹在铺盖之中，收拾完备，教香公唤起几个脚夫，一同抬入监去。又买起若干酒肉，遍请合监上下，把禁子灌得烂醉，专等黄昏时候，动手越狱。正是：

打点劈开生死路，安排跳出鬼门关。

且说汪大尹，因拿出这个弊端，心中自喜，当晚在衙中秉烛而坐，定稿

^禁 子——管监牢狱的牢兵。

^禁 牌——对禁子的尊称。

^常 例——指平时规定应送的贿赂。

申报上司，猛地想起道：“我收许多凶徒在监，倘有不测之变，如何抵当？”即写硃票，差人遍召快手，各带兵器到县，直宿防卫。约莫更初时分，监中众僧，取出刀斧，一齐呐喊，砍翻禁子，打开狱门，把重囚尽皆放起，杀将出来，高声喊叫：“有冤报冤，有仇报仇，只杀知县，不伤百姓。让我者生，挡我者死。”其声震天动地。此时值宿兵快，恰好刚到，就在监门口战斗。汪大尹衙中闻得，连忙升堂，县旁百姓听越狱，都执枪刀前来救护。和尚虽然挤命，都是短兵，快手俱用长枪，故此伤者甚多，不能得出。佛显知事不济，遂教众人住手，退入监中，把刀斧藏过，扬言道：“谋反的止是十数余人，都已当先被杀，我等俱不愿反，容至当堂禀明。”汪大尹见事已定，差刑房吏带领兵快，到监查验，将应有兵器，尽数搜出，当堂呈看。汪大尹大怒，向众人说道：“这班贼驴，淫恶滔天，事急又思谋反。我若莫有防备，不但我一人遭他凶手，连满城百姓，尽受荼毒了。若不尽诛，何以儆后？”唤过兵快，将出的刀斧，给散与他，分付道：“恶僧事虽不谐，久后终有不测，难以防制。可乘他今夜反狱，除一应人犯，留明日审问，其余众僧，各砍首级来报。”众人领了言语，点起火把，蜂拥入监。佛显见势头不好，连叫：“谋反不是我等。”言还未毕，头已落地。须臾之间，百余和尚，齐皆斩讫，犹如乱滚西瓜。正是：

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。

汪大尹次日吊出众犯，审问狱中缘何藏得许多兵器？众犯供出禁子凌志等得了银子，私放僧人回去，带进兵器等情。汪大尹问了详细，原发到狱，查点禁子凌志等，俱已杀死。遂连夜备文，申详上司，将宝莲寺尽皆烧毁。其审单云：

看得僧佛显等，心沉欲海，恶炽火坑。用智设机，计哄良家祈嗣；穿墉穴地，强邀信女通情。紧抱着娇娥，兀的是菩萨从天降；难推去和尚，则索道罗汉梦中来。可怜嫩蕊新花，拍残狂蝶；却恨温香软玉，抛掷终风。白练受污，不可洗也。黑夜忍辱，安敢言乎！乃使李婉儿硃抹其顶，又遣张媚姐墨涅其颠。红艳欲流，想老头横冲经水；黑煤如染，岂和尚颈倒浸墨池。收送福堂，波罗蜜自做甘受；陷入色界，磨兜坚有口难言。乃藏刀剑于皮囊，寂灭翻成贼虐；顾动干戈于鬪棘，慈悲变作强梁。夜色正昏，护法神通开狂狴，钟声甫响，金刚勇力破拘挛。釜中之鱼，既漏网而又跋扈；柙中之虎，欲走扩而先噬人。好窈窕，淫良善，死且不宥；杀禁子，伤民壮，罪欲何逃！反狱奸淫，其罪已重；戮尸枭首，其法允宜。僧佛显众恶大魁，粉碎其骨；宝莲寺藏好之藪，火焚其巢。庶发地藏之奸，用清无垢之佛。

这篇审单一出，满城传诵，百姓尽皆称快。往时之妇女，曾在寺求子，生男育女者，丈夫皆不肯认，大者逐出，小者溺死。多有妇女怀羞自缢，民风自此始正。各省直州府传闻此事，无不出榜戒谕，从今不许妇女入寺烧香。至今上司往往明文严禁，盖为此也！后汪大尹因此起名，遂钦取为监察御史。有诗为证：

子嗣原非可强求，况于入寺起淫偷。
从今勘破鸳鸯梦，径渭分源莫混流。

第四十卷 马当神风送滕王阁

山藏异宝山含秀，沙有黄金沙放光。

好事若藏人肺腑，言谈话话不寻常。

这四句诗，单说着自古至今，有那一等怀才抱德，韬光晦迹^辑的文人秀才，就比那奇珍异宝，良金美玉，藏于泥土之中；一旦出世，遇良工匠，切磋琢磨，方始成器。故秀才二字，不可乱称。秀者江山之秀，才者天下之才。但凡人胸中藏秀气，腹内有才识，出言吐语，自是一般。所以谓之不寻常。说话的，兀的说这才学则甚！因在下今日，要说一桩“风送滕王阁”的故事。那故事出在大唐高宗朝间，有一秀士，姓王名勃，字子安，祖贯山西晋州龙门人氏。幼有大才，通贯九经，诗书满腹。时年一十三岁，常随母舅游于江湖。一日从金陵欲往九江，路经马当山下，此乃九江第一险处。怎见得？有陆鲁望^陆《马当山铭》为证：

山之险莫过于大行，水之险莫过于吕梁，合二险而为一，吾又闻乎马当。

王勃舟至马当，忽然风涛乱滚，碧波际天，云阴罩野，水响翻空，那船将次倾覆。满船的人尽皆恐惧，虔诚祷告江神，许愿保护；惟有王勃端坐船上，毫无惧色，朗朗读书。舟人怪异，问道：“满船之人，死在须臾，今郎君全无惧色，却是为何？”王勃笑道：“我命在天，岂在龙神！”舟人大惊道：“郎君勿出此言！”王勃道：“我当救此数人之命。”道罢，遂取纸笔，吟诗一首，掷于水中。须臾云收雾散，风浪俱息。其诗曰：

唐圣非狂楚，江渊异汨罗。

平生仗忠节，今日任风波。

此时满船人相贺道：“郎君奇才，能动江神，乃得获安；不然，诸人皆不免水厄。”王勃道：“生死在天，有何可避！”众人深服其言。少^少船皆泊岸，舟人视时，即马当山也。舟人皆登岸。王勃上岸，独自闲游。正行之间，只见当道路边，青松影里，绿桧阴中，见一古庙。王勃向前看时，上面有朱红漆牌金篆书字，写着：“勅赐中原水府行宫。”王勃一见，就身边取笔，吟诗一首于壁上。诗曰：

马当山下泊孤舟，岸侧芦花簇翠流。

忽睹朱门斜半掩，层层瑞气锁清幽。

诗罢，走入庙中，四下看视，正个好座庙宇。怎见得？有诗为证：

碧瓦连云起，朱门映日开。

一团金作栋，千片玉为街。

帝子亲书额，名人手篆碑。

庇民兼护国，风雨应时来。

王勃行至神前，焚香祝告已毕，又赏玩江景多时。正欲归舟，忽于江水之际，见一老叟，坐于块石之上：碧眼长眉，须鬓皤然，颜如莹玉，神清气爽，貌若神仙。王勃见而异之，乃整衣向前，与老人作揖，老叟道：“子非王勃乎？”王勃大惊道：“某与老叟素不相识，亦非亲友，何以知勃名

^辑 光晦迹——收敛光芒、隐藏踪迹；不使人知道自己的才能的意思。

^陆 鲁望——陆龟蒙，字鲁望，唐代诗人。

^少 ——此字下疑脱“顷”字。

姓？”老叟道：“我知之久矣！”王勃知老叟不是凡人，随拱手立于块石之侧。老叟命勃同坐，王勃不敢，再三相让方坐。老叟道：“吾早来闻尔于船内作诗，义理可观。子有如此清才，何不进取，身达青云之上；而困于家食，受此旅况之凄凉乎？”王勃答道：“家寒窘迫，缺乏盘费，不能特达，以此流落穷途，有失青云之望。”老叟道：“来日重阳佳节，洪都阎府君^洪，欲作《滕王阁记》。子有绝世之才，何不竟往献赋，可获资财数千，且能垂名后世。”王勃道：“此到洪都，有几多路程？”老叟道：“水路共七百余里。”王勃道：“今已晚矣！止有一夕，焉能得达？”老叟道：“子但登舟，我当助清风一帆，使子明日早达洪都。”王勃再拜道：“敢问老丈，仙耶神耶？”老叟道：“吾即中源水君，适来山上之庙，便是我的香火。”王勃大惊，又拜道：“勃乃三尺童稚，一介寒儒，肉眼凡夫，冒渎尊神，请勿见罪！”老叟道：“是何言也！但到洪都，若得润笔之金，可以分惠。”王勃道：“果有所赠，岂敢自得。”老叟笑道：“吾戏言耳！”须臾有一舟至，老叟令王勃乘之。勃乃再拜，辞别老叟上船。方才解缆张帆，但见祥风缥缈，瑞气盘旋，红光罩岸，紫雾笼堤。王勃骇然回视，江岸老叟，不知所在，已失故地矣。只见：

风声飒飒，浪势淙淙。帆开若翅展，舟去似星飞。回头已失却千山，眨眼如趋百里。晨鸡未唱，须臾忽过鄱阳；漏鼓犹传，仿佛已临江右。这叫做：运去雷轰薦福碑，时来风送滕王阁。

顷刻天明，船头一望，果然已到洪都。王勃心下且惊且喜，分付舟人：“只于此相等。”揽衣登岸，徐步入城，看那洪都果然好景。有诗为证：

洪都风景最繁华，仿佛参差十万家。

水绿山蓝花似锦，连城带阁锁烟霞。

是日正是九月九日。王勃直诣帅府，正见本府阎都督果然开宴，遍请江左名儒，士夫秀士，俱会堂上。太守开筵命坐，酒果排列，佳肴满席，请各处名儒，分尊卑而坐。当日所坐之人，与阎公对席者，乃新除泮州牧学士宇文钧，其间亦有赴任官，亦有进士刘祥道、张禹锡等。其他文词超绝，抱玉怀珠者百余人，皆是当世名儒。王勃年幼，坐于座末。少顷，阎公起身，对诸儒道：“帝子旧阁，乃洪都绝景。是以相屈诸公至此，欲求人才，作此《滕王阁记》，刻石为碑，以记后来，留万世佳名，使不失其胜迹。愿诸名士勿辞为幸！”遂使左右朱衣吏人，捧笔砚纸至诸儒之前。诸人不敢轻受，一个让一个，从上至下，却好轮到王勃面前。王勃更不推辞，慨然受之。满座之人，见勃年幼，却又面生，心各不美。相视私语道：“此小子是何氏之子？敢无礼如是耶！”此时阎公见王勃受纸，心亦快快。遂起身更衣，至一小厅之内。阎公口中不言，自思道：“吾有婿乃长沙人也，姓吴名子章，此人有冠世之才。今日邀请诸儒作此记，若诸儒相让，作此文以光显门庭也。是何小子，辄敢欺在堂名儒，无分毫礼让！”分付吏人，观其所作，可来报知。良久，一吏报道：“南昌故郡，洪都新府。”阎公道：“此乃老生常谈，谁人不会！”一吏又报道：“星分翼轸，地接衡庐。”阎公道：“此故事也。”又一吏报道：“襟三江而带五湖，控蛮荆而引瓯越。”阎公不语。又一吏报道：“物华天宝，龙光射斗牛之墟；人杰地灵，徐孺下陈蕃之榻。”阎公道：“此子意欲与吾相见也。”又一吏报道：“雄州雾列，俊彩

^洪 都阎府君——洪都，即江西南昌。阎府君，指阎伯屿，当时在洪州作都督

星驰。台隍枕夷夏之邦，宾主接东南之美。”阎公心中微动，想道：“此子之才，信亦可人^可！”数吏分驰报句，阎公暗暗称奇。又一吏报道：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。”阎公听罢，不觉以手拍几道：“此子落笔若有神助，真天才也！”遂更衣复出至座前。宾主诸儒，尽皆失色。阎公视王勃道：“观子之文，乃天下奇才也！”欲邀勃上座。王勃辞道：“待俚语成篇，然后请教。”须臾文成，呈上阎公。公视之大喜，遂令左右，从上至下，遍示诸儒。一个个面如土色，莫不惊伏，不敢拟议一字。其全篇刻在古文中，至今为人称诵。阎公乃自携王勃之手，坐于左席道：“帝子之阁，风流千古，有子之文，使吾等今日雅会，亦得闻于后世。从此洪都风月，江山无价，皆子之力也。吾当厚报。”正说之间，忽有一人，离席而起，高声道：“是何三尺童稚？将先儒遗文，伪言自己新作，瞞昧左右，当以盗论；兀自扬扬得意耶！”王勃闻言大惊。太守阎公举目视之，乃其婿吴子章也。子章道：“此乃旧文，吾收之久矣。”阎公道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子章道：“恐诸儒不信，吾试念一遍。”当下子章遂对众客之前，朗朗而诵，从头至尾，无一字差错。念毕，座间诸儒失色。阎公亦疑。众犹豫不决。王勃听罢，颜色不变，徐徐说道：“观公之记问，不让杨修之学，子建之能，王平之阅市，张松^杨之一览。”吴子章道：“乃是先儒旧文，吾素所背诵耳。”王勃又道：“公言先儒旧文，别有诗乎？”子章道：“无诗。”道罢，王勃遂起身离席，对诸儒问道：“此文果新文旧文乎？后有诗八句，诸公莫有记之者否？”问之再三，人皆不答。王勃乃拂纸如飞，有如宿搆。其诗曰：

滕王高阁临江渚，珮玉鸣銮罢歌舞。
画栋朝飞南浦云，珠帘暮卷西山雨。
闲云潭影日悠悠，物换星移几度秋。
阁中帝子今何在？槛外长江空自流！

诗罢呈上，太守阎公，并座间诸儒、其婿吴子章看毕。王勃道，“此新文旧文乎？”子章见之，大惭惶恐而退，众宾齐起坐向阎公道：“才人之作性，令媚之记性，皆天下罕有，真可谓双璧矣！”阎公曰：“诸公之言诚然也！”于是吴子章与王勃互相钦敬，满座欢然。饮宴至暮方散。众宾去后，阎公独留勃饮。次日王勃告辞，阎公乃赐五百缗及黄白酒器，共值千金。勃拜谢辞归，阎公使左右相送下船，舟人解缆而行。勃但闻水声潺潺，疾如风雨。诘旦，船复至马当山下，维舟泊岸。王勃将阎公所赠金帛，携至庙中，陈于中源水君之前，叩头称谢。起身，见壁上所题之诗，宛然如新。遂依前韵，复作诗一首：

好风一夜送轻舟，倏忽征帆达上流。
深感神功知夙契，来生愿得伴清幽。

王勃题诗已毕，步出南门，欲买牲牢酒礼以献，看岸边船已不见了，其舟人亦不知所在。正犹豫间，忽然祥云瑞霭，笼罩庙堂，香风起处，见一老人，坐于石矶之上，即前日所见中源水君。勃向前再拜，谢道：“前得蒙上

^可 人——行为性格可取的人；引申为值得欣赏、赞美的人。

^杨 修、子建、王平、张松——都是三国时代博闻强记的几个才子。杨修，字德祖；聪慧好学，作曹操的主簿，常常能窥测曹操的意旨。曹植，字子建；他曾在走七步路的时间里作成了一首诗。“王平”，疑为“正平”之误。祢衡，字正平；某次他和人出外游玩，看到蔡邕作的一篇碑文，回家之后，能一字不误的写出来。张松，刘璋的别驾。有一次，杨修把曹操所著的兵书给他看，他看毕了就能背诵无误。

圣，助一帆之风，到于洪都，使勃得获厚利。勃当备牲牢酒礼，至于庙下，拜谢尊神，以表吾心。”老人见说，俛首而笑：“子适来言供备牲牢者，何牢也？吾闻少牢者羊，大牢者牛。礼，诸侯无故不杀牛，大夫无故不杀羊。吾岂可以一帆风，而受子之厚献乎！吾水府以好生为德，杀生以祀，吾亦不敢享也。更不必费子措置。适来观子庙下留题，有伴我清幽之意，吾亦甚喜。但子命数未终，凡限未绝，更俟数年，吾当图相会耳。”王勃遂稽首拜谢道：“愿从尊命！然勃之寿算前程，可得闻乎？”老叟道：“寿算者阴府主之，不敢轻泄天机，而招阴祸。吾言子之穷通^穷，无害也。吾观子之躯，神强而骨弱，气清体羸，况子脑骨亏陷，目睛不全，子虽有子建之才，高士之俊，终不能贵矣。况富贵乃神主之，人之一粟，皆由分定，何况卿相乎？昔孔子大圣，为帝王师范，尚不免陈蔡之厄。所谓秀而不实者也。子但力行善事，而自有天曹注福，穷通寿夭，皆不足计矣！子切记之！”于是与勃作别。叟行数步，复又走回，对王勃道：“吾有少意相托：子若过长芦之祠，当买钱帛，与我焚之。”王勃道：“此何由也？”老叟道：“吾昔负长芦之神薄债未偿，子可与吾偿之。”王勃道：“非勃不舍，适来观上圣殿上，金钱堆积如山，何不以此还之？”老叟道：“汝不知殿上之钱，皆是贪利酷求之人，害物私心之辈，损人益己，尅众成家，偶一过此，妄求非祸，神不危而心自危之，所以求献于庙。此乃枉物，譬如吾之赃矣，焉敢用哉！”王勃再拜受教。老叟即化清风而去。王勃骇然，仍携金帛之类，离马当山，趁船径往长芦。每思神所说脑骨亏陷，目睛不全，终不能贵，心怀怏怏不乐。船至长芦，正思神叟所嘱，化财还债之言，忽然寒风大作，雪浪翻空，群鸦绕般，噪声不绝。其鸦或歇桅檣，或落船头，船不能进。满船人莫不惊骇畏惧。王勃亦自骇然，乃问舟人：“此是何处？”舟人道：“此是长芦地方。”王勃听了，方想江神之言，遂焚香默祷江神，候风息上岸，买金钱答还。祝毕，香烟未绝，群鸦皆散，浪息风平。于是一般人莫不欣喜。次日舟人以船泊岸，王勃买金钱十万下船，复至夜来风起之处焚化，般乃前进。后来罗隐先生到此，曾作八句诗道：

江神有意怜才子，倏忽威灵助去程。
一夕清风雷电疾，满碑佳句雪冰清。
直教丽藻传千古，不但雄名动两京。
不是明灵祐祠客，洪都佳景绝无声。

王勃亲远任海隅，策骑往省，至一驿舍，欲求暂歇，方询问驿吏，忽闻驿堂上，一人口呼：“王君，久不拜见，今日何由至此？”王勃闻言大惊，视之略有面善，似曾相识，忘其姓名。只见其人道：“王君何忘乎？昔日洪府相会，学士宇文钧也。”勃大喜，乃整衣而揖，遂邀王勃同坐。叙话间，命驿吏献茶。茶罢，学士道：“某想洪府之乐，安知今日有海道之忧，岂不悲哉！”王勃道：“学士因何至此？”学士道：“钧累任教授，后越阙为右司谏官，唐天子欲征高丽，钧直谏，触犯龙颜，将钧迁于海岛。千里独行，方悲寂寞！何期旅邸，得遇故人。某有《迁客诗》一首，为君诵之。”诗曰：

万里为迁客，孤舟泛渺茫。
湖田多种藕，海岛半收粮。

^穷 通——指“命运”的好坏。

愿遂归秦计，劳收辟瘴方。

每思缄口者，帝德在君旁。

王勃道：“有犯无隐，事君之礼。学士虽为迁客，直声播于千古矣。”遂答诗一首。诗曰：

食禄只忧贫，何名是直臣！

能言真为国，获罪岂惭人。

海驿程程远，霜鬓日日新。

史官如下笔，应也泪沾巾。

当夜二人互相吟咏，至半夜同宿于驿舍。次日学士置酒管待王勃毕，至第三日学士邀勃同行，俄然天色下雨，复留海驿。二人谈论，终日不倦。至第五日，方始天晴，二人同下海船，饮食宿卧，皆于一处。船开数日，至大洋深波之中，忽然狂风怒吼，怪浪波番，其舟在水，飘飘如一叶，似欲倾覆。舟人皆大恐。学士字文钩心中大惊，骇叹道：“远谪海隅，不想又遭风波，此实命也！”王勃面不改容，因述昔年马当山遇风始末，并叙中源水君，两次相遇之语，真个是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风波虽大，不足介意！谈论方终，却见波涛暂息，风浪不生。舟人皆喜。满船之人，忽闻水上仙乐飘然而至，五色祥云从天降下，浮于水面，看看来到王勃船边。众人皆惊。只见祥云影里，幢幡宝盖，绛节旌旗，锦衣对对，绣袄攒攒，花帽双双，朱衣簇簇，两行摆开。前面有数十人，皆仙娥玉女，仙衣灼灼，玉珮珊珊。前有一青衣女童，手执碧符，遂呼王勃道：“奉娘娘之命，特来召子。”王勃愕然，问女童道：“娘娘是何人也？”女童道：“乃掌天下水籍文簿，上仙高贵玉女吴彩鸾便是。今于蓬莱方丈，翠华居止，其内有马当山水君，举子文章贯古今，特来请子同往蓬莱方丈，作词文记，以表蓬莱之佳景。可速往，不可违娘娘之命。”王勃道：“与君人神异途，焉有相召之言？我闻生死分定于天，寿算乃阴府所主，岂有玉女召我作文？何召之有？吾实不从。”道罢，女童道：“君如不去，中源水君必自至矣。”道犹未了，只见一朵乌云，自东南角上而来，看看至近，到于船边，从空坠下。就水面之上，见一神人，头戴黄罗包巾，身穿百花绣袍，手仗除妖七星剑，高声大叫：“王勃！吾奉蓬莱仙女敕，召汝作文词，何不往也？况中源水君亦在蓬莱赴会。今众仙等之久矣。子亦有仙骨。况且昔日你曾庙下题诗，愿伴清幽，岂可忘之！”王勃猛然自思：“马当山中源水君曾言日后遇于海岛，岂非前定乎？”遂忻然道：“愿从命矣！”神人见说，遂召鬼卒，牵马来至舟侧。王勃甚喜，亦忘深渊，意为平地。乃回身与学士及满船之人相别，牵衣出舱，望水面攀鞍上马。但见乌云惨惨，黑雾漫漫，云霄隐隐，满船之人及字文钩学士无不惊骇！同视王勃，不知所在。须臾，雾散云收，风平浪静，满船之人俱各无事，唯有王勃乃作神仙去矣！

从来才子是神仙，风送南昌岂偶然！

赋就滕王高阁句，便随仙仗伴中源。

原 序

六经国史而外，凡著述皆小说也。而尚理或病于艰深，修词或伤于藻绘，则不足以触里耳而振恒心。此《醒世恒言》四十种，所以继《明言》、《通言》而刻也。明者，取其可以导愚也。通者，取其可以适俗也。恒则习之而不厌，传之而可久。三刻殊名，其义一耳。夫人居恒动作言语不甚相悬。一旦弄酒，则叫号踣躅，视堑如沟，度城如隘。何则？酒浊其神也。然而斟酌有时，虽毕吏部、刘太常未有时时如滥泥者。岂非醒者恒而醉者暂乎？繇此推之，惕孺为醒，下石为醉；却疇为醒，食嗟为醉；剖玉为醒，题石为醉。又推之，忠孝为醒，而悖逆为醉；节俭为醒，而淫荡为醉；耳和目章，口顺心贞为醒；而即聋从昧，与顽用嚚为醉。人之恒心，亦可思已。从恒者吉，背恒者凶。心恒心，言恒言，行恒行。入夫妇而不惊，质天地而无作。下之巫医可作，而上之善人君子圣人亦可见。恒之时义大矣哉！自昔浊乱之世，谓之天醉。天不自醉人醉之，则天不自醒人醒之。以醒天之权与人，而以醒人之权与言。言恒而人恒，人恒而天亦得其恒，万世太平之福，其可量乎！则兹刻者，虽与《康衢》、《击壤》之歌，并传不朽可矣。崇儒之代，不废二教，亦谓导愚适俗，或有藉焉。以二教为儒之辅可也。以《明言》、《通言》、《恒言》为六经国史之辅，不亦可乎？若夫淫谈褻语，取快一时，貽秽百世，夫先自醉也，而又以狂药饮之，吾不知视此三言者得失何如也？

天启丁卯中秋陇西可一居士题于白下之栖霞山房。

